錢賓四先生全集

◆墨子
◆惠施公孫龍
◆莊子纂箋

錢穆 著

6



◆墨子
◆惠施公孫龍
◆莊子纂箋

聯經
A89015

錢賓四先生全集⑥

墨子

錢穆著





出版説明

本書成於民國十八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年出版，收入商務百科小叢書中。本次重印即據商務版，重加整理。

原書引文標示出處，有詳列篇名者，亦有但載書名者，本次校印皆予查明補齊。惟引文方式仍如原書之舊，未加更動。

本書整理由戴景賢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近代墨子的研究，自從盧文弨、孫星衍、畢沅的校勘，下至孫詒讓的閒詁，積聚了一百年來十數大儒的心力，闢莽開榛，其說日備。最近研治墨學的，有章炳麟、梁啟超、胡適、章行嚴，其他不可勝數。彙集諸家講墨之書，當不在千萬言以下。要在一本兩三萬字的通俗小書裏講一點墨學，實是一件至難的事。儻要是毋剿說，毋雷同，異軍特起，別備諸家未備之一格，這更不是輕易做得的。我這本區區的小册，總算還有些自己的創見，極想努力地給同時或以往的學者解決一些墨學裏糾紛的問題。像「墨家得名的由來」、「墨子的生卒年代」、「墨學的全部系統」、「別墨和墨經」等幾處，下至許、宋、尹、惠、公孫諸家和墨學的關係，在本書裏均是想獨闢蹊徑，自造一貫的見解。並不敢徒拾陳言，譁世取寵。至於其間得失，自在讀者的公評。惟以限於篇幅，往往多所删略；即說到的幾點，也復語焉不詳。遇考訂處，以牽涉過廣，尤未能羅列證

據，糾非顯是。這是本書的缺憾，要向讀者告罪的。

中華民國十八年中秋錢穆識。



墨子 目次



墨子

第一章　墨子傳略

一　墨子的姓名

墨子姓墨，從來都如此說。直到清末江瑔著讀子卮言，論墨子非姓墨，始開異議。他文中凡列八證，最要的是：

（一）古者諸子派別，共分九流，凡傳其學者皆曰某家。所謂「家」者，言學派之授受，非言一姓之子孫。故周秦之前，凡言某家之學，不能繫之以姓。若墨旣爲姓，復稱墨家，則孔子可稱孔家，不合古人稱謂之例。

（二）九家之名，詳於漢志。墨家而外，若儒、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莫不各舉其學術之宗旨，以名其家；卽九家外之小說家亦然，並無以姓稱者。若墨爲姓，是以姓稱其學，不合九家名稱之例。所以他說：

古之所謂「墨」者，非姓氏之稱，乃學術之稱也。

他繼續說明「墨」字之義云：

墨字從黑，故古人卽訓「墨」爲「黑」，（廣雅釋器：「墨，黑也。」孟子：「面深墨」，卽面深黑之義。）又訓爲「晦」，（釋名：「墨，晦也。」）引伸之爲瘠墨，爲繩墨。是則所謂「墨」者，蓋垢面囚首，面首黎黑之義也。

墨子以自苦爲極，其學適深合於「墨」字之義，故以「墨」名其家，人亦咸以墨子稱之。又曰：

墨子之稱墨，爲學問道術之稱，而非墨子之姓。其得名之故，實由於瘠墨不文，以繩墨自矯而來。

今按：江氏疑「墨」爲道術之稱，其論極是；至說墨字之義，則尚有未盡。余考「墨」乃古代刑名之一。白虎通五刑：「墨者，墨其額也。」尚書、周禮、漢書、孝經諸注疏，均以「墨」爲黥罪。鄭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見周禮司刑注）墨罪是五刑中最輕的，古人犯輕刑，往往罰作奴隸苦工。鄭司農說：「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見周禮司厲注）孫詒讓亦謂：「古人凡輕罪俘虜，亦入罪隸舂稾。」（周禮正義卷六九）故知「墨」爲刑徒，轉辭言之，便爲奴役。墨家生活非薄，其道以自苦爲極，故遂被稱爲「墨」了。下面是墨爲奴役之稱的證據：

（一）墨子貴義篇：「子墨子南遊楚，楚王使穆賀見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穆賀以墨道爲賤人所爲，下面墨子也自以農夫庖人相比，這是「墨」字有勞役的意義之第一證。

（二）呂氏春秋高義篇：「墨子弟子公尚過爲越王迎墨子。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比於賓萌，墨子魯問篇作「比於羣臣」，誤，故改從呂氏。）高注：「賓，客也；萌，民也。」賓萌的意義，譬如現在所說的客籍流氓。許行至滕，也說「願受一廛而爲氓」。許行也是主張親操勞作的，這是「墨」字有勞役的意義之第二證。

（三）墨子備梯篇：「禽滑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

淮南子上也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見泰族訓）做墨子弟子的都要服役，這是「墨」字有勞役的意義之第三證。

（四）孟子盡心上：「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趙岐注：「摩頂，摩突其頂。」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禿」，楊倞注：「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焦循孟子正義說：「突禿聲轉，突卽禿。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禿。」 今按：摩頂，卽今言禿頭。古有髡罪，剪髮服役。墨家爲要便於作苦役，不惜摩頂截髮，近似髡奴，不暇來講究冠髮之禮，故爲孟子所譏斥。放踵也是失禮的事。莊子上說：「墨者以跂蹻爲服。」（天下）史記孟嘗君傳：「馮煖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屩、蹻同字，是一種輕便無底的鞋子，當時只私下穿著；躡屩而見，這是有失禮貌的。又史記虞卿傳說他：「躡蹻擔簦」，因爲虞卿是個寒士，不能備車乘，徒步跋涉，故也穿著輕便無底的鞋子，不穿貴族君子裝有厚底的履。屐是雨天穿的鞋子，用來踐泥的，與蹻一樣是平民苦力的裝紮。墨家爲便於作事行走，故從當時貴族階級體面的冠履制度下解放出來，截髮突頂，穿鞋放腳，弄得和刑徒奴役一樣，自頂至踵，無不失禮。孟子是主張以禮援天下的，故說：「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實是譏斥墨子的話。這是「墨」字有勞役的意義之第四證。

（五）荀子禮論篇說：「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這也是譏斥墨家薄葬的非禮。左傳上也說：「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見哀公二年趙簡子之誓）現在墨子正是主張桐棺三寸的葬禮，自齊於刑餘罪人，故荀子指斥他爲至辱了。這更是墨家「墨」字爲黥墨罪人之意的顯證了。

（六）荀子王霸篇又說：「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自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這明明斥墨子之說爲役夫之道。這又是墨家「墨」字爲罪人服役之意的顯證了。

禮記上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曲禮上）孟子也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滕文公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同上）這是古代貴族階級未消滅以前的社會上一條極大的鴻溝。講禮的，食於人的，是貴族；勞力的，食人的，是平民。墨子是一個極端反對貴族生活的人，他因反對貴族生活，所以反對禮樂，反對考究禮樂的儒家。儒家反唇相譏，說：「你們所講，只是一種刑徒役夫的行徑，那裏像我們是講

的文、武、周公、孔子的道呢？」所以才加上他們一個「墨家」的徽號。這明明是譏笑他們，但是墨家卻實認不諱，說：「我們講的眞是刑徒役夫的行徑。但是你們不要錯認了，刑徒役夫的行徑，是不容易做到的。從前只有一個大禹，才够得上像一個刑徒役夫。非有大禹的苦行，也就不配來做我們的刑徒役夫。」莊子上說：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天下）

就是這個意思。因此那一派人便得了一個「墨者」的稱呼。這譬如現在一輩學者，提倡勞工神聖，自稱勞工學派，或自稱工黨，是一色的了。墨子是那一派的先生，人家譏笑他說那位先生是「墨先生」，墨家也就直認不諱的都呼他爲「墨先生」了。（今墨子書中稱墨子爲「子墨子」，我說應該寫作「子（墨子）」，意義才明白。）

照以上推論，江氏所謂「墨非姓氏之稱，乃學術之稱」的一語，眞可說是不磨之論。後來漢

初有一個黥徒，他本姓英名布，但是當時多呼他黥布；他以後封到王爵，但是黥布的徽號，已經流行，司馬遷做史記，爲他作傳，也逕題黥布列傳，而在文中聲明他本姓英氏。現在墨子也居然以「墨」爲姓了。可惜司馬遷對於墨子的事迹也知道得很少，沒有把他的眞姓氏記出。直到二千年後，才有人出來疑心他並非姓墨。但是對於「墨」字的意義，一時也還考不出來。因此有人以爲墨字係指面目黧黑而言；又附會到僧人的緇衣，說墨子是印度的黑面和尚。孟子說：「墨子無父」，便是說他出家；「摩頂放踵」是禿頭赤足的僧裝。種種無稽之說，都從「墨」字的不得其解而來。現在我把墨字的眞義指出，不但這種無稽之說可以消失；而墨家的眞精神，也從墨字的訓詁上，可以得到一層深切的認識了。

二　墨子的國籍

至於墨子名翟，雖然江瑔也曾一幷懷疑過，我以爲大致可信，不復詳辨。

墨子生國，舊有三說：

（一）墨子宋人說。

司馬遷史記說：「蓋墨翟，宋之大夫。」（見孟子荀卿列傳）然並不說他是宋人。晉葛洪、唐楊倞始說墨翟宋人。（見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及荀子修身篇注。）恐自宋大夫推想，非有確據。墨子公輸篇有：「子墨子歸過宋」一語，可見墨子非宋人。

（二）墨子楚人說。

高誘注呂氏春秋（當染篇）謂：墨子魯人，畢沅說是楚之魯陽。（見畢氏墨子注敍）武億也說墨子楚人，（見授堂文鈔墨子跋）此說因墨子曾與魯陽文君問答而起，也無確切的證據。墨子貴義篇說：「墨子南遊於楚」，可見墨子非楚人。

（三）墨子魯人說。

呂氏春秋愛類篇：「公輸般欲為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墨子公輸篇，作「起於齊」者誤，詳見孫氏閒詁）高誘也說墨翟魯人。（見前）南遊楚，歸過宋云云，皆可為證。（貴義篇有墨子「北之齊」「南遊使於衞」諸語，同樣是極好的證據。）

根據上列推論，自以魯人之說為定。

三　墨子的生卒年代

墨子的生卒年代，古來紛紛無定說，據我考訂，大率如下：

（一）墨子與公輸般的關係。

墨子魯問篇：

>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越人亟敗楚人。公輸般自魯南遊楚，始爲舟戰之器，作鉤強之備，楚人因此亟敗越人。

今考史記楚世家：「惠王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公輸遊楚，當在惠王四十四年稍前。檀弓：「康子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若卽般字。(詳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既云其年方小，決不在二十五歲以上。季康子卒在哀公二十七年，爲楚惠王二十一年，下距惠王四十四年尚二十三年，公輸年當在五十左右。至公輸爲楚製雲梯，欲以攻宋，其事應在作鉤強敗越之後。其證有二：

第一，楚欲攻宋，墨子往止之，魯問篇說：「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見子，我欲得宋；

自我見子，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公輸既不欲宋，決不再攻越，故知製鈎強在造雲梯之前。第二，魯問篇又說：「公輸善其巧，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可見公輸製鈎強在先，聞墨子論義，故把這話問他。

今略爲表列如下：

惠王十六年	越滅吳	越與楚接壤。
二十一年	魯季康子卒	季康子母應先卒，康子母卒，公輸般年不出二十五，若假定公輸生於魯哀公元年，則至是年二十七。
四十二年	楚滅蔡	
四十四年	楚滅杞	是時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公輸蓋已先至楚，其年約五十。稍後又爲楚製雲梯，欲恃以攻宋，墨子自魯往說止之。

今考墨子至楚說公輸，其年上不得過於四十，下不得弱於三十。過四十則不能「百舍重繭」（見宋策），「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郢。」（見呂氏春秋）弱於三十，則墨子赴楚，先使其弟子禽子等三百人守宋（見公輸篇），禽子事墨子三年而後問守道（見備梯篇），爲諸弟子的領袖，不應他們師弟子都這樣年輕，便學成行尊，預人國事。故推止楚攻宋，墨子年在三十上，禽釐約三十左右。

（二）墨子與孔門弟子年歲的比較：

魏文侯元年（即楚惠王四十三年。今史記六國年表誤，詳余著諸子繫年。）

子夏年六十二。

曾子年六十。

子貢年七十五。（不知其時尚在否？）

子思年約三十四五。

墨子約與子思相當，或稍後。

田子方，段干木，亦與墨子相比伍，或較墨子略長。

禽滑釐或未滿三十，爲墨徒領袖。

吳起正當生年或幼時。

（三）墨子與楚魯陽的關係。

墨子魯問篇載魯陽文君與墨子論攻鄭，說：「鄭人三世弒其君，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據史記鄭世家，鄭人弒哀公、幽公、繻公。繻公見弒，在周元王六年（即楚悼王六年）；三年不全，應及元王的八、九年。墨子自止楚攻宋到現在，已隔四十餘年，年事已老，以後便不見墨子的事跡。假定墨子生在孔子死的一年，到現在也已八十七歲了。

（四）墨子事蹟年表。

墨子的言論行事，可考的都載在墨子書裏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的五篇。現在撮舉他重要的幾件，略按着先後，列表如下：

西曆紀元前（下並同）

年	事	備註
四七九年	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	假定是年墨子生，或稍後，至遲亦不出十年。
四七三年	越滅吳。	

四六九年	魯哀公廿六年。越與魯伐衛，其時子貢仕衛。	
四六八年	魯哀公廿七年卒。季康子卒。越徙都琅琊。曾子居武城。	
四六五年	越句踐卒。	墨子兼愛、非攻、公孟、親士、所染諸篇均言及句踐事。
四五八年	知伯與韓、趙、魏盡分范、中行地。	非攻中篇言其事。
四五五年	知伯率魏韓之師攻趙，趙襄子奔晉陽。鄭人弒哀公。	
四五四年	知伯圍晉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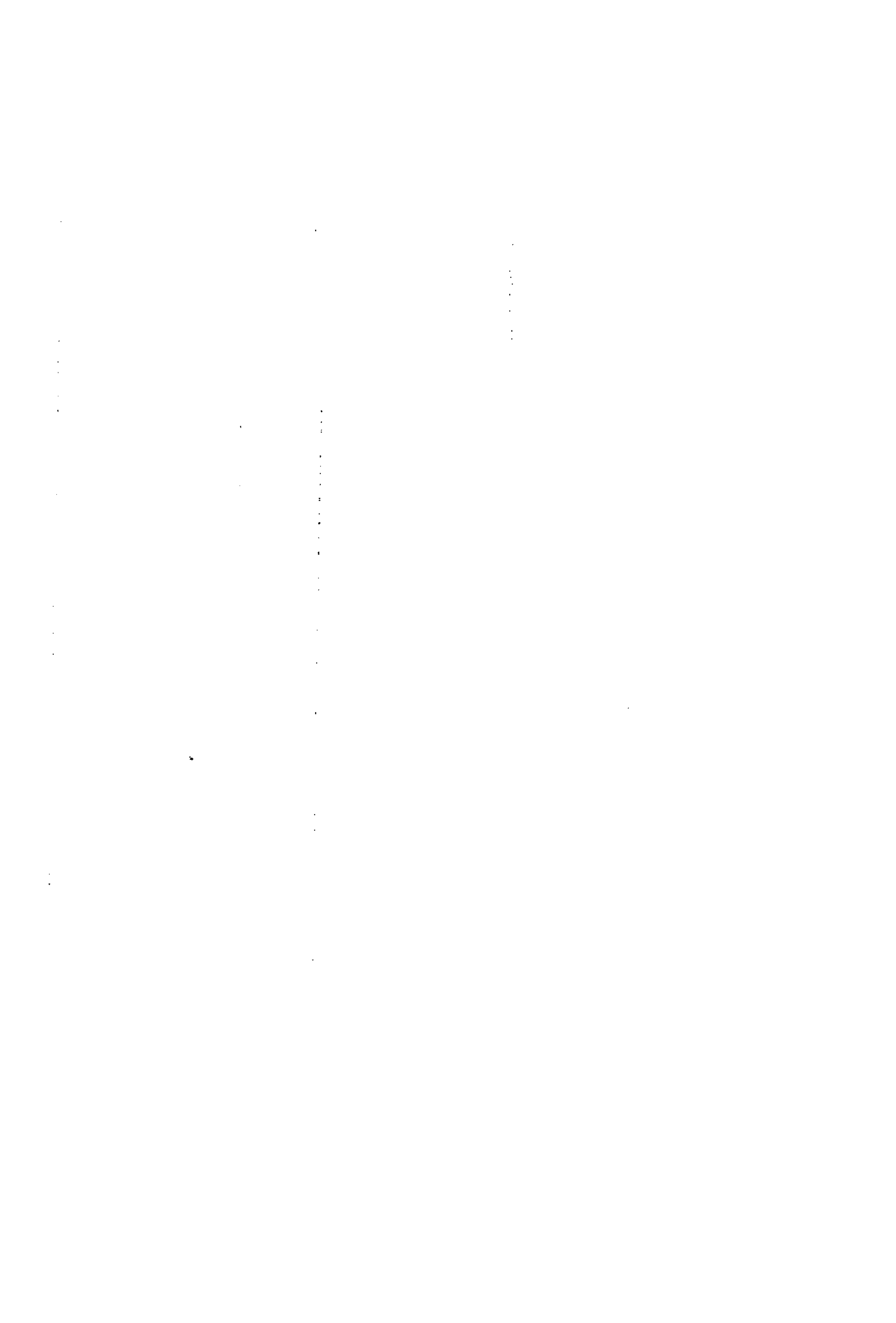
四五三年	趙、魏、韓滅知伯。	非攻中篇、魯問篇言其事。
四四七年	楚滅蔡。	非攻中篇言其事。
四四六年	魏文侯元年。子夏居西河，爲文侯師，不定在何年。	
四四五年	楚滅杞。公輸般至楚，或稍前，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四四四年	公輸子爲楚製雲梯，將以攻宋。其事或稍後，至多不出五年。	墨子年約三十六歲，或稍輕。（至多不出十年）自魯往楚，止其謀。（見公輸）其後楚王不能用墨子，墨子歸魯，曾過宋。（見貴義、公輸，又余知古渚宮舊事。）

四三一年	楚滅莒。	貴義篇記墨子南遊衞，當在此後。非攻中篇言其事。
四二三年	鄭幽公見殺。	
四二二年	宋昭公四十七年卒。	墨子年約五十七歲。或稍輕。仕宋見囚，(見史記孟荀傳、漢書鄒陽傳) 當在此時稍前。
四一二年	魯元公十九年，吳起仕魯，當在其時。齊伐魯，攻莒及安陽。越朱句卒。(史記作王翁)	墨子年約六十八歲，或稍輕。魯問篇，公尚過說越王，越王使迎墨子於魯。孫詒讓疑爲王翁中晚年事，約在此十年內。
四一一年	齊伐魯，取一城。	
四〇九年	魯穆公元年，禮事子思、曾申諸人。魏伐秦，吳起爲將，取	墨子年約七十，或稍輕。魯問篇魯君謂墨子曰：「恐齊攻我。」孫詒讓云：「疑卽穆

	五城。	公。」今按：穆公禮賢下士，故其初政，詢及墨子，孫氏之說或可信。
四〇八年	齊取魯郕。魏滅中山，樂羊、吳起爲將。	
四〇五年	齊田和立。	墨子年約七十五歲，或稍輕。見齊田和，止其攻魯，見魯問篇。
四〇四年	齊康公元年。	非樂篇言及之。
四〇二年	子思卒，至晚在此年。	
三九六年	鄭相子陽弒繻公。魏文侯卒。	墨子年約八十五歲，或稍輕。其時或已在楚魯陽。

三九四年		墨子年約八十七歲，或稍輕，至多不出十歲。與魯陽文君論攻鄭，見魯問篇。墨子不久便卒，至遲亦不出十年。
三九〇年	孟子生約在此時，或稍後。	
三八一年	吳起死於楚。	

按：表中所列年代，如魏文侯、齊田和等，與史記六國年表及後來諸家不能盡同。別有考訂，均詳余著諸子繫年。



第二章　墨子書的內容

墨子一書，漢書藝文志說是七十一篇；隋書經籍志以下，都說是十五卷。今本卷數同隋志，篇數只有五十三篇，較漢志少十八篇。（內八篇尚有目，十篇幷目無之。）近人胡適把他分成五組（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梁啟超的意見，和胡氏微有不同。（見墨子學案）下面並列兩家的說法，再參以著者一己的私見。

第一組

胡說：自親士到三辯，凡七篇，皆後人假造。（黃震、宋濂所見別本，此七篇題曰「經」。）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後四篇乃根據墨家的餘論所作。

梁說：親士、修身、所染三篇非墨家言，純出偽托，可不讀。法儀、七患、辭過、三辯四篇是墨家記墨學概要，很能提綱挈領，當先讀。

按：今本墨子卷一文七篇，前三篇胡、梁說同，後四篇胡、梁說異。我看法儀一篇眞是提綱挈領的墨學概要，文章的氣味亦和兼愛上、非攻上諸篇差不多，應爲先秦墨家所記。至七患、辭過、三辯三篇，雖似墨家議論，卻並不緊要，文氣也像西漢人的作品。應從胡說爲是。

第二組

胡說：尚賢三篇，尚同三篇，兼愛三篇，非攻三篇，節用兩篇，節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樂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學說所作；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

梁說：尚賢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愛上中下，非攻上中下，節用上中，節葬下，天志上中下，明鬼下，非樂上，非命上中下，這十個題目二十三篇，是墨學的大綱目，墨子書的中堅。篇中皆有「子墨子曰」字樣，可以證明是門弟子所記，非墨子自著。每題各有三篇，文義大同小異，蓋墨家分爲三派，各記所聞。非儒下篇無「子墨子曰」字樣，不是記墨子之言。

按：今本墨子卷二至卷九文二十四篇，胡、梁二氏說大致相同。胡氏疑非樂、非儒兩篇，梁

氏疑非儒篇不是墨子的說話。胡氏懷疑非樂篇的理由，因爲他不信墨子能見田和及齊康公。他說：「魯問篇是後人所輯。其中說的齊大王，未必便是田和。卽使是田和，也未必可信。非樂篇是後人補做的。其中屢用『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一句，可見其中引的歷史事實，未必都是墨子親見的。」故他也懷疑墨子曾見齊康公。（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六篇墨子傳略）但是據我考訂，田和、齊康公的年代，都和墨子相及；至於「是故子墨子曰」一語，像尙賢上，尙同上中下，兼愛上中下，非攻中下，節用上，節葬下，天志中下，明鬼下，非命上中下各篇都有，本來同出後人追記，那得據此一語獨說非樂一篇更可疑呢？梁氏說非儒篇不是記墨子之言，因爲篇中無「子墨子曰」字樣，這層畢沅已說過。沅云：

> 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指非儒）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並不敢以誣翟也。例雖同而事異，後人以此病翟，非也。

不悟非攻上篇亦無「子墨子曰」字樣，那能說他不是記墨子之言？胡氏懷疑非儒，並沒有說明理由，諒和畢、梁意見彷彿。我想這一組的二十四篇文字，都出後人追述，在沒有更可靠的證據以前，我們暫可一例看待，不必提出某幾篇來歧視他們。

第三組

胡說：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我以爲這六篇就是莊子天下篇所說的「別墨」做的。這六篇中的學問，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發生的。況且其中所說，和惠施、公孫龍的話最爲接近。惠施、公孫龍的學說差不多全在這六篇裏面。所以我以爲這六篇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別墨」做的。我從來講墨學，把這六篇提出，等到後來講「別墨」的時候纔講他們。

梁說：這六篇魯勝叫他做「墨辯」，大半是講論理學。經上下當是墨子自著。經說上下當是述墨子口說，但有後學增補。大取、小取，是後學所著。

按：今本墨子卷十卷十一文六篇，胡、梁二氏的意見頗相歧異，實爲墨學上一個有興趣的問題。

胡氏說這六篇決非墨子所作的理由，約有四端：

（一）文體不同。　這六篇文體、句法、字法，沒有一項和墨子書的兼愛、非攻、天志……諸篇相像的。

（二）理想不同。墨子的議論，往往有極鄙淺可笑的。例如明鬼一篇，雖用三表法，其實全無論理。這六篇便大不同了。六篇之中，全沒有一句淺陋迷信的話，全是科學家和名學家的議論。可見這六篇書，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做出的。

（三）「墨者」之稱。小取篇兩稱「墨者」。

（四）此六篇與惠施、公孫龍的關係。這六篇中討論的問題，全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哲學家爭論最烈的問題，如「堅白之辯」，「同異之論」之類。還有莊子天下篇所舉惠施和公孫龍等人的議論，幾乎沒有一條不在這六篇之中討論過的。（例如「南方無窮而有窮」，「火不熱」，「目不見」，「飛鳥之影未嘗動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之類皆是也。）又如今世所傳公孫龍子一書的堅白、通變、名實三篇，不但材料都在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之中，並且有許多字句文章都和這四篇相同。可見墨辯諸篇，若不是惠施、公孫龍作的，一定是他們同時人作的。（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八篇別墨）

梁氏的駁議，可分為如下之諸點：（下引梁氏語，均見墨經校釋裏的讀墨經餘記。）

（一）諸篇性質各異，不容併為一談。

大取、小取既不名經，自是後世墨者所記。斷不能因彼篇中有墨者之文而牽及經之眞僞，

蓋彼本在經之範圍外也。（原注：「胡氏誤認六篇同出一人手，此根本致誤處。」）

據此，梁氏對於胡氏第三條，相當的認許，亦說大取、小取爲後世墨者所記。辨論焦點，只在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

梁氏又說：

經分上下兩篇，文例不同，經上必爲墨子自著，經下或墨子自著，或禽滑釐、孟勝諸賢補續，未敢懸斷。至經說與經之關係，則略如公羊傳之於春秋。欲明經，當求其義於經說，固也；然不能逕以經說與經同視。經說固大半傳述墨子口說，然旣非墨子手著，自不能謂其言悉皆墨子之意；後學引申增益，例所宜有。況現存經說，非盡原本，其中尚有後人案識之語羼入正文。今因說之年代以疑經之年代，是猶因公羊傳有孔子以後語，而謂春秋非孔子作，大不可也。

據此，梁氏於經說上下兩篇，亦相當的認許非盡墨子之意，有後人羼入之語；祇謂經的年代，確爲墨子所自著。其論證如下：

(二) 經之文體與他篇不同，正乃經爲墨子自著之確證。

諸篇皆有「子墨子曰」，必爲其門弟子所記述，經文體與他篇異者，經爲墨子自著故也。胡氏反以此爲經非出墨子之證，何也？

按：經的文體與他篇不同，只能說經與其他諸篇，非出一手，或非出一時，不能便斷定經爲墨子自著。畢沅因親士、修身兩篇無「子墨子曰」，便疑爲墨翟親筆，實爲大誤。經的沒有「子墨子曰」，也不能據爲墨子自著的確證。管子書有經言，不能說經言乃管子所自著也；正如墨經的題目稱「經」，不能說墨經卽墨子自著也。

(三) 以文體論，墨經決非施、龍時代之產物，而實爲墨子時代之產物。

試將老子與莊子比較，論語與孟子比較，卽可知當時文體變遷甚劇。前此之文約而旨微，後此之文敷而旨暢。施、龍時代之文，則莊、孟、國策其代表也。墨經之文乃與易彖傳及春秋頗相類，此種文體，戰國無有。

按：老子係晚出僞書，這是梁氏後來竭力主張的，可見文約旨微，未必卽其書先出之證。易

象傳也非孔子時代的作品。春秋只限記事，不能僅以語句簡短，便說他與墨經相類。老子、易象傳、墨經或者同是後起的文字，那能說戰國無此文體？

（四）此經根本理想，實與墨教一致。

如「仁體愛也」，「義利也」，「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無窮不害兼」諸條最明。其與他篇互有詳略，則固宜然。

按：墨經理論，本爲「兼愛」辯護，梁氏謂其根本理想與墨教一致，此本不誤。惟第三組各篇立說，均甚粗略樸素，墨經中的理論，則遙爲高深細密。照思想的進程講，墨經自應在天志、兼愛等諸篇之後。梁氏只說墨經根本理想與墨教一致，不能證明墨經卽墨子所自著。（余有墨辯探源一文，詳論墨經理論，專爲「兼愛」學說辯護，而其出較晚，刊布於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八號，讀者可參觀。）①

比觀上列意見，必謂墨經係墨子自著，實無確切論證，無寧謂墨經是墨家晚出的思想，較爲得實。此外更有一重要的論點，卽爲：

（五）墨經與惠施、公孫龍一派學說的異同。

① 編者按：墨辨探源一文，今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施、龍輩確爲「別墨」，其學說確從墨經衍出，然斷不能謂墨經爲施、龍輩所作。施、龍輩所祖述者，不過經中一小部分，而其說之內容，又頗與經異。

按：胡氏謂墨經所說和惠施、公孫龍的話最爲接近，施、龍的學說，差不多全在墨經裏；而梁氏則謂施、龍之說頗與經異。究竟施、龍思想和墨經內容是同是異，實爲本問題最重要的所在，可惜梁氏未能細論。同時章行嚴對此問題，卻提出切實的見解來攻擊胡適。他的墨學談，說：「九流名、墨並稱，施、龍之名，隸名而不隸墨。」又著名墨訾應考，（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三號）證名、墨兩家倍譎不同，決非相爲祖述；自謂其說將爲墨學起一翻案。但他也說墨經非墨子手著。這一層和胡氏的意見終算相合。現在把他墨學談裏面所舉名、墨倍譎的一例摘鈔如下：

惠子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而不竭。」墨子言：「非半勿斱，則不動，說在端。」兩義相對，一立一破，絕未可同年而語。以辭序徵之，似惠爲立而墨爲破。何以言之？惠意重在取而不在所取，謂無論何物，苟取量僅止於半，則雖尺棰，可以日日取之，歷萬世而不竭。墨家非之，謂所取之物誠不必竭，而取必竭。一尺之棰，決無萬世取半之理。今日取其半，明日取其半之半，又明日於半之中取其半，可以計日而窮於取，奚言萬

也。何也？尺者，端之積，端乃無序而不可分，於尺取半，半又取半，必有一日，全棰所餘，兩端而已。取其一而餘其一，餘端凝然不動，不能斮，卽不能取也。故曰：「非半勿斮，則不動，說在端。」

以上所論，看似甚辨；其實所舉兩義，本只是一事的兩面，並非絕不可同年而語的。從前司馬彪已說過：

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莊子天下篇釋文引）

他便是把「非半勿斮則不動」，來說明「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道理。何嘗是名、墨之相訾應呢？而且這一種論證法在當時是極盛行的。惠施的歷物說：「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見莊子天下篇）又說：「萬物畢同畢異。」（同上）這不能說是惠子一人自爲訾應。公孫龍也說過：「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物論）也不能說是公孫龍子的自爲訾應。同時莊子也說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齊物論）這都是一理的兩面，那能說是兩義相對，一立一破呢？現在姑退一步，照梁氏的說法：「施、龍之說頗與經異」，則莊子天下篇上已

明明說過：「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可見當時一輩墨徒，他們自有異同，你說我非墨學的正統，我也說你非墨學的正統，相謂「別墨」，以相訾應，正是墨家內部的事，那得說名、墨相訾應呢？

概括上面的討論，墨經的作者和年代，還是胡氏的說法較為可信。

第四組

胡說：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這五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做的，就同儒家的論語一般。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還更為重要。

梁說：這五篇是記墨子言論行事，體裁頗近論語。

按：今本墨子卷十一、十二、十三，三卷文五篇，胡、梁所說，頗無不同。

第五組

胡說：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守凡十一篇，所記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於哲學沒什麼關係。

梁說：備城門以下十一篇，是專言守禦的兵法，可緩讀。

按：今本墨子卷十四、卷十五文十一篇，胡、梁所說，亦無異點。近人朱希祖論此十一篇乃漢人僞書，見清華周刊三十卷九期。（墨子備城門以下二十篇係漢人僞書說）其證有四：（一）多漢代官名。（如城門司馬，城門侯，都司空，執盾，中涓，曹，關內侯，五大夫，公乘，二百石之吏，三百石之吏等。）（二）有漢代刑法制度。（如城旦，鬭石等。）（三）多襲戰國末及秦漢諸子。（如備城門襲管子九變。）（四）多言鐵器，與墨子時代不符。他說：「號令、雜守諸篇，皆言邊縣，係漢代燕、趙諸侯王備邊塞時所作守城書，而托之墨子。」

上面將墨子書的內容，略略分說一過。大概首末兩組多僞品不足據。墨子的言行事蹟，載在第四組；墨家的學說，載在第二及第三組。第二組裏還只是素樸的宗教觀的兼愛論，還只是引經據典「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的辯證法。第三組裏的兼愛主義，卻有了幽深的哲學上的論據，和根據自然的科學的辯證。照思想進程講來，第三組的理論，一定成立在第二組的理論之後。第二組的文字，都不是墨子親筆，而只是後來墨徒的記述。第三組的文字諒來更不是墨子時所有，他的思想，也並不是墨子當時的思想，所以記載的人也並不說是「子墨子曰」了。照此看來，墨子一書，實在是沒有墨子的手著在內。

第三章　墨學述要

無論那一派學說，沒有經過時間的推遷而不發生變化的。往往看他後來的生長和流衍，格外可以明白他的根柢和泉源。本章敍述墨學，便著眼在這一點上。

一　初期的墨學

「初期墨學」的一名詞，便是指著墨子時代的墨學而說的。他便是後來墨學生長和流衍的根源。研究初期墨學最要的著眼點，便是墨子的時代背景，和墨子個人的人格。對此兩點，有透切的認識，初期墨學的精神自然不難了解。

一　墨子學說的背景及其系統

墨學的淵源，漢書藝文志說：「墨家者流，蓋出於淸廟之守。」此言最無理據，不可信。（詳細駁論，可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附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呂氏春秋當染篇說：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

史角之後是怎樣的，現在也無從稽考。淮南子的要略上說：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這一節話，除却「用夏政」一語不足信外，（證論已詳第一章）實在是討論墨學淵源最可依據的史料。

我們要明瞭墨學的起源，不可不知墨子時代學術界的情形。墨子魯人，生當孔子卒後，他正是產生在儒學空氣極濃厚的國土內，影響他最深切的，自然是儒學。儒學發生在魯國，本自有他特別的背景。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劉寶楠正義云：

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祝鮀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物典册。典册

卽周禮，是爲周所賜也。故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孔子）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是言魯能存周禮也。

春秋時的魯國，是西周古禮惟一的保藏所。孔子是一個熱心恢復古周禮，來矯正當時貴族階級奢僭的人。他們的經典，是古官書的一部分：詩、書六藝。他們的口號是：「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他們的事業，只爭得貴族階級下層一個陪臣的地位：家宰和小相。他們講究的便只是足食，足兵，宗廟會同，使於四方，做貴族的管家或跟輩。他們的日常生活，便只是禮、樂、射、御，「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一副情致。他們的結局，孔子是栖栖皇皇，一生沒有得志。在他身後，季孫專魯，魏斯簒晉；貴族階級上下維繫的古禮，益發崩壞，他們「君君臣臣」的主張，已自絕對不行；而曾子居武城，子夏居西河，還安受著貴族的蔭庇和豢養，而無可奈何。墨子是正在這樣的環境底下生長起來的。他的痛惡貴族階級的奢僭，而要加以矯正，是受著儒家的影響；他的重視古官書，時時稱道，也是受著儒家的影響。他澈底反對古禮，反對一切近似貴族的生活；因而反對禮樂，反對儒家，又反對仕進。提倡勞役的人生，以自苦爲極，把黥墨的生活

來做人類普遍的榜樣，一半是受著時代的反激，一半是原於他個人的性氣。從這樣的一個立場，來從事組織他的哲學，他下層的底盤便是「節用」、「節葬」、（節用，節葬，便是非禮。）「非樂」、「非攻」、「非命」、（非命是反對「浴沂風雩」的生活。）「非儒」，這都是反貴族的思想。從這上面，再歸納的提出他兼相愛交相利的「兼愛主義」，和尚賢事能的「尚賢主義」。尚賢足以打倒貴族階級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兼愛足以打倒貴族階級在生活上的特殊地位。「兼愛」「尚賢」是墨子學說中堅的兩大幹，他同一的泉源是「反貴族」。從「兼愛主義」上，再進一層，建立他的哲學根據的是「天志」，附帶著說「明鬼」。從「尚賢主義」上，引衍出去，建立他的政治理想的是「尚同」。再把「尚同」綜合到「天志」上去，遂把初期墨學很厚重的披上了一層宗教的面幕。

初期墨學的系統圖

反貴族……尚賢……尚同
（非禮）節用 節葬
非樂
非攻
非命
非儒
兼愛
天志
明鬼

「反貴族」是初期墨學最主要的根源，「非儒」占定了他在學術界上的門戶與地位，「尚賢」「兼愛」是墨學的大骨格，「天志」「明鬼」做了他著書立說最後的護符。墨學的眞根柢，本不從宗教的衝動上培植出來，所以初期墨學，雖塗上了許多宗教的色彩，到底墨學的生長和流衍，卻不會向宗教的路上走。到後來他們的理論，得到了更好的支點，他們也自己把「天志」「明鬼」的護符揭去了。只有學術界上的門戶，一旦築就，却不易打破；而且每每的愈築愈高，愈築愈厚。儒、墨的是非，紛爭了二百年，直到六國盡滅，貴族階級盡泯，儒、墨的爭論也才終結。其實他們都只是從一個根源上發生，他們的根本精神，都只是一個「反貴族」。儒家只是反貴族的右派，墨家是左派。先秦諸子更逃不出他們兩家的範圍。墨家因爲反貴族的思想，更激昂了一些，所以他們在政治舞臺上的活動，却不免落後；他們的事業，也不免偏重到平民社會的一方面來。因此他們政治上的「尚賢主義」，也就呼聲不高，不遭受外面顯著的反應；同時因爲貴族政治的自身崩壞，和時勢的逼迫和需要，「尚賢主義」也早已爲時代的潮流所容受，外面沒有抗拒，就激盪不出精采，人家轉把他們的主張淡焉若忘了。直到了最後士階級得勢，政治上的份子，變動得過分急烈，纔有提出「無爲」「不尙賢」的理論來的，像愼到、老子，這已是戰國晚年的話了。因此「兼愛」一義，遂形成墨學的中堅，做了惟一的柱石。儒、墨的爭論，本只偏重

在對於禮樂上的見解。公孟篇說：「儒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一）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二）厚葬久喪；（三）習爲聲樂；又（四）以命爲有。」新興的墨者，自己把天鬼有命的主張取消了。切實的爭端，只在「禮樂」兩字。所以儒家的後起孟子，他反對墨學，也便專指著「兼愛」一義。後人遂誤認墨學的根本觀念只有一個兼愛，又誤認墨學的後面帶著深厚的宗教性。把初期墨學的時代背景透切看來，似乎不好算是見骨之論罷！

二　墨子的人格

研究一家的學術，不但要認淸他的時代背景，還要瞭解那學者個人的人格和性氣，才能識得那一家學術的眞相。尤其是墨學，他的偉大和感動性，不在他的學說，而在他的人格。除却墨子那種堅苦卓絕篤實光輝的人格，墨學是享不到人們的歡迎的。在莊子的天下篇上曾說過：

>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

這是說墨子的學說，反乎人心，使人不堪；他的人格，却又博人歡愛，叫人有求之不得之慨。這

在墨學裏邊，正是一個根本的矛盾性。墨子自己也曾說過：

言而非兼，擇卽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何也。（兼愛下）

這是說世人都反對兼愛的學說；但遇到利害關頭的時候，便要去選擇眞能兼愛的人和他共事。世人批評兼愛的話，只說是：

善而不可用。

墨子說：

焉有善而不可用者？

世人不情願吃自己兼愛的虧，卻情願享別人兼愛的福。這眞是墨學進行上一重不可解免的難關。呂氏春秋長利篇，載著一段很富刺激性的故事，在這故事裏能把這一種的矛盾性充分地表現出來。他說：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我們一定要認識人世間這一種的矛盾性，纔能欣賞墨子的哲學；纔能欣賞墨子的爲人；纔能知道墨學在當時怎樣地鼓動人們的心坎，招惹人們的熱慕，而到底歸於消沉，不能持久。

子墨子自魯卽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貴義）

墨子的人生，便從這一個矛盾點上出發。墨子是竭力反對戰爭的，他說：

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爲政者得則罰之。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其不義又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扡其衣裘，取戈劍，其

不義又甚，罪益厚。此天下之君子皆知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此天下之君子皆知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以此人不知甘苦之辨矣。小爲非則知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

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辨義與不義之亂也。（非攻上）

這在理論上，正又是一個顯著的矛盾，墨子把他親切地指出來。他關於這點上，還有一件最有名的故事，來表現他全部的人格。

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息，裂裳裹足，至於郢，見公輸般。曰：「北方有侮人，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悅，曰：「吾

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曰：「不可，旣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令公輸般設攻，臣請守之。」於是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矣。」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王曰：「善哉！我請無攻宋矣。」

（墨子公輸篇，宋策，呂氏愛類，淮南脩務，均載此事。）

這是何等的精神！何等的氣度！又是何等的技能！楚王、公輸子，只爲墨子這一種的精神氣度和他驚人的絕藝上降服了。恐怕還不是「非攻」理論的成效。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魯問）

這可見墨子感人的深厚。所以：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

這是親炙到墨子人格上的威權的。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無愈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太行，駕驥與羊，子將誰驅？」曰：「將驅驥。」「何故驅驥也？」曰：「驥足以責。」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責。」（耕柱）

可見墨子鞭策他的弟子，也仍不脫這一種矛盾性的氣味。

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糴，糴售則慍也。豈不悖哉？」（魯問）

這又是在墨子門下痛切的表顯那種矛盾性的一個好例。所以莊子的天下篇上說：

>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也，其行則非。

又說：

> 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

這是說墨子從愛人的本意上，卻轉出不愛人的行爲來，因此說他意是而行非。這又不是墨學上深深的一層矛盾麼？墨子處處很嚴厲的批評世俗的矛盾；但是從世俗的眼光看來，也就覺得墨學自身便是一個矛盾的象徵。儒、墨的鴻溝是顯然的了。孔子只是一個調和，墨子只是一個矛盾。讓他們不信服墨子的說話，卻不得不來崇拜墨子的人格。

根據上述兩節，我們約略可以認識一點初期墨學的精神和體貌。下面再講一些關於墨子弟子的話。

三　墨子的弟子

呂氏春秋說：「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有度）淮南子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泰族訓）在數量上講來，已較孔子的七十七弟子，增加到一倍以上。可見時代向後，學術的空氣在平民社會裏，逐步展開，故爾有此現象。可是孔子弟子史記有專傳，其名多傳於後；墨子弟子，世幾莫能舉其名。孫詒讓說：

> 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滅，與草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悕已！

這眞是沉痛之言。孫氏因此著墨學傳授考，挾微闡幽，意良可嘉。梁氏據之製墨者人表。（見墨子學案，附錄一。）今再師其意，著墨子弟子姓名表如下：

- 禽滑釐（公輸，其他不盡舉）——
  - 許犯（呂氏春秋當染）（再傳）——田繫（呂氏當染）（三傳）
  - 索盧參（呂氏尊師）（再傳）
- 高石子（耕柱）
- 高何（呂氏尊師）
- 縣子石（耕柱，呂氏尊師）
- 公尚過（貴義，魯問，呂氏高義）

墨子
- 耕柱子（耕柱）
- 魏越（魯問）
- 隨巢子？（著書六篇）（漢書藝文志）
- 胡非子？（著書三篇）（漢書藝文志）——屈將子（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再傳）
- 管黔敖（耕柱）
- 高孫子（魯問）
- 治徒娛（耕柱）
- 跌鼻（公孟）
- 曹公子（魯問）
- 勝綽（魯問）
- 彭輕生子？（魯問）
- 孟山？（魯問）
- 弦唐子？（貴義）

以上諸人，大率姓名僅詳，事迹無考。下面姑據所知，約略推論，也足想見初期墨學面貌的

一部。

（一）墨子弟子的生活狀況

墨學興起，正當曾子、子夏、子思顯名的時候，儒術已經煊赫。墨子要把一種刑徒役夫的生活，來反對儒術的貴族化。他要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推想他那時的一輩信徒，大概是貧賤之士爲多。他們的生活，可舉一禽滑釐爲例：

> 禽滑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備梯）

役身給使，看來是一輩墨徒普遍的情形。所以淮南子上也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

> 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覩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無以祭祀鬼神。今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謹祭祀；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鬼神之所欲於人者，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多財則以分貧。今子處高爵祿而不讓賢，一不祥。多

財而不分貧，二不祥。子事鬼神，惟祭而已。若是而求福，豈可哉？」（魯問）

在這段故事裏，可證墨徒之多出貧賤。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正可與面目黎黑，手足胼胝相參證。墨子教弟子謹祀鬼神，這是他「明鬼論」的實行。他又主張財多分貧，這是他「兼愛論」的實行。在這兩件主張的後面，我們可以看透一點墨子學說是在那樣一種物質環境裏滋長出來的新苗。

子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遺十金於子墨子。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耕柱）

這裏的三升，是每食之數。閻若璩說：「古量五當今一」，則止今之大半升。古以一斤爲一金，十金是很薄的，那比得人家百金、千金、萬金之鉅呢？墨徒中間一個人得到祿位，同門的多趕去想好處。莊子說：「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列禦寇）儒、墨的心理，原是一致的。十金的饋遺，墨子已很滿意，這可徵墨家尙儉的精神，和財多分貧的主張。他們大概在一派中間，是試

行著共產的意味罷？

（二）墨子弟子的政治活動

墨子學說，雖說是竭力反抗貴族的；在實際生活上，一時到底還不能嚴正地和貴族隔絕。他們的活動，現在可考的，也還只有參加政治事業的一端，比較的詳一些。

>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梁，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期年，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魯人有父死，長子嗜酒不葬。弟曰：『與我葬，當爲子沽酒。』已葬，責酒於其弟。弟曰：『豈獨吾父哉？子不葬，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今子不學，人將笑子，故勸子學也。」（公孟）

責仕於師的情形，恐怕也是墨徒中間一件普通的情形罷？在當時的社會上，實業、教育、文化種種無可發展的地步，舍卻耕稼勞作，要限止他不向政治路上跑，這是不可能的。孔子早已說過：「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論語泰伯）孔子弟子，只是季次算不仕爲家臣。漆雕開說：「吾斯之未能信」，（公治長）孔子便不禁得十分的激賞他。在墨子自己雖說是：「度身而衣，

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呂氏春秋高義）但是對他一輩門徒，爲學風的傳播上和生活的維持上，也只有幫他們在政治界多盡些介紹游揚的責任。

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於衛。（耕柱）

墨子游公尚過於越。（魯問）游耕柱子於楚。（耕柱）出曹公子於宋。（魯問）子墨子游魏越。（魯問）

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魯問）

凡此可見墨子爲他弟子在政治界上出力運動，實較孔子更爲熱心了。論語上說是「不仕無義」，（論語微子）可是孔子沒有像墨子那樣出力的游仕其弟子。這也是有生活的背景在他們的後面。評論古人學說，本不該單拈著一端，來妄肆我們的高下之見的。墨子弟子在政治上也頗能表現他們相當的氣節：

子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去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而言無行，是以去。」子墨子悅。召禽子曰：「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耕柱）

但亦有樹立不起的：

子墨子弟子仕於衞而反，曰：「與我言而不審，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去之乎？」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爲其寡也。」（貴義）

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夫子三侵魯，綽三從。綽非弗知，祿勝義也。」（魯問）

「祿勝義」便是沒骨氣，沒節操，這也是孔、墨兩家同有的慨歎。足徵兩家學說雖異，他們實際生活上就很多類似的地方。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衞，小國也，處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若取以畜士，必千人有餘。有患難，使數百人處前，數百人處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貴義）

原來儒家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托附於貴族，墨家則以「患難處前後」托附於貴族。他們都是有他們進身的憑藉。儘管他們學說上反對貴族，生活上還是同樣地要依賴貴族的。儒、墨的相爭，到此也便是他們的限界了。我們從這上，又可見到「墨」流爲「俠」的消息來。墨子自己是魯人，他足跡所到，爲楚、宋、衛、齊四國；他的游仕弟子，也只限於楚、越、宋、衛、齊五國。至於魯，雖是墨子宗邦；然以子思、曾子爲儒者大師，正見尊禮，儒術盛則墨術絀。同時魏文侯雖賢，然以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克一輩人，均屬儒者，故也少墨徒活動的餘地。

以上是講墨徒在政治界上活動的大概。下面是講墨子弟子的著述事業。

（三）墨子弟子的著述事業

墨子生前，雖講述了許多道理；但他自身，似乎沒有動手著作，這在前面已經討論過。今墨子書裏第二組、第四組各篇文字，至少有一部分，或者出自墨子弟子的記述。

第一，其文氣和思想，都還帶有一種戰國初年古樸的情味。墨家後起的新議論，這裏絕沒有羼入。

第二，其中稱引史事，屢云楚、越、齊、晉，正是戰國初年的形勢；最後也只說到齊康公興樂，（第二組）和鄭子陽弒君，（第四組）都在墨子生前，不像是後人隨便的追記。

據此，可證今傳墨子書的第二組和第四組各篇文字，確是保存著初期墨學的眞精神，和墨子當時口說的一種眞情味。照理想來，自然應該是墨子弟子當日的記錄，故得有此成績。卽使說有再傳弟子三傳弟子一部分的增訂，至少最初藍本是出於墨子的嫡傳弟子，是無疑的。

俞樾在墨子閒詁序上說：

> 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致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

這個說法，梁氏的墨子學案上也採取了。但是這裏面還有幾層應該討論的地方。

第一，韓非所說「墨分爲三」，是否便在墨子的死後？

照顯學篇上文「儒分爲八」的例看來，似乎「三墨」不一定是同時並起的，也不一定是在墨子死後便有的。莊子的天下篇上說：

>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這裏面沒有相夫氏一家，或者其時還未興起，或是起而未盛，均未可知。在相里、鄧陵分派的時候，已在辯論「堅白」「同異」，可見他們俱誦的墨經，已是今傳墨子書裏的經上下、經說上下，並不是天志、明鬼那幾篇了。這都可證墨分爲三，至少是莊子、惠施以後，桓團、公孫龍的時代纔起的，和墨子相去已遠。

第二，「墨分爲三」的淵源，是否就在今傳尚賢以下諸篇的異同？

這在顯學篇裏，雖沒有明說「三墨」相異的所在；但莊子天下篇是說明白了的，他們是「倍譎不同」，而倍譎不同處是在「堅白同異之辯」的一類。像尚賢、尚同以下諸篇，雖各有上中下三篇，單只是文句的多寡詳略，意義上是無大出入的，絕無學派相歧的痕跡。

根據上列論點：

第一，尚賢以下諸篇，早在墨子嫡傳弟子的手裏記述下來；而三墨的興起，遠在莊子、惠施之後。

第二，尚賢以下諸篇，並無學說上之異同，亦無堅白同異一類的問題；而三墨則正在堅白同異一類的問題上，發生爭執。

試問那有因爲預知將來墨學要在別一種問題上各分三種不同的派別，故爾先在墨子的口述上早爲他們記載著詳略不同的三種文字的道理？可見俞氏的說法，實在是沒有根據的。（近人陳柱墨學十論說他「似是而非」，確爲有見。）

但是那尚賢以下諸篇，爲何要分著上中下三篇呢？照我看來，這正是當時說墨家「言多而不辯」的明證。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記著：

>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

今尚賢以下每篇分著上中下三篇，豈不是「言多而不辯」的好證嗎？若說墨經是墨子手著，那是

言簡而辯之極了，那有人再怪他「言多而不辯」呢？在墨家的意思，本來尚用不文。故每一題，先做了一篇提綱挈領陳說大體的文字；還恨意有未盡，恐怕不易得人家的信仰，定要羅列著許多古人的訓典，和歷史上的事實，以及他人的懷疑和駁論，來引證，來剖辨，來發揮他未盡的旁枝賸義。那意義重複的所在，便也不管了。這是尚賢以下諸篇，每題有上中下三篇的所以然。

我又考田鳩即是學於許犯的田繫，（論證詳後）爲墨子三傳弟子。那時墨學的論文早已傳播，楚王評他「多而不辯」，可見尚賢以下諸篇，實在是出於墨子弟子的記述，至多也在墨子的再傳弟子手裏完成的。所以我逕說是墨子弟子的著述事業了。

漢書藝文志，有隨巢子著書六篇，胡非子著書三篇，據班氏自注，均說是墨子弟子。但隨巢、胡非的名字，不見於墨子書，現在也並沒有他兩人是墨子弟子的確證。隋書經籍志說：「巢、非似墨翟弟子。」下語審愼，較爲可取。照墨家組織的精神看來，墨子初死，他的嫡傳弟子，除卻從事於記述或整理墨子生前的言論行事以外，似乎也不致便有自抒己見的著作品。

二　墨家的鉅子制度

——墨學的正統派

墨子死後不久，墨家組織上，便有一種「鉅子」制度的出現。呂氏春秋上德篇說：

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羣臣攻吳起，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弟子徐弱諫曰：「死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非師則友，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賢友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邪？」徐弱曰：「若夫子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遂歿頭於孟勝前。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命，欲反死孟勝於荊。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

這件故事，悲壯已極，眞是充滿著我上面所說墨家的一種矛盾的精神。他是發生在墨子死後的十年左右。墨家鉅子除孟勝、田襄子外，可考見的尚有腹䵍。呂氏春秋去私篇說：

> 墨者鉅子腹䵍居秦，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年長，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所以禁殺傷人也。禁殺傷人，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遂殺之。

這也是充滿著墨學的矛盾精神的一件悲壯的故事。上距孟勝的死，大約已有四十四年（西歷紀元前三八一——三三七）以上。那時腹䵍已老，或者他便是直接著田襄子鉅子的傳統。此下鉅子姓名便不可考。但是莊子天下篇說：

>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相謂「別墨」。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可見那時墨家鉅子的制度還未壞。那輩「別墨」，大約和公孫龍同時，（論證詳前）又要在腹䵍以後五十年外。大概墨家鉅子的制度，至少維持了百年之久。

梁氏的墨子學案有一節說明墨家鉅子制度的話，他說：

鉅子很像天主教的教皇，大約並時不能有兩人，所以一位死了，傳給別位。但教皇是前皇死後，新皇由教會公舉；鉅子卻是前任指定後任，有點像禪宗的傳衣鉢。又據孟勝事的末句，有「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一語，像是當時孟勝那兩位傳命弟子應否回去死事，成了墨家教會裏一個問題。想墨教的規條，凡墨者都要聽鉅子的號令。（所謂上同而不敢下比）所以新鉅子田襄子要叫那二人不死，就說：「我現在是鉅子了，你們要聽我話。」那二人不聽，所以當時有些墨者不以爲然。即此事見墨學是一種有組織有統制的社會，和別的學派不同。倒是羅馬人推行景教，有許多地方和他不謀而合，眞算怪事。

梁氏指出墨家鉅子制度，根據於他們的「尙同學說」，極爲有見。墨家在政治上「尙同」的主張，終算在他學派自身的組織上，約略的試驗過。他們學派裏，有公共服從的領袖，有粗略的分財共產制，又有團體內自行的法律，像腹䵍所說，眞可說是一種有組織有統制的社會。到後來漢代的游俠，還帶著他們的一些遺風。我們可以大概的說，墨家的鉅子，是從初期墨學以下一脈相承的正統派。

三　南方墨學的崛起

——墨子的再傳弟子許行

墨子雖是北方人，他壯年便到過南方，顯過特殊的聲譽，他晚年又似死在南方的。孟勝似是墨子死後爲首第一個鉅子，他便在墨子所死的魯陽，建著悲壯激越的榜樣，來鼓盪南方人的心靈。墨學和南方人是有特別因緣的。而且南方人比較上，沒有北方貴族階級制度的束縛，對於墨子平民化的學風，易於領受。墨子死後不久，墨學在南方自由新鮮的空氣裏，便醞釀出異樣的色彩來，這便是本節要講的墨子的再傳弟子許行。

怎樣說許行是墨子的再傳弟子呢？呂氏春秋當染篇說：

> 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

禽滑釐卽禽滑釐，許犯卽是許行。春秋時，晉有狐突字伯行，（見晉語注）齊有陳逆字子行，（哀十一年左傳）晉語韋昭注：「犯，逆也。」小爾雅廣言：「犯，突也。」把狐突、陳逆名「突」、「逆」，字「行」之例，就曉得許行是名犯字行了。孟子上說：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這豈不酷肖上文所論一輩初期墨徒的氣象嗎？他的「並耕主義」，卻較墨子思想更為激進。他的「布帛長短同，麻縷絲絮輕重同，五穀多寡同，屨大小同，則價相若」的主張，也自墨團內部那種粗略的分財共產主義上演成的。從許行思想再進一步，便成了莊子一派的無政府主義。同時稍後，齊國的陳仲子和許行遙遙相對，也是一個絕端反對貴族階級生活的人。

漢書藝文志，墨家有田俅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有田鳩。馬驌、梁玉繩、孫詒讓都以為是一人。據我推想，田俅子卽是田繫。照古人名字相應之例說來，說文：「俅，冠飾貌。」爾雅釋言：「俅，戴也。」詩曰：「並服俅俅」，「載弁俅俅」，俅俅大概是指冠上的結飾而言。「繫者，系也。」（見易繫辭釋文）「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見左氏春秋序疏）故名繫，字俅，如秦公子繫字顯（通作㬎）之例。「鳩」字乃「俅」字之聲近而通借。可見田繫卽田鳩，學於許行，為墨子三傳弟子。他是齊人，或者和陳仲子還有些關係，也未可知。

四 中原墨派的新哲學

一 首倡萬物一體論的惠施

初期墨學的動人處，與其說在他的學說，毋寧說在他的行為。南方墨學的眞精神，也重在苦行一邊，不失墨家面目。他的缺點是：

>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莊子天下篇）

中原的墨者，喫不來這苦的，口講著墨家的學說，但早已不能踐行墨家的戒律。所以批評的人說：

> 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莊子天下篇）

這是說後起的墨徒，雖說沒有放棄墨子的理論；但是他們歌了哭了，卻還高唱著非歌非哭的論

調。這不是誣蔑墨家的。孟子書上明明記載著一個墨者夷之，給孟子教訓了一頓。說：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滕文公上）

這便是哭而非哭的一例。他自己厚葬了父母，還來反對厚葬。從這種趨勢的下面，墨學便漸漸轉變他的方向。行爲是放鬆了，但是理論上卻進步了。惠施便是對墨家新哲學上最有貢獻的一個人，便是所謂放鬆了行爲，卻進步了理論中的一個代表。

惠施曾相梁惠王，在梁國握著很久的政權，他在政治上極能活動，不像是一個耐苦行的人物。莊子天下篇舉惠施歷物之意，凡有十條，最後結論是：「汜愛萬物，天地一體。」胡氏中國哲學史大綱上說：

汜愛萬物，是極端的兼愛主義。墨子的兼愛主義，是根據於「天志」的。墨家的宗教的兼愛主義，到了後代，思想發達了，宗教的迷信便衰弱了，所以兼愛主義的根據也不能不隨著改變。惠施是一個科學的哲學家，他曾做「萬物說」，說明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

雷霆之故，所以他的兼愛主義，別有科學——哲學的根據。

惠施和孟子同時，一般人專把「兼愛主義」來看墨學，正在那個時候。照上面所講，初期墨學的眞精神，本不專在「兼愛」的理論上；他學說的眞泉源，卻是「反貴族」，他們特殊的標記是「苦行」。許行和陳仲，可算是承受了反貴族和苦行的一部。但是反貴族和苦行，不一定要歸宿到兼愛的理論上；講兼愛理論的人，也不一定要歸宿到反貴族和苦行上。初期墨學的理論和行爲，從此便漸漸的破裂分化了。胡氏所說，在墨家理論的演進一面，實在是闡發得很明白的。

二　創建新心理學的宋鈃

墨學進行上最大的阻礙，便在他的不合人情。莊子天下篇說他：「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這話是盡人首肯的。於是要努力創建一種新心理學，來彌縫這個缺憾的便是宋鈃。宋鈃的生活，也還不脫初期墨學「苦行」的精神。天下篇上說：

> 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情固欲寡，（今誤作「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這是說宋鈃對於個人的生計問題，是全不理會的。他說：「我應該不至餓死罷？我出力救世，世人也應該不至於過分傲慢了救世之士罷？」他把自己的學說：

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天下）

這可見宋鈃儼然是墨子再世了。孟子上說：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說之將如何？」曰：「我將言其不利。」（告子下）

宋牼即是宋鈃，這和墨子見楚惠王見齊太王說其罷兵，也是一樣的精神。所以荀子書上屢以墨、宋並稱，可見宋鈃在墨家中間的地位。倘說墨學是一個宗教，墨子是墨教裏的基督，則宋鈃也勉強好比做新教首領的路德。因爲他闡發墨教教義，能夠別創新奇的見解。他以謂墨教教義，並非不近人情，而且是最適合於人心的要求的。他不用初期墨學「天志」「明鬼」等等迷信的教訓，

他要在人的心靈裏邊指示出墨教教義的眞源。莊子天下篇上說他的主張是：

>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情欲寡（今誤作「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心之容」和「情欲寡」，是宋鈃建築在心理學上的墨家新哲學的兩大標語。

怎樣叫「心之容」呢？荀子正論篇裏有一段駁擊宋鈃的話，說：

> 榮辱之分，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萬世不能易。今子宋子乃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

這是說宋鈃不知榮辱之見的普遍和悠久，獨把詘容受辱算做一己的道，要想來一朝改革天下人榮辱的成見，這是萬萬不能的。在宋鈃的見解，以謂好榮惡辱，並不是人心自然的眞相，只有能寬容，能容恕，纔是人心自然的眞相。所以說：「語心之容，名之曰心之行。」心之行，便是心的自然的趨向了。韓非顯學篇上也說：

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

宋榮也就是宋鈃。他的恕與寬，便是「心之容」的實現。果然人類能够自己認識自己的心理，曉得自己的心只是一個能詘容、能寬容、能容恕的心，並不和世俗一般人說的心一樣，那就有什麼榮辱之分，有什麼爭鬬之起呢？墨家教義裏面一大部分的教訓，單只要叫人明白認識自己的心理的這一面，便自然易於樂從，沒有什麼困難了。這是宋鈃特地指點出「心之容」的一番苦心。

怎樣叫「情欲寡」呢？荀子正論篇裏另有一段駁擊宋鈃的話，說：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

這又是宋鈃說我們人類把自己的心理看錯了。本來人的情欲，只要向少的方面走；而人類自己看錯了，以為自己的情欲是要朝著多的方面走的。倘使人人能够認明自己的情欲，實在只要少一些，並不是要多一些，則墨家教義裏面那一大部分的教訓又很易使人樂從，沒有什麼困難了。這是宋鈃特地指點出「情欲寡」來的一番苦心。

人類的心理，一方能夠詘容，一方又能欲寡，我們試想一想，人類社會的組織，要不要發生極大的變化？那一種奢侈的禮樂，殘酷的爭鬪，不自然的上天下澤的階級制，還有存在的必需嗎？還有存在的可能嗎？那一種「節葬」「節用」「非樂」「非攻」「尙賢」「兼愛」的主張，還要墨家來力竭聲嘶的叫喊嗎？還用得到「天志」「明鬼」等等的說法，來勸誘和威嚇嗎？不近人情的墨學，宋銒要把他來栽根到人們心坎的深處，使他可以自然的發榮滋長。墨家中間出了一個宋銒，不能不說他是有一番聰明底努力的。

但是人們能夠詘容，能夠不要多，消極方面是可以解免了許多人世間無謂的爭執和營求，積極方面卻又不能鼓勵人們去勞作和苦行。勞作和苦行，到底是初期墨學重要的面相之一部，宋銒自己，還能保存著這一部的面相；可是他那種新心理學，便開出了老子哲學的「慈」和「儉」，又加上了一個「不敢爲天下先」，便和初期墨學「勞作苦行」的精神絕然不同了。我們再試想一想，人們果然能詘容，能欲寡，還是「苦行勞作」的更合自然呢？還是「不敢爲先」的更合自然呢？做老子書的是一個聰明人，他便毅然決然的教人不要先而爲後了。我們看墨學的流變上，到底還擺脫不掉那初期墨學的一種矛盾性。（本節定老子書尙在宋銒以後，別有根據，在此恕不詳及。）

和宋銒同時的還有一個尹文，他們學說相類。公孫龍子跡府篇，呂氏春秋正名篇都說及尹文

論「見侮不辱」之義。說苑君道篇說及尹文論「無爲容下」之義。莊子天下篇也把宋鈃、尹文並稱。漢書藝文志把他的著作列入名家，和惠施、公孫龍同歸一流。可見當時宋鈃、惠施兩派墨家的新哲學，實在中間有互通之點。可惜現在他們的著作多已亡佚，無可詳論了。

五　辯者和別墨

惠施、宋鈃，都竭力想把墨學的理論改造得圓滿，結果，思想是益發精眇了，那初期墨學的一種苦行勞作的眞精神，却終於無法維持而衰歇了。尤其是惠施，他在政治界上的地位，和他妙辯無礙的口才，招惹到人們熱烈的興趣，此後遂有「辯者」和「別墨」的發生。

莊子天下篇上說：

> 惠施以此（指上文歷物之意）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可見當時妙辯的風氣，是惠施開的端。又說：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原來「辯者」原於惠施，惠施之辯原於墨義。墨子創教，在其自身便充滿著一種極深刻的矛盾性。到後來，惠施和那一輩「辯者」，從墨家的「苦行」中解放出來，專在「兼愛主義」的理論上著力，却不期仍逃不出那矛盾性的範圍，到底還是「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不又是一個極顯著的矛盾嗎？初期墨學的「苦行勞作」，果然是「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便是那「辯者」之辯，在兼愛哲學上的發揮，也只是「飾人之心，易人之意」的不合人情。這一點眞可說是墨家始終不渝的特性。

那後起「辯者」中間最著名的自然是公孫龍。公孫龍辯論中間最著名的便是「白馬非馬」。那「白馬非馬」一個問題便是一種矛盾性的象徵。原來「白馬非馬」本源也從「兼愛論」來。公孫龍子的跡府篇上說：

楚王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

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

可見「白馬非馬」的問題，便是一個「異楚人於所謂人」的問題。有白馬不能便說有馬，專愛楚人也不能便說愛人，從此一拐，便到「兼愛」的路上。墨經上有一條說：「仁，體愛也。」「兼」是全體，「體」是部分，在墨經裏是如此分別的。這是說「仁」只是部分的愛，與「兼愛」的愛不同。儒家講「仁」，墨家講「兼愛」，儒家主從部分推及他體，墨家以爲全體的愛和部分的愛性質上根本不同，不能推類相及的。「愛無差等」這一句話，墨者夷之也早和孟子說及了。公孫龍「白馬非馬」的問題，本來是墨家兼愛主義的新哲學上一個重要的剖辨，偶然拈到一個譬喻，說愛楚人不能就說是愛人，好比有白馬不能就說有馬。這是何等平常的一句話？可是兼愛的靈魂早已失去了，初期墨學那種感人心動惹人血沸的熱忱，早已死滅了。要從理論上來講兼愛，人家早就無興趣來理會你，你勉強的拾到一個動聽的譬喻來引起人們的注意，厭倦無聊的人們便把這一個問題來和你糾纏。他們不願意和你辯「兼愛」和「體愛」，他們却高興同你討論白馬究竟是不是一隻馬。善辯的公孫龍，便從這問題上辯開去，居然哄動一時，成就他一輩子「辯者」的徽號，可是兼愛的哲理永久擱在腦後了。據我看來，「辯者」和墨學的關係，便是這樣

的。

有白馬不能就說是有馬，好比愛楚人不能就說是愛人。換句話說，沒有一隻白馬，不一定就是沒有馬，譬如不愛一個具有特殊性質的人，也不一定便是不愛人。這也是兼愛論上一個重要的剖辨。這在墨子的小取篇也明白說過：

> 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非殺人也，無難矣。

墨家講兼愛，厭倦無聊的人們，不免要起詰問，說：「你們講兼愛，盜賊也愛嗎？你們也要殺盜賊，那見是兼愛呢？」墨家答道：「盜人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非殺人也。」這一個辯論，比較還像是嚴正的，但是羼加了一些譬喻，說：

> 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墨經下）

便近似詭辯了。惠施、宋鈃又恰巧是愛用譬喻的人。相傳惠施有一段極有趣的故事，在說苑的善說篇上說：

客謂梁王曰：「惠子言事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直言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曰：彈之狀如彈。喻乎？」曰：「未喻也。」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喻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可見惠施是一個愛用譬喻的人。荀子批評宋鈃，也說他：

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正論）

可見宋鈃也是一個愛用譬喻的人。墨家本來帶有一種平民化的精神，他們的理論都是極通俗的。到惠施、宋鈃手裏，纔有新哲學的創建，但也不忘了初期墨學一種通俗化的意味。他們都愛用一般平民社會盡人所知的譬喻，來講他們高深的哲理。後人誤會了，說惠施是詭辯派，宋鈃是小說

家，眞是無可奈何的事！

至於那輩當時見稱爲「辯者」的中間，像公孫龍，他和燕昭王、趙惠王都曾討論過「偃兵」的問題，可見他確是一個宣傳墨義的人。其他自然也難免有逐末忘本，「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語見荀子正名篇）的，但是他們淵源於墨徒，他們的論題，莫非從兼愛主義的新哲學上栽根，至少他們可說是墨徒的末流。

「別墨」和「辯者」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莊子天下篇上說：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這是「別墨」一名的出處。胡氏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八篇討論到這一節，他說：

墨經不是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這六篇，乃是墨教的經典，如兼愛、非攻之類。後來有些墨者雖都誦墨經，雖都奉墨教，卻大有倍譎不同之處。這些倍譎不同之處都由於

墨家的後人，於宗教的墨學之外，另分出一派科學的墨學。這一派科學的墨家所研究討論的，有堅白同異觭偶不仵等等問題。這一派的墨學與宗教的墨學自然倍譎不同了。於是他們自己相稱爲「別墨」（原注：「別墨」猶言「新墨」，柏拉圖之後有「新柏拉圖派」。近世有「新康德派」，有「新黑格爾派」。）「別墨」卽是那派科學的墨學。他們所討論的堅白之辯同異之辯，和觭偶不仵之辭，如今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很有許多關於這些問題的學說。所以我以爲這六篇是這些「別墨」的書。

後來梁氏在墨經校釋裏對於胡氏這層見解加以批駁，他主張墨經卽經上下、經說上下諸篇，他說：

> 明明有經兩篇，必指爲非經，而別求經於他處，甚無謂也。

這確是胡氏的錯處。而且那時的所謂「經」，並沒有像後世所謂「經典」之意。「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章實齋早已說過。（文史通義經解上）墨經只是因其有說而名，那能作墨教的經典解呢？梁氏又說：

莊子天下篇謂其同出於墨經而倍譎不同，互相訾以「別墨」，「別墨」者言非墨家之正統也。胡氏讀「相謂」爲「自謂」，大非宜。

這也是胡氏錯了。莊子說的倍譎不同是「別墨」中間自己的不同，並不是「別墨」和初期墨學的不同，那能說是科學派墨學和宗教派墨學的倍譎不同呢？我們現在可以斷定的是：

一、墨家的分裂，互以「別墨」相訾，在墨經行世之後。

二、墨經並非墨翟或墨學初期的產品，他是代表著墨家後起的新哲學的。

「別墨」和墨經的關係，算是解決了，惠施、公孫龍是不是「別墨」呢？梁氏說：

施、龍輩確爲「別墨」，其學說確從墨經衍出，無可疑也。然斷不能謂墨經爲施、龍輩所作。

我看這幾句話，都有些靠不住。「別墨」一個稱號的來源，據莊子說是有兩點：

一、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

二、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

因爲各爭巨子的正統，而所持的理論不同，所以相爭不決，互詆以「別墨」。這正如漢代儒生或治公羊春秋或治穀梁春秋而爭立博士是一樣的。他們所持理論的依據，只在墨經裏面，而墨經的產生，決不能在惠施以前。因爲惠施是首啟妙辯之風的人，（論據詳前）至多只能說墨經裏的問題，多受了惠施的影響，不能說惠施是剿襲或根據了墨經裏的問題來和人家辯難。或者竟說現在的墨經有一部分還是惠施的作品，也未見不可。那麼後來的墨徒根據了墨經，自分派別，互詆以「別墨」，那能把墨經思想所由來的惠施，也倒拖着拉入「別墨」的隊伍裏去呢？至於公孫龍，那是當時所謂「辯者」之徒的一人，聞惠施之風而起，輩分在惠施之後，或者那時已有墨經，也未可知，他或者已經根據了墨經裏的問題來和別人辯難而相詆以「別墨」，也未可知。但是也還有可疑之點。一則莊子上明說過「別墨」是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和南方之墨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公孫龍趙人，決不是南方之墨，又沒有證據說他是五侯之徒，他和桓團諸人，當時目爲「辯者」，卻不稱他是「別墨」。而且「別墨」之稱，是在爭巨子的正統上起的，惠施、公孫龍都在政治界活動，他們並不像要來爭墨家巨子的衣鉢。巨子是墨家內部一脈相承很有系統的傳授，我疑心當時那輩正統派的墨徒，有心爭巨子的傳統的，他們雖然也採取了兼愛主義裏的新興思想和一輩「辯者」間盛行的問題，來裝綴他們的門面，表示他們的時髦，他們一定有許多地方不能

絕然脫離初期墨學的一點氣象，但是在惠施、公孫龍身上，似乎找不出一些痕跡來。所以我疑心即使在公孫龍時代，已有所謂「別墨」，而公孫龍却不一定是別墨裏邊的一個。這正如西漢後來的儒者，儘多有超然在博士和博士弟子以外的，也儘多有超然在家派師法的傳統以外的一樣。而況在公孫龍時代別墨已否興起，還可成爲問題呢？照上面講來，與其說公孫龍是別墨，還不如說他不是別墨的較爲穩妥。胡氏說：「墨經是施、龍時代的產品」，這是不錯的，他因爲認定施、龍自身便是「別墨」，所以說「墨辯即別墨所作」；而謂「墨經不是墨辯」，這是大錯了。梁氏把「別墨」和墨經分析著講，這是不錯的，因爲他也誤認施、龍是別墨，所以他說「墨經決非施、龍時代的產品，尙應在施、龍之前」；於是遂定爲墨翟所手著，這又是大錯了。他們倆共同的錯誤，只在認施、龍即是「別墨」。他們倆理想中的別墨興起時代，似乎都太早了些。

六　墨學的衰亡

胡氏中國哲學史大綱上說：

墨學當韓非時還很盛，所以韓非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死於秦始皇十四

年，到司馬遷做史記時，不過一百五十年，那時墨學早已銷滅，所以史記中竟沒有墨子的列傳，孟荀列傳中說到墨子的只有二十四個字。那轟轟烈烈與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何以銷滅得這樣速？其中原因定然很複雜，我們可以懸揣的是：

第一、由於儒家的反對。

第二、由於墨家學說遭政客之猜忌。

第三、由於墨家後進的詭辯太微妙了。

胡氏的三種理由，頗可代表一般學人的見解。但是據我看來，這並不能說是墨學衰亡的眞原因。老子的書上說：「功遂身退天之道。」初期墨學的精神，本來是發生在反對貴族階級的特殊生活的，秦人一統，廢封建而行郡縣，貴族世襲的制度，從此消滅，社會上從此更沒有貴族、平民兩個絕相懸殊的階級，那墨子的學說，早已在功成身退之例，應該消滅了。這不徒墨學爲然，即先秦的儒學，又何嘗不是如此？那好說漢武表章六經，便是先秦儒學的傳統呢？漢代的經學，也早已不是先秦的儒學，何嘗是儒家得勢，所以墨家遂壓迫而消止的呢？

而且初期墨學的眞精神，那一種苦行勞作的精神，到後進的詭辯派手裏，也早已消亡了。嚴

格說來，詭辯的興起，已是墨學亡了後的事，那裏是詭辯太微妙了，墨學纔消滅的呢？

至於招政客的猜忌，則儒、墨兩家同爲韓非一輩人所攻擊，何以墨學便因此而消滅？而且墨家在政治界上活動的，也不乏其人，並不能把墨家專看作和政客截然敵對的惟一學派罷。

一個學派，整個的在某一時期裏興起了，又整個的在某一時期裏消滅了，這本來是一件稀有的事，也本來是一句粗略的話。許行高唱著「君民並耕」「物價均一」的口號，人家說這是農家興起了。宋鈃上說下教的傳他「心容」「欲寡」的道，人家說這是小說家完成了。尹文、惠施、公孫龍大講他們新鮮的玄理，人家說這是名家盛行了。莊老著書，提倡「無治主義」「節儉主義」等等，人家說道家又在那裏開始了。本來墨家早已寂寞得無聲無臭，除却孟勝、田襄子、腹䵍那幾個若存若亡的姓名以外，那裏找得到有墨家的影蹤呢？何嘗是「楊、墨之言盈天下」，何嘗是儒、墨爲「世之顯學」呢？縱有其人其事，墨學之在當時，只好算是羣蚊成雷，以多爲勝，誰是墨學中間有名的豪傑呢？墨學的消滅，何嘗要等到韓非死後的時代呢？本來思想學術是公開的，不能一家一派把持着專賣的；農家、小說家、名家、道家早已做了墨家的代售處分發所了。墨家的東西，自有一部分是推銷很廣的，那裏便會消滅？便是反對墨家最烈的孟子，他不是把墨子的「非攻主義」無條件的接受認銷了嗎？

我們要把古人的學說，和他分家別族，這不是容易的，要把他劃分生滅的年代和時期，這又不是容易的。我把許行、陳仲、宋鈃、尹文、惠施、公孫龍、莊周、老聃都講入墨學的範圍裏去，這自然是一件惹人奇怪的事，而且是已經有許多人在那裏熱烈爭辯的事。其實只是兩句似異而實同的話。一句話是：「墨子死了，墨學亡了，便有另一家的學說起來。」一句話是：「墨子死了，墨學變了，便有另一派的說法出來。」我是贊成後一說的，並不願和主張前一說的爭辯，只在此表明了我的態度，叫讀者省一些懷疑。

但是墨學是根本上含著一種深刻而偉大的矛盾性的。他在行爲的形式上，因爲反乎人情，所以不得不變，變向思想一面去；但是他在思想的形式上，又是一個反乎人情，又是不得不變，到後來變得不成一個樣子，所以人家到底說墨學消滅了。

墨學是因他自身的一種深刻的偉大的矛盾性而消滅了。墨學中間可保留的東西，他家都代他保留著。他自身的轉變，一方面成爲先秦晚年名家末流的詭辯學者，另一方面是西漢初年社會上時攖文網的游俠。詭辯家因學者間的激烈反對而銷亡了，游俠因政治勢力的誅鋤而破滅了。於是墨學只好說是衰亡了，消滅了。到現在，墨子當時所感受的一種時代性，有一部分是復活了，墨學的精神又受到人們的注意。但是不要忘了那墨學自身內部所含的那種深刻而偉大的矛盾性！

七　墨者年表

西曆紀元前		
三八一年	吳起死於楚。	墨者鉅子孟勝死難，傳鉅子於田襄子。
三七〇年	梁惠成王元年。楊朱見梁王論政，未定在何年。秦孝公元年。衛鞅入秦。	
三五一年	申不害相韓。	
三三八年	秦孝公卒。商君死。尸佼逃蜀。	
三三七年	秦惠文王元年。申不害卒。	墨者鉅子腹䵍在秦，不定在何年。

三三四年	齊、魏會徐州相王。	惠施用事於魏。
三二九年	孟子遊宋，當在此年前後。	墨者夷之與孟子辯，不定在何年。告子與孟子論性，不定在何年；告子曾遊墨子門。
三二八年	宋君偃稱王。	
三二二年	孟子自宋過薛歸鄒之滕。張儀相魏。	許行至滕在此時。惠施去魏至楚，楚送之至宋。惠施與莊周相晤論學，約在此三年中。
三二〇年	孟子遊梁。	

三一九年	齊宣王元年。興稷下，不定在何年。梁惠成王卒。孟子去梁遊齊。	宋鈃、尹文遊稷下，不定在何年。尹文見齊宣王論政，不定在何年。惠施返魏。
三一八年	五國共擊秦。	惠施爲魏使楚。與南方倚人黃繚論天地風雨雷霆，或在此年。
三一六年	燕王噲讓國子之。荀卿遊燕在此稍前。齊伐燕，匡章爲將。	惠施使趙，請伐齊存燕。匡章與孟子論陳仲子，不定在何年。
三一三年	張儀欺楚絕齊。屈原見疏。	
三一二年	秦敗楚師，取漢中。孟子去齊。	孟子遇宋牼於石丘。
三一一年	秦惠文王卒。	田鳩見秦惠王不定在何年。墨家鉅子腹䵍在秦惠王所，亦不定在何年。秦墨者

		唐姑果妒東方墨者謝子於惠王，不定在何年。
三一〇年	張儀卒。	惠施卒在前。莊周猶在。
三〇〇年	齊湣王元年。	尹文與齊湣王論士，不定在何年。
二九六年	趙滅中山。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應在前。中山公子牟爲公孫龍辯護七事應在後。
二八六年	齊湣王滅宋。荀卿去齊之楚，在此二年。愼到、田駢同時去齊。	
二八四年	燕昭、樂毅破齊。	公孫龍說燕昭偃兵在此後。

二七九年	燕昭王卒。齊襄王五年，殺燕將騎劫。齊重修稷下列大夫之缺，荀卿反齊爲祭酒，當在此時稍後。田駢之屬皆已死。	公孫龍去燕至趙，說趙惠文王偃兵在此後。莊周卒至晚在此時，或前十年間。
二六四年	齊王建元年。荀卿遊秦，約在此時。	趙威后問齊使：「於陵仲子尚存乎？」不定在何年。陳仲子若尚在，壽應八十外。
二五七年	趙邯鄲圍解。荀卿與趙孝成王論兵，當在此時稍後。	公孫龍勸平原君勿受封。辯者桓團同客平原君所，不定在何年。鄒衍與公孫龍辯於平原君所，應在此時稍後。
二五一年	平原君卒。	公孫龍卒當略同時。

二四九年	呂不韋相秦。	
二四七年	李斯遊秦，爲呂不韋舍人。	
二三五年	呂不韋死。	
二三三年	李斯譖殺韓非。	
二三一年	秦初幷天下。李斯爲丞相。	
二一三年	李斯奏請焚書。	
二一二年	坑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後益謫發徙邊。	
二〇八年	李斯誅死。	

二〇七年	秦亡。

按：表中年代，和舊說間有不同，別具考訂，均詳余著諸子繫年。





錢賓四先生全集⑥

惠施公孫龍

錢穆 著





出版說明

錢賓四先生此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年八月印行，收入商務國學小叢書中。惟其中惠施歷物、惠學鉤沉、公孫龍子新解、公孫龍七說、辯者言、名墨訾應辨六篇，曾經先生修訂，輯入民國六十六年出版之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二册。今重刊本書，此六篇內容悉據論叢所已修訂者，其餘仍依商務版原本。而論叢則但存此諸篇篇目，不復收錄，以免重複。

此次整理，標點視需要略有增添。引文及出處，皆逐一查對，除少數明顯應係脫誤者隨文補正外，餘皆保留原書節引方式，不作更動。公孫龍子新解一文，凡作者所校原本之錯字、衍文，例用小字排印，外加（ ）號；改正、增補之字，則外加〔 〕號，用便區分。

本書整理，由戴景賢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惠施公孫龍　目次



惠施公孫龍

惠施傳略

惠施，宋人①。與莊子友善。「其學多方②，其書五車。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與施相應；而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③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

① 見高誘注呂氏春秋淫辭篇，又成玄英莊子疏。

② 以下一節均見莊子天下篇。

③ 此惠施自言惟天地之壯大，雖欲勝之而無術也。

陷，風雨雷霆之故。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然其言反人，與衆不適，衆惟以善辯名之。」④雖莊子亦不謂然也，曰：「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⑤又曰：「非所明而明之，以堅白之昧終。」⑥以此爲施深惜。然莊子極重施，施卒，莊子過其墓，顧嘆謂從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無可與言者矣！」⑦其見推如此。今其書均不傳；漢書藝文志名家有惠子一篇，今亦佚。觀其歷物之意，淵源蓋自墨者也。

施遊梁，見白圭，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施出，白圭告人曰：「新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今惠子之遇我尙新，其說我有太甚者。」施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之教子也，不待久，何乃比我於新婦乎？」⑧白圭因短之於梁惠王，曰：「惠施之言雖美，無所可用。」⑨施爲惠王定法，示諸先生⑩，諸先生皆善之；獻諸王，王亦善之；以示翟翦⑪，翟翦曰：「善而不可行。」⑫然王益信施。客有謂王曰：「施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謂施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施曰：「今有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喻乎？」王曰：「未喻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施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

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讐，則不可矣。」王曰：「善。」⑬

施既見親信，而梁惠王敗於齊，太子申見殺⑭，王召施而問焉，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施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

---

④ 以上均見莊子天下篇。可以見惠施學說大體，故備錄之。亦間有評論失實處，則加刪薙焉。

⑤ 見莊子德充符。

⑥ 見莊子齊物論。

⑦ 見莊子徐无鬼。

⑧ 見呂氏春秋不屈篇。白圭蓋嘗事於魏，而惠子爲新進，然其氣概，則已凌厲無前也。

⑨ 見呂氏春秋應言篇。

⑩ 呂氏春秋淫辭篇作「示諸民人」，舊校云：「一本作良人。」俞樾云：「序意篇『良人請問』高注：良人，君子也。淮南作『示諸先生』，良人卽先生也。」今按：惠子雖漸見用事，猶爲新進，故以示諸先生也。

⑪ 御覽六二四引淮南作翟璜，璜乃在文侯朝，御覽誤也。

⑫ 見呂氏春秋淫辭篇，又淮南道應訓。

⑬ 見說苑善說篇。說苑記載多疏謬，而此事於理爲可有。惠施歷物，言雖弔詭，皆彈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喻也。以可見惠施立言大旨，故採之。

⑭ 按：此在惠王之二十七年，詳余諸子年表。

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⑮至梁惠王後元元年，梁、齊會徐州相王⑯，惠施爲主謀，遂開六國稱王之局。齊人匡章責之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何也？」施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今王齊，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⑰時惠施既相梁⑱，梁王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⑲，比於管仲，名曰仲父⑳。且欲傳國焉，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施辭，王又固請㉑。其尊寵施益甚，匡章毁施於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今惠施出，從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甚矣！」王謂施曰：「子亦言其志！」施曰：「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治農夫者也，何事比於螣螟哉？」㉒惠王信之終不輟。嘗令施之楚，令犀首之齊，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二子者出，將以測交也。」楚王聞之，郊迎施㉓。施又爲韓、魏交，令太子鳴質於齊。㉔

其後張儀至梁，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羣臣左右，皆爲張儀言。王果聽張儀㉕，施見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曰：「逐惠子者，張儀也；今王受之，是欺

⑮ 見魏策二，本文云：「惠子謂惠王曰：王若欲報齊，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王游人而合其鬭，則楚必伐齊，是王以楚毀齊也。」 今按：惠施墨徒，主偃兵氾愛，恐不爲此縱橫變詐之術。徐州相王之翌年，楚遂伐齊，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勝楚而王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勝齊而與乘之，則太子之讎報。」見魏策一。據此則齊、楚徐州之役，本非梁之游人合鬭，茲故削去不著。

⑯ 史記六國年表誤作襄王元年。茲據紀年，詳余諸子年表。

⑰ 見呂氏春秋愛類篇。

⑱ 說苑雜言篇「梁相死，惠施渡河而溺」云云，又莊子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惠子搜於國中三日」云云，皆類閭巷細人之談，均不足信。

⑲ 見呂氏春秋不屈篇。

⑳ 見呂氏春秋不屈篇高注。

㉑ 見呂氏春秋不屈篇。不曉其事信否。然當時儒者竭力推崇堯舜，燕王遂貞傳國於相子之，則其時自有此一種風氣也。

㉒ 見呂氏春秋不屈篇。知惠子雖治墨道，其生活蓋與墨翟、禽滑釐不同矣。

㉓ 見魏策二。周季編略列此事於魏襄王元年五國攻秦之後，按其說無據。此云「將以測交」，當在惠王時，齊、楚徐州相爭之後也。

㉔ 見魏策二。 按：史記孟嘗君列傳，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據索隱引紀年，是年乃惠王後元十一年，當齊威王時，作平阿。與魏策朱倉請說嬰子曰：「魏王年長矣，今有疾，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云云，情事正合。其明年又會甄。在齊田嬰主之，在魏惠施主之，惠子蓋始終主親齊也。

㉕ 見魏策一，又韓非子內儲說上。周季編略列此於魏襄王元年，且云魏聽惠施言遂不合於秦，均誤。

儀也。宋王之賢惠子，天下莫不知，王不如奉惠子而納之宋！」楚王曰：「善！」乃奉施而納之宋。㉖時梁惠王之後元十三年也。㉗遂與莊子交遊。

及惠王薨子襄王立，張儀去，惠施重至魏㉘。將葬惠王，天大雨雪，羣臣諫太子莫能得，以告施。施駕而見太子，太子爲之弛期更日焉。㉙其明年，五國伐秦，不勝，魏欲和，使施至楚。㉚其後四年，當魏襄王之五年，齊破燕，楚、魏憎之，施復與淖滑使至趙。㉛時田需貴於王，施告之曰：「必善左右！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子必危矣！」㉜是後施遂卒，不復見。㉝

論曰：惠施雖篤學，其政事亦可觀，能行其意。相惠王，主親齊、楚以偃兵，梁惠晚節，多賴匡輔。王亦排眾議而信施，不可謂非賢王也。卒聽張儀，君臣隙末，惜哉！時宋偃王行仁義，重好惠施，顧施不安於宋，其殆如孟軻之於滕君耶？襄王雖長主，未能用賢，犀首、田文相進退；觀施之告田需，知其憂魏者深矣。要爲異於三晉權詐之士也。史遷既不詳其事，後人於施多譏評，余故列表其志節焉。至其論學之意，余當別著，茲不論。

㉖ 見楚策三。

㉗ 周季編略列惠施見逐於魏襄王九年，非。呂氏春秋不屈篇云：「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齊威王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是謂惠子去魏，在齊、魏會鄄之後也。鄄會據史記在徐州相王

之前一年。然如呂覽之說，惠施爲齊見逐，無緣明年卽有惠施主謀兩國會徐州相王之事。今考會陘在惠王後元十三年（見孟嘗君傳索隱引紀年），魏、齊自爲好會，無布冠而拘之事；惠子正以主親齊而見排於張儀，亦非見逐於齊也。

又不屈篇云：「惠子之治魏，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大將愛子爲禽，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得舉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天下之兵四至，謝於翟翦，更聽其謀，社稷乃存」云云，以魏惠十七年圍趙邯鄲爲惠施相魏後事。細按其說，亦非也。惠子爲相，年事當踰三十，下至周赧王元年，齊破燕，惠子爲魏使趙，凡四十年，惠子之壽當躋八十，未必再爲魏效奔走，可疑一也。且據原篇敍惠施見白圭事，則惠施用事當在白圭之後，六國年表惠王二十七年丹封，余疑丹卽白圭。若然，則其時白圭正當路，惠施不應先十年便已爲相，可疑二也。謂恐天下笑之而令周太史更著其名，無此情理，可疑三也。惠子墨徒，常主偃兵，馬陵之後，勸王折節而朝齊，且曰「王固先屬怨於趙」云云（見魏策，詳上引），見伐趙非出惠子，可疑四也。惠子見逐在惠王後元十三年，其至魏當在惠王二十七八年馬陵敗後，或卽在徐州會前一二年，前後約得十五六年，較爲近情；若依呂氏書，惠施在魏，爲政治上之活動者三十年，魏旣迭經敗衂，而惠王與相終始，尊信之不稍衰，有踰後世漢先主、宋神宗遠甚，可疑五也。呂氏書成於衆手，不屈一篇，盛毀惠施，因謂惠王之世，五十戰而二十敗，盡以爲惠施之罪，吾竊疑其誣也。

㉘ 史記魏世家，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按：襄王卒乃惠王，哀王立乃襄王，則張儀於惠王之死卽去魏，故明年魏卽與五國攻秦也。惠施重至魏，當在惠王卒年張儀去後。張儀傳云：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與世家年表相舛，蓋誤。周季編略據儀傳，因謂魏信惠施，故不聽儀策。遂下移惠施見逐於魏襄九年。今據魏世家更定。

㉙ 見魏策二，又呂氏春秋開春論。詳二書云：「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

是其惟惠子乎？請告惠子！」知惠子其時不爲魏相也。

㉚ 見楚策三。策文明云五國伐秦，周季編略謂是趙、韓、魏，誤也。若誠爲三國伐秦，杜赫何以謂「凡爲伐秦者楚也」之云哉？

㉛ 見趙策三。

㉜ 見魏策二。周季編略列田需、公孫衍相傾，田文相魏於周顯王四十五年，即梁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今按：其時惠施猶用事，田嬰封薛猶在二年後（詳余諸子年表）。豈有田文相魏事哉？

㉝ 魏世家，哀王（實襄王）九年與秦會臨晉，張儀歸於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魚曰：「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昭魚之言，不及惠施，以惠施在魏地位而言，猶高於三人，則疑其時已先卒也。然則惠施卒年，殆在魏襄五年使趙之後，魏襄九年田需卒前也。周季編略列惠施見逐於魏襄之九年，以魏世家田需死事覈之，即知其誤。又於其後敍惠施、莊周交遊事，亦失之。惠、莊交遊，當在襄王未立之先。

惠施年表

余既爲惠施傳略，重撮其時事，爲年表，與史記六國年表頗異，亦多增益，說詳余諸子繫年考辨卷三，茲不著。

梁惠王（一七）	伐趙邯鄲，李梁諫。（梁，楊朱友，先朱死。）	
同（二〇）	歸趙邯鄲。申不害相韓。	
同（二七）	丹封於澮。丹，魏大臣。（「於澮」二字史表作「名會」，依志疑改。丹或卽白圭也。）	
同（二八）	齊敗魏馬陵，太子申見殺。	惠施當以是時至梁，或稍後。

同（三二）	楚威王元年。鐸椒爲傅，爲鐸氏微。	
同（三三）	秦孝公卒，商鞅死，尸佼逃蜀。宋王偃元年。	
同（三四）	韓相申不害卒。	
同，後元（三七）	與齊會徐州相王。蘇秦至燕。	惠施以其時用事。
同（二）	楚圍齊徐州。	
同（三）	齊、魏伐趙，蘇秦去趙適燕。	
同（五）	獻河西地於秦。	
同（六）	楚威王卒。（莊子與威王同時。威王聘莊子爲相，莊子卻之，未詳何年。）	

同（七）	張儀相秦。 宋偃（十一年）稱王。孟子遊宋，或稍前。	
同（一〇）	秦初稱王。 趙武靈王元年。	
同（一一）	與齊、韓會平阿。	
同（一二）	魏、趙、韓、燕、中山五國相王。犀首主其事。	
同（一三）	會齊威王於鄄。 張儀相。 齊封田嬰於薛。 孟子自宋之薛，歸鄒，之滕。	惠施去魏之楚，遂之宋。
同（一四）	田嬰來朝。	

同（一五）	孟子遊梁。 齊威王卒。 燕王噲元年。	
同（一六）	王卒，張儀去。 孟子遊齊。	惠施重至魏。
襄王（元）	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	惠施使楚。
同（二）	張儀復相秦。	
同（三）	燕王噲讓國於相子之。 魯平公元年。	
同（五）	齊伐燕，章子爲將。	惠施使趙，請伐齊存燕。 （惠施事跡止此）
同（七）	秦敗楚師，取漢中。 孟子遇宋牼於石邱。	

同（九）

與秦會臨晉，張儀來。相田需死。

惠施當卒於是年前，去徐州相王之歲凡二十五年。惠施壽蓋在六十左右也。



惠施歷物

莊子天下篇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今皆不可見。所傳惟歷物之意，惠施自以爲大，觀於天下，以曉辯者，辯者相與樂之。則知歷物之意者，實惠施學說之結晶，而影響於當時之思想界者甚大。嘗鼎一臠，亦足以見惠施學說之大意也。其言曰：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近人章炳麟、胡適，先後爲之解義。余茲所論，較之二氏，不無異同，學者自爲比觀可也。

大抵歷物要旨，在明天地一體，以樹氾愛之義。至其文理，當如下解。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此言「宇」　四方上下曰宇

今曰「身」，身有外；所居曰「堂屋」，堂屋復有外；所傍曰「林園」，林園復有外；所依曰「山川」，山川復有外；所載曰「員輿」，所拱曰「日局」，而員輿、日局又莫匪有外。凡立形占位者皆有外，亦莫匪有內。於日局之內有員輿，於員輿之內有山川林園堂屋，堂屋之內有身，身之內又不勝其有焉。舉凡有外者而謂之「一」，則無外矣；無外是至大也。舉凡有內者而謂之「一」，則無內矣；無內是至小也。是何物耶？曰「宇」。「宇」者統凡立形占位者而一言之也。凡形位之有外，必爲形位，則亦宇也，故宇無外；其於內也亦然。故宇一也，而至大焉，而至小焉，至大至小亦一也。

統凡立形占位者而名之曰「宇」，而宇無形位。（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無形位故無厚不可積。宇無厚，故天與地等卑，山與澤齊平，自宇而言之也。山之於澤至高，天之於地至遠，而曰「無厚」，此至大爲至小也；不可積而大千里，此至小爲至大也。直所從言之異也。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此言「宙」 古往今來曰宙

凡言變，不能一時，必兼古今。然深言之，方言今而今則既古矣；方思今而今則既古矣；方覺知有今，而今所覺知又古矣。豈惟我之言思覺知？一時之變，方至於今，而所至即已古矣。故中睨死生，異變而同時。統凡成變占時者而一言之曰「宙」，宙合凡有方既爲無方既，猶宇合凡有內外爲無內外。故自宙言之無時變。（莊子：「有長而無乎本剽者，宙也。」）無時，故死生中睨同變。無變，故死生中睨同時。此亦所從言之異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此言「物」 物兼事言

事同有時變，物同有形位。時變同有古今，形位同有內外，此爲小同；有古今內外故有異，此爲小異。宇徙爲宙，宙化爲宇。一久而分萬所，故見宇。一所而異萬久，故見宙。無所則無久，無久則無所，故宇宙一體而不可析。析之者，乃世之言思然也。故宇之與宙也實同，特所從言之異

也。宇宙現象，一連續比較而已。連續故見有事，比較故見有物。自一物之連續而總言之曰「事」，自一事之比較而析言之曰「物」。物無非事，事無非物，故事之與物也實同，特所從言之異也。事與宙皆言其時變，物與宇皆言其形位。捨宇宙無事物，捨事物無宇宙。故事物之與宇宙亦同。同無內外，同無古今，是謂「畢同」。析其畢同者而有宇宙事物之異；析其宇宙事物而有古今內外之異。古今內外之間，又各自有其古今內外之異焉。循此而至於「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是亦所從言之異也。至此而宇宙事物之本體明矣。

以上三節歷說物之本體也。

南方無窮而有窮。

此承「無內外」言

「南」「北」自位而言。在我謂之南，在彼不謂之南，彼自別有其南也。各自有其南，則南爲無窮；各不自以謂南，則南爲有窮。

今日適越而昔來。

此承「無古今」言

「今」「昔」自時而言。方我適越，則曰今日；及其抵越，乃云昔來。

連環可解也。

此承「無古今」言

夫時無起迄，無方旣，是連環也。析而言之曰「今世」，則一世爲今，有起迄，有方旣。更精而析之曰「今歲」「今月」「今日」，則歲月日爲今，有起迄有方旣。惟所言以謂之「今」，是連環可解也。此猶言地域之無窮而有窮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此承「無內外」言

中無定位。居燕之北者，不自以爲北，而以燕爲南焉，彼則自以爲中也。居越之南者，不自以爲南，而以越爲北，彼亦自以爲中也。中之無定位，猶今之無定時也。

以上一節四句，歷說物之變相也。

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此立論正旨

事物異同，皆由名言。既知天地一體，故當氾愛萬物也。

以上一節兩句，歷說應物正道也。

惠學鈎沉

「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今可得而徵者，惟歷物十句，則亦惠氏一毫芒也。余讀莊周、呂覽，惠氏之遺文佚事，往往有見。旣爲之作傳略，復比論其學術條貫，俾研惠學者，資豹窺焉。

一曰尚用

惠子墨徒也，墨學主用，惠子亦然。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我大瓠之種，樹之成，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逍遙遊）

又曰：「吾有大樗，本臃腫不中繩墨，枝卷曲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

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同上）

又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外物）

惠之不滿於莊者，曰其無用，則惠子論學之主用可知。然惠子好辯，人之論惠子，亦常以其文辯無用譏之。

惠子爲魏惠王爲法，成，惠王以示翟翦。翦曰：「善也而不可行。今舉大木者，前乎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呂氏淫辭）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似於此。」

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甑，則莫宜於此鼎矣。」（呂氏應言）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莊子天下篇）

二曰重功

孟子有志功之辨（滕文公下彭更問一節），墨家亦曰：「志功不可以相從。」（墨子大取）凡尚用者率重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徐无鬼）射者苟中，則許之爲善射，此重功之見也。

三曰勤力

尚用重功，則不得不勤力。墨之道：「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篇）惠施亦然。惟墨翟苦行，施則深思，此其異。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莊子寓言）

「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惠施意，今之所知，則今日是之，斯可矣，不論其始卒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莊子齊物論）

莊子曰：「今子（惠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莊子德充符）

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莊子天下篇）

惠子之「外神勞精」，猶夫墨子之「摩頂放踵」也。「非所明而明之，以堅白之昧終」，則猶宋鈃、尹文之「上說下教，強聒而不舍」也。「不能自寧，逐萬物而不反」，此墨、惠之同風也。

四曰明權

尙用重功，不徒勤於力，又將明於權。墨家屢言之，曰：「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大取篇）又曰：「欲正權利，惡正權害。」（經上）皆權也。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何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齊之所以用兵不休，攻擊人不止者，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王齊，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何爲不爲？」（呂氏愛類）

此惠子用權之大者。

五曰本愛

凡所爲尙用重功勤力而明權，皆有所本，曰本之於愛。墨翟唱兼愛之說，惠施亦曰「泛愛萬物」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莊子德充符）

惠子之學本於愛，故主有情，又當有爲以益生。

莊子妻死，惠施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至樂）

惠子之責莊子，亦責其無情也。

六曰去尊

墨家之愛無差等，惠施亦曰「天地一體」，故主平等而去尊。

匡章謂惠施曰：「公之學去尊。」（呂氏愛類）

七日偃兵

主兼愛，因及非攻寢兵，又墨、惠之所同。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衍請爲君攻之。」季子聞之曰：「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之亂人也者，又亂人也。」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以蠻觸喻。（莊子則陽）

釋文司馬云：「田侯，齊威王也。」俞樾云：「史記威王名因齊，田齊諸君無名牟者。惟桓公名午，與『牟』字相似，『牟』或『午』之譌。然齊桓公午與梁惠王又不相值也。」今按：田桓公與梁惠王年實相值，惟當惠王初年，其時惠施尚未至魏，魏亦未都大梁。戴晉人以大梁爲言，則在魏徙都之後，而田桓公已死矣。且犀首在魏用事，亦在惠王中世。田侯牟之名必有誤。戴晉人爲人，他亦無可考，其事信否不可知。然惠施平日持論，主寢兵息爭，則即此亦堪推見。

八曰辨物

墨、惠之學有其同，亦有其異。本於愛而主尙用重功，而言非攻寢兵，其同也。其論所以有愛則異。墨本天志，而惠則辨物。故曰：「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其所以泛愛萬物，由於天地本屬一體。此惠施持論所以異於墨翟，亦惠施學說特創之點，最爲其精神之所在也。

惠施歷物之意，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人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同上）

歷物之意，已具別釋，至其「偏爲萬物說」者，今已不可見。蓋嘗論之，古之持論者，或本於天帝，或溯之古聖賢王，或內反之於己心，或以時王政令法度爲斷，或歸之於羣事。至尋諸自然，索諸物理，則孔、墨、李克、吳起、孟軻、宋鈃、許行、陳仲之徒所未道，其風實始於惠氏，而莊周則同時之聞風興起者也。故曰：

弱於德，強於物。（莊子天下篇）

散於萬物而不厭。（同上）

逐萬物而不反。（同上）

此惠氏之風所由卓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我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秋水）

濠梁之辯，千古勝話，雖二賢閒遊，機鋒偶湊，非關理要，而即此推尋，亦有可得而論者。惠別物以辨異，莊即心以會通，此二子之殊也。惠子思深刻鏤，文理密察，正與其平日持論大類。而莊則活潑天機，荒唐曼衍，無畔岸，無町畦，亦其大體然也。

莊書持論，多與惠施相出入。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秋水）又曰：「精至於無

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陽）此惠氏大一小一之說也。曰：「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知北游）又曰：「天地爲稊米，毫末爲丘山。」（秋水）此惠氏天地卑山澤平，無厚之大千里之說也。曰：「時無止，終始無故。」（秋水）曰：「效物而動，日夜無隙。」（田子方）此惠氏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之說也。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德充符）此惠氏萬物畢同畢異之說也。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齊物論）此惠氏天地一體之說也。曰：「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又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齊物論）此則明引惠語。其他可比附相通者，更僕數不能盡。宜乎惠子死，莊周有「無以爲質」之歎矣。今觀莊周書，皆極論萬物，天地山澤，鯤鵬蜩鳩，樗櫟大椿，瓦礫矢溺，莫不因物以爲說，本物以見旨，以惠氏歷物之風也。惟莊主無情，惠主有情；莊主不益生，惠主益生。故惠承墨家之遺緒，莊開老聃之先聲。同爲自然物論之大宗，創一時風氣，闢積古拘囿，豈不豪傑之士哉！莊子天下篇盛詆惠子，此韓退之所謂「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也。

九曰正名

辨於物，則知名相之繁賾，而言思之不精，於是而主正名。此亦惠學之本幹，所由成其一家言者也。

> 惠子之據梧，以堅白之昧終。（莊子齊物論）
>
>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莊子德充符）

堅白之辨，惠施唱之，而公孫龍之徒承之。

>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莊子天下篇）

凡當時之辯者，其先皆原於惠氏也。

莊子書多與惠說相通，已具前論。余讀其齊物論一篇，稱引所及，頗涉公孫龍，如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公孫龍子有指物論謂「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此以指非指之說也。又有白馬論言「白馬非馬」，此以馬非馬之說也。齊物論又云：「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梃與楹，厲與西施，恢詭憰怪，道通爲一。」又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此公孫龍通變論之說也。篇中屢言「因是」，亦見公孫龍書。考莊周之卒，公孫龍方盛年，未必龍書先成。竊疑公孫龍諸辨，在莊周時皆已有之，皆惠施開其端，如堅白之論是也。宋元王時有兒說，採白馬非馬之論，余考其人在施、龍間，知白馬非馬一題亦不始公孫龍。推此爲言，辯者論題，實相傳遞挹注。如墨家初傳「天志」「明鬼」「兼愛」「非攻」「尙賢」「尙同」諸題，亦師師相授，先後一貫不廢失，故墨徒雖盛，而墨書不多。名源於墨，兩家精神亦復相肖似。天下篇稱惠書五車，漢志僅存一篇，公孫龍獨有十四篇；或者論題相續，後來居上，公孫之說行，而惠氏之說廢，其間有消息之道歟？許行、愼到皆主齊物，今莊周齊物論行，許、愼之說皆廢矣。此豈不一好證哉？文獻不足，無可確論，要之辯者言原惠氏，則斷斷無疑。

晉時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有名、瑣語、繳書等。名即名家書。惠施爲魏相，其書或亦尊藏爲官書，與草野著述不同；魏冢名書，其殆爲惠氏之遺書耶？

惠施論泛愛、去尊、偃兵，此承乎前以爲統者也。其辨物、正名，此建乎己以成家者也。「辨物」「正名」爲其體，而「善譬」爲之用。

> 客謂梁王曰：「惠子言事善譬，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因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直言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不知彈者，告之曰彈之狀如彈，則喻乎？」曰：「未也。」曰：「彈之狀如弓，以竹爲弦，則知乎？」曰：「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說苑善說篇）

凡辯者之論，皆有所譬。

> 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荀子不苟篇）

> 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荀子解蔽篇）

儒者言有壇宇，行有坊表，其言在於先王禮樂。惠子逐萬物以爲辯，鉤有須，卵有毛，宜乎其見譏也。然遂謂之「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語見荀子正名），此在辯者之末流容有之，

惠氏之辯，不盡爾也。儒以詩、禮發冢，豈得謂六經乃椎埋書哉？莊子寓言亦其類。莊子之寓言，猶惠子之用譬也。然莊書傳世日遠，而名家言多消歇不見誦者，卽以文字言之，亦自有故。莊子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篇）此莊周自述其著作之大例也。巵言曼衍，日出無窮，荒唐謬悠，亦足可喜；而名家如惠子歷物，公孫五論，以及墨經說上下篇，皆潔淨精微，枝葉盡伐，此不如者一也。重言者艾，經緯本末，上道黃帝、堯、舜，下亦孔丘、老聃，皆一世所尊仰；名家惟有狗馬龜蛇，此又不敵者二也。兼此兩端，莊生遂以寓言見稱，名家以善譬受斥矣。則甚矣文之不可以已也。

惠氏一家之學，具玆十事，雖不能備，固當粗見涯略耳。

公孫龍傳略

公孫龍，趙人①，或云魏人②，又云字子秉③，未詳其信否。

燕昭王二十八年，既破齊，而公孫龍遊燕，說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其卒果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士之在大王之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④

龍既不得志於燕而返趙，趙惠王問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龍

---

① 見史記孟荀列傳。又漢書藝文志班固注，及列子仲尼篇。

② 見高誘注呂氏春秋應言篇。

③ 見列子釋文。莊子徐无鬼，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耶？」成玄英疏云：「秉者，公孫龍字也。」然惠施之卒，公孫龍猶在童年（詳後），豈得與儒、墨、楊而爲四哉？

④ 見呂氏春秋應言篇，燕昭王以二十八年破齊，至三十三年而卒。龍之說燕昭，當在其時。

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是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⑤

時平原君爲相，好士。龍客平原君所，平原君加敬禮。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秦攻魏，趙欲救之，秦使人讓趙，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龍曰：「此亦可以發使而讓秦，曰：『趙欲救之，秦獨不助，此非約也。』」⑥

其後秦圍邯鄲，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君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平原君曰：「諾。」遂不聽虞卿之言。⑦而益厚待公孫龍。

龍有口善辯，持白馬非馬之論。魯人孔穿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以白馬謂非馬耳。請去此術，穿則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

學正以白馬非馬，去之則無以教。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也。且白馬非馬，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

---

⑤ 見呂氏春秋審應覽。　今按：此明爲惠文卽位十餘年後語。史記六國年表惠文十五年取齊昔陽，十七年秦拔趙兩城，十八年秦拔趙石城。通鑑胡注謂卽漢西河之離石縣，高誘注呂覽，亦謂藺、離石二縣，今屬西河；則龍語係指此二年事又甚明。梁氏史記志疑據趙世家肅侯二十二年秦取代、藺、離石之語，疑何待是時始拔。然考同篇，武靈王十三年，亦云：「秦拔我藺」，已復複出，況惠文時乎？趙策，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請納焦、黎牛、狐三城以易之，已而背之。秦怒，令衞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敗之。年表閼與之役，在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本紀在昭王三十八年，較年表後一年。合之趙策，是其事由藺、離石起，則亦惠文時秦拔趙藺、離石之的證也。又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高注：「殺犀武於伊闕。」按年表在秦昭王十四年，前攻趙拔兩城十一年。然則兩城者，藺與祁也。云藺、離石者，是兼言兩年事。此亦秦拔藺、離石當趙惠文時之的證也。則公孫龍之語，必在趙惠文十八年以後明甚。燕昭王死於趙惠文王二十年，其破齊在惠文王十五年，然則龍蓋先說燕昭，後對趙惠也。故逕定其先後如此。

⑥ 見呂氏春秋淫辭篇。高注：「趙王，趙惠王也。」梁云：「空雄，聽言篇作空洛。此疑本是空雒，寫者誤耳。」其事未詳在何年。

⑦ 見史記平原君列傳。

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⑧

孔穿又與公孫龍論於平原君所，深辯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辯。」曰：「然，幾能令臧三耳矣。雖然，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抑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矣！」⑨

---

⑧ 見孔叢子公孫龍篇，又見公孫龍子跡府篇。惟跡府文字，似後人刪襲孔書而成。公孫龍論白馬非馬，而孔叢子謂白馬非白馬，則誤。當據跡府篇改。

⑨ 見呂氏春秋淫辭篇，又孔叢子公孫龍篇。呂氏「臧三耳」作「藏三牙」，蓋係字誤，盧文弨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爲三耳。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牙』。」　今按：下文荆柱國莊伯令其父視日，意在知時早晏，其父曰：「日在天」，則所答非所問矣。莊伯曰：「視其奚如！」此猶云：「夜其何如？」仍欲其覘晷刻，其父曰：「正圓」，則仍不得所問。莊伯又曰：「視其時！」此則叮嚀至顯矣，而其父對曰：「當今」，則終失其所以爲對也。莊伯令謁者駕，謁者不悟傳命於御人，而率對曰：「無馬。」轉令涓人，涓人亦弗悟，則取所司冠進上。莊伯因問馬齒，馬齒者，馬之老幼，而圉人又曰：「齒十二與牙三十。」凡此皆不得其意而對。非不聞其言，而不聞其所以言，故曰：「臧三耳」，言爲臧獲者當善體主人之意。盧氏既得其解，又誤謂「此書似是作三牙」，何也？至畢沅謂：「臧羖古字通，謂羊也。」強以「羊三耳」比附於「雞三足」，亦失之。

及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一坐皆稱善⑩，公孫龍由是見絀。⑪

同時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信陵君至趙，聞其賢士，往從之游⑫，遂顯名。與公孫龍並游平原君家⑬，亦論堅白同異，以謂可以治天下⑭，有書九篇言其意。⑮

---

⑩ 見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此與呂覽「臧三牙」之辯，皆足以見當時對於公孫龍一派之意見，與名家所以衰絕之源，故備引焉。

⑪ 見史記平原君列傳。

⑫ 見史記信陵君傳。

⑬ 見漢書藝文志班氏自注。

⑭ 見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

⑮ 見漢書藝文志名家。

魏有公子牟，亦與公孫龍善。有書四篇，爲道家言。⑯又有桓團，與公孫龍齊名，皆悅惠施之風，而以巧譬善辯。其言如卵有毛，雞三足，推此類論之，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也。⑰又傳公孫龍見魏王，告以七說，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一時怪之，不能明其指意之所在也⑱。龍著書十四篇⑲，至唐時而殘⑳，今存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五篇。篇首有跡府一篇，疑非原書也。㉑其論似惠施，與墨經相出入，蓋亦源自兼愛之旨，爲墨學旁枝，余當別論

⑯ 見漢書藝文志道家，班氏自注云：「先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秋水篇有公子牟稱莊子言以折公孫龍，則二人同時，在莊子後也。秋水篇語，自出莊氏門人耳。列子仲尼篇稱公子牟盛悅公孫龍，列子僞書，未曉何據。

⑰ 見莊子天下篇。桓團，列子仲尼篇作韓檀。成玄英疏莊子亦謂是趙人，客游平原君家，未詳何據。

⑱ 見列子仲尼篇，未審所據。或採自公孫龍子十四篇中，今已殘佚，無可考矣。

⑲ 見漢書藝文志名家。

⑳ 公孫龍書，隋志不著錄，舊唐志三卷，與今道藏本卷數同，則殘於唐也。詳見余公孫龍子新解序。

㉑ 跡府一篇，文同孔叢子。四庫提要謂龍自著書，欲伸己說；孔叢僞本，出於漢、晉之間。今按：非也。以文而論，蓋後人襲孔叢書而删節以冠之龍書者耳。

其意，茲不著。

論曰：公孫龍說燕、趙以偃兵，諫平原君以讓封，諒哉其爲樂道慕義之君子也。其友如魏牟、毛公，皆言行卓然，可信於後世。龍之恂恂退讓，不溺仕宦，而篤志於文學，可謂賢士矣。至其持論精微，世俗不深曉，多致譏評，未足爲龍損也。鄒衍騁怪迂之辯，燕、齊遂有神仙方士，人主方醉心，過趙而龍遂見黜；一進一退之間，豈不宜也哉！後人於此，可以覘當時學術興衰之機矣。



公孫龍年表

公孫龍事跡可考者，最先說燕昭王以偃兵，在昭王二十八年破齊後；其時上距惠施爲魏使趙，請伐齊存燕，凡三十年（西曆紀元前三一四——二八四）；是爲惠施事跡可考最後之年。又自燕昭王破齊下推至平原君卒，凡三十四年（二八四——二五一），龍之卒當亦在是時前後。據此計之，則龍之生年，當在燕噲、齊宣時，其時惠施已老；施死於魏襄王九年前，龍蓋未能踰十齡也；則龍壽當在六十、七十間。其時學者自鄒衍、魏牟外，有荀卿，蓋亦與公孫龍同時。卿之遊趙，亦在孝成王朝，或應與公孫龍相見，惜無可考矣！卿著書力詆公孫龍之辯，有以也。余著公孫龍年表，粗記其起訖，於並時學者行事考證，均詳於諸子繫年，此未能盡著也。

趙惠文王（一五）	取齊昔陽。燕昭王（二十八年）擊齊，入臨淄。	公孫龍遊燕說昭王以偃兵，當在此時或稍後。

同（一七）	秦拔趙兩城。	
同（一八）	秦拔趙石城。	公孫龍與趙惠文王論偃兵，當在此時稍後。
同（二〇）	與秦會澠池。 燕昭王薨。 齊重修稷下列大夫之缺，荀卿反齊爲祭酒，當在此時稍後。 田駢之屬皆已死。 莊周卒，至晚在此時或前十年間。	呂氏春秋空洛之遇。空洛，疑澠池字譌。
同（二三）	秦拔魏兩城。	呂氏春秋空洛之遇後無幾時，秦欲攻魏，公孫龍教趙讓其非約，疑卽指此。
同（二八）	藺相如攻齊，至平邑。	
同（二九）	秦攻閼與，趙奢擊秦，大敗之。	

同（三三）	惠文王薨。	
趙孝成王（元）	平原君相。（平原先相惠文王，此爲再相也。）	
同（二）	齊王建元年。荀卿去齊遊秦，約在此時。	
同（六）	秦破趙長平。	
同（九）	秦圍邯鄲，楚、魏來救。荀卿已先在趙，與趙孝成王論兵，當在此時稍後。	公孫龍說平原君勿受封，在此時。其後鄒衍來，龍遂見絀。
同（一五）	平原君卒。	公孫龍之卒，當亦在此時前後。



公孫龍年表跋

梁任公莊子天下篇釋義論惠施、公孫龍年代有云：「魏惠王死，惠施確尙在；信陵救趙破秦時，公孫龍尙在；假令龍以魏惠王死之年生，是年不過六十三歲（西曆紀元前三一九——二五七）；假令龍得壽八十以上，則惠王死時，龍年二十，並不爲奇。又假令魏惠王死後十年，惠施尙存，則龍年三十，惠施尙存，亦不爲奇。莊周及見惠施之死，年輩當較施略晚，則上與惠施爲友，而下及見公孫龍之辯，更何足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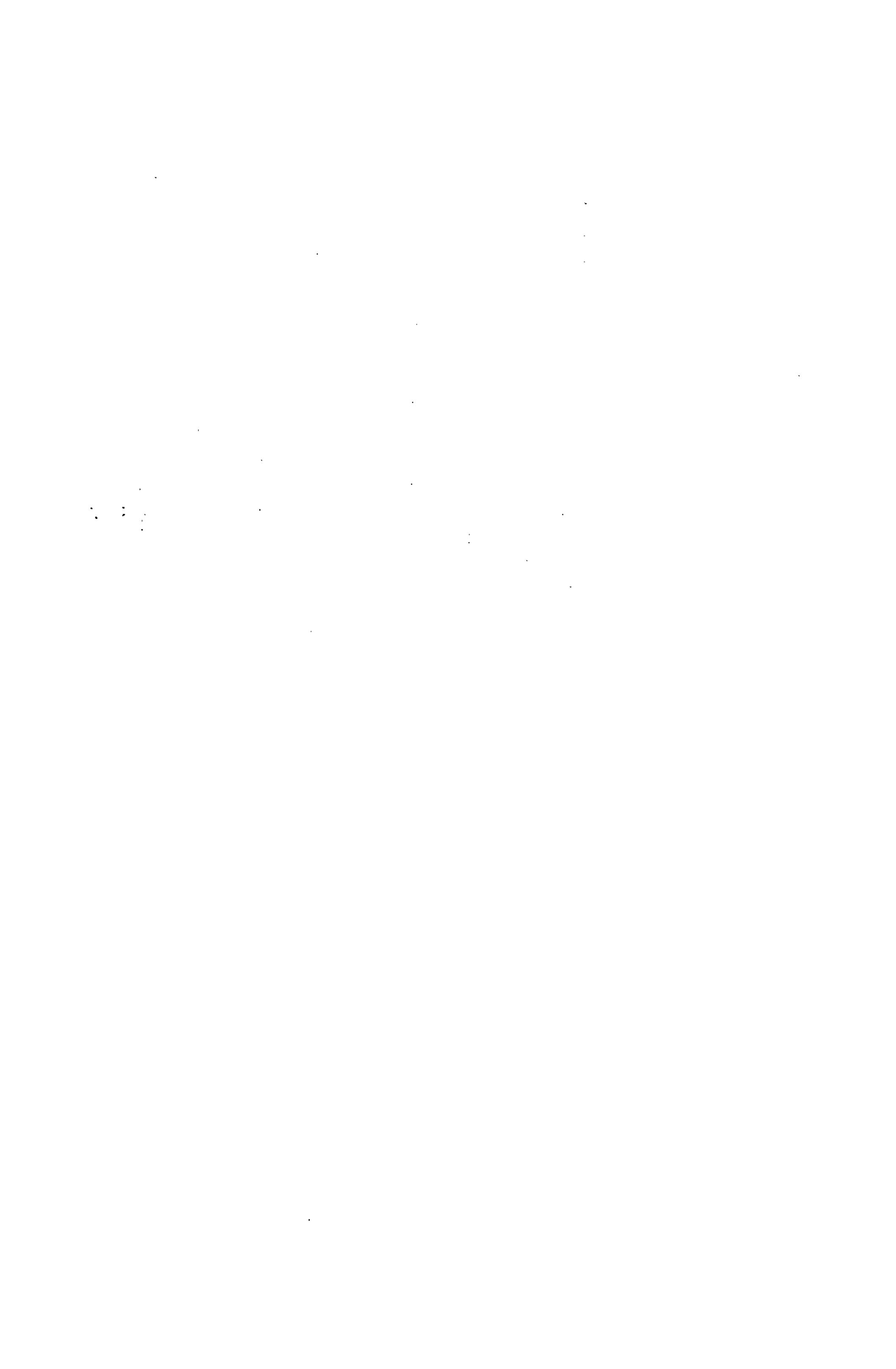
今按：梁氏推論施、龍卒歲，較有事實爲憑。至論公孫龍年壽，姑就梁說細勘之，則自見其難安。施死，當在惠王死後九年前，不能至十年後尙存；龍死亦在信陵救趙破秦後，不必卽以是年死；則自惠施之死，至信陵存趙，最少亦已五十三年（三一〇——二五七）。龍與鄒衍辯難往復，當猶在此後。而龍與惠施交游，又或在惠施死前十二三年。則龍壽且及九十。以近死高年寄食權

門，與人爭一日口舌之利鈍，龍何老健不憚煩如是？以余考定，龍之卒年雖不可知，而其在平原君門，與鄒衍相辯而終以見絀，當在信陵存趙後，其年當在六十左右，至多亦在七十前，似較近理。即以最晚之可能推算，謂龍於信陵存趙時，年已七十，則上推至施死之年，龍最長亦不踰十七齡。施、龍之年輩不相及，其未能相交游，亦已明矣。

且據莊子天下篇：「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以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云云，推其文義，桓、公孫自是辯者之後起，莊子原文，亦並不謂桓、公孫親與惠施相辯也。（此層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已先辨之）則又何必牽綴施、龍年代務使相及哉？

至於莊周之於公孫龍，姑即周卻楚威王聘一事推論，楚威王卒歲（三二九），莊周最少亦年三十，下推至惠施卒歲，莊周最少年四十九；其時公孫龍不出十歲。若周年七十，龍亦三十壯年矣。則龍或接見於周未可知。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謂：「莊周死時，當在西曆紀元前二七五年左右，正當惠施、公孫龍兩人之間。」則莊周其時最少亦八十五齡矣。（其時公孫龍亦踰四十，燕昭王已死四年也。）然余謂莊周年壽容可踰八十，而其卒年似不當如是之晚。考訂古人年壽者，當尋其可能之中數，不當據其最先與最後之極限，此亦致謹之一道也。

繼此而論莊周書中之涉及公孫龍事者，則是非眞僞，昭然可判矣。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謂至達，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云云，是公孫龍爲莊周之後輩，接聞高年緒論，或可信。徐无鬼篇：「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云云，秉爲公孫龍之字，此或可信；而惠施卒年，龍爲稚子，決不能名駕施前，與儒、墨、楊而爲四。此或戰國晚年以後人妄造，斷無可信之理也。至天下篇雖言及公孫龍，本不謂其與惠施相辯，而梁氏以施、龍可以相友爲天下篇出莊子自著之證（見梁氏釋義），胡氏以施、龍不相及爲天下篇決出戰國晚年之證（見胡氏史綱），以余觀之，皆非也。莊子既可下見公孫龍，則謂「公孫龍辯者之徒」云云，未嘗不可出莊子之口；而亦何必牽綴施、龍，以謂二人之猶及相交游哉？故余謂天下篇之眞僞，不當於此事論之也。



公孫龍子新解

序

漢書藝文志名家公孫龍子十四篇，隋志、羣書治要、意林皆不錄。舊唐志三卷。又一卷，陳嗣古注；又一卷，賈大隱注。通志一卷，亡八篇。今道藏本上中下三卷，與唐志同，凡六篇。則唐志所稱三卷，殆亦止六篇，與通志一卷亡八篇者，篇數正合。或陳、賈所注一卷本，亦與通志所稱一卷者同。則此書至唐時，或分一卷，或分三卷，要之皆爲六篇之殘本也。今傳本亦六篇，當卽唐以來舊本。而考首篇跡府，與下五篇文字不類，殆前人所爲序言，而後人誤列爲本書；則龍書之傳而可信者，實僅五篇。又考揚雄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吾子)，今傳五篇文字，僅得二千言；則龍書之傳者，眞無幾也。龍在戰國晚世，以雄辯聳動天下，故莊子書稱「儒、墨、

楊、秉四，與惠施而五」，秉卽龍字也。荀子著書，亦屢引其言，以致駁詰。足證其在當時爲學派一大宗矣。余考其行事，說燕、趙以偃兵，諫平原以讓賞，皆有道義持守，與一般游士說客不同。又其交友如魏牟、毛生，皆高士有本末。後人不察，苟取荀況、鄒衍門戶之見，疑龍爲小人之徒，以詭異荒誕斥之。異學相排，自是先秦習氣；卽孟子之距墨翟，荀卿之排孟子，其抨擊譏彈，皆已踰情。使後人徒信孟子書，必以墨翟爲小人；徒信荀子書，必謂孟軻非賢士。而今知其不然，則以墨、孟之書，猶爲人所誦習故也。公孫龍縱非墨、孟之比，而卓然成家，自表見於一世，其議論學說，亦自有不磨之眞。而其書既多佚，存者又幽窅深隱，驟難索解，遂使後人一概廢棄，目爲妄怪，良可惜也。今陳、賈注既均佚，所傳有宋謝希深注，文義淺陋，無所發明。清儒考訂古籍，於龍書亦尠研治。近人好墨辯，乃稍稍尋施、龍遺言，然終無爲此書條理而發揮之者。余深憾之。因爲別作新解，正其字句之譌，貫其義解之理。雖不能復覩龍書之全，而卽此求之，亦可以見其爲學持論之大概矣。謝注於堅白篇間有精詣，與注他篇文不同，疑或承襲舊注，或別有所取，如郭象之竊向秀。今既不可深考，姑爲採摘，以存古人之一二焉。其他有所稱引，具詳本條，茲不贅。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

曰：「可。」

曰：「何哉？」

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①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

①兪云：「『非馬也』當作『非馬邪』，古也、邪通用。此難者之辭。言有白馬不可謂無馬。既不可謂無馬，豈非馬邪？」（兪樾讀公孫龍子。下同。）

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②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③，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②兪云：「『一』猶言不異也。使白馬而即是馬，則是求白馬即是求馬，故曰『白者不異馬也。』」

③「如」猶「而」也，古書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今按：「白者不異馬」，乃據常識言之。下文「白者非馬」，乃公孫龍離白於馬之論也。離白於馬，因離白馬於馬，又離堅白，使一切離而止於獨，此名家正名之旨也。

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而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非馬〕也。④故曰白馬非馬也。」

④俞云：「此兩句中各包一句。其曰『馬與白也』，則亦可曰『白與馬也』。其曰『馬與白馬也』，則亦可曰『白馬與馬也』。總之離白與馬言之也。」

今按：俞說未是。吾友屠君正叔謂此處疑有脫文。應作「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非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意謂「命形」之馬加「命色」之白，不得復以馬稱，猶之一加一不得復爲一也。今從之。常識謂白屬於馬，故馬可以包白馬，公孫龍則謂馬命形，白命色，各有所主，不相屬，故曰「馬與白」，乃馬形之外更增白色，非單舉馬形所可範圍，故曰「馬與白非馬」。馬與白非馬，故曰「白馬非馬」。

編者按：本篇引文，凡作者以爲衍文或誤字者，用小字偏右加（）號以表明。改正或增補之字，則加〔〕號，用便區分。

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⑤

⑤兪云：「此又難者之辭。馬未與白爲馬，則爲黃馬、爲黑馬皆可也。白未與馬爲白，則爲白牛、爲白犬皆可也。此就不相與言之也。合馬與白，則就相與言之也。旣相與矣，而仍謂白馬非馬，則是相與而以不相與爲名，此未可也。未可猶言不可也。又按：馬初不與白爲馬，白初不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始有白馬之名，何得言『復名白馬』？復名謂兼名也。荀子正名篇：『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楊倞注曰：『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復名白馬，正所謂單不足喻則兼也。合馬與白，則單言之曰馬，不足以盡之，故兼名之曰白馬。是謂復名白馬，猶今言雙名矣。」

今按：難者據常識立論，白屬於馬，則「馬」「白」相與爲一。公孫龍離白於馬，謂馬形白色，各成其一，則馬之與白不相與而爲二。今只一實（馬），而云是兩名（白馬——即白與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也。

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

按：此乃公孫龍轉詰難者之辭。

曰：「未可。」

按：此難者答辭。

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按：此公孫龍據難者意引論也。然後折入己意，謂既異黃馬於馬，則亦不得同白馬於馬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有〕馬者，離白之謂也。是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⑥，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⑦也。」

⑥兪云：「『有馬』當作『無馬』，涉下文三言『有馬』而誤耳。此即承上『不可謂無馬』而言，亦難者之辭。言吾所云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止論馬不馬，不論白不白。故曰『離白之謂也』。就此所離者而言之，白爲一物，馬爲一物，明明有白有馬，不可謂無馬也。」

⑦兪云：「此難者之辭，承上文而言。止論馬不馬，不論白不白。若必以白者爲非馬，則白者何物

乎？白卽附於馬，不可分別。故見白馬，止可謂之有馬而已。不然，白馬一馬，馬又一馬，一馬而二之，是馬馬矣。」

今按：兪氏說非也。前云「白爲一物，馬爲一物，明明有白有馬」，後又云「白卽附於馬，不可分別，故見白馬，止可謂之有馬」，是前後自相矛盾也。文中「有馬」字皆不誤。首句「無馬」亦當作「有馬」。「有白馬不可謂有馬」者，卽「白馬非馬」意。此乃公孫龍離白於馬者持之，「離者」之稱，卽指公孫龍持離堅白之論也。難者謂誠如「離者」之論，獨以馬爲有馬，有白馬卽非有馬，然則有黃黑馬亦非有馬，而天下無無色之馬，則「離者」之稱有馬，其實不可以稱於任何一馬。故曰：「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馬馬連稱，卽任何一馬之意，猶人人卽任何一人之意也。任何一馬不可以云有馬，則所謂有馬者，豈不轉成空話耶？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可〕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⑧也。故曰：『白馬非馬』。」

今按：言白者不定所白，則白雪白馬均白也。忘其雪與馬之別可也。言馬者不定何馬，則黃馬黑

馬均馬也，忘其黃與黑之別可也。故曰：「馬者無去取於色」，卽忘馬之色也，非馬無色也。此針對難者「馬馬」之譏而云也。「皆所以應」，當作「皆可以應」，與下「唯白馬獨可以應」句相對；涉「皆所以色去」之文而誤。

⑧兪云：「言馬，則無去者也。以白馬應可也，以黃馬黑馬應可也，無所去也。言白馬則有去者也，取白馬則不得不去黃馬黑馬矣。一則無去，一則有去，明明分而爲二，豈可合而爲一？故曰：『白馬非馬』。」

今按：「白馬」有去，「馬」無去，明「馬」之爲「無去」，則無「有馬不可以謂馬馬」之疑矣。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今按：「物」者實體，「指」者名相。今有一物，撫之則堅，視之則白，名之曰石，堅、白、石皆卽指也。離堅白無石，離名相無體，故曰：「物莫非指。」「指」對「物」而言，名相以指對實體而言。苟無實體，則名相所指對者應是無所指對，故曰：「而指非指。」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①，非指者天下（而）〔無〕物，可謂指乎？②

①俞云：「此承物莫非指而言。」

②俞云：「此承指非指而言。『天下而物』當作『天下無物』，字之誤也。」

今按：「指」「物」對待之名。無名相則無以喻物，無物亦無名相可立也。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

此乃難者之辭。據常識立論，物乃實有，故曰：「天下之所有」。名相虛立，故曰：「天下之所無」。今曰：「物莫非指」，是以有爲無，故不可也。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③非指者，物莫非指也。④

③陳云：「主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既云此物不可謂指，卽已指其名物而言之矣，此豈非指邪？『非指也』之『也』，讀爲『邪』。」（見陳澧公孫龍子注，下同。）

④陳云：「然則就如客之說，以物爲非指，愈足以見物莫非指也。」

今按：此爲公孫答辭。常識認物乃實體，非名相，不悟卽此物非名相一語，已落名相矣。故據物

非指之論，便可斷言物莫非指。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⑤

⑤陳云：「主又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天下亦非有物名爲非指者也。既非有物名爲非指者，愈足以見物莫非指矣。物莫非指，則指非指矣。」

今按：此乃答辭第二節。據常識，天下既無名相，而凡物實體又不可謂之名相，則亦決無有非名相者懸空而來。既知無有非名相，則知物之莫非屬於名相矣。凡物均屬名相，而名相本身實非名相。

以上兩節，循環反復，申明「指」「物」乃對待之名，不得謂一有而一無也。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⑥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無〕⑦不爲指。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

⑥陳云：「客言，吾謂天下無指者，其說由於天下之物各有其名，而不名爲指也。」

⑦兪云：「『兼』乃『無』字之誤。下文云『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有不爲指，即承此

不爲指而言。無不爲指，卽承此無不爲指而言。謂以有不爲指之物，變而之於無不爲指，是不可也。『無』與『兼』相似而誤。」

今按：此又難者之辭。其意謂我所謂天下無指者，如石有堅白之名，堅白自屬於石體，不得謂石以外有與石對立之堅白，卽不得謂有與實體對立之名相也。故曰「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今以堅白爲與石對立，以名相爲實體對立，而稱之曰指，則「不爲指而謂之指」，天下且無不爲指也。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⑧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⑨

⑧兪云：「『兼』亦『無』字之誤。」

今按：此「兼」字實不誤，兪說非也。堅白論云：「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其石也。」又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皆與此兼字同義。此謂指既爲天下之所兼，自不專屬於一物，不得謂生於物之各有其名也。

⑨陳云：「主言，指之名，本衆物之所兼也。如客所言，謂天下無指則可，若謂物無指則不可。其

所以不可者，以天下非有物名爲非指者也。既無名爲非指者，則物莫非指矣。」

今按：此又公孫答辭。謂「指」乃凡物之所兼，非物物所各有。捨物而言，固不可謂天下有離物之相。就物言之，亦不可謂天下有無相之物。如堅白不能離石雪諸體而獨立，然石雪諸體亦不能離堅白諸相而自在。故曰：「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夫何故？以所見一切世間物非有非相故。非有非相，故曰：「物莫非指。」

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爲非指⑩，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

⑩王云：「周禮天官序官『奚三百』，註：『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又春官序官『奚四人』，註：『女奴也，以奚爲之。』此言『奚』者，取隸屬之意。以必隸屬有待於物，而後生指。於無物之初，指本無著，固爲非指也。」（見王琯公孫龍子懸解，下同。）

今按：此乃答辭第二節。謂名相則名相矣，本無所謂「非名相」也。謂名相非名相者，乃以「名相」對「實體」而言。故曰：「指非非指，指與物非指也。」誠使天下無物之稱謂，則又何來有

非稱謂。使有稱謂，有名相，則名相自名相矣，誰又徑謂其非名相？使有名相之稱，而無名相實體對立之稱，則誰又徑謂其乃實體而非名相，誰又徑謂其無物而非名相哉？且更進言之，使天下惟有名相，則名相自身亦不復爲名相矣。名相之爲名相，乃以其有待於實體而與爲名相也。

以上兩節，又循環反復，申明「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兩句之意。

通變論

曰：「二有一乎？」

曰：「二無一。」

「二」者，共名類名也；「一」則別名私名也。自名學言之，名有「外舉」「內函」二義。外舉彌少，內函彌多；外舉彌增，內函彌減。故一類之通德，不能包各別之特撰。如云元素，其意義僅指不可分析之物質，而於金屬善導電熱及激光反射等，均非所及。故曰「二無一」也。

曰：「二有右乎？」

曰：「二無右。」

右即一也。

曰：「二有左乎？」

曰：「二無左。」

左亦一也。如元素一名，雖包括金屬及氫氧砒燐之類，然既不具金屬之特性，亦不備氫氧砒燐之專德，故曰：「二無右，又無左」也。

曰：「右可謂二乎？」

曰：「不可。」

一物之私名，與一族之別名，皆不能包括一類之公名。故白馬不可以謂馬，右不可以謂二也。

曰：「左可謂二乎？」

曰：「不可。」

義亦同前。

曰：「左與右可謂二乎？」

曰：「可。」

墨子經說下云：「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云牛馬，即此謂左右也。左不可謂二，右不可謂二，而左與右可謂二者，即「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之說也。故白馬黃馬諸色馬皆非馬，而合言之則爲馬。

曰：「謂變非（不）①變，可乎？」

曰：「可。」

①兪云：「既謂之變，則非不變可知。此又何足問邪？疑『不』字衍文也。本作『謂變非變可乎，曰可』。下文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雞；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皆中明變非變之義。」

今按：兪說是也。墨子經下云：「偏去莫加少，說在故。」說云：「偏，俱一無變。」梁氏校釋云：「所函之屬性無變，故無增減也。」如手足合稱曰四肢，四肢分名爲手足，無論合稱之與分名，而於手足之屬性無變也。

曰：「右有與，可謂變乎？」

曰：「可。」

曰：「變（隻）〔奚〕②？」

曰：「右。」

②俞云：「『變隻』無義，『隻』疑『奚』字之誤。『變奚』者，問辭也。猶言當變何物也。問者之意，以爲右而變則當爲左矣，乃仍答之曰右，此可證上文『變非變』之義。」

今按：俞說是也。右與左合而稱二，是右之變也。然右之爲右自若，故曰：「變非變。」如合雞犬龜蛙鯉等而稱脊椎動物，而雞犬之爲雞犬自若。又如合手足而稱四肢，而手足之爲手足亦自若也。

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

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

此如生物一名，乃合動物植物兩名而成。苟無植物，卽不必有動物之目。故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也。

「奈何？」

此或者不達上論而問也。

「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雞。」

此又公孫龍答辭，別標新例而申前旨也。

曰：「何哉？」

難者不達重問。

曰：「羊與牛唯異③，羊有齒，牛無齒，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④，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

③孫云：「『唯』與『雖』通。」（孫詒讓札迻六）

④本作「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孫云：「子彙本及錢（熙祚）本並作『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與謝注似合。然以文義校之，疑當作『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下文云：『羊有角，

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文正相對。墨子經說下云：『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墨子說牛非馬不可，猶此說牛非羊、羊非牛不可，文異而意同，可互證也。明刻與錢校皆非其舊。」

今按：據湖北崇文局本正作「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孫說是也。墨子小取篇云：「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與此條所論大略相似。羊牛俱有齒，據墨經亦謂牛有齒，此云「羊有齒牛無齒」等，特假借言之，大意謂俱有者不必爲類，如鯨有鰭，蛇有鱗，皆不與魚爲類是也。雖不俱有而或相爲類，如鯨無毛與獸爲類，蛇無足與蜥蜴爲類是也。墨子大取篇亦云：「長人之與短人也同，人之指與人之首也異。將劍與挺劍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此言兩人而顧謂之同，一人之手與首則謂之異。一劍而顧謂之異，而兩木則又謂之同。故曰：「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同上）凡以明所取以爲分類之異同者，多變而不可拘也。

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

今按：墨子經說下云：「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羊牛有尾，人盡知曉，此云無尾者，亦猶上節云牛無齒，同爲借設之辭，未可泥看。今以甲乙字代之，則意自明顯。

（一）甲有

乙無

不俱有而或類。

（二）甲有

乙有

俱有而類或不同。

（三）甲有　甲無

乙有　乙無

丙無　丙有

甲與乙爲類。甲乙與丙爲非類。

故雖牛有角，羊有角，本不必即以此爲類。但自「馬」之一觀念言之，則牛羊皆以有角異於馬，

斯牛羊爲類也。牛有角，馬無角，而牛馬亦不必不爲類。故墨子經說下云：「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蓋牛馬自可以四足爲類也。今以有角無角爲類，故牛羊二者皆可統攝於一類，而不復分其相互之異點，故曰：「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蓋自其有角非馬之一點言之，則牛可也，羊可也。要以見其異於馬之無角耳。故曰：「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以是而舉，亦猶是類之不同耳。如云居室有磚造者，有非磚造者，則以磚造與否爲別。故木屋石室，同非磚造，同爲一類。今如改云屋有木造者，有非木造者，則以木造與否爲辨，而石室磚屋，同非木造，同爲一類矣。故曰：「猶類之不同。」言辨物異同之本乎分類也。所謂「左」「右」者，如牛羊之同爲非馬，石室木屋之同爲非磚造耳。故曰：「若左右，猶是舉。」

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⑤。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

⑤「而」猶「與」也，見王引之經傳釋詞。二而一，二與一也。下「四而一」同。

今按：墨子經說下云：「數指，指五而五一」，此謂指雖有五，自有同類爲一之感也。牛與羊均四足，人見牛羊之足，自感其爲類。雞二足，人見雞足，自感其與牛羊之足爲不類。故雞足爲一

感，其數二爲又一感；牛羊之足爲一感，其數四爲又一感。故曰：「牛羊足五，雞足三」也。謂牛羊有毛，則雞亦有羽；謂牛羊有足，則雞亦有足。雖以牛羊足五雞足三不必爲類，然亦未有以見牛羊與雞之果爲不類也，故曰：「非有以非雞。」

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頪）〔類〕審矣。舉是謂亂名，是狂舉。

今按：謂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則明見羊牛之非馬，而馬不與羊牛爲類矣。今謂羊牛有毛而雞亦有羽；羊牛有足而雞亦有足。毛之與羽，四足之與二足，皆在近似之間，則無以見羊牛與雞之必不類也。然亦無以見羊牛與雞之必爲類。今謂羊牛與雞同類，寧謂其與馬同類。所以者，馬之爲用近乎牛羊，而雞則遠。故曰：「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頪」疑「類」字之譌。材不材爲類，是亂名狂舉也。墨經下云：「異類不比」，略同此意。墨家重功尚用，故材不材不能爲類也。

曰：「他辨。」

此難者仍不喻，故求更爲他辨以顯意也。

曰：「青以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

⑥「以」猶「與」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青以白」，「白以青」，猶云「青與白」，「白與青」也。

此又公孫龍答辭，再標新論以申前旨也。

曰：「何哉？」

此亦難者不達重問。

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⑦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左右不驪。⑧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

⑦謝注：「青不與白爲青，而白不與青爲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鄰』也。東西未始不相接，而相接不相善，故曰『相鄰不害其方』也。」

今按：據謝注，正文當作「青白不相與而相反對也」，今本衍一「與」字，乃涉下文「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句誤。「不相與」者，謂各當其所，左右不驪。「相與」者，謂兩色相雜，爭而兩明。兩節所論，一爲青白聯列，各不相涉；一爲青白相染，驪而爲一。兩義較殊，不害其方者，

反對相鄰，不害其各占一方也。

⑧孫云：「『驪』並『麗』之借字。故下文云：『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謝以爲色之雜者，非是。篇內諸驪字義竝同。」

今按：孫謂「驪」乃「麗」之借字，是也。易離卦釋文：「麗，猶著也。」左傳「射麋麗龜」注（宣十二年）亦云：「麗，著也。」則麗有附著之義。兩色相附爲麗，猶高樓稱麗譙，屋欞稱麗，（莊子人間世「求高名之麗者」，釋文引司馬注。）皆有累增附著之義，則謝注訓驪爲雜色，亦未可非。此言聯列青、白二色，使不相染涉，故曰：「左右不驪。」則此二色者，既不可一謂之青，又不可一謂之白，而自黃言之，則青與白皆非黃，故相反之青白，可以一於非黃之類。本之上文非馬無馬之論，則非黃者卽無黃也，故曰：「惡乎其有黃矣哉？」

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⑨，故強壽矣。

今按：墨子經下云：「止，類以行之，說在同。」經說上云：「有以同，類同也。」此處「黃其正矣」之「正」字亦「止」字之譌。青與白本不同，舉黃，則青既非黃，白亦非黃，卽同爲類矣。故青與白爲類，至於黃而止。正舉者，墨子經下云：「正而不可搖，說在轉。」經說下云：「

丸無所處而不中，縣轉也。」又經說上云：「法取同，觀巧轉。」「正」猶今言「對象」。對象變，斯物之同類與不同類，亦隨而變。法取同之法，則猶正也。

⑨謝注：「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國。」

今按：墨子經上云：「同異而俱於之一也。」此謂青白雖異，而於非黃之一點則同，如諸臣之共事一君。而君臣同治一國，斯其國強壽矣。謝注是也。「有」疑當爲「猶」，以聲近而誤。

而⑩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以〕⑪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兩〕明，其色碧也。⑫

⑩「而」猶「如」也，古書通用，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⑪孫云：「『之』當作『以』。」

今按：孫說是也。上云「左右不驪」；謂青白聯列不相染雜也。此云「青驪乎白」，謂白與青相染而併成一色也。青染白則成碧，碧仍是青白之合色，非全青而無白，則非青色勝而白色滅也。然自常法觀之，則若青色掩白而白色滅，故曰「白足以勝矣而不勝」也。木青色，金白色，青掩白，故曰「木賊金」。今舉黃，則青白同非黃，故青白可以爲類而黃爲其正舉。若舉碧，則與白遠，與青近。白爲非碧，青則似碧，則青白不可爲類，而碧則非正舉也。「爭而明」，當云「爭

而兩明」，今脫一「兩」字。

⑫謝注：「夫青白不相與之物也。今相與雜而不相勝也。不相勝者，謂青染於白而白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潔白之質而爲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爲青所染，兩色竝章，故曰兩明也者，白爭而明也，青爭白明，俗謂其色碧也。」

今按：墨子經說上：「兩絕勝，白黑也。」謂惟白黑二色，絕對相掩相滅，此外則諸色相與，皆不相勝而兩明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錫碧金銀」，注：「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也。」此碧爲青白兩色竝章之證。然考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廣雅：「碧，青也。」淮南墬形訓「碧樹瑤樹」注：「碧，青玉也。」是又世俗以碧爲近青異白之證。碧惟兩明，而若偏於青，故不得爲正舉也。

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⑬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

⑬「與」猶「爲」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下一「與」字同義。

今按：墨子經下云：「麗與暴」，說云：「爲麗不必麗，麗與暴也。」「麗」者，兩色相配而相顯；「暴」者，兩色相凌而相奪。「爲麗不必麗」，如青與白相麗，青凌白而奪其色，是麗而若暴也。舉馬則羊牛之爲類顯，舉雞則羊牛之爲類不顯，故曰：「與雞寧馬。」今舉黃則青白之爲類顯，舉碧則青白之爲類不顯，故亦曰「與碧寧黃」，又曰「黃其馬，碧其雞」也。

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今按：碧，君也；青與白，其臣也。青白相驪而成碧，碧可以謂之青，亦未嘗不可謂之白，是青與白爭碧而兩明也。故曰：「君臣爭而兩明。」是君臣之分不顯，故曰：「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墨子經上云：「正，因以別道。」大取篇云：「人非道無所行。夫辭，以類行者也。」兩明故無正，因不能別類，故曰「道喪」。彼所謂「以類行」，即此所謂通變也。若舉「國」字以爲正，則君臣之道明。今捨「國」字，僅言君臣，則無有以正，而君臣之道喪矣。今言「愛」不舉天志，而僅言父子，亦猶是矣。

墨子大取篇云：「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雖大，不與大同。」因此而推之，則曰：「知是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知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愛（此字以意增。）是室也。知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惡人；（「惡」本作「是二」二字，以意改。）雖其一人之盜，苟不知其所在，（不）盡惡其朋也。」（「朋」本作「弱」，依孫校改。）小取篇亦云：「之馬之目眇，則爲之馬眇；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因此而推之則

曰：「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非殺人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凡此諸說，皆所謂「言多方殊類異故，不可偏觀」，故必明於其類而通於其變也。

堅白論

「堅白石三，可乎？」

曰：「不可。」

曰：「二，可乎？」

曰：「可。」

曰：「何哉？」

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①

①謝注：「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石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

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今按：常識謂石乃本體而包白色堅質，則是三也。公孫龍倡惟象之論，名相實體，泯而爲一，名相之外，別無所謂本體。石也，白也，堅也，皆意象也，皆名相也。視之見白，名之爲石。撫之得堅，亦名之爲石。就名相言，均之二也。故曰：「其舉也二。」又按下云：「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其石也？」兼之所指不定。如云白與堅不定其爲石也。云白石堅石，即定其所堅，定其所白。云白石、白馬、白雪，白一也，馬云雪云石云，皆以定其所白耳。視得其白，而又定其所白曰白石白雪白馬，此即所謂「其舉也二」。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謝注「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云云，猶拘牽恆義，以爲堅乃石之堅，白乃石之白，洵若是，則堅白盡於一石，烏可以堅石爲二，又以白石爲二哉？如此爲解，終不得公孫子眞意。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②

②兪云：「非三『也』之也讀爲『邪』，『非三邪』乃問者之辭。『之石』猶『此石』也，言既得其堅，既得其白，而堅也白也，此石實然也，非三邪？」

今按：此難者據常識，謂堅白實有其物存於石體，故云然也。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得其堅也），無白也。」③

③兪云：「此當作『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文有脫誤。」

王云：「證之上文，疑當爲『而得其所堅者』，遺一『者』字，衍『得其堅也』四字，兪說竄改過甚，恐失眞。」陳澧本同王說。今據正。

謝注：「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

今按：公孫龍似不認意象外別有存在，名相以外別有實體，故云然。此可謂之「唯名論」。

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④

④謝注：「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離

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也。」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⑤

⑤謝注：「目能見物而不見堅，則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知於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

今按：此難者據常識，謂在我之意象之外必有實體為之依據。苟非實有白色之體，在我何來白色之象？我之意象有起滅，而物之體質無存毀。雖不見白，白自藏在石中，故曰：「藏三可乎？」言今不稱我見有三，而云彼藏有三，則可乎否也。謝注「藏三可乎」句有誤。

今按：此所謂「藏」者，即白馬論中之所謂「忘」矣。特遺之於我之意象，固不能謂別有藏此之一物（本體）在，故曰：「非藏而藏也。」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⑥

⑥謝注：「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也。」

兪云：「盛，衍字也。謝注云：『盈滿也』云云，是其所據本無『盛』字。」

今按：此難者據常識謂堅白相盈，不可分離，合爲一物，故堅白乃藏於其物之體，而不能云自藏也。

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二〕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⑦

⑦孫云：「墨子經下篇云：『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說下篇云：『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正與此同。此『一一不相盈』亦當依墨子作『一二不相盈』。後文云：『於石一，堅白二也。』即此義。」

今按：一見一不見，本我意之象而言之，則堅白固相離也。離亦即「忘」矣。目視其白則忘其堅，手拊其堅則忘其白；在我謂之忘，在彼謂之藏也。一二不相盈者，堅白二也，石一也，捨堅白之象既無石體，而謂堅白滿盈於石體之內，非辭也。故曰：「一二不相盈。」離者意象之分析，盈則本體之充實也。據墨子經說下此條「不見離」三字疑衍。札迻徑滅去，是也。嚴校道藏本作「見與不見與不見離」，衍「與不見」三字。

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⑧

⑧謝注：「白是石之白，堅是石之堅，故堅白二物與石爲三，見與不見共爲體。」

今按：難者更以廣長爲喻，謂石有白有堅，若廣與長之不可相離也。「非舉」者，猶言「狂舉」，謂上論「一二不相盈」爲非舉也。

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其石也？」⑨

⑨謝注：「萬物通有白，是不定白於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定，安能獨於與石同體乎？」

今按：公孫龍唱名相獨立之論，主唯象之義。指物篇所謂「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也。白只是白，不定爲何物之白，堅只是堅，不定爲何物之堅，烏得謂石有堅白？則仍是「一二不相盈」也。

又按：「不定者兼」，謝注失其義。指物論云：「指者，天下之所兼」，是「兼」卽指也。白可以指石，亦可以指馬；堅可以指石，亦可以指金，故曰「不定」。堅白之不定，卽離乎物而有堅白也，故曰：「惡乎其石？」轉辭言之，石可以指堅，亦可以指白，是「石」亦一指也，故曰：「物莫非指。」石與堅白同爲物指，故曰：「惡乎其石？」是不啻謂石體之無實也。

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堅白〕⑩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

⑩謝注：「非堅則無石，必賴於石然後以見白，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已矣。」

今按：「石不相離」四字無義，據謝注，乃「堅白不相離」之誤也。「循石」者，猶莊周、惠施辯於濠梁之上而曰「請循其本」也。公孫龍謂堅白乃不定之兼，而難者請循石而論，謂非堅白誠無石，然非石則亦無所取乎堅白也。

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⑪

⑪謝注：「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不堅，誰謂堅不藏乎？白離於手，不知於白，誰謂白不離乎？」

今按：於石則一，於堅白則二。見白焉而不知堅，拊堅焉而不知白，故謂之「離」。非謂堅白之離於石，謂堅與白之相離也。堅與白相離，故曰二。同謂之石，故曰一。

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

於石，惡乎離？」⑫

⑫謝注：「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在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有目，不能見於堅，不可以手代目之見堅。手有手，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相域不相離，安得謂之離？」

今按：難者仍謂白色堅質，同一石體，不能以吾人感官之異能而謂堅白之不同域也。

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⑬

⑬謝注：「堅者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爲堅而物兼』也。亦不與萬物爲堅，而固當自爲堅，故曰『未與物爲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爲無堅，故曰『而堅藏』也。」

今按：謝注此條下語甚精。「物莫非指」，即「不堅石物而堅」矣。「而指非指」，即「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也。謝注謂「然亦不可謂之爲無堅」，則猶似未達一間矣。以上論堅不域乎石。

「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⑭

⑭謝注：「世無獨立之兼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固不能自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惡能白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

章云：「公孫龍謂堅觸在物未形成以前，而白色在物既形成以後。欲求不可感觸之堅，不得不說為堅藏，然則物未形成以前，何緣不可有白藏邪？」（見章炳麟齊物論釋）

今按：「固」如周語「固有之乎」之「固」，與中庸「果能此道矣」之「果」略相似，乃退一步說，謂白果不能自白，則惡能白石物，非謂白眞不能自白也。上節論堅乃自堅，此節論白乃自白，要之堅白不域乎石也。

「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

堅乃自堅，白乃自白堅白，不域乎石，則石乃無有矣。石既無有，更何取於堅白之石哉？堅白既不域乎石，則堅白固可離也。「因是」者，因其當前之經驗，拊堅則謂之堅，視白則謂之白，如是以來者亦因是以往，一本乎自然之符。若是者，雖有大力知巧果敢，所不若也。

且猶白以目〔見目〕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

⑮孫云：「墨子經說下篇云：『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此文亦當作：『且猶白以目見，目以火見，而火不見。』今本脫『見目』二字，遂不可通。」

謝注：「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見，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爲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

今按：上論「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故離也」，是離之於所見也。此云「火與目與神皆不見而見離」，則卽就能見本體，分析推尋，以見其不存，是離之於能見也。故內無見白之心，外無域白之物，所有者惟此一見，惟此一白而已。惟此一白者，卽因是之「是」也。

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

上以「白」論，此以「堅」論也。堅以手知，而手以捶知，以目與火見之論例之，則手之與捶，知而不知也。神以手捶而知，則神與不知爲神也，故曰「離」。見神知之不存也。

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⑯

⑯謝注：「物物斯離，不相雜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離，故不

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卽物而冥，卽事而靜。卽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卽物而冥，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則彼我同親；天下安存。則名實不存也。」

今按：內離「能知」，外離「所知」，惟存一「知」，故曰「獨」也。「正」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泯內外，絕前後，如是而來者，因是而止也。義詳下論。

名實論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①，疑其所正。

①胡云：「馬驌繹史本有『以其所不正』五字。今按經說下云：『夫名以所知正所不知，不以所不知疑所明。』據此似當作『不以其不正』。」（見胡氏惠施公孫龍之哲學。）

王云：「陳本（按指陳澧）『以其所正』下，有『以其所不正』五字，與馬氏繹史正同。案本書謝希深註：『以正正於不正，則不正者皆正。以不正亂於正，則眾皆疑之。』似謝氏原本，有此一

句，所云：『以不正亂於正』，卽指是言也。胡適之校此句，作『不以其不正』，所據墨經原文，與此詞句微別，僅以誼旨相連，爲此疑似之說，終不如馬、陳二本之確。」

今按：王說是也。墨經上：「正因以別道」，經說上：「正，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又經下：「正，類以行之，說在同。」說云：「正，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此然是必然則俱爲麋。」兩條正與公孫此文一意，可相證。名家中公孫龍一派持論，重「止」不重「推」，故曰：「言多方殊類。」彼舉其然以爲推，則我舉其不然者以爲正。正卽止也，然後可使位其所位而不過，此最正名之精義也。常識撫石之堅則聯想及於其白，視石之白則推論及於其堅。又以名相而推及於本體，以一馬而泛同於馬馬。名家皆舉其不然者以正之。故當時譏之曰：「以反人爲實，而以勝人爲名。」（見莊子天下篇）以其好舉人之不然者也。

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

物莫非指，故正其所實卽是正其名。

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②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

謂不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當〕③，亂也。

②梁云：「『不唯乎彼』猶言『不限於彼』，『彼謂不行』，猶言『彼之名不行』。」（見梁啟超墨經校釋。下同。）

今按：墨經說上：「是名也，止於是實也。」又墨經上：「彼不可兩也。」皆唯乎其彼此也。即彼唯乎彼，此唯乎此也。

③俞云：「不當而亂也，本作：『不當而當，亂也』，傳寫脫『當』字。下文云：『以當而當，正也』，兩文相對。」

今按：墨經上：「彼不可兩也。」又云：「辯，爭彼也。辯勝，當也。」說：「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即與此文「當」字同義。

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④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

④梁云：「『彼彼』者，謂指彼為彼也。『其謂行彼』，猶言其名行於彼。」

今按：墨經下：「正，類以行之。」又經上：「正，因以別道。」道即行也，與此處「其謂行

彼」之「行」同義。類與別，卽此處所謂彼此也。此一稱謂行乎此，彼一稱謂行乎彼，卽莊子齊物論所謂之「兩行」。

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

「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卽上論所云「因是」，所云「獨」也。「因是」之與「兩行」同義。經說下：「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此亦可彼。」此謂正名惟在別其彼此。彼止於彼，此止於此，則名正而可。若名之彼此，而彼且此焉，此且彼焉，則不正而不可也。

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明）〔則〕不謂也⑤。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

⑤俞云：「此當作『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下文云：『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兩文相對，可據以訂正。」

今按：經說上：「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又經上：「舉，擬實也。」說：「其以之名舉彼實也。」小取篇：「以名舉實。」皆同。此「名實謂也」之義。「名」「實」卽猶「指」「

物」也。

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愼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今按：龍之五論，歸極於正名。正名之意，歸極於古之明王。法家循名責實，儒家曰：「必也正名乎！」大學以修、齊、治、平本之於「格物」；「格物」者，亦猶「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者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儒家言「止至善」，卽猶名家之言「正名」矣。大學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此猶公孫龍所謂「離則天下獨而正」也。大學出周末秦初，豈其書亦有取於公孫龍之旨歟？後世儒者，尊大學爲入德之門，而斥公孫以詭辯，然雙方思想實有相涉，不可誣也。

跡府① 附

①俞云：「楚辭惜誦篇：『言與行其可迹兮』，注曰：『所履爲迹。』『跡』與『迹』同。下諸篇皆其言也，獨此篇記公孫龍與孔穿相問難，是實舉一事，故謂之『跡』。」「府」者「聚」也，言其事跡具此也。

王云：「原文非龍自著，似由後人割裂羣書，薈萃而成。」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②假物取譬，以守白辯。

②俞云：「『守』之爲言，執守也。執白以求馬，是謂『守白』。」

王云：「『白』之一字，指下文白馬而言。執白而辯非馬，故爲『守白』一辭以標論旨。」

今按：「守白」一辭，既不見於公孫書中，亦不爲同時他家稱引，當爲造此跡府文者杜撰無疑。漢志有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隋志無公孫書，而有守白論一卷，入道家。舊唐志以下，公孫書重見著錄。疑守白論卽公孫龍書，造爲跡府文者爲之別題守白論，猶老子稱道德經，莊子稱南華經之類，自是魏晉以下人習氣。隋志或揣名編錄，未審內容，故不知卽公孫書，又以老子有「知白守黑」之語，疑「守白」之論本此而出，遂以入之道家也。跡府篇載孔穿與公孫辯難，又見孔叢子。跡府作者或尙在孔叢僞書之後，固可出魏晉以下也。又按：近人汪馥炎著堅白盈離辯謂：「公孫龍子原名守白論，至唐人作註，始改今名。」則漢志已明稱公孫龍子，豈得謂原名守白哉？

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廏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③

③王云：「白馬非馬之義，已詳專篇，此章反數數及之，覆床疊架，於例未合。當係採諸他書，依文排列，并未計及後文應照與否也。」

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

按：孔穿與公孫龍相辯於平原君家，其事又見呂氏春秋淫辭篇，殆爲先秦故實。考其年時，當在公孫龍與鄒衍相辯之前，詳余著諸子繫年。

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④。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

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④按：孔叢子公孫龍篇作「白馬爲非白馬」，誤。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⑤，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⑥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⑦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

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眞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鉅⑧士也，見侮而不鬬，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⑨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⑩。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

⑤王云：「本篇開始，提書：『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中段又曰：『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自著之書，無此語氣。其對孔穿先教後師之語，上下重複，尤證非出一手。」

按：前節本襲取孔叢書，本節又嫌所取未盡，再爲攟拾，故見複出也。

又按：「去」字兩節屢見，孔穿請公孫龍去其白馬非馬之論，公孫龍不肯去。造此文者遂爲杜撰「守白」二字也。

⑥尹文事見呂氏春秋正名篇，孔叢跡府轉相剽襲也。

又按：高誘注呂氏：「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班志亦云：「尹

文子先公孫龍。」考諸班志大例，蓋亦據公孫龍書稱述及於尹文而云。今公孫書所傳白馬以下五篇，類以一詞轉輾而前，潔淨精微，更無枝葉，不應有稱引及於他人之辭。或者龍書亦如同時諸子，篇分內外，體有異同，其所逸諸篇與今傳者不盡似耶？

⑦俞云：「『以』字乃『如』字之誤。」　今按：『以』與『而』通，孔叢公孫龍篇正作「而齊國無士」，俞說誤。

⑧孫云：「『鉅』與『詎』通，荀子正論篇云：『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楊注云：『鉅與遽同。』此與荀子同。明刊本子彙本及錢本竝作『詎』，疑校者所改。」

⑨俞云：「『唯』當爲『雖』，古書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呂氏春秋正名篇正作『雖』。」

⑩俞云：「『其所以爲士也』上脫『是未失』三字，當據呂氏春秋補。」

尹文曰：⑪「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鬬，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鬬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

無非而王（辱）〔非〕⑫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為臣也。不以為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鬭者，必榮敢鬭者也。榮敢鬭者，是〔之也，無是〕而王是之⑫，必以為臣矣。必以為臣者，賞之也。（彼）〔此〕無功而王賞之也。⑫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

⑪此下仍見呂氏正名篇，孔叢並兩節爲一，此文仍析爲二，而有襲孔叢處。

⑫俞云：「『榮敢鬭者是而王是之』，當作『榮敢鬭者是之也，無是而王是之』。『彼無功而王賞之』，當作『此無功而王賞之也』。如此則與上文相對矣。又按：上文『無非而王辱之』當作『無非而王非之』，與此文『無是而王是之』相對。」

⑬王云：「『相與四謬』，猶云共爲四謬，指上賞罰是非四者言也。」今按：王說非也。「四」疑「回」字形誤。回，違亂也。孔叢子作「曲謬」，疑亦當作「回謬」。

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⑭

⑭俞云：「齊王執勇以求士，止可以得勇士，而不可以得忠孝信順之士。孔穿執白以求馬，止可以得白馬，而不可以得黃黑之馬。故以爲有似也。」

今按：士與勇士，人與楚人，馬與白馬，皆名詞周延不周延之別。孔叢書尹文、仲尼兩喻一貫而下，殊見緊切，此則冗沓無章。

公孫龍七說

列子仲尼篇載公孫龍告魏王七說：

一、有意不心。
二、有指不至。
三、有物不盡。
四、有影不移。
五、髮引千鈞。
六、白馬非馬。
七、孤犢未嘗有母。

今按：列子僞書，未可信，而此引七說，則陳義精卓，堪與今傳公孫龍「五論」之旨相發，殆非

後人所能僞。又其先後排列，皆有次第，可與惠施歷物十句同爲二人學說概括之說明；僞爲列子書者，蓋有所襲取之也。其魏牟解義，如「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及「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四條，僅隨文轉語，未有確解。「影不移，說在改也」則取之墨經，「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則取之公孫龍子之白馬論；（「形名離也」疑係「形色離也」之訛，觀注引白馬論語自見。）而「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一條，實爲襲取墨經而誤其義。此亦僞爲列子書者，自以己意解之，以足成其文耳，未足與語公孫龍學說之大體也。余故別爲新釋，發明其意，俾可與「五論」大旨相關貫焉。

一　有意不心

此從內心言。英人穆勒約翰云：「凡吾心之所覺者，皆意也。」「意者，心之覺，而非心之本體。人心於物，所謂知者，盡於覺意。至其本體，本無所知，亦無由知。心之本體，固亦物也。故雖爲吾心，而吾之所知，不逾此綿綿若存之覺意。至於能思能感之內主者，則固不可思議也。」（嚴譯穆勒名學部甲）公孫龍謂惟有覺意，更無心體，故曰「有意不心」也。

二　有指不至

此從外物言。穆勒云：「指，物之表德也。」「今有一物於此，視之澤然以黃，臭之鬱然以香，撫之攣然以員，嘗之滋然以甘者，吾知其爲橘也。設去其澤然黃者，而無施以他色；奪其鬱然香者，而無畀以他臭；毀其攣然員者，而無賦以他形；絕其滋然甘者，而無予以他味；舉凡可以根塵接者皆褫之，而無被以其他；則是橘之所餘留者，不等於無物耶？」（嚴譯部甲）公孫龍謂惟有表象，更無質體，故曰：「物莫非指」；既無質體，則表象無所指，故曰「有指不至」也。

上兩條，從心物兩面逼拶說來。見物體不可知，惟有表象；心體不可知，惟有覺意。而覺意之與表象，則同於一名。如堅之與白，謂之吾心之意覺也可，謂之外物之表象也無不可。然果何如而始爲心與物乎？則天地萬象，惟盡於名也。穆勒亦言之曰：「自人心言之則爲感，自物體言之則爲德；然則是二名者，非其物之果有異也，特所從言之異路，設爲二名，便言論耳。」（嚴譯部甲）

三　有物不盡

此從空間之排列言。「物量無窮，分無常」（莊子秋水篇語），老子云：「致數輿無輿」（三十四章），莊子云：「立百體而謂之馬」（則陽），皆此意也。車有輪軸轅軛，馬有尾足毛鬣，循是分析，則車馬無有。車爲器用，馬乃牲畜，則舟車橋橇，同謂之「器」，馬牛羊犬，同謂之「畜」，如是會合，則車馬亦無有。故凡所稱物，皆屬不盡。名相言說，無當實體也。今依常識，確指外物而言，則一馬盡於一馬之體，一石盡於一石之體，無所謂「有物不盡」也。然若本心之意象而論則不然。在物之象，即在心之感。感必有所離，斯象不能盡。而凡屬物名，皆本感象，故曰「有物不盡」也。

四　有影不移

此從時間之連續言。「時無止，終始無故。」（莊子秋水篇語）前影方滅，後影方生，人多認後

影爲前影。莊子所譏壑舟澤山，夜半有負而走著，昧者不識也。新吾與故吾異，而人謂之吾；旦南北與夕南北不同，而人謂之南北。名相不足以符大化，故白馬謂之白，白石亦謂之白。堅石謂之堅，堅金亦謂之堅。而不知白與白相離，堅與堅不相域，則天下且無堅白，烏取堅白之石哉？故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也。然則凡所謂指德表象云者，實皆取異地異時相異之覺而賦之以同名耳，故「有影不移」，而「影」之名則移也。

上兩條從時空兩面逼拶說來，以明「名」之眞際也。內不認有心，外不認有物，而謂一切惟屬現象與感覺，而現象感覺則頃刻而變，隨處而異，未可控摶，亦無綿延，各自分離，不相統屬。則世間事物，復何有者？所有亦僅止於「名」耳。故後影非前影，而人一名之曰影；堅白相離，而人統名之曰石；此亦惟「名」也。人自類分其感覺之象而賦以各別之名，故曰四足獸，則牛馬爲一矣；曰牛馬，則牛馬爲二矣。吾亦惟知吾名之爲一名爲二名耳，又烏論牛馬之果爲一物爲二物耶？此公孫龍所以根據惟象惟意之說一轉手而成其「正名」之論者也。

五　髮引千鈞

此承「有影不移」言，仍從「時間先後」以闡發「正名」之旨也。夫一髮至脆也，千鈞至重也，一髮引千鈞必絕。然引一時也，絕又一時也，不引則不絕矣。俗見髮絕，謂髮不能引千鈞，而不知先引而後有絕也。如見人死，而謂人不能有生，不知人惟有生乃有死也。且人謂影移，此誤認後影爲前影也；人謂髮不能引千鈞，此誤認前髮（引時之髮）爲後髮（絕時之髮）也。此公孫龍從時間一面細爲分析，以見「名」之當「離」不當混也。

六　白馬非馬

此承「有物不盡」言，仍從「空間之異同」以闡發「正名」之旨也。常人必謂白馬乃馬者，係確指外物一馬而言，則白馬固不能謂之非馬，今公孫龍本其惟名之旨，不據外物實體立論，而從吾心感象發議，則白馬乃非馬矣。何者？我感四足行地之象曰「馬」，又感玉雪瑩潔之象曰「白」。「馬」象之外，又增「白」象，故曰「白馬非馬」也。今僅曰「馬」，則不盡「白」意，故人或以黃黑馬應。併曰「白馬」，又不盡「馬」意，故人不敢以黃黑馬應；故曰：「有物不盡」也。此公孫龍從空間一面細爲分析，以見「名」之當「離」不當混也。

上兩條仍從時空兩面逼拶說來，以一再闡明「正名」之義也。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又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第三十二章)既不可以爲常，卽不可以爲推。不可以爲推，則名乃相離而成其獨，此卽止也。公孫龍子名實論云：「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堅白論云：「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曰止、曰離、曰獨，皆「正名」之要旨也。

七　孤犢未嘗有母

此七說之結論，「正名」之總歸也。上釋六句，約得二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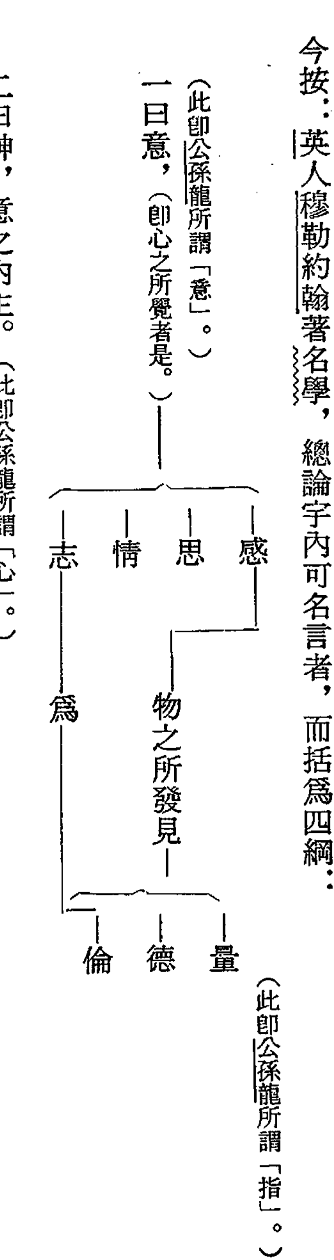
(一)心物本體不可說，可說者惟表象意覺。

(二)名代表表象意覺，表象意覺則常變，故正名功夫當求分析以離而止於獨。

此則「名」之分析之極例也。若確據外物言，此犢今雖無母，往日必曾有母可知。此在名學，謂之缺憾之名。同時而涵二德，一曰本有，一曰今無。如言盲人，本乏見性者，不稱盲也。而公孫龍則據名而論，謂既稱孤犢，卽未有母，方其有母，不稱孤犢也。故苟曰孤犢，卽是未嘗有母矣。此公孫龍「正名」之例也。故惠施歷物，著眼在大一小一，畢同畢異，而歸宿於汎愛萬物天地一

體之論。公孫龍「七說」，主辨在心物感象，而歸宿於正名審實各止其所之旨。則惠施顯然猶是墨家面目，而公孫龍則離而漸遠，乃純粹爲名學之討究矣。要其淵源所自，同出墨派，則爲不可誣耳。

今按：英人穆勒約翰著名學，總論宇內可名言者，而括爲四綱：



（此卽公孫龍所謂「意」。）

一曰意，（卽心之所覺者是。）

（此卽公孫龍所謂「指」。）

二曰神，意之內主。（此卽公孫龍所謂「心」。）

三曰形，意之外因。（此卽公孫龍所謂「物」，或亦可謂之「至」。）

四曰法。法推極言之，盡於二倫。一曰相似與不相似，（此卽公孫龍所謂「有物不盡」「白馬非馬」也。）二曰並有與不並有。（此卽公孫龍所謂「有影不移」「髮引千鈞」也。）（嚴譯部甲）

余觀公孫龍「七說」取徑，與穆勒氏之書大似，亦一奇也。二人歷數天下可名之物，皆歸極於心、物、宇、宙之四端。而心物不可知，可知者惟意象。意象不可名，可名者皆其意象之或相

似或相續，而不出於宇宙之兩大法，此公孫龍與穆勒氏二人之所同也。循此以往，乃有其大異者，卽穆勒氏認名爲「物」之名，而公孫龍則認名爲「意」之名是也。

穆勒氏書中，又有論名乃物名非意之名一節，其言曰：「精而論之，名，物之名乎？抑意之名乎？自古今之公言常法觀之，則名者固物名也。而理家或以爲未盡，則以名爲意之名，謂由物起意，由意得名，其爲分雖微，而於名理之所係至重。郝伯思睿於名理者也，察其意，亦以後說爲當。故其說曰：『方言之頃，言者所用之名，皆以名其意，而非以名其意所由起之物。蓋方吾言石，其以石之音而得爲塊然一物之徽幟者，以人聞是音而知吾之意方在石也。聞名而知吾意，則名固意名也。』此其說固無可議。顧吾終從常說，而以名爲物名者，亦自有說。如云日，是固天上之日之名，而非吾意中之日之名。蓋名之於言也，非但使聞吾言者意吾意也，夫固將有所謂，而蘄其吾信也。信者信其事，而非信其意也。設吾曰：『日者所以爲旦也』，此非曰以吾日意起旦之意也。夫固曰有天象焉，曰日行者，以是爲因，而有旦晝之變現也。吾爲前言，固以白其事實耳。則以名名物，爲徑爲實；而以名名意，爲迂爲虛。此吾是書所用之名，所以終從常說以爲物名，不從理家之說以爲意名也。」（嚴譯部甲）穆勒氏之言如此。

余嘗細按諸吾國古名家之議論，而知公孫龍子之所持，蓋亦謂「以名名意」，與郝伯思之見

相似，而與穆勒氏之論適相反。惟其謂以名名意，故曰白馬非馬矣。其言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又曰：「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馬獨可以應耳。」(公孫龍子白馬論)觀彼所謂求應去取者，非指人之心意所至以爲言耶？郝伯思所謂聞名而知吾意者，正公孫龍白馬論最大之論據也。不徒白馬論爲然，凡公孫龍所持名理，悉以「以名名意」之一語貫之，則迎刃解矣。後之學者，不瞭此意，乃以名家所持之名乃物名之理繩之，則自見其扞格而不可通。不徒公孫龍爲然，余觀墨經持論，殆亦主名乃「名意」非「名物」者，故有「殺盜非殺人」「愛女弟非愛美人」之辯。爰知吾國古代名家，率主「意名」之論，與西國邏輯正宗主「物名」論者不相同。

惟其主「名意」「名物」之不同，故繼此而更有甚異者，則對於「名」之使用之一問題之歧異是也。主意名者率主「止」，主物名論者率主「推」，此對於「名」之使用之觀念之相左也。何以主意名則率主止？夫名既不爲外物實事之名，而爲吾心意覺之名，則名之涵義，將一視吾人之意境爲轉變，而無一定客觀之界說可據矣。既無一定客觀之界說可據，故用名者當致謹於其涵義之多變，而勿率然以爲推證，此即老子「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第三十七章)之說。墨子小取篇云：「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

人也。愛盜非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此均以證名之不足推也。故曰：「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公孫龍闡發此意至於極度，遂謂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矣。其言雖怪，要言之，亦惟用名知止，使不至「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云耳。見髮絕，而謂髮不能引千鈞，此猶可也；見人死，遂謂人不能有生，斯盡人知其不可矣。謂白馬亦馬，此猶可也；循而推之，謂多盜卽多人，愛女弟卽愛美人，斯又多見其不可矣。謂孤犢曾有母，此若未見其不可；然循而推之，則犢生必有母牛，駒生必有母馬，因謂牛生牛，馬生馬，人生人，終古如是，則達爾文進化之論，終不見信於斯世。名家矯之，曰：「犬可以爲羊，馬有卵，孤犢未嘗有母」，教人以名之既有，亦將知止，不可妄爲推證，使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其本。至物名論者則不然，穆勒氏之言曰：「名學者，思誠之學也。則其所言，當主於推證，推證則名學之本事也。」(嚴譯部乙) 故一主「推」，一主「止」，此吾古代名學與西國邏輯之學一重要之歧點。

公孫龍「五論」歸結於名實，曰：「名，實謂也；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其「七說」歸結於「孤犢未嘗有母」，卽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之應用實例。此主「正名」主「止」者之

成績。穆勒氏謂：「名學者，知言之學也。言必有名，欲知言，先正名，其事有不容已者。」又曰：「名學者，求誠之學也。」「誠妄之理，必詞定而可分。所謂誠者非他，言與事合者也。所謂妄者非他，言與事爽者也。」(嚴譯部甲)故西國之邏輯，不僅重在名，尤重在詞，尤重在詞之所以爲推。不僅重在意之所以爲知，而尤重在事之所以爲信。於是而有聯珠律令，於是而有內籀外籀之分，此主「析詞」主「推」之成績也。凡此皆吾古代名家與西國邏輯得失之所由判。近人論古名家言，率推比之於西歐之邏輯，而鮮有發明其異趣者。余爲公孫龍「七說」解義，因附論之如此。別有墨辯與邏輯一文①，可參考。

① 編者按：墨辯與邏輯一文，徧尋未見，俟考。

辯者言

莊子天下篇載辯者言二十一事，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又稱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則此二十一事者，固施、龍學說之支流與裔也。余既論施、龍學說大意，因并釋二十一事備參證焉。

二十一事者：

①卵有毛。②雞三足。

③郢有天下。④犬可以爲羊。

⑤馬有卵。⑥丁子有尾。

⑦火不熱。⑧山出口。

⑨輪不蹍地。⑩目不見。

⑪指不至，至不絕。⑫龜長於蛇。

⑬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⑭鑿不圍枘。

⑮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⑯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⑰狗非犬。　⑱黃馬驪牛三。

⑲白狗黑。　⑳孤駒未嘗有母。

㉑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余論施、龍學說，不越下列四端，而此二十一事，胥得分附以資證論。

（一）天地事物，可以析至畢異之小一。

（二）天地事物，可以總爲畢同之大一。

此惠施歷物十句所以證明其天地一體之說者也；

（三）天地事物，盡於吾心之覺意與外物之表象，而所謂心物之本體則不可知。

（四）名字言說，取以表意相曉，貴在卽喩而止。用相推證，則流轉而多失。

此公孫龍「五論」「七說」所持以爲正名審實之辯者也。今傳辯者二十一事，則此四綱以下之散目也。試爲分列而略論之如次：

（一）論小一畢異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司馬云：「棰，杖也。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莊子釋文引，下同。）

今按：此「小一」之說也。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胡適云：「此從個體自相上著想，一規不能畫同樣之兩圓，一矩不能畫同樣之兩方，一模不能鑄同樣之兩錢也。」（惠施公孫龍之哲學，下同。）

今按：規矩，物質實體，方圓乃意象，凡物質實體皆不與意象相符也。

鑿不圍枘。

胡適云：「同上意。」

今按：此「畢異」之說也。

龜長於蛇。

兪樾云：「此卽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之意。」（諸子平議）

今按：墨子經下：「異類不比，說在量。」經說下：「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此言凡事物之殊類者，不能持以相較也。以萬物之畢異繩之，則莊生齊物所以主「和以天倪」，「因是」而已也。今將明此妙理，遣彼俗滯，故矯爲奇論，言太山爲小，秋毫爲大；龜爲長而蛇爲短也。

白狗黑。

成玄英云：「夫名謂不實，形色皆空，欲反執情，故指白爲黑也。」（莊子疏，下同。）

今按：長短相較，黑白相形。白狗之白，視之白雪之白，則白猶爲黑矣。凡云龜長蛇短，白狗黑者，皆以明萬物畢異，因宜立名，無定制也。

以上五條，皆從「空間」分析，以見「小一畢異」之旨。

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七說」云：「有影不移。」墨子經下云：「景不徙，說在改爲。」經說下云：「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胡適云：「息，止息也，如看活動寫眞，雖見人物生動，其實都是片片不動之影片也。影已改爲，前影只在原處，故曰盡古息。」

今按：此亦畢異之說也，惟改從時間言之。常識認爲同此一影，其實乃諸異影，刻刻改換，非一影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司馬云：「形分止，勢分行。形分明者行遲，勢分明者行疾。」

今按：墨子經上：「止，以久也」，說上：「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矢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此謂矢過楹，人過梁，同一自彼至此之行動，而常識認矢過楹爲不止，人過梁則認爲止。（說詳余著墨辯探源）① 如見髮引千鈞而絕，便謂髮不能引千鈞；見人生一世而死，卽不謂人無生；亦由一久一暫。其實久暫無分，皆久也。長宙之間，孰爲暫而孰爲久？故鏃矢之疾，可以謂之不行，又可以謂之不止也。謂矢不止，人盡知之；謂矢不行，人所不知。良以矢之

① 編者按：墨辯探源一文，今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

所經，卽矢之所止。以勢而言則行，以形而言則止也。此視鳥影一喩，尤較入細，要以見小一畢異之旨也。

輪不輾地。

成玄英云：「夫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跡已過，後塗未至，除卻前後，更無輾時。是以輪雖運行，竟不輾於地也。」

今按：此與飛矢不行同理。希獵哲人徐諾，設謂亞克列斯神逐龜而走，神速十倍於龜。龜前千尺。神千之，龜百之，則神龜之距百尺。神百之，龜十之，則神龜之距十尺。循是以往，神馳終古，不能及龜。亦由分析時間達於極微，故有此說。成疏謂前跡已過，後塗未至，若除卻此「前後」一觀念，則車常止而未輾。此卽分析時間至於極微以爲言也。

以上三條皆從「時間」分析，可見「小一畢異」之旨。

郢有天下。

今按：此亦秋毫太山之喩也。郭象云：「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

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也。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莊子齊物論注）此卽墨子經下「偏去莫加少」，經說下「俱一無變」之說也。（說詳墨辯探源）此由小一而轉見其爲畢同也。郢有天下，猶後世云「一物一太極」矣。

惠施歷物，本從「大一」「小一」兩面分說，而公孫龍正名，則似偏重小一之畢異，於大一之畢同，少所闡發。今考辯者言，亦多論小一，不及大一，此可以見學說流變之趨嚮。

（二）論大一畢同（缺）

（三）論心物本體不可知

火不熱。

司馬云：「一云：猶金木加於人，有楚痛。楚痛發於人，而金木非楚痛也。如處火之鳥，火生之蟲，則火不熱也。」此證物本體不可知。

目不見。

墨子經說下云：「知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公孫龍子堅白論云：「白以目見，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目有時無火則不見，此目不見之說也。目既不見，必待神見，神又何從而見？若神必待目而見，則神亦無見。然人生確有此見，故堅白論又云：「神不見而見離。」待神見，此見卽離諸待而獨立也。此證心本體不可識。

雞三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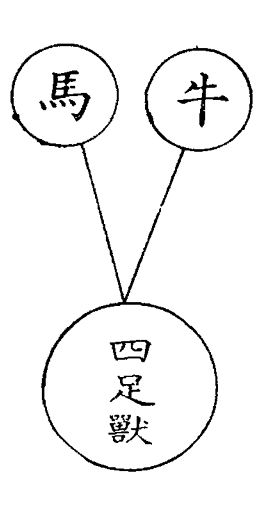
司馬云：「雞兩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今雞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雞兩足，必兼一神，乃能動，故云三。惟公孫龍「七說」有云：「有意不心，有指不至。」辯者持論大體與龍一致，何以轉認有神？堅白論亦云：「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又曰：「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公孫龍固不認爲神有知也。不認神有知，豈認神爲有行哉？知者，內非神知，外非物知，目知，火知，手知，捶知，知乃離外內而止於獨。此當時辯者，公孫龍之徒，打破心物本體而獨持正名之見解也。云「目不見」，「火不熱」者，正爲破常識心物本體之論而發，豈得於「雞三足」一條而轉持有神之辯哉？故知司馬所解，與公孫龍「五論」「七說」之旨皆不合，非本意。公孫龍子通變論云：「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

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此「雞三足」之正解也。雞足數之則二，而二足同一象曰雞足。故一爲象，一爲數；象則一，數乃二。二與一爲三，故曰「雞足三」。

黃馬驪牛三。

司馬云：「牛馬以二爲三，曰牛曰馬曰牛馬，形之三也。曰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馬驪牛，形與色爲三也。故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又云：「牛馬以二爲三，兼與別也。」（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

今按：此亦據意象言，若實據物，則黃馬驪牛爲二，如雞足之爲二矣。今言「黃馬驪牛三」者，牛爲一象，馬爲一象，而牛馬相處，相互有類似之點，又別爲一象。故牛馬雖二物，而在我之意象中，則非二而三也。今表其圖如下：



若以甲代牛，以乙代馬，以丙代牛馬之相似，則吾人同時見甲乙二物者，必連帶見此二物之相似之象丙。今再表其圖如下：

或如下圖：

黃色驪色爲三，亦可以同理釋之。司馬云「兼與別」者，黃色與驪色別，又兼有一兩色相類似之象。近代心理學有名「知覺之類化性」者，或稱「統覺」，本指根據舊經驗以解釋新經驗之一種心理，乃專言知覺之先後繼起。公孫龍及同時辯者所主之「雞三足」「黃馬驪牛三」諸論點，則說明吾人心理上同時見相異之二物而發生之一種類化之統覺也。

公孫龍子通變論有「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之說，以圖表之則如下：

(一)

羊　牛

四足獸

非雞

(二)

羊　牛

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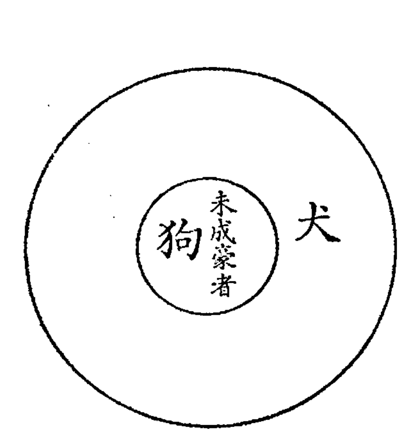
非馬

羊爲一象，牛爲一象，故曰：「羊不二，牛不二」也。今若同時見羊牛二物，則以人心有類化統覺之能，自能將相別之兩覺，統攝爲一共同之意象。其象維何？自其較粗之點言之，則羊牛同爲四足獸，而見其非雞，以雞祇兩足也。自其較細之點言之，則羊牛同爲有角獸而見其非馬，以馬無角也。當此之時，見羊牛者，既可分別定其爲羊爲牛，而又可得其相互間之通象，或注意其皆四足而知其非雞，或注意其有角而知其非馬；則羊牛兩別象，俱沒入一四足或有角之通象中，故羊與牛乃可合計其「別象」與「通象」而爲三也。使無通象可言，如一人與一夜，決不得合言爲二。故羊牛之爲二，乃加羊牛間之通象而言。則雞足之爲三，亦據雞足之通象而言可知。雞足本各爲一象，又兼其相互間之通象，則成雞足三。羊牛各爲一象，又兼其四足有角之通象，乃爲羊牛三。公孫龍子通變論言「羊合牛非雞，牛合羊非馬」；又言「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正與「雞三足」「黃馬驪牛三」諸論，出於一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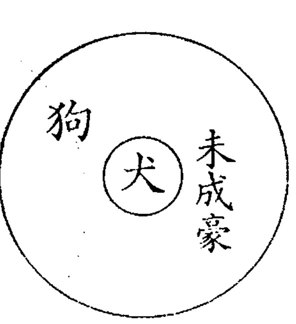
狗非犬。

墨子經下：「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經說下：「狗，犬也，而殺狗謂之殺犬，不可。若兩䏶。」又經下：「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說下：「知狗者重知犬則

過，不重，則不過。」據此，則「狗非犬」一語，亦當時辯者慣引之論題也。云「重」者，經說上云：「二名一實，重同也。」「重」乃累增之意。凡懷孕皆曰「重」，如重身重馬。故凡甲含乙丙皆曰「重」。爾雅釋畜：「犬未成豪曰狗。」今依西方邏輯慣例，則狗犬關係當如下圖：



狗為犬之一種，則狗之一名可包容於犬之一名之範圍以內。然據公孫龍及當時辯者之見解則不然。當別作如下圖：



此圖與上圖異者，上圖「犬未成豪」一語，乃爲表狗與犬之關係。下圖「犬未成豪」一語，乃表「狗」之一名之涵義。故自上圖觀之，狗爲一實，犬爲別一實，而犬之範圍較狗之範圍爲廣，此西方邏輯術之所持也。自下圖觀之，則「犬」爲一名，「犬而未成豪」爲又一名，兩名累增，幷成一實曰「狗」。故曰「二名一實爲重同」。謂名雖孕重，實則同一也。此吾國古名家之說也。論其根據，則亦本於意象。辯者正名，一以意象爲主。今曰犬，吾心中僅有一犬之意象，固也。若不曰犬而特指曰狗，則不徒爲犬，而又爲犬之未成豪者。此在言者之意，於「犬」象之外，又增一「未成豪」之象也。西方邏輯論名，有「內函」「外舉」之別。內函愈小，則外舉愈大；外舉愈小，則內函愈大。如下圖：

外舉 ↓		內函 ↑
	物	
	生物	
	動物	
	四足獸	
	犬	
	狗 犬之未成豪者	

依外舉言之，則犬大於狗，狗不可謂非犬。依內函言之，則狗大於犬，狗固明爲非犬。西方邏輯重外舉，重推證，故有連珠之體。如云：

狗，犬也。

犬爲四足獸，

故狗亦爲四足獸。

此推而是者也。我國古代名家論名重內函，重內而不推，故有「因是」「齊物」之論。如云：

狗，犬也。犬有豪，故狗亦有豪。

此推而失之矣。「狗之一名，內函未成豪」一義，爲「犬」名所無，固不可以「犬」名推。我國

古代名家重意象，重主觀，故論名重內涵，而斥推證，此與西方邏輯取逕不同，爲用亦各有通窋，各有根據，各成系統。後人不辨，一切以西方連珠之律令繩之，譏中國古名家爲詭辯，詆之爲不通，是輕誣古人也。公孫龍子有白馬論，云：「白馬非馬」，亦此意。

以上三條，皆據心物本體不可知之意進一層言之，見名字言說之悉本於意象也。

指不至，至不絕。

司馬云：「夫指之取物，不能自至，要假物故至也。然假物由指，不絕也。」

今按：司馬之說，未當原意。然據其注語，知莊子原文本作「指不至不絕」，今本衍一「至」字。公孫龍「七說」亦有「指不至」一條。「指」者，物之表象；「指不至」者，人所知見僅限於物之表象，不能至物之本體也。故指物論云：「物莫非指」，即此意。「指不絕」者，捨表象則無所知見，故人不能離絕表象以爲知見。指物論云：「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即此意。

此一條正言萬物知見，在我惟意象，在外惟表德，無心物本體可言也。

（四）論名言推證多失

山出口。

成玄英云：「山本無名，名出自人口。在山既爾，萬法皆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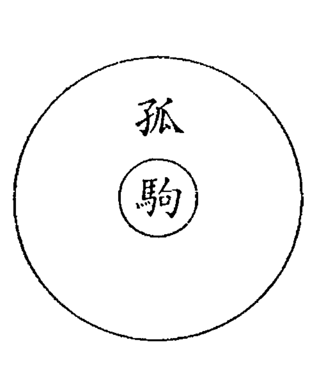
今按：當時辯者，既認心物本體不可知，則凡屬名言，皆出人爲，更無客觀之實在可知。故莊子云：「立百體而謂之馬」（則陽篇語），此不認有馬體也。山出口，亦不認有山體。山之與馬，同是一名耳。莊子云：「藏山於澤，夜半有負之而趨者，昧者不知也。」（大宗師篇語）此謂山體朝夕變，更無一定，而人自名之曰山，故曰「山出口」也。

孤駒未嘗有母。

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釋文引）

今按：此條驟視殆如詭辯，然苟熟審古代名家持論大體，則知此辯正復有據。古名家巨擘，自推惠施、公孫龍二人。其立說雖有不同，而其不認常識之所謂物體者則同。故惠施從「大一」「小一」以證天地萬物之一體，則不啻謂天地萬物惟名無實也。而公孫龍以「有意不心」「有指不至」證心物之皆虛。心物既虛，則在我惟意象，在物惟表德，而更無客觀實體之存在矣。既不認

有客觀實體之存在，則駒且無有，何論推之駒母？今立於百體而謂之駒，又兼增以「無母」之義而稱之曰孤駒，其爲無母，無可辯矣。常識實認有外物存在，則必曰孤駒曾有母，辯者一本意象表德爲言，則孤駒不能有母也。今立圖如次：



「駒」是幼馬之稱，「孤」乃無母之詞，今以一物而兼二義，則此物之決爲無母無辯。

馬有卵。

馬爲胎生，無卵可知，而云「有卵」，此非正言實認爲有，乃欲破執遣滯，故爲假論，以資反折也。與泰山秋毫之喩，實同一例。何者？人情每好據現在以推既往，如見孤駒，則謂此嘗有母。

不知母復有母，誰是其始？故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均出莊子則陽）若必循例爲推，則不徒孤駒有母，禽鳥之生，皆由卵化，豈可謂馬之復有卵耶？後人不察，謂辯者實認馬爲有卵，是無異謂莊生實見泰山爲至小也。且「胎」與「卵」皆是一名，名必各有所止。不知止而爲推，則馬胎在腹，亦可謂之卵。雞卵出腹，亦可謂之胎。故知辯者此論，乃爲破不爲立也。

卵有毛。

司馬云：「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鷄伏鵠卵，卵不爲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據荀子不苟篇楊倞注引。較釋文爲略。）雞有毛，鵠有羽。雞伏雞卵則生有毛之雞，伏鵠卵則生有羽之鵠，則毛羽之別已先存於卵矣。然卵誠有毛乎？此與馬有卵之辨同。若必相推，則無是處矣。故辯者遂以立其「孤駒未嘗有母」之論。此公孫龍所謂：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者悖也。

犬可以爲羊。

司馬云：「名以名物，而非物也。犬羊之名，非犬羊也。非羊可以名爲羊，則犬可以名羊。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周人爲鼠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如司馬說，此條仍與前兩條同義，皆以爲破，非爲立也。

丁子有尾。

成玄英云：「楚人呼蝦蟆爲丁子。」

今按：此條亦與前三條同義。皆率意爲推，故作怪奇之談以顯其不然。胡適謂莊子云：「萬物以不同形相禪」（寓言），故曰犬可以爲羊，又云丁子有尾，自係當時一種生物進化論，此釋實不然。（胡氏說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萬物以不同形相禪，即鼠肝蟲臂臭腐神奇之說耳，此謂萬物乃一氣之變，非有先後進化之意也。莊子云：「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則陽）又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齊物論）以辯者持論之全體觀之，此皆反喻激辯，以戒人之止於其所不知也。

以上六條，皆正名知止，以見草率爲推證之非，而要本於名之無客觀之實在性。

統觀辯者持論，不出三點：（一）萬物畢異，則宇宙可謂無物。（二）名屬意象，則名言實

爲不實。㈢名不可推，則知無所用。雖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義歸破壞，無所建立，又不堪推擴運用，則宜其不能服人之心也。然考其來歷，自有本源。組織精密，亦有條理。後人概以詭辯目之，因亦不復究其體統大意之所在，而以割裂離奇之說爲之解，未免於輕誣古人。至近人又以西方邏輯及生物進化論諸說相擬，則亦貌合神離，終難逃於「郢書而燕說」之誚也。余茲所解，自謂通觀大體，較得古人之眞相。因附諸施、龍學說之後，俾有志探討古代名學之君子，論定其究竟焉。

名墨訾應辨

余既論究惠施、公孫龍學說，定其爲墨家，然近人方有「名、墨訾應」之論，以名家與墨說爲相訾，謂施、龍非墨徒，則不可以無辨。

荀子正名篇：「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

今按：「見侮不辱」，「人情欲寡」，皆宋牼之說也。「聖人不愛己」，本墨子。大取篇云：「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不愛己」語卽本此。（孫詒讓閒詁卽取荀子語注此，是也。札迻亦同。）「殺盜非殺人」出小取篇。「豢芻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卽人之情欲寡也。以上皆墨家之論。「山淵平」，乃惠施語。荀子不苟篇云：

「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是其證。惠施歷物，謂天與地卑，卽「天地比」也。又云「山與澤平」，卽「山淵平」也。其說自與墨家平等兼愛之旨相發。故宋鈃、尹文，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郭象云：「華山上下均平」（莊子天下篇注），亦卽表其平等兼愛之義也。「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自來不得其解。孫詒讓引墨經下云：「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經說下云：「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見閒詁及札迻。）

今按：孫氏尋其說於墨經是也。「非而謁楹」語，亦出墨經。經說上云：「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矢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非而謁楹」疑乃「飛矢過楹」之誤。「非」「飛」古字通。「矢」與「而」，「謁」與「過」，皆以形似而訛。（篆文「矢」與「而」形似）「有牛馬非馬」，卽指本條「當牛非馬」「當馬非馬」而言。荀子此文，題爲「正名」，而所舉均屬墨說，此名卽爲墨之證一也。以惠施言與墨、宋之說雜舉錯列，是名卽爲墨之證二也。近人造爲名、墨相訾之論者，未考之此耳。

且爲名、墨相訾之論者，其說本於莊子天下篇。其辭曰：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據文義論之，相謂「別墨」者，謂以「別墨」相訾，言非墨家之正統也。（梁氏墨經校釋有此說）故雖相訾謷，而俱誦墨經，則所尊奉者一也。謂「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則知凡持堅白之辯，觭偶之辭者，皆出於墨，不得別分持堅白之論者爲名家，而訾之者乃爲墨家也。謂「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此如南能北秀爭衣缽傳統，本係一家之事，更不得謂名家冀奪墨家之巨子而篡其後世也。故謂墨家議論自有其前後之出入分歧則可；謂墨家之後流而爲名家，亦無不可；謂墨家與名家相訾則不可。

且「名家」之稱始於漢，先秦無是號也。藝文志名家，首列鄧析，僞書不足憑，（余別有辨）。次列尹文子，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今其書傳者，亦出後人僞托，未可信。然觀莊子天下篇，以宋鈃、尹文並舉，其學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是顯係墨家後裔。禁攻寢兵者，墨、禽之遺教。情欲寡淺者，宋、尹之新說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鈃並稱，則可證宋

鈃、尹文之爲墨徒矣。尹文爲墨徒，而其書入名家，豈不足爲「名源於墨」之的證乎？（漢志名家自尹文、惠施、公孫龍、毛公外，尙有成公生、黄公皆秦時人，疑亦墨氏之後起也。）墨學本尙苦行，繼則濟之以文辯，施、龍則文辯之尤著而忘其苦行者也。一學派之隨世推移，如儒之自孔而孟而荀，荀、孟之間，亦有異同，固不得謂荀之非儒，則於施、龍爲墨徒之說，獨又何疑耶？

再辨名墨訾應

名、墨訾應之論，唱自章士釗，余既爲文辨之。越兩月，得讀其章氏墨學及揣籥錄，再略引駁正如次。

章氏云：「考墨子兼愛大義，最爲當時所誤解。如孟子詆之爲無君，荀子非之爲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非十二子篇），皆是也。惠施起而和之，謂墨義如此其優差等，然則天與地卑，山與澤平亦可也。」（章氏墨學，見甲寅一卷二十三號。）

夫「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明爲墨氏無差等之言論，章氏亦知之，乃不謂惠、墨同義，因謂惠以譏墨。不知此出莊子天下篇，明標爲惠子自唱之說，非惠子持以譏人之說也。（參讀上文引荀子不苟篇論惠施語。）今謂惠子持此以譏墨，則天下篇所謂「氾愛萬物，天地一體」者，亦爲惠子譏墨之說可乎？且既謂惠子持此譏墨，又謂墨家辯之云云，而遂謂孟、荀之詆評爲誤解，其輾轉

彌縫，支離欠強，盡人可見，而章氏不自覺者，皆由其先認「名、墨相訾」之一成念誤之也。

章氏又云：「史記禮書：『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按：儒家言禮，辨貴賤，有差等，與墨家言兼愛根本相反。古者名、墨之說不同，有時立義適相背馳，如堅白同異爲名家言，卽針對墨義而發者也，論者不暇深考，每混而同之，此處似以堅白同異之察代墨子兼愛之本說，可見從古論思之不密也。」（章氏揣籥錄，見甲寅一卷二十二號。）

今按：史記之文襲自荀子禮論篇。此以堅白同異代墨子兼愛之本說，章氏既知之，而顧謂古者名、墨之說不同，堅白同異爲名家針對墨義而發，論者不深考而混同之，可見從古論思之不密。噫！何其持論之悍也！夫荀卿爲先秦大師，其持論皆有根柢，其闢墨尤有精詣。惠施之卒，去荀卿不遠；公孫龍則與荀同時；既施、龍之說，與墨背馳，又謂惠施和孟、荀以難墨。（見上引）豈有荀子不知，而顧混而同之之理？其論思之不密，當不如是其甚。章氏生二千年後，尙論古人遺意，不明據當時確切可信之說，而轉曰「此古人之誤，此其論思之不密」，古人既不復起，則亦烏往而不可爲說者！若荀有平心之士，卽觀於荀子此文，當已不難豁然深信於我名、墨同源之論而不復疑也。

堅白盈離辨駁議

近人欒調甫唱堅白盈離之辨（見哲學第七期欒著讀梁任公墨經校釋），謂古人論堅白者有盈宗，有離宗。墨主盈，楊主離；惠主盈，公孫主離。其言辨之若明析，而按之實無根。一時研墨之士，頗相稱引，亦不可以不辭而闢也。莊子天地篇：「夫子問於老聃曰：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欒氏據之曰：「堅白之辯，孔子時已有之，是爲離宗，墨子起而反之唱盈宗。」此不識學術流變者之言也。此不辨古書眞僞者之言也。莊子寓言，何可盡據？天地篇益晚出，不足爲典要。孔子時無老聃，更何論堅白之辯？莊子駢拇又有之曰：「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欒氏又據之曰：「楊氏出，本離宗，與墨者盈宗爲辯。」此又不明文理者之言也。不習考訂者之言也。夫楊氏爲我，則聞之矣。楊朱離堅白，未之前聞。此所謂楊、墨者，猶孟子稱「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離婁下），是禹

事，非稷事，辯堅白者乃墨徒，與楊無涉也。莊子齊物論又有之曰：「非所明而明之，以堅白之昧終。」德充符又言之曰：「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皆以言惠施。欒氏又據之曰：「莊子稱惠施辯堅白，不稱其離堅白，則惠施亦盈宗。」嗟乎！欒氏之妄若是。今考之惠施之歷物，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一人而爲異說也。又考之墨經，曰：「無堅得白。必相盈也。」（經說下）又曰：「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修堅白。」此一書而爲異說也。則固孰爲盈而孰爲離者耶？彼以此其然也，則我以此其不然者正之，此辯者之道也。且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謂辯者之言堅白，有「盈」「離」兩義，此可也。謂盈之與離，有所然，有所不然，此亦可也。謂盈之與離其義相反而相成，此亦未始不可也。若欒氏之說，則未見其可焉。



錢賓四先生全集⑥

莊子纂箋

錢穆 著





出版說明

莊子書爲中國古籍中一部人人必讀之書，但義理、辭章、考據三方面，皆須學有根柢，乃能通讀其書。晉郭象注莊，闡發義理，文字訓詁非所重，而其所陳義，則亦多攙魏晉玄學，未必盡符莊書本意。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則兼採其前解莊諸家，辨音義、考訓釋，而鮮涉義理；然唐以前莊書舊詁，惟賴以存。又自晉支遁以還，歷代亦有會通釋氏義以言莊子者，要爲治莊一大宗。明季焦竑莊子翼薈萃宋明諸家舊義，採擷極富，諸家原書之失傳者，亦賴是以考見焉。清儒汲古功深，於文字、聲韻、訓詁、校勘等各方面，所得有超軼於前代者。乾、嘉之世，所重在治經；道、咸以降，復以治經之法注諸子書。同、光時期，有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先謙莊子集解二書最爲通行。集釋備錄郭注、成疏、陸氏音義，尤多採摭清代考據諸儒。其書雖便於翻閱，然於郭注與莊子之異同，實未能分辨。王氏治桐城古文，知尙簡要，不盡取郭注與陸氏音義，而多採清初

宣穎南華經解，遂亦得宣書活趣之長，而無一般注解書拘滯之病，故頗便初學；然於莊書義解，仍缺深趣。晚近注莊，後出轉精，而錢賓四先生莊子纂箋一書，自當爲其冠冕。

先生治莊，遠始於辛亥。及抗戰勝利，還都南京，先生知天下仍將大亂，乃於民國三十七年避地本鄉無錫，執教於新辦之江南大學。此書即草創於是年，自謂「身居亂世，乃注此書以自消遣」。其注是書，據自序，始是年十二月九日，迄於翌年二月九日，凡兩越月而書成。其書以馬其昶莊子故爲藍本，遍誦莊子各家注，以五色筆添注其上，眉端行間皆滿。三十八年春假，攜其稿至香港。翌年冬，往臺北，假中央研究院未見書七、八種，轉赴臺南，借宿臺南工業專門學校（即後之成功大學）之賓館，日夜展讀選錄，旬日而此書遂得成稿。四十年冬，是書初版於香港。付梓以後，又陸續得見他書，乃復逐條改訂。四十四年二版，改訂四十七條；四十六年三版，改訂六十九條；五十一年四版，又改訂四十三條；七年之間，計共改訂一百五十九條。是則其書之寫成，先後亦逾十年以上。

夫「纂箋」云者，亦猶集解也。是書除郭象注外，詳採古今各家注，凡逾一百五十家，斟酌選擇，調和決奪，得一妥適之正解。全部莊子一字一句，無不操心，並可融通，實爲莊子一家思想之正確解釋，宜爲從古注書之上品。前人注莊，或患得於此者失於彼，明於前而昧於後。先生

之注是書，則先已將一部莊子爛熟胸中，而後循上而下，此句從此家之解，彼句則採彼家之說，然後整部莊子上下接續，皆可通釋。惟其注釋兼顧義理、辭章、考據，而體尙簡要，辭貴清通，以求通體朗暢，豁人心境，此則讀者須逐字逐句細讀之始得。

是書臺灣初版於民國五十八年六月，由三民書局經銷。七十四年十一月改由東大圖書公司重印初版，同港四版。今全集重版，即以東大重印初版爲底本。原版正文、注文但有舊式斷句，今悉加入新式標點。注文部分，仍保持原來夾行版式，以期讀者就注與本文一貫讀之，朗暢無礙而不致隔斷文義。而雙行夾注受排印條件之限，其書名號、私名號未能排入，故從略。至所用引號，或標明引文起訖，或鉤注特定詞語，皆所以助文意之顯豁，以便讀者閱讀。凡所徵引，多經覆核，其所校正原版誤植文字，不另出校記。注文有沿用馬氏故、王氏集解等所節引以及改易原文以就文意者，悉仍其舊；其明爲先生所節錄之引文，亦不改動。本書之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工作，係由何澤恆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莊子纂箋　目次

外篇

雜篇

莊子纂箋序目

内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閒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凡七篇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凡十五篇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凡十一篇　總三十三篇

本書采摭諸家

老子　老子書出莊子後，證論詳拙箸先秦諸子繫年、老子辨，及中國思想史諸書。然莊書亦復多出老子後者。要之兩書相互關涉至深，而精神各不同。本書詳列兩書語句互見者，以備比觀。

韓非　非書有解老、喩老，爲闡述老子書之最古者。太史公以老、莊、申、韓同傳，具見深旨。然韓自近老不近莊。太史公曰：「老聃深遠矣。」毋寧移以稱莊周。以上戰國。

劉安　淮南王書宗道家，亦多援用莊書。間有異文，可資校對。

司馬遷　太史公書傳莊周，語焉不詳。拙箸先秦諸子繫年，考莊周生卒出處行事，及其師友淵源、並世輩行、思想遞嬗之迹較詳。讀本書者宜取兼觀，此不具引。以上漢。

阮籍　兩漢治黃、老學，魏、晉以後始轉重老、莊，阮籍開其端。阮書有達莊論，有大人先生傳，發揮莊子旨趣，較之後起向、郭，遙爲深遠。余箸魏晉玄學三宗論辨其異。以上魏。

向秀　有莊子解義。舊史稱其唯秋水、至樂兩篇未竟，郭象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略事點竄，竊爲己注。今向注尚有散見於諸家之稱引者。

郭象　注莊最顯者推郭象。然其書實剽竊向秀。向、郭皆曲學阿世，有違莊生本意。余箸中國思想史郭象篇，及記魏晉玄學三宗、郭象莊子注中之自然義兩文備論之。然向、郭要爲代表魏、晉玄學淸談之大宗，學者治莊書，亦當專治郭注，此亦中國道家思想流變一大節目也。本書錄郭注，僅取其足以發明莊書原文者而止。

郭璞　**張湛**　有列子注。列子僞書，然亦遠有端緒，頗多與莊可互發者。

崔譔　**李頤**　**支遁**　以上晉。　**梁簡文帝**　梁　**王叔之**　宋。以上諸家注莊語，均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引。

張揖　後魏　**顏之推**　北齊

陸德明　有經典釋文。多存唐以前舊詁。辨音義、考訓釋，此書所當先治。然兼備衆說，不無冗碎。淸代馬其昶莊子故，采摘釋文，頗加甄別。本書師其意，亦僅擇取，不備錄。

成玄英 有莊子疏。

司馬承禎　韓愈 以上唐。

陳景元 自稱碧虛子，有南華章句，有莊子闕誤。校異文者多參證焉。

張君房　王旦　晁迥

歐陽修 永叔於古書能辨眞僞，蓋得唐韓愈氏之傳。就莊書文章高下而判其眞贋，非深於文事者，不易驟企也。然讀古書，必具此一眼。

蘇軾 有廣成解。　蘇轍 有老子解。　黃庭堅　司馬光　程顥

邵雍 有觀物內、外篇。余箸中國思想史，目莊周、邵雍爲觀物派哲學。兩家意趣頗相近。莊書屢稱孔、顏，邵則駸駸由道而儒矣。此又爲中國道家思想一大變。治莊者由莊及邵，可以識其流變之大勢。

王安石　王雱 安石子，有莊子注，又有南華眞經新傳。

呂惠卿 有莊子注。王、呂兩家注，引見道藏褚伯秀南華眞經義海纂微，並焦竑莊子翼。

陳祥道　楊時　葉夢得　馬永卿

朱熹 古人注書，不失之繁委，即陷於枯燥。惟朱子四書集注，雖亦薈萃諸家，網羅羣言，而體尚簡要，辭貴清通。尤能於訓詁考據、義理、文章三方兼顧，使讀者就注與本文一貫讀之，情味醲醲。本書竊慕其例，所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者也。

林疑獨　劉槩繼王雱注外、雜篇。　趙以夫有內篇注。　林希逸有莊子口義。　范無隱有講語。　褚伯秀有南華管見，有南華眞經義海纂微。王、呂、陳、劉、趙、林、范諸家，均見稱引。　江遹有列子注。　劉辰翁有莊子點校。　羅勉道有莊子循本，入道藏。以上諸家，均見莊子翼。

陳顯微　洪邁　陸秀夫　黃震　王應麟　馬端臨以上宋。

吳澄　李治　李楨以上元。

薛瑄　王畿　楊愼　王世貞　李贄　葉秉敬　陳于廷

唐順之有南華經釋略。　張四維有莊子補注。　方揚　方沆有莊義要刪。　朱得之有南華通義。以上諸家均見莊子翼。

陸長庚有南華眞經副墨，莊子翼頗多采擷。本書所錄，復有溢出。

焦竑有莊子翼。薈萃宋、明諸家舊誼。今諸家原著多半失傳，僅賴焦書見其梗概。宋、明儒發揮莊子義趣，融會釋氏，旁通先秦，有超越魏、晉之上者。學莊者自陸德明音義之下，首當研讀此書。

歸有光有南華眞經評注。　方以智有藥地炮莊。　釋德清有莊子內篇注。以上明。

王夫之有莊子解義。　王敔夫之子，有增注，附見解義。船山論老、莊，時有創見，義趣宏深。本書不取縱放，未能詳引。學者當專治其書。上較阮、邵，足以長智慧、識流變。大抵嗣宗得莊之放曠，康節得莊之通達，船山則可謂得莊之深微。學者由阮而邵而王，循以登門，而窺堂奧；又復由莊而顏，亦庶幾乎尼山之一面。若驟尋之於老聃、郭象，則希不失之矣。

錢澄之有莊屈合詁。　顧炎武　馬驌　屈大均

高秋月有莊子釋意。　林雲銘有莊子因。此書亦就文章家眼光解莊，不免俗冗；而頗能辨眞僞，上承歐、歸，下開惜抱，亦治莊之一途也。

宣穎有南華經解。此書猶未脫明人習氣，俗冗較遜於林雲銘，而活趣盎然。王先謙集解采摭宣書，頗費洗淘之功。本書引宣說，則復有別出王氏外者。

方潛有南華經解。　王懋竑有莊子存校。自此以下，漸見清儒訓詁考訂之功。

姚範　方苞　劉大櫆　姚鼐有莊子章義。

王念孫有讀書雜志。　俞樾有莊子平議。清儒治古書，所長在訓詁、校勘，所短在義理、文章。王、俞兩家，在清儒治先秦諸子書中，最具成績，其得失亦莫能自外。治莊書而不深探其義理之精微，不熟玩其文法之奇變，專從訓詁校勘求之，則所得皆其粗迹。故清儒於莊書殊少創獲，較之魏、晉、宋、明，轉爲不逮，此亦治莊者所應知也。

盧文弨　胡鳴玉　朱亦棟　錢大昕　段玉裁　李威　李調元　孫志祖　洪亮吉

邵晉涵　郝懿行　洪頤煊　梁玉繩　翁元圻　王筠　朱駿聲　陳灃　俞正燮

方東樹　梅曾亮　陳用光　方宗誠　曾國藩　方昌翰清儒汲古功深，諸家對莊書皆碎金屑玉，較之王、俞，彌見瑣末矣。

孫詒讓其所著墨子閒詁，於清儒中，治先秦諸子書，最見功力；晚近學人，羣相推崇。然辭繁不殺，一字之考訂訓詁，備列本末，學者固可由此而窺清學之曲折。本書則義取簡要，務求勿因箋注而昧失正文之脈絡神味。學者先讀孫氏閒詁，再誦本書，可悟著作體例，各有偏徇；分則兩美，合必兼失之矣。

陳壽昌有莊子正義。

郭慶藩有莊子集釋。此書備引郭注、成疏及陸氏音義，而後下逮清代考據諸儒，便於繙閱。然論功力，則遠遜孫氏之於墨書矣。

王先謙有莊子集解。王氏先有荀子集解，模襲孫書；此書則主簡要。蓋王氏亦習桐城義法，已悟治莊之不能墨守乾嘉矩矱矣。此書仍乏深趣，然便初學，讀之易於入門。

郭嵩燾引見郭慶藩集釋。　曹耀湘　蘇輿　王闓運有莊子注。極求簡淨，蓋欲成一家言，而識力未足以副。

奚侗有莊子補注。　武延緒有莊子札記。兩書晚出，而所獲猶多前人所未及。兩書流傳不廣，本書采錄較寬。

吳汝綸　薛福成　李楨　姚永概　姚永樸　楊守敬　陳光淞

馬其昶有莊子故。此書自郭注、陸音義、成疏、焦氏翼，下及清儒，采擷最廣，淘洗亦精；較之郭氏集釋、王氏集解，又見超出。蓋馬氏得桐城家法，能通文章義趣，又兼顧宋儒義解，不嫥嫥於訓詁考覈。然於莊子哲理，則尚嫌涉測未深。本書乃就馬書爲藍本，而加增補修訂；然李光弼入郭子儀軍，壁壘旌旗，非復舊觀。未敢掠美，特著於此。以上清。

阮毓崧有莊子集注。此書亦繼踵郭、王，而所詣蓋淺。

馬叙倫有莊子義證。此書雖云解莊，實解字耳。本書偶錄其一二有合於解莊之旨者。

楊文會　章炳麟有齊物論釋、齊物論釋定本。以佛義解莊，未必能恰符雙方義旨，然可資學者之開悟；增發勝解，時得妙趣，不刻劃以求可也。又有莊子解故。

胡遠濬有莊子詮詁。所集又多逸出於郭、王、馬三書之外，此書極便初學。

陶鴻慶有讀莊札記。　劉師培有莊子校補。　顧實有莊子天下篇講疏。　高亨有莊子今箋。　曹受坤有莊子內篇注。　蔣錫昌有莊子哲學。

朱桂曜　葉國慶　錢基博　梁啟超

劉文典有莊子補正。　王叔岷有莊子校釋。兩書爲近人對莊書校勘之最詳備者，而王書用力尤勤。

嚴復有老子評，已見刻本。復有莊子評，乃就馬氏莊子故書眉批注，華鴻銘藏其書。余友曾君履川有傳鈔，假以示余。以其吉光片羽，摘錄其十七八，廣流傳焉。以上近代。

武內義雄日人。偶錄一二則，聊見異邦學人治我古籍之一例。

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魏、晉之阮籍、向、郭，晚明之焦弱侯、方藥地，乃及船山父子皆是。莊子之學，蓋承楊朱而主爲我。近人疑其爲一人，以「莊」、「楊」叠韻，「朱」、「周」雙聲說之。嚴幾道批莊，亦持此說。然決非是。齊物夢蝶、山木烹雁，皆明著曰「莊周」，而莊書復有「楊朱」、「陽子居」，非一人明矣。然莊氏要爲爲我之學。昔王荆公嘗論之，曰：「爲己，學者之本；爲人，學者之末。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今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而其志已在於爲人，則可謂謬用其心矣。楊子知爲

己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則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疏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呂吉甫、王元澤皆致力莊子，蓋師介甫緒論，欲以羽翼夫三經新義。然而北宋諸儒，終亦不免有衰氣。余之生，値世又衰；而並世學人，顧少治莊而貴墨。震於西方之隆強，意切追隨，摩頂放踵，若懼弗及。孫仲容、梁卓如皆盛尊墨子，謂可擬之耶氏。獨章枚叔慭焉異趣，謂急切覬晉、宋，已屬踰望，遑論漢、唐！故枚叔頗能窺尋莊旨。嚴幾道晚年，與熊純如諸札，亦頗瞭此；而幾道亦晚年治莊。然則處衰世而具深識，必將有會於蒙叟之言，甯不然耶！此非沮、溺避世，曾滌生曾欲體莊用墨，亦孟子「禹、稷、顏回同道」之義耳。余少知好此書。猶憶辛亥，年十七，負笈金陵，常深夜倚枕，繼燭私誦。有同學某君，已忘其姓字，見余好此，告曰：「嘗宿山寺，得異僧授讀。」余問其說，爲講逍遙遊「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兩語，大奇賞。自是偏搜古今注莊諸家。每獲一帙，必首尾循誦，往復不厭。然得於此者失於彼，明於前而昧於後，欲求一通體朗暢、豁人心意者而難之。自是以來，垂四十年矣。世益衰益亂，私所會於漆園之微旨者益深。戊子

冬，赤氛披猖，由遼瀋，而平津，而徐蚌，血戰方殷。時居無錫江南大學，濱太湖，有風濤滌蕩之勝。回念昔遭浙、奉與閩，時亦居無錫。京滬線上，一夕數驚。杜門注公孫龍，日卒一篇，越七日成書，而風濟唳息矣。今戰氛殆不可速了，遂發意注莊子。先就馬通伯莊子故，愜者存之，懟者抹之。然後廣集諸家，蟻行蠅楷，列於書眉；鉤勒標幟，施以五色。昕旭握管，時達丙夜；寒雨雪霰，呵凍不輟。始十二月九日，迄於翌歲己丑二月九日，前後適兩越月而書成。四月遂來香港。庚寅冬，去臺灣。假中央研究院未見書七、八種，携赴臺南，得靜院，晨昏覓隙，再事添列；又越月而竣。今年秋，獲交南通沈君燕謀。見余書，曰：「來日何可保？」斥貲促余付梓工。余親任校字。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踰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歎。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作逍遙之遊乎，則何逃於隨羣蝨而處褌？齊物論之芒乎，則何逃於必一馬之是期？將養其生主乎，則游刃而無地。將處於人間乎，則散木而且翦。儵忽無情，混沌必鑿。德符雖充，桎梏難解。計惟鼠肝蟲臂，唯命之從。曾是以為人之宗師乎！又烏得求曳尾於塗中？又烏得觀魚樂於濠上？天地雖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

言：「焦頭爛額為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荀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致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

中華民國四十年辛卯十二月一日錢穆識於九龍新亞書院

本書四版增訂本自識語

本書於四十四年二月再版，凡增删改定者四十七條。四十六年三月三版，增删改定者又六十九條。此次四版，增删改定者又四十三條。距本書初版已七年，凡增删改定者共一百五十九條。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六月錢穆自識



內篇

黃庭堅曰：「內書七篇，法度甚嚴；二十六篇，解剝斯文耳。」

逍遙遊

內篇之一。支遁曰：「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郭嵩燾曰：「天下篇莊子自言其道術，『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首篇曰逍遙遊者，用其無端崖之詞，以自喻也。」方潛曰：「狀大體大用也。無己故無體，無功無名故無用；是爲大體大用。後六篇皆闡此旨。」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陸德明曰：「北冥，北海也。」李頤曰：「鯤，大魚名。」崔譔曰：「『鯤』當爲『鯨』。」王念孫曰：「『昆』聲字多有大義，故大魚謂之鯤，大雞謂之鶤，音昆。」羅勉道曰：「爾雅：『鯤，魚子。』國語：『魚禁鯤鮞。』」穆按：羅說亦有據，然當以李、崔爲是。楊愼曰：「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崔譔曰：「『鵬』，古『鳳』字。」郭象曰：「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莊子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王筠曰：「古以『弩』代『努』，然當作『怒』。」其翼若垂天之雲。司馬彪曰：「若雲垂天旁。」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司馬彪曰：「運，轉也。」林希逸曰：「海動必有大風，今諺有『六月海動』之語。」

王闓運曰：「今颸風也。」「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簡文曰：「齊諧，書也。」羅勉道曰：「齊諧者，齊人諧謔之言。孟子曰：『齊東野人之語』，則齊俗宜有此。」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崔譔曰：「將飛舉翼，擊水踉蹌。」摶徒端反。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摶，圜飛而上也。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扶搖謂之飆。」羅勉道曰：「摶，隨風圜轉也。」穆按：「水擊」，平飛而前。「摶扶搖」，旋轉而上。去以六月息者也。」成玄英曰：「六月半歲，至天池而息。」陸長庚曰：「息，氣也。」宣穎曰：「大塊噫氣爲風。六月氣盛，故多風。」方潛曰：「述諧未竟，『野馬』以下，推論其義。」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郭象曰：「野馬者，遊氣也。」成玄英曰：「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朱子曰：「『息』是『鼻息』之『息』，九萬里風，亦是此息推去。」穆按：「此言野馬塵埃雖至微，亦有所凴而移動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王先謙曰：「『其』謂鵬。借人視天，喻鵬視下，極言其摶上之高。」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於交反。堂之上，支遁曰：「謂有坳垤形。」則芥爲之舟；李頤曰：「芥，小草。」置杯焉，則膠，崔譔曰：「膠，著地也。」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王念孫曰：「『培』之爲言『凴』也。凴，乘也。」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於葛反。者，司馬彪曰：「夭，折也。」李頤曰：「閼，塞也。」而後乃今將圖南。馬其昶曰：「此言乘氣以游天地閒者，必待厚積，乃可遠舉。」「蜩音條與學釋文：「『學』，或作『鷽』。」鳩笑之曰：洪頤煊曰：「文選注引司馬彪云：『鷽鳩，小鳥。』」『我決起而飛，李頤曰：「決，疾貌。」槍七良反。榆枋，音方。王闓運曰：「『枋』當作『枌』。」支遁曰：「槍，突也。」陳碧

（虛闕誤本此下有「而止」二字。）時則不至，（王念孫曰：「『則』，猶『或』也。」）而控（苦貢反。）於地而已矣。（司馬彪曰：「控，投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方潛曰：「『蜩鳩』四句，再述諸言，而下復論之。」）適莽蒼者，三飡（七丹反。）而反，（司馬彪曰：「莽蒼，近郊之色也。」崔譔曰：「三飡，猶言竟日。」）腹猶果然；（陸德明曰：「果然，飽貌。」）「果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馬其昶曰：「『之』，『是』也。斥鴳、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其隕反。）不知晦朔，（王引之曰：「淮南作『朝秀』。高注：『朝生暮死之蟲。』廣雅作『朝蜏』。」穆按：列子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則「朝菌」不煩破字。陸德明曰：「朔，旦也。」）蟪蛄（音姑。）不知春秋，（司馬彪曰：「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本或作「榠」。）靈者，（李頤曰：「冥靈，木名也。」羅勉道曰：「海龜。」）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姚永概曰：「衆人之言壽者，皆以彭祖爲比方，適可悲耳。」按：「之」字似指冥靈、大椿。）湯之問棘也是已。（李頤曰：「棘，湯時賢人。」）窮髮之北，（司馬彪曰：「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風曲上行若羊角。」）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於諫反。）笑之曰：（司馬彪曰：「斥，小澤也。」）「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

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奚侗曰：「本書多借『辯』為『辨』。」馬其昶曰：「湯問棘，又詳列子湯問篇。」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吳汝綸曰：「『比』，猶『庇』也。」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慶藩曰：「『而』，讀為『能』，古字通用。」司馬彪曰：「徵，信也。」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梁玉繩曰：「宋榮子，卽宋鈃。荀子言宋子見侮不辱，韓子言宋榮子義設不鬬，與天下篇言鈃諸語正同。」劉師培曰：「『榮』、『鈃』二聲，古均通轉。月令：『腐草為螢』，呂紀作『為蚈』，是其比。」陸德明曰：「『猶然笑之』，謂猶以為笑。」馬其昶曰：「『猶』，與『逌』同，漢書：『逌爾而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音朔然也。馬其昶曰：「『世』謂上『一鄉』『一國』。」司馬彪曰：「『數數』，猶『汲汲』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劉辰翁曰：「未樹，猶有所倚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音零然善也，李頤曰：「列子，名御寇。」郭象曰：「泠然，輕妙之貌。」郝懿行曰：「『泠』，同『令』。爾雅：『令，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章炳麟曰：「福，備也。禮記祭統：『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御風當得順風乃可行。」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郭象曰：「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若乎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司馬彪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郭慶藩曰：「『辯』讀為『變』，古字通。」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音爵火不息，字林：「爝，炬火也。」向秀曰：「人所然火。」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玄英曰：「尸，主也。」按：尸，居也。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俞樾曰：「『賓』當爲『寶』，連下文讀。」鷦子遙反。鷯音遼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郭璞曰：「鷦鷯，桃雀。」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陸德明曰：「說文：『鼴鼠，一曰偃鼠。』」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邵雍曰：「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劉大櫆曰：「『證聖人無名。』」

肩吾問於連叔曰：王闓運曰：「田子方篇，肩吾與孫叔敖同時。」「吾聞言於接輿，陸德明曰：「接輿，楚人。」大而無當，吳汝綸曰：「淮南高注：『當，猶底也。』」往而不反。吾驚怖普布反。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成玄英曰：「上天河漢，尋其源流，略無窮極。」大有逕庭，方以智曰：「逕庭，猶霄壤。言逕路之與中庭，偏正懸絕。」王敔曰：「逕外庭內，隔遠之意。」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按：冰，凝也。詩：「膚如凝脂。」淖昌約反。約若處子。李頤曰：「淖約，柔弱貌。」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王敔曰：「三字，一部南華大旨。」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九況反。而不信也。」王敔曰：「『狂』、『誑』通，疑其誑己。」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焦竑曰：「時，是也。女，汝也。」謂知有聾盲，卽汝之狂而不信者是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司馬彪曰：「旁礴，猶混同也。」世蘄乎亂，姚鼐曰：「世自化之，蘄乎治耳。」王闓運曰：「德溥萬物，則世自期於治矣。」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簡文曰：「弊弊，經營貌。」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司馬彪曰：「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郭象曰：「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釋德清曰：「老子云：『以其無死地。』」穆案：此當以達生篇「子列子問關尹」一節說之。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褚伯秀曰：「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成唐虞之治。而其眞，則非世人所知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李頤曰：「資，貨也。章甫，殷冠也。」李楨曰：「『諸』，猶『於』也。春秋經：『於越入吳。』」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馬其昶曰：「御覽引隋圖經曰：『平山在平陽，一名壺口山，今名姑射山。』」窅烏了反。然喪其天下焉。奚侗曰：「『窅』借爲『杳』。說文：『杳，冥也。』」王先謙曰：「堯自失其有天下之尊也。」劉大櫆曰：「證神人無功。」

惠子謂莊子曰：司馬彪曰：「惠子，名施，爲梁相。」「魏王貽我大瓠音護之種，司馬彪曰：「魏王，梁惠王也。」葉國慶曰：「此文當

作於惠施相梁之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王闓運曰：「瓠脆盛重，故不可舉。」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簡文曰：「瓠落，猶廓落。」成玄英曰：「平淺不容多物。」非不呺許憍反。然大也，俞樾曰：「『呺』，文選注引作『枵』，虛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司馬彪曰：「文坼如龜文也。」李楨曰：「『龜』，徐音舉倫反。蓋以『龜』爲『皸』之段借。通俗文：『手足坼裂曰皸。』」奚侗曰：「『龜』、『皸』音不相近。蓋『皸』爲手足坼裂之名，『龜』則言坼裂之形。司馬說是。」世世以洴扶經反。澼普歷反。絖音曠。爲事。盧文弨曰：「『洴』、『澼』雙聲字，是擊絮之聲。」陸德明曰：「小爾雅：『絮細者謂之絖。』」郭象曰：「其藥能令手不龜坼，故常漂絮於水中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慮」，文選注引作「攄」。司馬彪曰：「『慮』猶『結綴』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章炳麟曰：「『結綴』字當爲『落』，『慮』、『落』雙聲。」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秀曰：「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阮毓崧曰：「此與孟子『茅塞』義略同。」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奚侗曰：「『擁』當作『癰』。」

說文：『癰，腫也。』」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力之反。狌音生乎？成玄英曰：「狌，野貓。」卑身而伏，以候敖音遨者。司馬彪曰：「遨翔之物，雞鼠之屬也。」東西跳梁，成玄英曰：「跳梁，猶走擲。」不辟音避高下，中於機辟，司馬彪曰：「辟，罔也。」王念孫曰：「『辟』與『繴』同，爾雅：『繴謂之罿。』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死於罔罟。今夫斄呂之反。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簡文曰：「莫，大也。」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屈大均曰：「莊生之學，貴乎自得。鯤鵬之化，皆以喻心。『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心之寓焉者也。『彷徨』、『逍遙』，適其適之至也。化其心為鯤鵬，化其身為大樗，夫既已無己矣，而又何功與名乎哉！」嚴復曰：「莊書多用『遊』字。自首篇名『逍遙遊』，如『遊於物之初』、『遊於物之所不得遯』、『遊乎天地之一氣』、『遊乎遙蕩恣睢轉徙之塗』、『聖人有所遊』、『乘物以遊心』、『入遊其樊』、『遊刃』、『遊乎塵垢之外』、『遊乎四海之外』、『遊方之內』、『遊方之外』、『遊無何有之鄉』、『遊心於淡』、『遊於無有』、『而遊無朕』，皆是。」穆按：本篇以「行」與「遊」對文，猶以「天」、「人」對文，遊則天行也。

齊物論

內篇之二。王應麟曰：「莊子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錢大昕曰：「王伯厚前，王安石、呂惠卿等，已發其說。」嚴復曰：「物有本性，不可齊也；所可齊者，物論耳。」章炳麟曰：「此篇先說『喪我』，終明『物化』，泯絕彼此，排遣是非，非專爲統一異論而作。」劉咸炘曰：「此篇初明萬物之自然，因明彼我之皆是，故曰『齊物』。後人多誤認爲破是非。雙遣兩忘，乃佛家所主。佛家主空，一切俱不要；道家主大，一切俱要。根本大異，豈可強同！」穆按：章、劉說是。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天下篇：「彭蒙、田駢、愼到，齊萬物以爲首。」則舊讀本「齊物」相連。

南郭子綦音其隱机音紀而坐，陸德明曰：「隱，馮也。」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陸德明曰：「荅，解體貌。」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爲耦。』」『耦』，本亦作『偶』。」俞樾曰：『偶』當讀爲『寓』，寄也。卽下文所謂『吾喪我』。」顏成子游立侍乎前，俞樾曰：「廣韻：『顏成，複姓。』」李頤曰：「子綦弟子，名偃，字子游。」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馬其昶曰：「言與曩日異。」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馬叙倫曰：「『而』讀爲『汝』。」今者吾喪我，葉秉敬曰：「『吾喪我』，與篇末『物化』相應。蓋不見有物，物化而合爲一我；不見有我，我喪而同乎萬物。」姚鼐曰：「一除我見，則物無不齊。」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象曰：「籟，簫也。」子游曰：「敢問其方。」

林雲銘曰：「方，類也。」穆案：易大傳：「方以類聚。」」

子綦曰：「夫大塊噫乙戒反。氣，其名為風。王敔曰：「大塊，地也。」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胡刀反。奚侗曰：「『呺』借為『號』。」歸有光曰：「風一也，聲隨竅異。言出於心亦然，道一而已。」而獨不聞之翏翏良救反。乎？陸德明曰：「翏翏，長風聲也。」奚侗曰：「『翏翏』，當作『飂』。說文：『飂，高風也。』」山林之畏於鬼反。佳，醉癸反。李頤曰：「山阜貌。」奚侗曰：「『林』，當為『陵』。『畏佳』，猶『崔嵬』。」王先謙曰：「即『嵔崔』。」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子兮反。吳汝綸曰：「『枅』讀為『軒』。軒，軹也。周禮輪人注：『小穿也。』」奚侗曰：「枅，曲枅。柱上曲木，兩頭受櫨。」似圈，音權。陸德明曰：「杯圈也。」似臼；似洼於花反。者，似污者。王念孫曰：「說文：『洼，深池也。』『污』與『窊』通。鑿地為尊，謂之『污尊』。」陸長庚曰：「鼻兩孔，口一孔，耳孔斜，枅孔方，圈孔圓深，臼淺，洼曲，污廣。」郭象曰：「此略舉眾竅之所似。」激者，奚侗曰：「『激』借為『噭』。說文：『吼也。』」謞音孝。者，司馬彪曰：「若讙謞聲。」叱昌實反。者，吸者，叫古弔反。者，譹者，宎於堯反。者，咬於交反。者。王敔曰：「『譹』通『號』。『叫』、『號』，其聲壯；『宎』、『咬』，其聲幽。」方東樹曰：「『宎』同『窔』，玉篇：『戶樞聲。』」陸長庚曰：「『激』如水激聲，『謞』如箭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譹』下而聲濁，『宎』深而聲留，『咬』鳴而聲清。」郭象曰：「此略舉眾竅之聲殊。」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李頤曰：「『于』、『喁』，聲之相和也。」泠風則小和，胡臥反。李頤曰：「泠泠，小風也。」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向秀曰：「烈風。濟，止也。」顧炎武曰：「『厲』即『烈』字。」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向秀曰：「『調調』、『刁刁』，皆動搖貌。」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姚鼐曰：「喪我者，聞『眾竅』、『比竹』，舉是『天籟』。有我者聞之，祇是『地籟』、『人籟』而已。子綦所言，皆『天籟』也。子

游不悟，所謂『見指不見月』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吳汝綸曰：「『己』音『紀』。自，從也。己，己萬竅也。」陳壽昌曰：「使聲由竅自出。」咸其自取，陳壽昌曰：「有是竅即有是聲，是聲本竅之自取也。」怒者其誰邪？」錢澄之曰：「天籟即在地籟中，『自己』謂各自成聲，『自取』謂各因其竅。」嚴復曰：「一氣之行，物自爲變，此近世學者所謂『天演』。西人亦以莊子爲古之天演家。」陳壽昌曰：「子綦語止此。」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陸長庚曰：「閑閑，從容暇豫之意，常應常靜也。」王敔曰：「閒閒，乘隙也。」俞樾曰：「釋詁：『閒，覵也。』『小知閒閒』，謂好覵察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章炳麟曰：「『炎』，同『淡』。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王敔曰：「詹詹，細碎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陸長庚曰：「魄與魂交而爲夢，魂與形開而應事。」與接爲構，日以心鬭。成玄英曰：「構，合也。」縵者，窖古孝反。者，簡文曰：「縵，寬心也。窖，深心也。」奚侗曰：「『縵』字當作『慢』。」密者。小恐惴惴，之瑞反。大恐縵縵。宣穎曰：「迷漫失精。」王闓運曰：「縵縵，解弛之形，恐甚不能自主也。」曹受坤曰：「前三形容其心思之精密，此二形容其神志之不寧。而後者由前引起。」其發若機栝，陸德明曰：「機，弩牙。栝，箭栝。」其司是非之謂也；王闓運曰：「司，察也。」章炳麟曰：「即今『伺』字。」王敔曰：「捷辨傷人。」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王先謙曰：「留不發，若詛盟然。」奚侗曰：「守勝，常守其勝。」王敔曰：「堅持己見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林雲銘曰：「神明日勞而消喪。」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吳汝綸曰：「王伯申說『之』猶『於』也。此『溺之』，當訓『溺於』。十二字爲一句，五句爲一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成玄英曰：「厭沒於欲，有類緘繩。」朱桂曜曰：「論語『天厭之』，皇侃疏：『厭，塞也。』」章炳麟曰：「『洫』讀『侐』，靜也。」穆按：洫，只是枯竭義。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陸德明曰：「陽，謂生也。」

宣穎曰：「無復生意。」喜、怒、哀、樂，慮、歎、變、慹，之涉反。姚、佚、啟、態；宣穎曰：「『慮』多思；『歎』多悲；『變』多反覆；『慹』多怖，音執。」朱桂曜曰：「啟，開張。態，作態。」王闓運曰：「『姚』，同『佻』。佚，蕩也。慮歎則變怖，姚佚則出態，魂形相顛倒也。」樂出虛，蒸成菌。方潛曰：「樂出虛，幻聲也。蒸成菌，幻形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王闓運曰：「『已』，同『噫』。『已乎』，猶『嗟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胡遠濬曰：「自『大知閑閑』以下，言心之種種名言狀態，皆如幻而有，生滅變異，更歷旦暮，而卒莫得所由起。今欲追變異生滅旦暮之故，其仍由心生乎！所謂『自心還取自心』也。」非彼無我，宣穎曰：「『彼』，即上之『此』也。」非我無所取。成玄英曰：「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林雲銘曰：「非天機之動，則我不能自生。非我有以受之，則彼亦不能獨生我也。」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除忍反。陸德明曰：「兆也。」姚鼐曰：「第求無彼無我，乃彭蒙、田駢、慎到之術，非真知道者。真知道者，必求真宰。真宰者，不見其眹，而無處不可見。『百骸、九竅』以下，又恐人執妄心爲真宰也。」嚴復曰：「『彼』、『我』，對待之名；『真宰』，則絕對者也。」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嚴復曰：「『所萌』、『所由以生』、『所爲使』，皆無形而不可見。可見者，可行已信之迹也。」有情而無形。陳壽昌曰：「情，實也。『若有真宰』者，『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也。『可行已信』者，『其情甚真，其中有信』也。『有情無形』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穆按：大宗師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百骸、九竅、六藏，李楨曰：「難經：『五藏，心、肝、脾、肺、腎也。腎有兩藏，左爲腎，右爲命門。』」賅而存焉，成玄英曰：「賅，備。」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馬其昶曰：「『私』謂有所偏愛，不能皆說。」劉咸炘曰：「人身百節，皆神所在。神本一渾全之體，不屬於一節，正如道在萬物，風與眾竅，實無所獨私也。」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吳汝綸曰：「『有』與『以』同。」顧氏唐韻正：「『有』字古讀若『以』。」其臣妾不足以相治

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陸長庚曰：「此『眞』於人本無損益。迷則凡，悟則聖。」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王闓運曰：「保其形以待盡，是待死而已。」馬其昶曰：「眞宰不亡，而今亦待盡。此言『其形化，其心與之然』。」穆按：「不亡」，指成形言。劉師培曰：「『不亡』，田子方篇作『不化』。」與物相刃相靡，王闓運曰：「『靡』同『䃺』。」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乃結反。盧文弨曰：「字當作『苶』。」司馬彪作「薾」。簡文曰：「疲困貌。」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陸德明曰：「芒，芒昧也。」姚鼐曰：「其形化而心逐之，無復眞宰，是芒然無知者矣。然人生本來，豈若是芒哉！世自有覺者，然非『隨其成心』之謂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成玄英曰：「凡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曹受坤曰：「成心，包括一切心知言。庚桑楚篇：『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師成心，即以知爲師也。」王闓運曰：「成心，己是之見。」穆按：「成心」與「成形」對文。各隨其成心而師之，所以爲芒，而是非橫生也。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姚鼐曰：「萬物相待乎前，知逐而生，是『知代』也。無端念動者，『心自取』也。二者皆妄耳。而人之言語，率出於此。此與風之吹物何異！」錢澄之曰：「『知代』，謂知日夜之相代，而自取眞君者。」穆按：錢說是。「知代」，即知化矣。知化者，無成心也。「心自取」，謂後心認取前心而妄執以爲眞我。蓋愚者雖不知化，亦能自取己心，惟一成不化耳。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向秀曰：「『昔』者，昨日之謂。」王敔曰：「此惠子之言，而莊子用之。」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

何哉！穆按：世人皆堅執有是非，而不悟其生於各自之成心，我無如之何也。嚴復曰：「世人之說幽冥，宗教之言上帝，大氐皆『隨其成心而師之』之說也。」

夫言非吹也。宣穎曰：「天籟自然，言非其比。」王闓運曰：「言，人籟。吹，天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穆按：未定，即未成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苦豆反。音，馬其昶曰：「廣雅：『鷇，雛也。』」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馬其昶曰：「音息則語滅，人言之與鷇音等耳，何足校其是非！」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章炳麟曰：「『隱』讀如『隱几』之『隱』，所依據也。」穆按：此即「隨其成心」，人各有師也。曹受坤曰：「即下文『其分也，成也』之『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郭象曰：「儒、墨更相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穆按：「明」，「芒」之對文。各師成心則芒，知化則明矣。則陽篇云：「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若明此理，則知代而化，成心泯而是非亦泯矣。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穆按：自我謂「彼」，自彼則為「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章炳麟曰：「『彼』『是』觀待而起，一方生卽一方滅，一方可卽一方不可，因果同時也。」穆按：「方生」謂同時並起。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胡遠濬曰：「『因』者，相因待之意。謂是非相待而生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成玄英曰：「天，自然也。」吳汝綸曰：「由，用也。下『不用而寓諸庸』，卽『照於天』之說也。」亦因是也。朱子曰：「『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此為最要。史記老子贊云：『虛無

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因應是用，蓋因而應之之義云爾。」馬其昶曰：「此卽儒者因物付物之學。」王闓運曰：「專『因是』以化其非也。世所積是，聖不能非。世所積非，聖可以是。愚者難悟，先務順之。必先是之，乃可無非。」劉咸炘曰：「『因是』，因其皆是。所破特彼我之相非耳。」穆按：上文言「因是因非」，聖人獨因是而無所非，故曰「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郭象曰：「偶，對也。」馬其昶曰：「莊子『因是』之學，不類子莫之『執中』。無方所，故謂之『兩行』；無對待，故謂之『通一』。蓋因是爲是，我無與焉。『彼是』者，我見所生，是彼非此，有方所而對待起，所謂『偶』也。『彼是莫得其偶』，卽『因是』已。此『環中』之所以妙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錢澄之曰：「樞，天樞也。天樞居中，斗柄環指，不滯一隅，故曰『環中』。」郭慶藩曰：「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曰環中。』」朱子曰：「老子云：『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亦此意。」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曹受坤曰：「孔子稱舜之大知，則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自謂無知，亦曰『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惟環無端，不論由何點起，左旋右旋，皆復原位。故原位非終點，起點亦非始境，無所往而不通，亦無所往而不中。故可以隨成，可以應無窮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章炳麟曰：「『指』、『馬』之義，乃破公孫龍說。指物篇云：『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上『指』謂所指者，卽境；下『指』謂能指者，卽識。物皆有對，故莫非境；識則無對，故識非境。莊生則云，以境喻識之非境，不若以非境喻識之非境也。蓋爲有對者，但是俗論。方有所見，相見同生，故物亦非境也。兩皆非境，則爭自絕矣。白馬論云：『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莊生則云，以馬喻白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白馬之非馬。蓋馬非以命形，專取現量，眞馬與石形如馬者，等無差別。命馬爲馬，亦且越出現量。兩皆非馬，則爭自絕矣。」穆按：公孫龍在莊子後，此不當

以公孫龍爲說。「指」，百體之一；「馬」，萬類之一。此蓋泛就「指」、「馬」說之。謂以我喻彼之非我，不若以彼喻我之非彼耳。陳壽昌曰：「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復爲非指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呂惠卿曰：「『天地與我竝生』，而同體；『萬物與我爲一』，而同類。」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王叔岷曰：「此二句疑當在下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道行之而成，穆按：此「隱於小成」之道。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馬其昶曰：「各有所行以成其道，各謂其物爲然，而異己者爲不然，皆私也；非眞是所在。」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胡遠濬曰：「此就分殊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胡遠濬曰：「此就理一言。」陸德明曰：「崔本此下更有『可於可，而不可於不可。不可於不可，而可於可』。」故爲是舉莛音庭。與楹，朱亦棟曰：「莛，言其小也。漢書：『以莛撞鐘。』」厲與西施，陸德明曰：「厲，惡也。西施，吳王美女。」恢恑九委反。憰音決。怪，盧文弨曰：「『恑』與『詭』同。」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成玄英曰：「於此爲成，於彼爲毀。如散毛成氈，伐木爲舍等也。」王闓運曰：「獨則無成。」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惟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嚴復曰：「庸，常也，用也。常脈一分七十六至，病熱者百至。百與七十六，無是非善惡可言，顧以反常而醫者變色。北行者不南轅，緣木者非求魚。南轅緣木非過也，顧以北行、求魚則大謬。前之所非，非於反常；後之所非，非於失用。故曰『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章炳麟曰：「『庸』、『用』、『通』、『得』，皆以疊韻爲訓。『得』借爲『中』。古無舌上音，『中』讀如『冬』，與『得』雙聲。」穆按：中庸之書本此。王闓運曰：「主於得而不可求，適得而已。」因是已。王敔曰：「已，止也。謂因是而卽止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宣穎曰：「『不知其然』，未嘗有心也。」穆按：已而自以爲然者，仍非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

胡遠濬曰：「『勞神明爲一』，惠子是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七徐反。公賦芧，音序。奚侗曰：「『芧』當作『柔』。」崔譔曰：「狙公，養猨狙者。」司馬彪曰：「芧，橡子也。朝三升，暮四升也。」成玄英曰：「賦，與也。」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穆按：狙公之順衆狙，亦「因是」之義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錢澄之曰：「道通爲一，惟善因者，能不用一而用兩。『兩』者，一之所寓也。」曹受坤曰：「淮南原道：『鈞旋轂轉，周而復匝。』漢書注：『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此與循環義相照應。『兩行』，即從環中左旋右轉，無不同歸一點也。」「鈞」，陸德明釋文又作「均」、成玄英曰：「天均，自然均平之理。」王先謙曰：「聖人和通是非，共休息於自然均平之地，物與我各得其所，是『兩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玄英曰：「至，造極之名。」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象曰：「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王闓運曰：「封，域也。彼此之界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陸長庚曰：「未始有物之先，即無極也。有物，即太極也。有封，即動靜陰陽也。有是非，即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吳汝綸曰：「愛，隱也。障翳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玄英曰：「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道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有成與虧，故章炳麟曰：「故，此也。義見墨子天志篇。」昭氏之鼓琴也；俞樾曰：「列子載鄭師文學琴師襄事。『師』舉其官，『昭』舉其氏。」武延緒曰：「疑『昭』爲『師』字誤。」

馬敍倫曰：「呂氏君守篇：『鄭太師文終日鼓琴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郭象曰：「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司馬彪曰：「枝，柱也。策，杖也。」崔譔曰：「舉杖以擊節。」王闓運曰：「師曠瞽者，故柱杖而行。」惠子之據梧也，崔譔曰：「梧，琴瑟也。」成玄英曰：「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只以梧几而據之談說。」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奚侗曰：「『盛』當作『成』。」故載之末年。釋德清曰：「言從事以終身。」奚侗曰：「載，事也。」姚永樸曰：「小爾雅：『載，行也。』末年，猶云終世。」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錢澄之曰：「既自以爲成，有異於人矣。又欲明之於人，明己之成，所以見彼之虧也。」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郭象曰：「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郭象曰：「昭文之子，終文之緒，亦卒不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胡遠濬曰：「非所明而明之，以此爲成，則孰非成者！然物與我皆只能自明，不能明人。若明非所明，卽不可謂成，則又無一成者矣。」馬其昶曰：「各私一我，皆可謂成；兼物與我，無所謂成也。」嚴復曰：「不獨人道如是，而造化尤然。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寒暑推遷，晝夜相代，萬物成毀生滅於此區區一丸之中。來無始，去無終。問彼眞宰，何因爲是？雖有大聖，無能答也。」是故滑古沒反。疑之耀，吳汝綸曰：「『滑疑』，卽『滑稽』也。史記：『滑稽多智。』顏師古說：『滑，亂也。稽，疑也。』索隱引鄒誕曰：『言是若非，言非若是，能亂同異也。』子雲酒箴：『鴟夷滑稽』，注：『圜轉縱舍，無窮之狀。』皆與莊子恉意相合。」聖人之所圖也。王先謙曰：「謀去之。」曹受坤曰：「說文：『圖，計畫難也。』此言聖人以爲難。中庸：『吾弗能之矣』，語意相似。」

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王夫之曰：「此欲顯其綱宗，而先自破其非。」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章炳麟曰：「斷割一期，故『有始』。長無本剽，故『無始』。心本不生，故『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計色故『有』，計空故『無』。離色空，故『未始有無』。離徧計，故『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不覺心動，忽然念起，遂生有無之見。計色爲『有』，離計孰證其有？計空爲『無』，離計孰證其無？故曰：『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然今之論者，現是有言。所詮之『有』，寧得遮撥爲『無』？而此能詮，誠合於所詮否，又無明證。故復說言『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歸有光曰：「始終，數也；有無，象也。無象、無數，浩浩綿綿。」馬其昶曰：「秋豪性足，殤子反眞，故稱久大。天地並生，故彭祖夭；萬物爲一，故大山小。」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章炳麟曰：「依幻有說，與萬物爲一。若依圓成實性，唯是一如來藏，一向無有，人與萬物，何形隔器殊之有？所謂『一』者何耶？般若經說：『諸法一性，即是無性。諸法無性，即是一性。』是故『一』即無見無相，何得有言？以藏識中有數識，既見爲『一』，不得無『一』之名。呼此『一』聲，爲能詮之名。對此『一』者，爲所詮之事。是『一與言爲二』。識中一種，更與能詮、所詮異分，是『二與一爲三』。本自無性，而起三數。故曰『自無適有，以至於三』。無適者，不動之謂。一種、一事、一聲，泊爾皆寂，然後

爲至。所因者何？因其本是一也。此說齊物之至，本自無齊。」穆按：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即本此。**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胡遠濬曰：「『凡』對『巧歷』言。」**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穆按：無適，即各止於彼我之分，即「因是」也；亦即所謂「休乎天鈞」也。曹受坤曰：「至是齊物論正文已完，以下不過條列，以申述前旨。」

夫道未始有封，章炳麟曰：「崔云：『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然則此自別爲一章也。」蔣錫昌曰：「謂『班固說在外篇』者，乃言班固本此章亦在本篇，但班固驗之於義，以爲應在外篇也。」**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畛，之忍反。陸德明曰：「畛，謂封域畛陌。」郭象曰：「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曹受坤曰：「左、右，乃極端反對之兩派。倫者，類也。義者，各持一義。此蓋同一派中，再分類別者。」**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曹受坤曰：「大派對立，則爲分、爲競；小派紛爭，則爲辯、爲爭。」**此之謂八德。**王夫之曰：「故老子曰：『道失而後有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王闓運曰：「存，察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郭象曰：「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錢澄之曰：「只見一邊，則以所見爲是，所不見爲非。」**夫大道不稱，**宣穎曰：「無可名。」**大辯不言，大仁不仁，**成玄英曰：「亭毒羣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爲仁也。」**大廉不嗛，**欺簟反。朱桂曜曰：「『嗛』蓋『磏』之壞字。說文：『磏，厲石也。』韓詩外傳：『磏乎其廉而不劌。』」馬其昶曰：「『嗛』，與『隒』同。說文：『隒，崖也。』謂廉者不自顯崖岸。」**大勇不忮。**王念孫曰：「說文：『

忮，很也。」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闕誤引或本「成」作「周」。郭象曰：「有常愛，必不周。」廉淸而不信，馬其昶曰：「淸，謂明察也。『信』，與『申』同。」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王念孫曰：「『园』與『刓』通。」吳汝綸曰：「淮南作『五者無棄而幾向方矣』。高注：『方，道也。』」馬其昶曰：「案：『园』謂化五者之迹，猶老子之言『挫其銳』也。」奚侗曰：「疑古本莊子『無』作『无』，棄字破爛，鈔者作□以識，後人誤合爲『园』。」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成玄英曰：「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章炳麟曰：「『騖馳愈遠，本量愈乖。知止其所不知者，卽『不論』、『不議』之謂。」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蔣錫昌曰：「天府，卽自然之府，卽至人藏道之心竅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郭象曰：「至理之來，自然無迹。」此之謂葆光。焦竑曰：「葆光，卽知而不知之謂。」趙以夫曰：「葆光，言自晦其明也。」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崔譔曰：「『宗』一，『膾』二，『胥敖』三。」洪亮吉曰：「『鄶』、『膾』，古今字。」孫詒讓曰：「『宗』，『崇』之借字。荀子『堯伐驩兜』，楊注：『書曰：放驩兜於崇山。』呂氏召類：『禹攻曹、魏、屈驁』，疑『敖』與『驁』字通。『胥』，或當作『骨』；『骨敖』卽『屈驁』。」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閒，郭象曰：「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馬其昶曰：「聽其自存，又何歉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馬其昶曰：「『照』與『炤』、『灼』同字。說文：『灼，炙也。』淮南言『堯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草木』，卽此所謂竝炤也。」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郭嵩燾曰：「日，無心者也。德之求辯乎是非，方且以有心出之，民何所措手足乎！」郭象曰：「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弘哉！」

齧缺問乎王倪曰：俞樾曰：「廣韻：『齧，姓。』」「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司馬彪曰：「偏，枯死也。」鰌音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蝯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司馬彪曰：「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以所食得名。」麋鹿食薦，司馬彪曰：「薦，美草也。」蝍且子徐反。甘帶，陸德明曰：「蝍且，廣雅：『蜈公也。』爾雅：『蒺藜，蝍蛆。』郭璞注：『似蝗，能食蛇腦。』」司馬彪曰：「帶，小蛇也。」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蝯，猵篇面反。狙以爲雌，向秀曰：「猵狙以蝯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司馬彪曰：「毛嬙，越王美姬。」陸德明曰：「麗姬，晉獻公之嬖。」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崔譔曰：「疾走不顧爲決。」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戶故反。而不能寒；向秀曰：「沍，凍也。」疾雷破山、風闕誤引或本作『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

己，而況利害之端乎！」郭嵩燾曰：「能不以物爲重，而天地造化自存於吾心，則外境不足以相累。莊子之自期許如此，故屢及之。」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俞樾曰：「據『吾聞諸夫子』之語，則瞿鵲子當爲孔子弟子。」馬其昶曰：「國策有『梧下先生』。」李頤曰：「居長梧下，因以爲名。」「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郭象曰：「務自來而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不違害，郭象曰：「任而直前。」不喜求，王敔曰：「自謂未得。」不緣道，王敔曰：「自謂已得。」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胡遠濬曰：「此卽寓言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終身言，未嘗言也』之旨。」而遊乎塵垢之外。』郭象曰：「凡非眞性，皆塵垢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向秀曰：「『孟浪』，音『漫瀾』，無所趣舍之謂。」崔譔曰：「不精要之貌。」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音瑩也，司馬彪曰：「聽熒，疑惑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崔譔曰：「時夜，司夜，謂雞也。」見彈而求鴞炙。司馬彪曰：「鴞，小鳩，可炙。」郭象曰：「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成玄英曰：「何如？」旁日月，司馬彪曰：「旁，依也。」挾宇宙，爲其脗武軫反。合，司馬彪曰：「脗，合也。」王闓運曰：「明並日月，量兼宇宙，與世吻合，不從事於務也。」置其滑古沒反。涽，音昏。向秀曰：「滑涽，未定之謂。」以隸相尊。吳汝綸曰：「列子注：『隸，猶羣輩。』」穆按：羣輩相尊，世情皆然，聖人亦不違之也。眾人役役，聖人愚芚，徒奔反。司馬彪曰：「渾沌不分察也。」參萬歲而一成純，郭象曰：「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

蘊。郭象曰：「蘊，積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王先謙曰：「萬物無所不然，但以一是相蘊積。」穆按：此聖人所以因是而止，不復因於非是也。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成玄英曰：「艾地之守封疆者。」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崔譔曰：「六國諸侯僭稱王，因謂晉獻公為王也。」穆按：此證本篇之成，必在齊、魏相王後也。與王同筐牀，崔譔曰：「方牀也。」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郭象曰：「蘄，求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章炳麟曰：「覺夢之喻，非謂生夢死覺。大覺知大夢者，知生為夢，故不求長生；知生死皆夢，故亦不求寂滅。」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司馬彪曰：「竊竊，猶察察也。」君乎，牧乎，固哉！劉辰翁曰：「舉世皆夢，人君、人牧，方竊竊然有擇於此，陋矣。」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音的。陸德明曰：「弔，至也。詭，異也。」馬其昶曰：「『弔詭』猶『諔詭』。天下篇：『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王先謙曰：「解人難得，萬世一遇，猶旦暮然。」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郭象曰：「『若』、『而』，皆『汝』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貪闇反。闇。李頤曰：「黮闇，不明貌。」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郭象曰：「各自正耳。」何謂和之以天倪？

郭象曰：「天倪，自然之分也。」馬敍倫曰：「當從班固作『天研』。說文：『研，䃺也。』『天研』，猶言自然䃺之。䃺道回旋，終而復始，以喻是非之初無是非也。」朱桂曜曰：「釋文引舍人云：『研，平也。』『天研』即『天平』。」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呂惠卿曰：「此下五句，至『所以窮年也』，應移『而待彼也邪』句下。」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司馬彪曰：「曼衍，無極也。」王雱曰：「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則古今之年有時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郭象曰：「是非之辯爲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

忘年、忘義，

郭象曰：「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

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象曰：「是非、死生，蕩而爲一。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姚鼐曰：「疑『何謂和之以天倪』至此，是雜篇『寓言』章末錯入此處。」

罔兩問景曰：

郭象曰：「罔兩，景外之微陰也。」嚴復曰：「凡物之非此非彼者曰『罔兩』。『魑魅罔兩』之『罔兩』，介於人鬼物鬽之間。問『影』之『罔兩』，介於光影明闇之間，天

文家所謂『闇虛』。室中有二燈，則所成之影皆闇虛；必兩光之所不及者，乃爲眞影。」「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曾國藩曰：「『有待』，景爲形使也。『又有待』，形爲氣使也。」吾待蛇蚹音付、蜩翼邪？成玄英曰：「蚹，蛇蛻皮。蜩翼，即外篇所云『蜩甲』。蛇蛻故皮，蜩出新甲也。」陶鴻慶曰：「此『待』字當作『特』。」高亨曰：「『待』字疑涉上文而衍。寓言篇：『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即其證。」穆按：蛇蚹、蜩翼，皆已與蛇、蜩不相關。故知相待實不相待，皆自然也。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成玄英曰：「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況羽反。然胡蝶也。陸德明曰：「栩栩，喜貌。」自喻適志與！李頤曰：「喻，快也。」奚侗曰：「『喻』字當作『愉』。」穆按：「自喻」，猶云「自謂」。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李頤曰：「蘧蘧，有形貌。」王闓運曰：「蘧蘧，重貌。」嚴復曰：「大宗師：『蘧然覺』，則『蘧蘧』自是覺貌。」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王先謙曰：「周、蝶必有分，而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周爲蝶可，謂蝶爲周亦可，則一而化矣。」馬其昶曰：「物有分，化則一也。至人深達造化之原，絕無我相，故一切是非、利害、貴賤、生死，不入胸次；忘年、忘義，浩然與天地精神往來。」

養生主

內篇之三。陳景元曰：「主，眞君也。」王夫之曰：「形，寓也，賓也。心知寓神以馳，役也。皆吾生之有，而非生之主也。養生之主者，賓其賓，役其役，薪盡而火不喪其明。」楊時曰：「逍遙篇，子思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呂惠卿曰：「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姚鼐曰：「『已而』之『已』，『此』也。」穆按：老子云：「知止可以不殆」，本此。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己，而全理在身。」胡遠濬曰：「大宗師云：『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此眞人之不近刑近名也。」張文虎曰：「兩『無』字皆轉語辭，與『無乃』、『將無』、『得無』辭氣相近。」劉咸炘曰：「管子白心：『爲善乎，無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是其證。」緣督以爲經。王夫之曰：「身後之中脈曰『督』，居靜而不倚於左右，有位而無形質者。『緣督』者，循虛而行，以適得其中。」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吳汝綸曰：「『生』讀爲『性』。」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崔譔曰：「文惠君，梁惠王也。」穆按：據此稱謂，似此篇較逍遙、齊物爲先成。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居彼反。馬其昶曰：「『膝之所踦』，謂屈一足之膝以案之也。說文：『踦，一足也。』」砉音畫然嚮然，司馬彪曰：「砉然，皮骨相離聲。」武延緒曰：「『嚮』疑『嚮』字誤。『嚮』一作『吺』，『嚮』一作『向』，形近。」奏刀騞呼獲反。然，崔譔曰：「聲大於『砉』也。」張湛曰：「破聲。」莫不中音。合於桑

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司馬彪曰：「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奚侗曰：「『經』疑『貍』字誤。樂記：『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武延緒曰：「疑『首』乃『肯』字譌。」文惠君曰：「譆！音熙。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象曰：「但見其理閒。」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向秀曰：「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縱手放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依乎天理，韓非曰：「理者，成物之文也。」成玄英曰：「依天然之腠理。」批大郤，陸德明曰：「字林：『批，擊也。』崔譔曰：『郤，閒也。』」導大窾，苦管反。司馬彪曰：「窾，空也。」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音啟之未嘗，俞樾曰：「『技』，疑『枝』之誤。素問『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云：『經脈為裏，支脈為絡。』『支』與『枝』通。『枝經』，猶『經絡』也。」陸德明曰：「『肯』，說文作『肎』，著骨肉也。司馬彪曰：『綮』，猶結處也。」王闓運曰：「『嘗』，試也。」穆按：「未嘗」，猶「不到」。章炳麟曰：「『技』者，小也，言未嘗小經肯綮也。」而況大軱音孤乎！崔譔曰：「槃結骨。」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崔譔曰：「族，眾也。」俞樾曰：「『折』謂折骨。」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音刑。郭象曰：「硎，砥石也。」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郭象曰：「交錯聚結為『族』。」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化百反。然已解，王念孫曰：「說文：『捇，裂也。』『謋』與

『抹』同。」奚侗曰：「『謋』疑『磔』之誤。廣雅：『磔，開也。』」如土委地。郭象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郭象曰：「逸足容豫，自得之謂。」善刀而藏之。」郭象曰：「拭刀而弢之也。」王闓運曰：「『善』，讀若『繕人』之『繕』。」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司馬彪曰：「姓公文氏，名軒，宋人。」簡文曰：「右師，官名。」「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向秀曰：「介，偏刖也。」天與，其人與？」舊注：「『與』，同『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司馬彪曰：「獨，一足。」人之貌有與也。郭象曰：「兩足共行。」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嚴復曰：「分明是人，乃說是天，言養生之安無奈何之命。」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陶望齡曰：「防患周愼。」阮毓崧曰：「言不易得。」不蘄畜乎樊中。郭象曰：「蘄，求也。」邵晉涵曰：「爾雅：『樊，藩也。』」神雖王，于況反。不善也。陳壽昌曰：「雉未歷樊中束縛之苦，故以澤中之飲啄為常，神氣雖旺，初不自覺其善；忘適之適如此。」馬其昶曰：「『不蘄』猶言『不期』。樊中飲啄，神雖不勞，非鳥所樂。」嚴復曰：「上既言安於無奈何，而不以人賊天，又養生者所當知，故以『澤雉』繼。」

老聃死，秦失本又作「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馬其昶曰：「氣還太虛，則與天合。」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胡遠濬曰：「『彼』，斥哭

」者。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吳汝綸曰：「倍，背也。『情』，讀『情僞』之『情』。」穆按：「是」，亦斥哭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郭象曰：「馳騖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嚴復曰：「『安時處順』，是『依乎天理』注腳。」古者謂是帝之縣，音玄解。崔譔曰：「以生爲『縣』，以死爲『解』。」穆按：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即「縣解」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錢澄之曰：「指薪爲火，此薪既盡，所指窮矣；而火固在也。『薪』謂有涯之生。」穆按：火喻大道。佛典以神形喻薪火，非莊子本旨。王夫之曰：「形成而神因附之，形敝則神舍之而去。寓於形，謂之神；不寓於形，天而已矣。」此亦通。

人間世

內篇之四。郭象曰：「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變故，世世異宜，惟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陳于廷曰：「莊子拯世，非忘世。其爲書，求入世，非求出世也。」王夫之曰：「此篇爲涉亂世以自全之妙術，君子深有取焉。」釋德清曰：「眞人無心遊世，以實庖丁解牛之譬，以見養生主之效也。篇雖各別，而意實貫。」又曰：「孔子乃用世之聖人，顏子乃聖門之高第，故借以爲重，使其信然。」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衞。」曰：「奚爲焉？」曰：「回聞衞君，陳景元曰：「蓋是出公輒。」其年壯，其行獨。郭象曰：「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郭象曰：「莫敢諫也。」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釋德清曰：「以國比乎澤，而死者若澤中之蕉也。」奚侗曰：「『國』字涉上文而衍。呂覽期賢篇：『死者量於澤矣』，與此相同。」曹受坤曰：「呂氏高注：『量，滿也。』」章炳麟曰：「蕉，說文云：『生枲也。』言死者其多如枲，猶云死人如麻耳。」民其無如矣。王先謙曰：「無所歸往。」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崔譔曰：「則，法也。」闕誤本「思其」下有「所行」二字，「則」字屬下讀。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音熙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奚侗曰：「『而』，借爲『乃』。」古之至人，先存諸己，

而後存諸人。武延緒曰：「『存』當爲『求』字譌。」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札也；崔譔本「札」作「軋」。成玄英曰：「軋，傷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古江反。未達人氣；簡文曰：「矼，慤實貌。」王闓運曰：「『矼』，『硜』之借字，堅也。」馬叙倫曰：「『矼』借爲『鞏』，堅固義。此言德之厚，信之固，未足以感人。」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姚鼐曰：「『術』，同『述』。」闕誤本又作「衒」。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郭象曰：「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而強以仁義準繩之，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命之曰菑人。王闓運曰：「『菑』同『剚』，人不欲受，如剚刃其身。」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王先謙曰：「下『而』，『汝』也。衞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郭象曰：「汝惟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勢，而角其捷辯。」而目將熒之，王念孫曰：「說文：『䁝，惑也。』與『熒』通。」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郭象曰：「自救解不暇。」容將形之，王先謙曰：「容將益恭。」心且成之。郭象曰：「且釋己以從彼。」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郭象曰：「未信而諫，雖厚爲害。」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紆甫反。拊音撫。人之民，崔譔曰：「『傴拊』，猶『嘔呴』，謂養也。」武延緒曰：「『下』字衍。」以下拂其上者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朱亦棟曰：「『胥敖』二字切音爲『苗』，卽三苗也。『叢枝』，卽『宗』也。」奚侗曰：「『枝』疑『快』字之誤。『快』、『膾』音近，齊物論作『宗、膾』。」禹攻有扈，國爲虛厲，李頤曰：「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郭象曰：「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眾攻之。」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王引之曰：「『來』，句末語詞。」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馬其昶曰：「外貌爲陽，見禮疏。『孔揚，采色不定』，狀其貌爲充盛，內無定執。」穆按：此斥言衞君也。常人之所不違。郭象曰：「莫之敢逆。」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成玄英曰：「案，抑也。容與，猶快樂。人以箴規感動，乃因而挫抑之，以求放縱其心意。」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陸長庚曰：「日漸者，以漸而進，小德也。」王先謙曰：「雖日日漸漬之以德，不能有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宣穎曰：「自以爲是。」方苞曰：「不訾，言貌相承，而心漫不訾省。」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王敔曰：「以成言上比古人。」馬其昶曰：「禮記注：『成，猶奏也。』」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王闓運曰：「蘄，祈也。猶望也。己言而人有從否，不能無望，視人重也。若知己與天子，無所貴賤，則不冀人從，不料人違，稱己而言，不設機械，故無患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

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其驚反。跽其里反。曲拳，人臣之禮也。成玄英曰：「擎手跽足，磬折曲躬。」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郭象曰：「寄直於古，無以病我。」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崔譔曰：「諜，閒也。」宣穎曰：「言正人之法太多，而不能審覘人意。」王敔曰：「諜，狎也。」俞樾曰：「列禦寇篇：『形諜成光』，釋文：『諜，便僻也。』此『諜』義同，言有法度而不便僻。」武延緒曰：「『政』疑『故』字譌。『多故』，猶言『多端』。」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闕誤本「有」下有「心」字。郭象曰：「有其心而爲之，誠未易也。」易之者，皞天不宜。」穆按：在宥篇：「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勿成。」與此句法同。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郝懿行曰：「方言：『茹，食也。』」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劉文典曰：「『若一』二字疑誤倒。」王叔岷曰：「『一』下疑脫『汝』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成玄英曰：「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玄妙。」聽止於耳，俞樾曰：「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此申說『無聽之以

耳』之義；言耳之為用，止於聽而已。」心止於符。俞樾曰：「此申說『無聽之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符』之言『合』。」陳祥道曰：「『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奚侗曰：「『自』係『有』誤。」郭象曰：「未始使心齋，故有其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王闓運曰：「名，門楣也。」胡遠濬曰：「入謂入遊衞國，無以衞君惡聲橫於胸中。」入則鳴，不入則止。郭象曰：「譬之宮商，應而無心。」無門無毒，李楨曰：「『門』、『毒』對文，『毒』蓋『壔』之借字。說文：『壔，保也。』張行孚發疑云：『壔者，累土為臺以傳信，即呂覽所謂「高保」。』」王先謙曰：「門者，可以沿為行路；毒者，可以望為標的。『無門無毒』，使人無可窺尋指目之意。」章炳麟曰：「『毒』當以聲借為『竇』、『窬』等字。」一宅而寓於不得已，釋德清曰：「『一宅』者，安心於一，了無二念。」馬敍倫曰：「『宅』『寓』義重，『一』為『而』字壞文，本當作『而宅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馬其昶曰：「不行而絕迹，此出世法。行而不踐地，則入世而不為世攖者。蓋人閒世不能不為人使，易以偽，故難也。惟能飛不以翼，知不以知，則人而天矣，虛故也。」穆按：「偽」即「為」也。為人使易以為，是以有翼飛也。為天使難以為，是以無翼飛也。瞻彼闋苦穴反。者，虛室生白，司馬彪曰：「闋，空也。『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崔譔曰：「白者，日光所照。」穆按：「者」，「堵」之借字。「闋堵」，即「虛室」也。吉祥止止。郭象曰：「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俞樾曰：「淮南俶眞作『止也』。」奚侗曰：「下『止』字當作『之』。」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馬其昶曰：「淮南：『是謂坐馳陸沈。』注：『言坐行

神化，疾於馳傳。』」林雲銘曰：「如繫馬而止，身坐於此，心逐於彼，愈見為天使之難以偽也。」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李頤曰：「徇，使也。」林雲銘曰：「『徇』與『循』同，率也。率其聰明而通於內，屏其心知而外之，虛之至也。」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成玄英曰：「虛懷任物，鬼神將冥附而舍止。人倫歸依，固其宜矣。」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成玄英曰：「紐，綱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向秀曰：「几蘧，古帝王。」王敔曰：「行終，行之終身也。」而況散焉者乎！宣穎曰：「散，眾人。」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陸德明曰：「沈諸梁，字子高，楚大夫，為葉縣尹，僭稱公。」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宣穎曰：「貌敬而緩於應事。」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劉辰翁曰：「未有不依道而能使美滿成就無後悔者。」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郭象曰：「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無後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宣穎曰：「甘守粗糲，不求精善。」爨，無欲清之人。郭象曰：「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王先謙曰：「憂灼之故。」吾未至乎事之情，宣穎曰：「未到行事實處。」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成玄英曰：「戒，法也。」其

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似豉反。）乎前，崔譔曰：「施，移也。」王念孫曰：「晏子：『君臣易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劉咸炘曰：「莊言『命』與孟言『性』同。孟子就一人以觀，故重言『性』；莊周就宇宙以觀，故重言『命』。」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吳汝綸曰：「呂覽：『入山行木』，注：『行，察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唐順之曰：「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知傳言有法，則無人道之患。」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王敔曰：「『靡』，同『縻』，維繫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成玄英曰：「莫，致疑貌。」奚侗曰：「論語邢疏：『莫，薄也。』猶言信之不篤。」陶鴻慶曰：「『莫』，『慔』之借字。淮南高注：『莫，勉也。』勉強信不堅。」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音泰）至則多奇巧；王先謙曰：「鬬力屬陽，求勝則終於陰謀。欲勝之至，則奇譎百出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俞樾曰：「『諒』與『鄙』文不相對，『諒』蓋『諸』之誤。『諸』讀爲『都』。淮南詮言訓：『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卽本莊子；『大』乃『卒』字之誤。」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郭嵩燾曰：「『實喪』，猶言『得失』。」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馬其昶曰：「言忿起無端。」巧言偏辭。郭象曰：「忿怒之作，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王叔岷曰：「崔譔本『偏』作『諞』。說文：『諞，便巧言也。』」獸死不擇音，王敔曰：「『音』，通『蔭』。」氣息茀音佛然，王引之曰：「『茀』，爲『艴』之借字。」於是並生心厲。王先謙曰：「欲噬人也。」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郭象曰：「傳彼實也。」無勸成。郭象曰：「任其自成。」過度，益也。』俞樾曰：「『益』，讀爲『溢』。卽上文『溢美』、『溢惡』。」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郭象曰：「任其時化。」惡成不及改，可不愼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郭象曰：「任齊所報，何必爲齊作意於其間！」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王先謙曰：「但致君命，不以己與。」

顏闔將傅衞靈公太子，陸德明曰：「顏闔，魯賢人。」司馬彪曰：「太子，蒯聵也。」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劉辰翁曰：「如言天生刻薄人。」陸長庚曰：「天薄其賦，使之無德。」馬其昶曰：「猶詩云『天降慆德』。」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李頤曰：「方，道也。」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女身哉！晁迥曰：「人閒世提出『戒、愼、正身』，而

世反以放達宗莊，何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郭象曰：「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和不欲出。郭象曰：「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武延緒曰：「『名』，疑『色』字譌。」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焦竑曰：「無知也。」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徒頂反。畦，音携。焦竑曰：「町畦，猶疆界，言無收拾。」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焦竑曰：「崖，猶崖岸，言無容止。」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呂惠卿曰：「因其性之有所有而通之，孟子於齊王是也。」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成玄英曰：「幾，危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宣穎曰：「皆恐觸動其性。」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市軫反。盛溺。陸德明曰：「蜄，蛤類。」適有蚉音文䖟孟庚反。僕緣，宣穎曰：「僕，附也。蚉䖟附緣馬身。」而拊之不時，郭象曰：「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則缺銜、毀首碎胸。王先謙曰：「馬驚至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宣穎曰：「怒心忽至，忘人愛己。」林雲銘曰：「一時意所偶疏，平日之愛盡棄。」可不愼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崔譔曰：「曲轅，道名。」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宣穎曰：「絜，量度。」其

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俞樾曰：「『旁』，讀爲『方』；『且』也。」觀者如市，匠伯不顧，武延緒曰：「『伯』乃『石』字譌，當從崔本。」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舊注：「飽觀。」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郭象曰：「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木爲文木。」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亡言反。李楨曰：「廣韻：『樠，松心。』液樠，謂脂出如松心也。」章炳麟曰：「『樠』借爲『槾』。古無『漫』字，以『槾』爲之。」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側加反。奚侗曰：「『柤』借爲『樝』。說文：『樝，果似梨而酢。』」梨橘柚果蓏力果反。之屬，實熟則剝，則辱。本或疊『剝』字。章炳麟曰：「釋名：『辱，衂也。』言折衂。」大枝折，小枝泄，俞樾曰：「『泄』，『抴』之叚字，謂牽引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穆按：物，類別義。同屬一物不能相類別，猶言不能相評騭。此句起下文。而幾死之散人，又烏知散木！」郭象曰：「以戲匠石。」匠石覺而診其夢。王念孫曰：「『診』，讀爲『畛』。爾雅：『畛，

告也。」弟子曰：「趣取無用，穆按：「趣取」，猶言「旨求」。則爲社，何邪？」郭象曰：「猶嫌其以爲社自榮。」曰：「密！若無言！姚鼐曰：「田子方篇：『默！女無言！』『密』、『默』字通。達生篇：『公密而不應。』」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宣穎曰：「特託於社，使不知己者從而詬病，並無用爲用之義都自晦也。」嚴復曰：「此卽所謂木雁之間。」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王念孫曰：「『幾』讀爲『豈』。」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馬敍倫曰：「『保』借爲『寶』。」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吳汝綸曰：「『義』與『儀』同，廣雅疏證，『儀』、『貌』同義。譽，稱也。」穆按：「以義譽之」，猶云以常理論耳。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李頤曰：「『南伯』，卽『南郭』。」武延緒曰：「『伯』疑讀『陌』。」司馬彪曰：「商之丘，今梁國睢陽縣。」穆按：此證莊子時宋不都睢陽，否則不云「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闕誤本作「將隱」。芘甫至反。其所藾。音賴。崔譔曰：「隱，傷於熱也。」向秀曰：「藾，蔭也；可以隱芘千乘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吳汝綸曰：「『軸』，『㕷』之借字。廣雅：『㕷，空也。』」嚴復曰：「『軸解』者，木橫截時，其由心而裂至於外也。」見咶食紙反。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音呈。李頤曰：「狂如酲也。」病酒曰『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荆氏者，王先謙曰：「由木悟人。」宜楸、柏、桑。崔譔曰：「荆氏之地，宜此三木。」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以職反。

者斬之；李頤曰：「欲以栖戲狙猨也。」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姚範曰：「『名』，讀爲『甍』。」郭慶藩曰：「名，大也。」吳汝綸曰：「『麗』，與『欐』同。」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音膳。傍者斬之。司馬彪曰：「棺之全一邊者，謂之樿傍。」朱桂曜曰：「『樿』，釋文本亦作『擅』。從『單』、『亶』聲字多通。說文：『擅，專也。』木大者以一木板爲棺之一邊，故謂之樿傍。」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羅勉道曰：「解祠，見郊祀志。」穆按：漢郊祀志：「古天子常以春解祠」，言解罪求福也。吳汝綸曰：「淮南：『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與豚之亢鼻者，崔譔曰：「亢，仰也。」與人有痔直里反。病者，不可以適河。成玄英曰：「古者將人沈河以祭，西門豹爲鄴令，方斷之。」穆按：莊子在西門豹後，蓋此風不止於鄴。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奚侗曰：「『以』讀爲『已』。」所以爲不祥也。穆按：巫祝謂其不祥而不用。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支離疏者，司馬彪曰：「『支離』，形體不全貌。『疏』，其名。」頤隱於齊，羅勉道曰：「『齊』與『臍』同。」肩高於頂，會古外反。撮指天，崔譔曰：「會撮，項椎也。」李楨曰：「難經：『骨會大杼。』注：『大杼，穴名，在項後第一椎。』」司馬彪曰：「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也。」奚侗曰：「『會』借作『髻』，『髻』之異文；義取會聚。單言曰『髻』，複言則曰『髻撮』。」五管在上，李頤曰：「管，腧也。五臟之腧，皆在上也。」兩髀音陛。爲脅。司馬彪曰：「脊曲髀豎，故與脅並。」挫鍼治繲，音綫。一作「繲」，今從崔。足以餬口；崔譔曰：「挫，案也。」王闓運曰：「『繲』，『綫』或文；縫衣工也。」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司馬彪曰：「小箕曰筴。」王應麟曰：「文選注作『播糈』。」翁元圻曰：「楚辭：『懷椒糈而要之。』」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

郭象曰：「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宣穎曰：「不任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司馬彪曰：「六斛四斗曰鍾。」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王闓運曰：「言此者，以明不與人接，則以無用爲貴。顏回諫諍之法、葉公交際之準、顏闔教化之道，三者，與人接之道盡矣。然不得已則有此；若幸無事，莫若自全而無見材。櫟社之樹有託，處富貴之善者；商丘之木支離，處貧賤之善者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俞樾曰：「『如』，讀爲『而』，即『爾』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郭象曰：「趣當盡臨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蘇輿曰：「莊引數語，見所遇非時。苟生當有道，固樂用世，不僅自全其生矣。」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郭象曰：「福者，即向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馬其昶曰：「擇地而蹈。」迷陽迷陽，無傷吾行！王應麟曰：「胡明仲云：『荊楚有草，叢生修條，其膚多刺，野人呼爲迷陽。』」羅勉道曰：「『迷陽，蕨也。蕨生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曰『迷陽』。託輿言之。」吾行郤去逆反。曲，闕誤作「郤曲郤曲」。王闓運曰：「刺木也。」陸德明曰「『郤』，字書作『迟』。廣雅云：『迟，曲也。』」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武延緒曰：「『寇』、『煎』不成韻，疑當爲『冦』，即『髡』字。集韻：『冦，斫木枝也。』」膏火，自煎也。司馬彪曰：「木爲斧柄，還自伐；膏起火，還自消。」桂可食，故伐之；漆

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釋德清曰：「初以孔子爲善於涉世之聖，故託言以發其端；終篇以楚狂譏孔子，意謂雖聖而不知止，眞見處世之難。」嚴復曰：「莊生人間世之論，固美矣。然人之生世，有其應盡之天職，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亦所謂『不可解於心』、『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且生之爲事，亦有待而後貴耳。使其禽視獸息，徒曰『支離其德』，亦何取焉！」

德充符

內篇之五。郭象曰：「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王先謙曰：「德充於內，自有形外之符驗也。」

魯有兀者王駘，音臺。李頤曰：「刖足曰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郭象曰：「弟子多少敵孔子。」常季問於仲尼曰：陸德明曰：「常季，或云孔子弟子。」「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王闓運曰：「『立』則弟子，『坐』者友游。」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王引之曰：「直，特也。」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吳汝綸曰：「爾雅：『假，已也。』已，止也。」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宣穎曰：「與庸人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馬其昶曰：「遺，亡也。」吳汝綸曰：「『遺』疑當依淮南作『抮』。精神篇又云：『千變萬抮』，是『抮』有『變』義。」審乎無假，王念孫曰：「淮南作『無瑕』。」劉咸炘曰：「淮南『瑕』，乃『假』之誤。」穆按：莊子又云：「假乎異物，託於同體。」「無假」，則其非假之異物者，是我之眞也。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穆按：「遷」即「物之化」，「宗」即我之「無假

」。兩語互倒而相足。奚侗曰：「周語：『命，信也。』信物之化，即順其自然。」『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陳澧曰：「莊子言『萬物皆一』，託為孔子語。又云：『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託為顏子語。橫渠西銘即此意。」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穆按：耳宜聲，目宜色。「遊心於德之和」，則聲色俱泯，而混然同一矣。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王闓運曰：「萬物一體，故足如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方潛曰：「以知得心，明心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見性也。」物何為最之哉？」司馬彪曰：「最，聚也。」屈大均曰：「心從知而得，知之外，無所謂心也。常心從心而得，心之外，無所謂常心也。知即心，心即常心。大抵聖愚之分，在知不知。知即有物皆心，不知即有心皆物。莊生之齊物，亦齊之於吾心爾。知心之外無物，物斯齊矣。」穆按：常季之意，殆如陽明之倡良知，人人皆可反己自得，則不必聚於王駘之門也。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楊文會曰：「就俗諦言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就眞諦言之，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盡皆消殞。」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陸長庚曰：「『正』，如『各正性命』之『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郭象曰：「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趨之。」夫保始之徵，陸長庚曰：「『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王先謙曰：「保守本始之性命，於何徵驗？」不懼之實。穆按：自此以下，至「未嘗死者乎」，分偏全兩層，指陳保始之徵也。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郭象曰：「冥然無不體也。」直寓六骸，

象耳目，章炳麟曰：「『官』、『府』同物，則『寓』、『象』亦同物。郊祀志：『木寓龍，木寓車』，即今『偶像』字。」穆按：六骸耳目，假於異物，皆非眞我。守宗者，以偶象視之也。一知之所知，楊文會曰：「證無分別心，而有分別用。」而心未嘗死者乎！宣穎曰：「得其常心，不以死生變。」章炳麟曰：「大乘發心，惟在斷所知障。此旣斷已，何有生滅與非生滅之殊！」嚴復曰：「心未嘗死，卽所謂『得其常心』，卽老子所謂『知常』，卽佛所謂『妙明』，卽耶穌所云『靈魂不死』。」彼且擇日而登假，姚範曰：「『假』，當讀『遐』，與周穆王『登遐』同。」宣穎曰：「曲禮：『天王登假。』此借言遺世獨立。」王叔岷曰：「『假』、『遐』，並『霞』之借字。楚辭遠遊：『載營魄而登霞。』」人則從是也。吳汝綸曰：「『是』，猶『之』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申徒嘉，兀者也，李頤曰：「申徒，氏；嘉，名。」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陸德明曰：「雜篇作『瞀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郭象曰：「羞與刖者並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王先謙曰：「執政，子產自稱。違，避也。」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胡遠濬曰：「『而』，猶『乃』也。『也』，讀爲『邪』。」郭象曰：「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唐順之曰：「取大，猶言尊信。」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

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陸長庚曰：「自狀己過，以爲吾足不當亡者眾矣；不自陳己過，而謂吾足不當存者，幾何人哉！」馬其昶曰：「人情多自狀其獲譴，謂足不當亡；少有不自白訴，謂其足不當存者；由不知命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音遘中，郭象曰：「弓矢所及爲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褚伯秀曰：「遊羿彀中，莫非中地；其不中，幸免耳。人處世苟得免患，亦幸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郭象曰：「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奚侗曰：「『洗』，借爲『先』。周禮注：『先，猶導也。』」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郭象曰：「忘形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郭象曰：「形骸外矣，其德內也。」穆按：易稱「形而上」、「形而下」。不亦過乎！」子產蹵子六反。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章炳麟曰：「『乃』、『然』雙聲。『然』者，『如此』也。」王闓運曰：「『乃』讀爲『仍』。」嚴復曰：「王駘使人忘其兀，申徒嘉使人忘己兀，至叔山無趾不但自忘其兀，而轉以不兀者爲天刑，其弔詭微妙有如是。」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李頤曰：「叔山，氏。」崔譔曰：「無趾，故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無足。今

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俞樾曰：「『賓賓』，猶『頻頻』。漢書注：『「頻」字或作「賓」。』」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穆按：此章淺薄不類。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衞有惡人焉，曰哀駘它。徒何反。郭象曰：「惡，醜也。」李頤曰：「哀駘，醜貌；它，其名。」俞樾曰：「哀駘，姓；漢有哀章。」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陶鴻慶曰：「『人爲』二字誤倒。」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武延緒曰：「周禮『稍聚』、『甸聚』；『聚』、『祿』平列。」焦竑曰：「『望』如『月望』，滿足也。」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陸長庚曰：「不見有遠略。」王敔曰：「名不遠出。」且而雌雄合乎前。褚伯

秀曰：「雎雄，丈夫、婦人也。言歸之者衆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郭象曰：「委之以國政。」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陸德明曰：「氾，不係也。」奚侗曰：「當作『氾若而辭』。田子方篇：『泛然而辭。』『氾』、『泛』通。」寡人醜乎，卒授之國。崔譔曰：「醜，愧也。」馬其昶曰：「『醜乎』合下讀，言以授國爲恥。」「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朱桂曜曰：「徐无鬼『若卹若失。』」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徒門反，又作「豚」。子食於其死母者，郭象曰：「食乳也。」少焉，眴若，司馬彪曰：「眴若，驚貌。」皆棄之而走。俞樾曰：「始就其母，少焉覺其死，皆驚走也。」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穆按：死者與己不類，則驚爲異物。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穆按：喻它之使其形者美，故形惡不爲累。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所甲反。資；王闓運曰：「周人飾牆置翣，所以掩形彌深者也。戰死則暴骨原野，無爲護掩之。」奚侗曰：「『翣』借作『鋏』，爲武士所用。」李頤曰：「資，送也。」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崔譔曰：「不復入直也。」馬其昶曰：「『不爪翦，不穿耳』，疑古女子在室之容。今新婦始翦面髮，是其遺意。此言女御；娶妻者不使，言男御。蓋天子諸御，必男女之未婚娶者，體純全也。」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

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陸長庚曰：「『才』卽孟子所謂『降才』之『才』，自其賦於天者言；『德』指其成於己者言。」嚴復曰：「說文：『才，艸木之初。』蓋言其最初所蘊蓄之能力，今西人所謂『儲能』也。」又曰：「此篇扼要在『才全德不形』一語，猶逍遙遊之『無待』、齊物論之『和以天倪』、養生主之『依乎天理』、人間世之『乘物遊心』。」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馬敍倫曰：「『規』爲『窺』省。」馬其昶曰：「命行事變，知者不能預圖。」故不足以滑和，成玄英曰：「滑，亂也。」不可入於靈府。郭象曰：「靈府者，精神之宅也。」馬其昶曰「靈府，卽靈臺。」王安石曰：「莊生之書，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姚鼐曰：「劉辰翁言，『兌』卽老子『塞其兌』之『兌』。正是要義，如醫家脫證。『日夜無郤』，正謂此也。」段玉裁曰：「古假『閱』爲『穴』，『兌』卽『閱』之省。」王叔岷曰：「淮南精神訓，『兌』作『充』，高注：『充，實也。』『實』與『通』對文，與老子『大盈若沖』義近。」使日夜無郤，去逆反。而與物爲春，李頤曰：「郤，間也。」奚侗曰：「莊書『郤』、『隙』通用。」章炳麟曰：「說文：『春，推也。』『與物爲春』，與物相推移也。」穆按：春有生意；當連下句看。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馬其昶曰：「『接而生時』，『純亦不已』也。『時』，卽謂春。」宣穎曰：「吾心之春，無有間斷。」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郭象曰：「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嚴復曰：「法，準也。」焦竑曰：「平則內保，停則外不蕩。」德者，成和之修也。武延緒曰：「疑作『和修之成也』。『成』，『盛』之壞字。」王闓運曰：「修，外飾也。心先和豫，人見爲德耳。」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宣穎曰：「不形者，內保之而外不蕩；飲和者必親德，猶取平者必法水也。」哀公異日

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嚴復曰：「『德』，段作『直』。」

闉音因跂。音企支離無脤。音脣說衞靈公，崔譔曰：「『闉跂』，偃者；『支離』，傴者；『脤』、『脣』同。」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音豆肩肩。陸德明曰：「『脰』，頸也。」羅勉道曰：「『肩』，同『顧』。周禮注：『顧，長脰貌。』」郭象曰：「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甕㼜烏莽反。大癭一領反。說齊桓公，李頤曰：「甕㼜，大癭貌。」陸德明曰：「說文：『癭，瘤也。』」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宣穎曰：「形宜忘，德不宜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司馬彪曰：「智慧生妖孽。」宣穎曰：「智巧乃枝孽。」王闓運曰：「『孽』讀『櫱』。」約爲膠，宣穎曰：「約束乃膠漆，非自然而合。」德爲接，穆按：德意向人，如中斷使復續。工爲商。呂惠卿曰：「以工爲商，非所以爲器也。」穆按：此云以工巧求售。王敔曰：「四者，聖人視之如此。」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嚴復曰：「『不謀』，『接時生心』也；『不斲』，『審乎無假』也；『無喪』，『視所一』；『不貨』，『不益生』。」四者，天鬻音育也。林雲銘曰：「四者，不謀、不斲、無喪、不貨。」陸德明曰：「鬻，養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亡小反。）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五羔反。）乎大哉！獨成其天。（王念孫曰：「廣雅：『驐，大也。』『驐』與『謷』通。」嚴復曰：「此天演論所謂『吾爲弱草，貴能通靈』。」）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錢澄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與『道』，所以爲氣者之號名也。」）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穆按：老子曰：「益生曰祥。」）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穆按：此荀卿所以譏莊子，謂其「知有天而不知人」也。）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眠音。）天選子之形，（姚鼐曰：「『選』與『撰』同，具也。」）子以堅白鳴！」



大宗師

內篇之六。宣穎曰：「張子云：『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可以知大宗矣。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知大師矣。」釋德清曰：「內七篇次第相因。大宗師，總上六義。必若此，乃可爲萬世所宗師。內聖之學，此爲極則。」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林雲銘曰：「天與人相待而成。天固自然矣，又必以人爲合之，而後人事盡，而天理見；故曰『至』。」釋德清曰：「知天人合德，乃知之至也。」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郭象曰：「天者，自然之謂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郭象曰：「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陸長庚曰：「以其可知者盡之己，其不可知者付之天。」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郭象曰：「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成玄英曰：「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知亦待奪無常。惟當境知兩忘，然後無患。」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王雱曰：「猶有患者，知天人之二，不知其一也。達觀者知天人大同，渾然無別，則所謂『同出而異名』之『玄』矣。」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王鈞曰：「呂覽、淮南所說『眞人』，皆僊人也。漁父篇：『眞者精誠之至也。』荀子勸學：『眞積力久』，楊注：『眞，誠也。』說文：『禛，以眞受福也。』致祭之眞，非精誠而何！此乃古訓。」王闓運曰：「刻意篇專釋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劉辰翁曰：「逆，惡也。逆寡，猶嫌少。」王先謙曰：「雖寡少，

不逆忤。」不雄成，洪頤煊曰：「『雄』卽『勇』之借字。」王先謙曰：「不以成功自雄。」不謩沒乎反。士。褚伯秀曰：「『士』同『事』，不豫謀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成玄英曰：「天時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爲美。」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王闓運曰：「養生主言以知爲殆，非眞知也。登假，終也。道之始終在知。」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成玄英曰：「不耽滋味。」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成玄英曰：「踵，足根。」宣穎曰：「呼吸通於湧泉。」王闓運曰：「踵者，不可脈候之地，而息通焉；喻深藏也。」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獲媧反。簡文曰：「嘔也。」宣穎曰：「『嗌』，聲之入；『言』，聲之出。喉閒吞吐，如欲哇也。」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陳壽昌曰：「妄念憤擾，則眞息不調。」曹受坤曰：「說文：『主發動謂之機』；『天機』，是發動出於自然之義。」程顥云：「莊子此言最善。人於天理昏者，止是爲耆欲所亂。」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吳澄曰：「老子云：『出生入死。』」章炳麟曰：「『訢』，借爲『忻』。」翛音蕭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穆按：「忘」疑「志」字之譌。成玄英曰：「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曾無滯著。」武延緒曰：「『忘』疑『忌』譌。則陽篇：『未生不可忌。』」受而喜之，忘而復之。馬敍倫曰：「『忘』，當作『亡』。」成玄英曰：「復反未生也。」馬其昶曰：「『受而喜』者，鼠肝蟲臂，無往不可也。『忘而復』者，『安時處順，哀樂不入』也。」是之謂不以心揖道，「揖」，一作「捐」。吳汝綸曰：「郭作『揖』者是也。」章炳麟曰：「說文：『揖，手箸匈也。』引伸爲匈有所箸。『不以心揖道』者，不以心箸道也。」王叔岷曰：「史記賈誼傳索隱引作『損』，與『助』相對而言。」朱桂曜曰：「猶言不以心害道也。」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李贄曰：「此言眞人一任其生死，而不以人助天也。『樂通物』以下，皆助天之事。」

若然者，其心志，王敔曰：「志，專一也。」焦竑曰：「『志』字，趙氏正爲『忘』字。」其容寂，其顙頯；去軌反。郭象曰：「大朴之貌。」王念孫曰：「廣雅：『頯，厚也。』」淒然似秋，煖音煊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郭象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崔譔曰：「亡敵國而得其人心。」按：孟子曰：「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與此意略似。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王先謙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王闓運曰：「『天』當作『先』。」馬敍倫曰：「郭注：『時天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是郭本作『時天』。」利害不通，非君子也；王先謙曰：「利害不觀其通，故有趨避。」行名失己，非士也；武延緒曰：「『行』疑爲『循』。」穆按：「行名」，猶云「行仁義」。亡身不眞，非役人也。郭象曰：「自失其性，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成玄英曰：「狐不偕，不受堯讓，沈河死。」朱亦棟曰：「釋文：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與秦策『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殷、楚』語同。是胥餘卽接輿也。」王闓運曰：「申徒，楚官，因以爲氏。」馬敍倫曰：「史記鄒陽傳索隱引韋昭曰：『申徒狄，六國時人。』御覽引墨子：『申徒狄謂周公曰』。『周公』乃東西周之君。」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王闓運曰：「外篇駢拇專明此意。」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俞樾曰：「『義』，讀爲『峨』。天道篇：『而狀義然』，與此同。『朋』，讀爲『崩』。易『朋來』，漢志作『崩』。」若不足，而不承。宣穎曰：「卑以自牧，而非居人下。」曹受坤曰：「說文：『承，受也。』」與音豫乎，其觚音孤而不堅也；崔譔曰：「觚，棱也。」姚鼐曰：「當作『堅而不觚』，以韻求之亦是。」劉師培曰：「『堅』本作『固』。隋諱『堅

』改『固』，唐人復『固』爲『堅』，其有故文作『固』者，亦或例易爲『堅』。」王先謙曰：「謂固執。」李楨曰：「『與』當是『趣』之借字。說文：『趣，安行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音丙乎，其似喜乎！簡文曰：「邴邴，明貌。」崔乎，其不得已乎！向秀曰：「崔乎，動貌。」滀勑六反。乎進，我色也；司馬彪曰：「滀，色憤起貌。」方以智曰：「滀，淵停義。」」與乎止，我德也。高駿烈曰：「『與』，讀『容與』之『與』。」陳祥道曰：「『邴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滀乎進我色』，畜精於內，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內也。」陸長庚曰：「色則日見其進，容色充粹也；德則日見其止，止於至善，止其所而不遷也。」厲乎，其似世乎！「厲」，崔譔作「廣」。俞樾曰：「『世』乃『泰』之借字。」郭慶藩曰：「『厲』、『廣』古通借。『泰』字作『大』。『世』、『大』古亦通借。」警乎，其未可制也。成玄英曰：「警然高遠。」連乎，其似好閉也；崔譔曰：「連，蹇連也。」高亨曰：「連，徐遲也。易：『往蹇來連』，疏：『遲久之意。』詩：『執訊連連』，傳：『徐也。』」姚鼐曰：「『閉』，當作『閑』。」悗亡本反。乎，忘其言也。成玄英曰：「悗，無心貌。」胡遠濬曰：「『閑』、『言』爲韻。『似好閑』，謂如不出諸口；『忘其言』，謂不自知其言。卽寓言篇『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之意。」以刑爲體，方濳曰：「『以刑爲體』，言克己也。」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王闓運曰：「殺減之乃寬綽也。」陸長庚曰：「老子云：『爲道日損。』」章炳麟曰：「『綽』，借爲『焯』；『殺』，借爲『察』；猶言明乎其察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錢澄之曰：「時至而事起，本無知也。循其固然，未嘗以爲德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馬其昶曰：「有足者皆可至丘，循也；非勉也。」釋德清曰：「老子云：『用之不勤。』」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成玄英曰：「旣忘懷於美惡，亦遺蕩於愛憎。」王雱曰：「眞人無心，其好惡

所以一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郭象曰：「眞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馬其昶曰：「『一』者，統體一極也；『不一』者，物物一極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郭象曰：「眞人同天人，齊萬致。」成玄英曰：「雖天無彼我，人有是非，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謂齊乎！」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吳汝綸曰：「『有』讀爲『猶』。」人之有所不得與，宣穎曰：「非人所得參與。」皆物之情也。陸長庚曰：「死生大數，皆物之實理。」彼特以天爲父，陶鴻慶曰：「『天』、『父』二字傳寫互易。」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曰：「『卓』者獨化之謂也。」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陳壽昌曰：「愈，勝也。」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王懋竑曰：「『泉涸』以下七十字，疑爲錯簡；與上下文不甚相貫。『大塊』六句，又見後『子祀』章，其爲錯簡重出無疑。」魚相與處於陸，相呴況于反。以濕，相濡音儒以沫，音末。不如相忘於江湖。王闓運曰：「天運篇引此爲老聃語。」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穆按：此欲人兩忘生死耳；似非錯簡。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程子曰：「死之道，即生是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武延緒曰：「『山』讀爲『汕』。郭璞曰：『撩罟。』」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宣穎曰：「造化默運。」奚侗曰：「淮南俶眞訓『昧』作『寐』。」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江遹曰：「大化之密移，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無日不異，奈何其不自悟邪！」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

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郭象曰：「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索所遯不得矣。」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姚鼐曰：「『犯人』之『犯』，與後『子祀』章『犯』字，皆如『范金合土』之『范』。」吳汝綸曰：「『特犯』，淮南俶眞訓作『一範』，蓋對下『萬化』爲辭。『特』、『一』義同。」曹受坤曰：「『範』即『犯』之借字。淮南高注：『範，猶遇也，遭也。』本文郭注：『一遇人之形』，又曰：『人乃萬化之一遇』；是郭與高同。」穆按：訓「遇」較槪。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王懋竑曰：「以上三句二十九字，與上下文不協，亦疑錯簡。」馬敍倫曰：「當在『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下。」穆按：不得所遯爲一義；爲樂無窮爲二義；直貫下句，亦非錯簡。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馬其昶曰：「詩傳：『夭，少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穆按：「萬物所係」、「一化所待」，指下「道」字。

夫道，有情有信，穆按：老子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本此。奚侗曰：「『情』借爲『精』。」曹受坤曰：「此又見齊物論，不煩改字。」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王應麟曰：「屈子言：『道可受兮，不可傳。』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郭象曰：「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成玄英曰：「方寸獨悟，離於形色。」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成玄英曰：「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神鬼神帝，王先謙曰：「下文堪坏、馮夷等，鬼也；狶韋、伏羲等，帝也。其神，皆道神之。」生天生地；成玄英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穆按：本文疑當作「在太極之上」，郭象注即可證。「先」字由後人據易大傳妄改。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王闓運曰：「六極，坤也。」穆按此稱必出「易有太極」之後。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丁丈反。於上古而不爲老。狶褚伊反。

李頤曰：「音豕。」韋氏得之，以挈天地；司馬彪曰：「狶韋，上古帝王名。」方以智曰：「『狶韋』即『豕韋』。夏封於豕韋。」成玄英曰：「『挈』，又作『契』。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伏戲得之，以襲氣母；司馬彪曰：「襲，入也。」成玄英曰：「襲，合也。氣母，元氣之母。」陸長庚曰：「老子云『守母』、『食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李頤曰：「北斗所以爲天之綱維。」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扶眉反。得之，以襲崑崙。司馬彪曰：「堪坏，神名。」淮南作「欽負」。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司馬彪曰：「馮夷，是爲河伯。」肩吾得之，以處大山；司馬彪曰：「肩吾，山神。」王闓運曰：「肩吾與孫叔敖同時。」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陸長庚曰：「即今傳鼎湖上升事。」穆按：事詳史記封禪書，乃晚周神仙家言。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李頤曰：「玄宮，北方宮也。月令：『其帝顓頊，其神玄冥。』」穆按：此晚周陰陽家言。禺音虞。強得之，立乎北極；司馬彪曰：「山海經：『北海之渚有神，名禺強。』」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成玄英曰：「西王母，太陰精也。少廣，西極山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以處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成玄英曰：「傅說，星精也。傅說一星在箕尾上。」穆按：此章言伏羲、黃帝、顓頊云云，似頗晚出。崔本「列星」下，尚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凡二十二字。蓋郭象疑而刪之，而不知其全章皆可疑也。嚴復曰：「自『夫道』以下數百言，是莊文最無內心處，不必深究。」

南伯子葵李頤曰：「『葵』當爲『綦』，聲之誤。」問乎女偊音禹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

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李頤曰：「卜梁，姓；倚，名。」曹耀湘曰：「卜梁倚，蓋墨子後。」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郭象曰：「物者，朝夕所需，切己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郭象曰：「豁然無滯。」成玄英曰：「如朝陽初啟。」武延緒曰：「『朝』當讀爲『周』。『周徹』，猶洞徹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王先謙曰：「見一而已。」穆按：無空間相。見獨，而後能無古今；成玄英曰：「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穆按：無時間相。呂惠卿曰：「『見獨』者，『彼是莫得其偶』；『無古今』者，『通萬歲而一成純』。」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章炳麟曰：「外天下至於外生，則生空觀成矣。朝徹見獨至於無古今，則前後際斷，法空觀成矣。凡二乘皆有生空觀，無法空觀。大乘有法空觀者，非至遠行地，猶未能證無生。卜梁倚既成法空觀，又入於不死不生，此其在遠行地哉！」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憨山曰：「生者，有形之累也。若形骸已外，則一性獨存，故曰『殺生者不死』。能造化羣生，而一眞湛然，故曰『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成玄英曰：「將，送也。道之爲物，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無不毁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崔譔曰：「攖，有所繫著也。」陸長庚曰：「攖，拂亂也。攖寧，言世棼擾擾之中而成大定。此卽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如來所云『上乘義諦』也。」楊文會曰：「攖者，煩擾也；寧者，沉靜也。兩門相反，適以相成；所謂『八萬塵勞，卽解脫相』也。」曹受坤曰：「在宥『攖人心』，司馬注：『攖，引也。』孟子『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此文『攖寧』，卽謂外物雖來牽引，而依然不失其大寧也。」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

「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李頤曰：「可以副貳玄墨也。」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李頤曰：「誦，通也。苞洛無所不通。」歸有光曰：「副墨，書冊。洛誦，記誦也。」王闓運曰：「周末墨未通行。」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陸長庚曰：「瞻明，視也。」馬其昶曰：「說文：『聶，附耳私小語。』廣雅：『許，聽也。』」王闓運曰：「『瞻明』，孟子所云『見而知』；『聶許』，孟子云『聞知』也。」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音烏。陸長庚曰：「需役，行也。於謳，歌也。」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郭象曰：「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陳壽昌曰：「大道之傳，由外而內；究其本始，實吾性天所自有。」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崔譔曰：「『子祀』，淮南作『子永』。」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苦羔反。陳壽昌曰：「脊骨盡處爲尻。」王敔曰：「首、脊、尻，一體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司馬彪曰：「拘拘，體拘攣也。」奚侗曰：「『也』，淮南精神訓作『邪』。」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古侯反。贅指天。」李頤曰：「句贅，項椎也；其形似贅。」奚侗曰：「『句贅』，淮南精神訓作『獨營』；高誘注讀曰『括撮』。蓋以括爲髻。」武延緒曰：「『句』疑『昏』字譌，『髻』之借字。『贅』，古通『撮』。『昏贅』即『會撮』，見人間世。」陰陽之氣有沴，音麗。郭象曰：「沴，陵亂也。」奚侗曰：「漢書五行志：『氣相傷謂之沴。』」王闓運曰：「『有』，『又』也。」其心閒而無事，跰步田反。𨇤悉田反。而鑑於井，奚侗曰：「『跰𨇤』

與『蹁躚』同，音變則爲『蹩躠』。」王闓運曰：「跰躃，盤跚；通用字。」」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王引之曰：「『亡』，與『無』同，否也。」予何惡！浸假王叔岷曰：「『浸』御覽引作『侵』，當從之。說文：『侵，漸進也。』」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奚侗曰：「『鷄』當爲『卵』。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可證。」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郭象曰：「無往不因，無因不可。」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曹受坤曰：「此五句，又見養生主。」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川轉反。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丁達反。化！」郭象曰：「將化而化，無爲怛之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林雲銘曰：「鼠無肝，蟲無臂。」

子來曰：「父母於子，宣穎曰：「此倒裝句。」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舊注：「『翅』，與『啻』通。」彼近吾死，而我不聽，宣穎曰：「近，迫也。」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

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音莫鋣』，似嗟反。陸德明曰：「鏌鋣，劍名。」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奚侗曰：「『成』，釋文本作『戌』。說文：『戌，烕也。烕，滅也。』『烕』狀若火之熄滅。」武延緒曰：「『成』，釋文一本作『俄』。」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馬其昶曰：「楚辭『桑扈』，洪注謂『桑戶』。」馬敘倫曰：「論語有『孟子反』，孟子：『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疑『孟子反』即『牧皮』。『孟』、『牧』音近；『皮』、『反』形似。」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成玄英曰：「如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無心於相與，無意於相爲，而相濟之功成矣。」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李頤曰：「撓挑，猶宛轉也。」相忘以生，陳壽昌曰：「不悅生。」「無所終窮？」陳壽昌曰：「不知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崔譔曰：「莫然，定也。」奚侗曰：「廣雅：『莫，漠也。』莫然，謂家漠無言。」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李頤曰：「曲，蠶薄。」王闓運曰：「編曲，以薦葬也。」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王引之曰：「猶『嗟乎』。」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崔譔曰：「猗，辭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宣穎曰：「禮者，天理之節文。禮以意言，則刊落節文，

獨任天理矣。」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崔譔曰：「命，名也。」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成玄英曰：「方，區域也。」奚侗曰：「論語：『而且知方也。』鄭注：『方，禮法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王引之曰：「人者，偶也。中庸鄭注『人，讀如「相人偶」之「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音尤。以死為決疣潰癰。胡亂反。音雍。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王世貞曰：「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宣穎曰：「外身也。」反覆終始，不可端倪。曹受坤曰：「『端』、『倪』，皆始義。莫知其始，卽如環無端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俞樾曰：「達生篇『無為』作『無事』。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廣雅：『業，始也。』」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成玄英曰：「憒憒，猶煩亂也。」陸德明曰：「觀，示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王闓運曰：「言方外可遊，何自拘於方內也？」曰：「丘，天之戮民也。馬其昶曰：「爾雅：『戮，病也。』戮民，猶言勞人。孔子欲為世法，故云。」穆按：德充符：『天刑之，安可解』，與此同義。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俞樾曰：「『定』，疑『足』字之誤。」馬其昶曰：「『生』讀為『性』。」故

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司馬彪曰：「畸，不耦也。」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王先謙曰：「疑當作『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故成玄英曰：『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嚴復曰：「魚不能去水，人不能離道，則方內外皆可相忘，何必求爲畸人之侔於天而畸於人乎！莊子蓋知孔子之深。」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李頤曰：「孟孫，三桓後。才，其名也。」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李楨曰：「以善處喪名蓋魯國也。」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王引之曰：「『一』，語助，猶『甚』也。」陸長庚曰：「一，常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郭象曰：「盡死生之理，非知之匹也。」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姚鼐曰：「常人束於生死之情，謂哀痛簡之不得，而不知已於性命之眞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郭象曰：「不違化也。」馬其昶曰：「郭訓『若』爲『順』。」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郭象曰：「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馬敍倫曰：「『駭形』，淮南精神訓作『戒形』。高注：『「戒」，或作「革」。』」有旦宅，而無情死。馬其昶曰：「『旦』，同『但』。淮南：『媒但者，非學謾也。』注云：『但，猶詐也。』」

』『旦』、『但』，皆『誕』之借字。『旦宅』與『情死』對文。情者，誠也，實也。形為假宅，故有駭動；心非實死，故無損累。」章炳麟曰：「『旦』即『嬗』、『禪』等字之借。」穆按：「旦」疑「且」字形譌。「且宅」，暫居也，猶言遽廬。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陳壽昌曰：「特覺人之居喪皆哭，則己亦哭耳。」蘇輿曰：「『特覺』句絕。言我汝皆夢，而孟孫獨覺。」是自其所以乃。章炳麟曰：「『乃』、『然』雙聲；『然』，如此也。」王叔岷曰：「『乃』，成疏本作『宜』。」馬敘倫曰：「宜，所安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奚侗曰：「『吾』，借為『寤』。」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曹受坤曰：「依奚說，『吾』之下應奪『非夢』二字。」郭象曰：「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靡所不吾，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穆按：莊意特謂人皆自名曰吾，而豈知吾之真！而郭象乃深言之。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郭象曰：「言無往而不自得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陳壽昌曰：「造，至也。排，安排。人造適意之境，不待笑而已適。既動發笑之容，不及排而已笑。適、笑，只在當境之須臾。入夢者不及覺，亦猶是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宣穎曰：「由此觀之，凡事皆非己所及排，冥冥中有排之者。今但當安於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

意而子見許由，李頤曰：「意而子，賢士也。」許由曰：「堯何以資汝？」郭象曰：「資者，給濟之謂。」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崔譔曰：「軹，辭也。」王闓運曰：「同『只』。」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王叔之曰：「遙蕩，縱散也。恣睢，自得貌。」王念孫曰：「『遙蕩』與『嬌愓』同。方言：『嬌、愓，遊也。』廣雅：『戲也。』『嬌』之言『逍遙』；『愓』之言『放蕩』也。」王闓運曰：「馬蹏

篇釋此意。」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崔譔曰：「藩，域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司馬彪曰：「無莊、據梁，皆人名。」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閒耳。李頤曰：「鍾，鴟頭頗口句鐵，以吹火也。」章炳麟曰：「知北遊：『大馬之捶鉤者。』釋文：『江東、三魏之間人，皆謂『鍛』爲『捶』。」郭象曰：「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王闓運曰：「息，肉復生，讀若『息壤』。」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宣穎曰：「乘，猶載也。黥劓則體不備，息之補之，復完成矣。」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𩐈子兮反。萬物而不爲義。司馬彪曰：「𩐈，碎也。」羅勉道曰：「𩐈，醮也。」陶光曰：「『𩐈』讀爲『濟』。『𩐈』或體作『齏』，與『濟』皆從『齊』聲。爾雅：『濟，成也。』」武延緒曰：「天道篇『義』作『戾』。」穆按：「『戾』不可從，語詳天道篇。」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爲巧。王闓運曰：「天道篇引此語，云：『此之謂天樂』。」此所遊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胡遠濬曰：「仁義就及物言，此謂忘物。」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胡遠濬曰：「禮樂，就吾體言，此謂忘我。」王叔岷曰：「淮南道應，『仁義』與『禮樂』互錯，當從之。」曰：「可矣，猶未

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曾國藩曰：「無故而忘，曰坐忘。」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奚侗曰：「『大』，淮南道應訓作『化』。」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宣穎曰：「無私心，無滯理。」阮毓崧曰：「『同』字橫說，『化』字豎說。」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七住反。舉其詩焉。崔譔曰：「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王敔曰：「不能歌，且口誦之。」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

內篇之七。郭象曰：「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王夫之曰：「『應』者，物適至而我應之也。不自任以帝王，而獨全其天以命物之化，而使自治，則天下莫能出吾宗。非私智小材，辨是非、治亂、利害、吉凶者之所可測也。」釋德淸曰：「莊子之學，以內聖外王爲體用。大宗師乃得道之人，推其緒餘，則無爲而化，絕無有意而作爲也。」錢澄之曰：「逍遙遊始，應帝王終；謂之『應』者，時至則然也。」又云：「應而不藏，此其所以『遊』，所以『逍遙』與！」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向秀曰：「事在齊物論中。」陳景元曰：「四問：一『同是』，二『所不知』，三『物無知』，四『利害』。」穆按：據是，知此篇之成，在齊物論之後。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崔譔曰：「蒲衣，卽被衣，王倪之師。」穆按：被衣見知北遊篇。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司馬彪曰：「泰氏，上古帝王。」王懋竑曰：「史記：『古有泰皇』，卽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唐順之曰：「言舜猶有意，非出於天道。」王闓運曰：「胠篋篇釋此意，在宥篇證之。」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曰：「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郭嵩燾曰：「說文：『于，於也，象氣之舒。』」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李威曰：「呼我爲馬，應之曰馬；呼我爲牛，應之曰牛。此非玩世不恭也；心無我相，已解脫形骸之外也。」其知情信，馬其昶曰：「情，實也。」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唐順之曰：「泰氏之於天道，不期而合。」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崔譔曰：「『中始』，賢人也。」俞樾曰：「『日』，猶云『日者』。左氏傳云：『日衞不睦』。」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王念孫曰：「『義』，讀爲『儀』。經、式、儀、度，皆謂法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王闓運曰：「天地篇將閭葂告季徹語同。」接輿曰：「是欺德也。郭象曰：「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眞。」錢澄之曰：「是非自然之德。」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王先謙曰：「涉海而鑿爲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王先謙曰：「用法，是治外也。」正而後行，郭象曰：「各正性命之分也。」釋德清曰：「老子云：『清靜爲天下正。』」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宣穎曰：「不強人以性之所難爲。」焦竑曰：「確乎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我無爲而民自正也。」且鳥高飛以避矰則能反。弋之害，鼷音兮。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邵晉涵曰：「漢書所謂『社鼷不灌，屋鼠不薰』也。」朱桂曜曰：「『神』通『申』，重也。重丘亦猶層丘。」而曾二蟲之無知！」焦竑曰：「鳥鼠避患，曾不待教；況民之有知，豈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

天根遊於殷陽，崔譔曰：「地名。」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簡文曰：「豫，悅也。」朱桂曜曰：「問以治天下，非彼所心悅也。」俞樾曰：「爾雅：『豫，厭也。』言不憚煩。」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陸德明曰：「莽眇，輕虛之狀。」王闓運曰：「莽眇，眇茫也。」王先謙曰：「謂清虛之氣若鳥然。」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音浪。之野。崔譔曰：「壙埌，猶曠蕩。」

武延緒曰：「讀若『曠閬』。」汝又何帠。音藝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帠」，崔本作「爲」。錢澄之曰：「古文『爲』字作『㠯』，以此而訛。」王闓運曰：「古『爲』字從二爪相對，下從『帠』，象之足也。」孫詒讓曰：「『帠』疑當爲『叚』。『何叚』，猶言『何藉』也。作『爲』，於文複贅。」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成玄英曰：「姓楊，名朱，字子居。」姚鼐曰：「卽楊朱。」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粱，簡文曰：「如嚮應聲之疾。」朱桂曜曰：「文選羽獵賦：『蠁曶如神』，注：『蠁曶，疾也。』蜀都賦：『翕響揮霍』，注：『奄忽之間也。』又『嚮』與『趨』同義，廣雅：『趨，疾也。』是嚮亦疾也。簡文說迂曲。」武延緒曰：「『粱』與『良』通。墨子公孟篇：『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據此，下句『物』乃『徇』字譌。」物徹疏明，章炳麟曰：「四字平列，『物』爲『易』之誤。『易』借爲『闓』，詩齊風箋：『闓，明也。』」胡遠濬曰：「『物』，當爲『聽』之壞字。」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王闓運曰：「天地篇夫子語老聃語大同。」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陸長庚曰：「胥徒更番直事，工技居肆省功。」郭慶藩曰：「『易，治也。』胥易，謂胥徒供役治事。技係，若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謂爲技所繫也。」孫詒讓曰：「『胥』爲『諝』之借字。說文：『諝，知也。』胥易，謂知識惑易。」王叔岷曰：「『技』本或作『枝』。枝謂枝體。『勞形』承『枝係』言，『怵心』承『胥易』言。」且也，虎豹之文來田，李頤曰：「田，獵也。」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崔譔曰：「藉，繫也。」武延緒曰：「『藉』與『籍』通。淮南繆稱：『猨狖之捷來措』，『措』卽『籍』借字，高注：『刺也。』」孫詒讓曰：「『斄』、『犛』、『貍』、『留』，竝一聲之轉。」郭象曰：「此皆以文章技能係累其身。」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

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陸長庚曰：「與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之意同。」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弃而走。郭象曰：「不憙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於其道也。」歸，以告壺子，司馬彪曰：「壺子，名林，鄭人，列子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武延緒曰：「『既』疑『翫』字譌。列子黃帝篇觴深節：『吾與若玩其文。』」李頤曰：「既，盡也。」釋德清曰：「文，外面皮毛耳。」王闓運曰：「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羅勉道曰：「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卵。』」方潛曰：「無雄則無種。」郭象曰：「言列子之未懷道。」穆按：言列子盡文而未盡其實也。而以道與世亢，必信，按：列子「亢」作「抗」。夫故使人得而相汝。馬其昶曰：「挾其道以與世亢，而必求其伸，人則有以窺其微矣；有我相故也。」王旦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使人不可得而相。』」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宣穎曰：「言無氣燄。」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崔譔曰：「文，猶理也。」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羅勉道曰：「地文者，山川草木。」王闓運曰：「如地之文，萬物資生，而實無文也。」萌乎不震不止。「止」一作「正」，今從崔

本。成玄英曰：「震，動也。」馬其昶曰：「賈子：『萌之爲言盲也。』漢書『民萌』，注：『無知之貌。』」是殆見吾杜德機也。郭象曰：「德機不發曰杜。」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蘇軾曰：「『全然』，列子作『灰然』，是也。」陶光曰：「『灰』字句；承上『見濕灰焉』而言。」武延緒曰：「『有』讀『又』。」吾見其杜權矣。」郭象曰：「權，機也。」羅勉道曰：「閉藏之中卻有權變。」向秀曰：「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覩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王敔曰：「天氣入於壤中。」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陸長庚曰：「眞人之息以踵。」釋德清曰：「從至深靜地而發起照用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宣穎曰：「諸無所有，而一陽之復，根於黃泉。『善』者，動之初也。易曰：『繼之者善。』」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陸德明曰：「側皆反。本又作『齋』，下同。」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章炳麟曰：「列子黃帝篇作『莫朕』，古音『無』如『莫』。」王叔岷曰：「『勝』與『朕』通。淮南兵略：『凡物有朕，惟道無朕。』文子作『勝』。」陸長庚曰：「『莫勝，』言無偏勝。」穆按：「『太沖』，至虛至和，無所偏倚；無偏勝即無朕，義可通。」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宣穎曰：「衡，平也。」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鯢桓之潘一作「審」，今從崔。爲淵，崔譔曰：「潘，回流所鍾之域也。」朱桂曜曰：「『潘』與『波』通。」奚侗曰：「『潘』當作『審』，爲『瀋』、『沈』之叚字，言深淵也。」司馬彪曰：「鯢桓，二魚名。」陶光曰：「列子作『鯢旋之潘爲淵』，『旋』、『桓』古音相近。庚桑楚：『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釋德清曰：「鯢桓處深泥，喻至靜，即初止。止水澄清，萬象斯

鑑，卽『天壤』之觀。流水雖動，而水性湛然，卽『太沖莫勝』，止觀不二也。」陳壽昌曰：「鯢桓之水非靜非動，喻『衡氣機』；止水靜，喻『杜德機』；流水動，喻『善者機』。三者不同，其淵深莫測一也。」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陸德明曰：「淮南子：『有九旋之淵。』」成玄英曰：「九淵名，見列子。」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音逸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馬其昶曰：「在己之天全，則人之知巧自消。」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王夫之曰：「『未始出吾宗』，則得環中以應無窮，不嶄治天下，而天下莫能遯也。各相安於其天，而恩怨殺生，不以一曲之知，行其私智，此則大小無不可遊，物論無不可齊，德無不充，生無不可養，死無不可忘，人閒世無不可入；此渾然至一之宗也。於以應帝王也何有！」穆按：「出」，表出義。吾與之虛而委蛇，成玄英曰：「隨順貌。」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汎然無所係。」因以爲弟靡，馬其昶曰：「『弟』，列子作『茅』。孫志祖曰：『埤雅：「茅靡，言其轉徙無定。一作『弟靡』。」「弟」，讀如「稊」；「稊」，茅之始生也。』」王闓運曰：「『弟』，『穨』借字。」因以爲波隨，王念孫曰：「『流』，崔作『隨』，是也。『蛇』、『何』、『靡』、『隨』爲韻。『蛇』，古音徒禾反；『靡』，古音摩；『隨』，古音徒河反。」聞一多曰：「『波隨』當爲『陂隓』，卽『陂陁』，與『委蛇』、『穨靡』義皆相近。」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音嗣豕如食人。郭象曰：「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郭象曰：「唯所遇耳。」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成玄英曰：「槁木之形，塊然無偶。」紛而封戎，「戎」，一作「哉」，今從崔本。馬其昶曰：「列子亦作『封戎』。詩毛傳：『封，大也。』爾雅：『戎，大也。』楚辭注：『紛，盛貌。』」陶光曰：「『封戎』，猶詩『狐裘蒙戎』。」李楨曰：「『人』、『親』爲韻，『朴』、『立』爲韻，『戎』、『終』爲韻。」一以是終。宣穎曰：「帝王之道，在虛己無爲，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

智。」馬其昶曰：「淮南言：『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無爲名尸，成玄英曰：「尸，主也。」無爲謀府；無爲事任，郭象曰：「付物使各自任。」無爲知主。郭象曰：「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體盡無窮，郭象曰：「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也。」而遊無朕；郭象曰：「任物，故無迹。」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呂惠卿曰：「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亦虛而已。郭象曰：「不虛，則不能任羣實。」劉大櫆曰：「『虛』乃莊子宗旨，所謂『無心』、『無爲』、『無用』者是也。」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陸長庚曰：「『勝』字平讀，任萬感而不傷本體。」王闓運曰：「藏則有得，有得必有失，則傷矣。」薛瑄曰：「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南海之帝爲儵，音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簡文曰：「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貌。神速譬有爲，合和譬無爲。」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郭象曰：「爲者敗之。」嚴復曰：「內七篇秩序井然，不可棼亂。學道者以『拘虛』、『囿時』、『束教』爲厲禁，故開宗明義，首戒學者必遊心於至大之域。逍遙遊云者，猶佛言『無所住』也；必得此而後聞道之基以立。次則當知物論之本齊，美惡是非之無定；曰『寓庸』、曰『以明』、曰『因是』、曰『寓諸無竟』、曰『物化』，喻人可謂至矣。再進則語學者以事道之要，曰養生主。養生主者，非養生也，其主旨曰『依乎天理』；是故有變境而無生滅，薪窮火傳，不知其盡。然而人間不可棄，有『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又不可不講，故命曰人間世；一命一義，而『寓諸不得已』；故莊非出世之學。由是羣己之道交得，則有德充之符。處則爲大宗師，周易『見龍之在田』也

；達則爲應帝王，九五『飛龍之在天』也；而道之能事盡矣。」

外篇

焦竑曰：「內篇命題，各有深意；外、雜則但取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王夫之曰：「外篇非莊子之書，蓋為莊子之學者，欲引伸之，而見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又曰：「外篇但為老子作訓詁，其可與內篇相發明者，十之一二；乃學莊者雜輯以成書。其間若駢拇、馬蹄、胠篋、天道、繕性、至樂諸篇，尤為悁劣。」

駢拇

外篇之一。吳澄曰：「莊生書，瓌瑋參差，不以觭見之。唯駢拇、胠篋、馬蹄、繕性、刻意五篇，自為一體。其果莊氏之書乎？抑周、秦閒文士所為乎？未可知也。」蘇輿曰：「駢拇下四篇，於申老外別無精義；蓋學莊者緣老為之。且文氣直衍，無所發明；亦不類內篇汪洋俶詭。王夫之、姚鼐皆疑外篇不出莊子，最為有見。」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陸德明曰：「駢，廣雅云：『竝也。』枝指，三蒼云：『手有六指也。』」宣穎曰：「『性』，生也。人所同得曰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馬其昶曰：「『方』、『旁』古通用。『多方』二字平列，故下文曰『多方駢枝』，又曰『多駢旁枝』。」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呂惠卿曰：「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形為五藏。」穆按：以仁、義、禮、智、信為五常，分列五藏，以配五行，其說甚後起，非先秦所有。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焦竑曰：「此二字

疑衍。」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闕誤：「張君房本無『方』字。」於聽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俞樾曰：「『而』、『如』古通用。」司馬彪曰：「『離朱』，孟子作『離婁』。」多於聽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陸德明曰：「師曠，晉大夫。」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王念孫曰：「『塞』，當爲『搴』。『擢』、『搴』，皆拔取之義。淮南作『擿』。」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陸德明曰：「簧，謂笙簧也。曾參行仁，史鰌行義。」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丘婢反。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陸德明曰：「『瓦』，一云當作『丸』。」高駿烈曰：「累丸結繩，喩辯之駢枝也。」司馬彪曰：「竄句，謂穿鑿文句。敝，罷也。」向秀曰：「跬，近也。」郭嵩燾曰：「跬譽，猶咫言，謂邀一時之近譽也。」孫詒讓曰：「郭本『跬』當作『蹩』。馬蹄篇云：『蹩躠爲仁。』」嚴復曰：「敝跬卽屓贔，用力貌。」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陶鴻慶曰：「疑本作『多旁駢枝』，『旁』讀爲『方』。」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宣穎曰：「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奚侗曰：「當作『跂者不爲枝』。說文：『跂，足多指也。』此段以言手。」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本又作「踁」。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宣穎曰：「率其本然，自無憂，何待去？」馬其昶曰：「『去』、『弆』通。去憂，藏憂也。漢書：『主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

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音紇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宣穎曰：「愁視則睫蒙如蒿。」章炳麟曰：「『蒿』，借爲『眊』。說文：『眊，目少精也。』憂勞者多耗損，故令目眊。」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吐刀反。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況於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成玄英曰：「呴俞，猶嫗撫。」吳汝綸曰：「慰，鬱也。見外物篇釋文。」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王敔曰：「『離』、『麗』通。」約束不以纆音墨索。陸長庚曰：「纆，索之兩股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宣穎曰：「誘然，若有導以生者。」馬其昶曰：「『誘』與『褎』通。爾雅：『誘，進也。』漢書：『褎然爲舉首』，注：『褎，進也。』王念孫云：『褎然，出衆之貌。』此『誘然』與淮南『誘然與日月爭光』，其訓正同。」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穆按：不二，即常然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俞樾曰：「國語韋注：『招，舉也。』」音翹。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司馬光曰：「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

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蘇輿曰：「數子，猶言此數等人。」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張揖曰：「壻婢之子謂之臧。」崔譔本作「轂」，曰：「孺子曰轂。」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字又作「策」。讀書；王先謙曰：「左傳：『繞朝贈策』；策，驅羊鞭也。」問穀奚事？則博塞悉代反。以遊。陸德明曰：「塞，博之類也。」王敔曰：「『塞』、『簺』通；古簺用五木。」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李頤曰：「東陵，謂泰山。」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郭象曰：「以此係彼爲『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成玄英曰：「臧，善也。」王夫之曰：「詆訶曾、史、伯夷，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矜氣以固其封畛，非莊子之言。」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司馬彪曰：「俞兒，古之善識味人。」陸長庚曰：「見淮南子。」武延緒曰：「『五味』當作『五藏』，『俞兒』當作『楊墨』。音義：『「雖通如楊、墨」，一本無此句』，是其證。『五藏』卽篇首『五藏之情』。」非吾所謂臧也；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象曰：「此捨己效人者，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阮毓崧曰：「二語又見大宗師。」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蘇輿曰：「篇首云『淫僻於仁義之行』，此復以『淫僻』、『仁義』平列，踳駁顯然。且云『余媿乎道德』，莊子焉肯爲此謙辭乎！」



馬蹄

外篇之二。王夫之曰：「引老子『無爲自正』之說而長言之。」蘇輿曰：「老子云：『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通篇皆申此旨；而終始以馬作喻，亦莊子內篇所未有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本作「尾」。而陸。司馬彪曰：「陸，跳也。」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奚侗曰：「『義』借爲『峨』。廣雅：『峨，高也。』」章炳麟曰：「『義』借爲『巍』。說文：『巍，高也。』巍臺者，周禮有『象巍』，鄭司農云：『闕也。』巍闕有觀臺，故曰巍臺。」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司馬彪曰：「燒，謂燒鐵以爍之。剔，謂翦其毛。刻，謂削其甲。雒，謂羈絡其頭也。」王念孫曰：「『雒』，讀爲『鉻』。說文：『鉻，鬄也。』通作『落』。吳子治兵篇：『刻剔毛鬣，謹落四下。』」郭嵩燾曰：「『雒』，同『烙』，謂印烙。」穆按：王、郭之訓，與「燒之」、「剔之」義重，仍以司馬說爲當。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及御覽八九六引，並作「絡」，是其證。連之以羈馽，丁邑反。陸德明曰：「羈，勒也。馽，絆也。』編之以皁才老反。棧，陸德明曰：「皁，櫪也。編木作櫺，似牀，曰『棧』，以禦溼。」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其月反。飾之患，司馬彪曰：「橛，銜也。飾，排銜也；謂加飾於馬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時力反。司馬彪曰：「埴土可以爲陶器。尚書傳：『土黏曰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

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宣穎曰：「任天自在。」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崔譔曰：「塡塡，重遲也。顚顚，專一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崔譔曰：「隧，道也。」澤無舟梁；陸長庚曰：「即老子所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王叔之曰：「既無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郭象曰：「與物無害，故物馴也。」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穆按：老子曰：「常使民無知無欲。」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步結反。躠悉結反。爲仁，踶直氏反。跂丘氏反。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李頤曰：「『蹩躠』、『踶跂』，皆用心爲仁義之貌。」穆按：「蹩躠」猶言「盤散」，跛行貌。踶躛、踐蹋，必先舉足，「跂」亦企舉義，乃急行貌。澶徒旦反。漫爲樂，摘辟爲禮，而天下始分矣。崔譔曰：「澶漫，淫衍也。」郭嵩燾曰：「『摘辟』，當作『摘擗』。楚詞王注：『擗，析也。』摘者，摘取；擗者，分析。謂煩碎也。」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阮毓崧曰：「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

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焦竑曰：「穅粃、瓦礫，道無不載，獨棄絕仁義、禮樂，明乎非蒙莊之意矣。彼其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大計反。李頤曰：「靡，摩也。踶，蹋也。」馬知已此矣。馬其昶曰：「已，止也。」夫加之以衡扼，宣穎曰：「『扼』，同『軛』。橫木駕馬領曰衡軛。」齊之以月題，司馬彪曰：「月題，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而馬知介倪、闉音因扼、鷙曼、詭銜、竊轡。孫詒讓曰：「『倪』也、『扼』也、『曼』也、『銜』也、『轡』也，皆車馬被具之物；而馬介之、闉之、鷙之、詭之、竊之也。『倪』，借爲『輗』；說文：『大車耑持衡者也。』『曼』，即周禮『巾車』之『䄡』，車覆笭也。『曼』从『冒』得聲，『冒』、『䄡』一聲之轉。」于省吾曰：「『介』應讀作『遏』，『闉』猶『塞』也。『遏』、『闉』同訓。遏輗、闉軛，皆不安於御事。」陸德明曰：「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司馬彪曰：「赫胥氏，上古帝王。」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章炳麟曰：「『跂』，借爲『庋』。釋天：『祭山曰庋縣。』」郭璞曰：「『或庋或縣，置之於山。』」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穆按：胠篋篇：「延頸舉踵」，踶跂即舉踵義。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嚴復曰：「此篇持義，極似法之盧梭。盧梭民約諸書，以初民爲最樂。顧以事實言，乃最苦，故其說盡破。」



胠篋

外篇之三。陸長庚曰：「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議論，皆道德經之疏義。」王夫之曰：「引老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說，而鑿鑿言之。蓋懲戰國之紛紜，而爲憤激之言，亦學莊者已甚之成心也。」

將爲胠（起居反。）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司馬彪曰：「從旁開爲胠。」馬其昶曰：「楚辭注：『匱，匣也。』」）則必攝緘縢，（李頤曰：「攝，結也。」陸德明曰：「廣雅云：『緘、縢，皆繩也。』」）固扃鐍，（古穴反。李頤曰：「扃，關也。鐍，紐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顧炎武曰：「『也』與『邪』通。」）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陸德明曰：「齊君，簡公也。哀公十四年，陳恆殺之舒州。」）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

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穆按：史記自成子至王建之滅，僅十世。據竹書紀年，中脫悼子、侯剡兩世。此亦本篇晚出之確證。姚鼐曰：「此蓋有慨於始皇。」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勑紙反。崔譔曰：「胣，裂也。」淮南子云：『萇弘鈹裂而死。』」子胥靡，崔譔曰：「爛之於江中。」武延緒曰：「方言：『靡，滅也。』『滅』一訓『沒』。」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郭象曰：「言暴亂之君，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王引之曰：「意者，度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王念孫曰：「『竭』，與『揭』通。說文：『揭，高舉也。』」俞樾曰：「說文『豕』下云：『竭其尾。』『脣竭』，謂反舉其脣以向上。」魯酒薄而邯鄲圍。陸德明曰：「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許愼注淮南云：『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

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向秀曰：「自此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益。」）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陸德明曰：「鉤，謂帶也。」）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王引之曰：「『存焉』當作『焉存』。『焉』，『於是』也。古書如此句法甚多。」）『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語見老子。）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褚伯秀曰：「『聖人』當作『聖知』。」）非所以明天下也。（王叔岷曰：「據郭注、成疏，『明』下疑脫『示』字。」）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老子曰：「絕聖棄知，民利百倍。」）擿（持赤反。）玉毀珠，小盜不起；（陸德明曰：「『擿』，義與『擲』字同。」老子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詩灼反。）絕竽瑟，（崔譔曰：「鑠絕，燒斷之也。」）塞瞽曠

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武延緒曰：「『而』，疑當作『偭』，與『偭』通，背也。」攦力結反。工倕之指，崔譔曰：「攦，撕之也。」孫詒讓曰：「『攦』與『歷』通。『撕』與『㩗』同。說文：『㩗撕，枊指也。』」段玉裁曰：「『枊指如今之拶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巨炎反。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陸長庚曰：「『玄同』二字出老子。」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音藥。亂天下者也，成玄英曰：「言數子皆標名於外，炫燿羣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司馬彪曰：「此十二氏，皆古帝王。」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結繩」以下至此，語見老子。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崔譔曰：「贏，裹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馬其昶曰：「淮南『止田獵畢弋』，注云：『畢，掩網也。』」奚侗曰：「『變』非器用，當是『羉』字。爾雅釋器：『彘罟謂之羉。』此段掩獸之具以言掩鳥。」武延緒曰：「『變』疑讀『辟』，與『辟』同。」鉤餌網罟罾笱音鉤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成玄英曰：「罟、罾，皆網也。笱，曲梁也；亦筌也。」削格羅落罝子斜反。罘音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郭嵩燾曰：「左思賦：『峭格周施』，『峭』、『削』義通。漢書：『為中周虎落』，顏注：『謂遮落之。』削格、羅落，皆所以遮要禽獸。」章炳麟曰：「『削』借為『矟』。」陸德明曰：「爾雅：『兔罟謂之罝，罬謂之罦。罦，覆車也。』」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王引之曰：「知，謂智故也。漸，詐欺。」李頤曰：「頡滑，滑稽也。」武延緒曰：「玉篇：『猾，黠也。』淮南俶真：『孰肯解構人間之事』；後漢隗囂傳：『勿用傍人解構之言。』」馬其昶曰：「『解詬』，即『謑詬』。集韻：『謑詬，力諍也。』」故天下每每大亂，李頤曰：「每每，猶昏昏也。」奚侗曰：「『每每』、『頻頻』誼近。」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失約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本亦作「蠕」。耎耳轉反。之蟲，肖翹之物，崔譔曰：「蠉蠕，動蟲也。肖翹，植物也。」奚侗曰：「『惴』，當作『喘』。『耎』，當作『蝡』。謂喘息蝡動之蟲。『肖』，借作『梢』。『翹』，借作『喬』；爾雅：『小枝上繚為喬。』」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奚侗曰：「『機』，當依各本作『民』。」而悅夫役役

之佞；成玄英曰：「種種，湻樸。役役，輕黠也。」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他昆反。之意。郭象曰：「啍啍，以己誨人也。」姚鼐曰：「荀子云：『口啍，誕也。』」啍啍已亂天下矣。嚴復曰：「莊周、盧梭所謂至德之世，世間固無此物。世運之降，如岷、峨之水，已滔滔而爲荆、揚之江；乃欲逆而挽之，使之在山，雖有神禹，且不能至。亦疏之瀹之，使之歸海，無爲氾濫之患而已。此言治者所不可不知。」

在宥

外篇之四。王夫之曰：「此篇言有條理，意亦與內篇相近，而間雜老子之說；滯而不圓，猶未得乎象外之旨，亦非莊子之書也。」姚鼐曰：「馬蹄、胠篋及在宥之首二章，皆申老子之說，然非莊子之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馬其昶曰：「說文：『在，存也。』」吳汝綸曰：「『宥』與『囿』同。」呂惠卿曰：「『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囿之宥物。」方以智曰：「『在』如持載，圜中之範；『宥』如覆幬，範中之圜。」蘇輿曰：「存諸心而不露是善非惡之迹，以使民相安於渾沌，正胠篋篇『含』字之旨。」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俞樾曰：「『毗』，讀『毗劉』之『毗』。言傷陰陽之和也。淮南原道篇：『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郭象曰：「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於是乎天下

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崔譔曰：「喬詰，意不平也。卓鷙，行不平也。」于省吾曰：「『喬詰』，卽『狡黠』。」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奚侗曰：「荀子楊倞注：『匈匈，讙譁之聲。』字當作『訩』。」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邪；說禮邪，是相於技也；郭象曰：「相，助也。」王夫之曰：「與之偕而自失曰相。」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胡遠濬曰：「見得則曰『技』曰『藝』，見失則曰『淫』曰『疵』，其致一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力轉反。奚侗曰：「『臠』借爲『攣』。」卷愴囊而亂天下也。司馬彪曰：「臠卷，不申舒之狀。」「愴囊」，崔譔作「戕囊」，曰：「『戕囊』，猶『搶攘』。」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宣穎曰：「豈但過時便任其去乎！」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宣穎曰：「乃奕世欣奉，不能已如此。」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嚴復曰：「法蘭西革命之先，自然黨人揫士尼（號歐洲孔子），及顧爾耐翟學說，正復如是；不獨盧梭之殫殘法制，還復本初，以遂其自由平等之性者，與漆園合也。」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語見老子。馬其昶曰：「『以』、『已』同。爾雅：『已，此也。』謂貴其身甚於貴天下，愛其身甚於愛天下也。」陶鴻慶曰：「『故』下當有『曰』字。胠篋引老子凡兩見，知北遊篇凡三見，本篇一見，皆冠以『故曰』字。」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陸德明曰：「解，散也。」穆按：駢拇云：「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無擢其聰明；穆按：駢拇云：「擢德塞性。」尸居而龍見，馬其昶曰：「尸居，猶齋居。」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司馬彪曰：「炊累，猶動升也。」向秀曰：「如埃塵之自動。」羅勉道曰：「萬物皆囿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王先謙曰：「言人心無由善。」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崔譔曰：「攖，羈落也。」人心排下而進上，宣穎曰：「排抑則降下，稍進則亢上。」郭象曰：「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宣穎曰：「上下之間，係之若囚，傷之若殺。」蘇輿曰：「其亢上也如殺，其排下也如囚。殺則驕，囚則僨。」淖昌約反。約柔乎剛強。郭象曰：「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廉劌居衞反。彫琢，陸德明曰：「廣雅：『劌，利也。』」老子曰：「廉而不劌。」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閒，而再撫四海之外。朱子曰：「心之變化如此，止是人自不求；纔思便在，更不移步。」其居也，淵而靜；武延緒曰：「當作『靜而淵』，『天』、『淵』爲韻。」宣穎曰：「言其深伏。」其動也，縣而天。宣穎曰：「言其飛浮。」僨驕而不可係者，林希逸曰：「『僨』、『憤』同。」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畔末反。李頤曰：「胈，白肉也。」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

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郭慶藩曰：「釋言：『矜，苦也。』」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以智反。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崔譔曰：「施，延也。」嚴復曰：「『駭』通『絯』，亂也。」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成玄英曰：「爛漫，散亂。」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章炳麟曰：「『求竭』即『膠葛』；今作『糾葛』，雙聲語。上『爛漫』，疊韻語也。」於是乎釿音斤鋸。音據制焉，繩墨殺焉，馬其昶曰：「爾雅：『殺，克也』。」吳汝綸曰：「『殺』，當爲『設』。」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陸德明曰：「脊脊，相踐藉也。」王先謙曰：「與『藉藉』同。」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俞樾曰：「『嵁』，讀爲『湛』。山言其大，巖言其深。」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陸德明曰：「廣雅：『殊，斷也。』」桁戶剛反。楊者，相推也；崔譔曰：「械夾頸及脛者，皆曰桁楊。」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閒。王念孫曰：「『離跂』，疊韻字，自異於眾之意。」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舊注：「『意』，同『噫』。」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音接槢音習也，司馬彪曰：「椄槢，械楔。」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人銳反。也，成玄英曰：「鑿，孔也。以物納孔中曰枘。械不楔不牢，梏無孔無用。」郭象曰：「桁楊以椄槢爲管，桎梏以鑿枘爲用。」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

許交反。矢也！向秀曰：「嚆矢，矢之鳴者。」陸長庚曰：「嚆矢，今之響箭，行劫者之先聲也。」郭象曰：「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郭象曰：「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陸長庚曰：「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殘者，猶云朴散之『器』。」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彪曰：「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草木不待黃而落，司馬彪曰：「言殺氣多也。爾雅：『落，死也。』」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章炳麟曰：「『荒』，借爲『䀣』。說文：『䀣，日無色也。』古音『䀣』如『滂』，『荒』如『芒』，故得相借。」奚侗曰：「『荒』，借作『芒』。」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郭象曰：「翦翦，善辯也。」朱駿聲曰：「『翦』，借爲『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馬其昶曰：「此即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意；非謂不治天下也。」嚴復曰：「此乃楊朱爲我三摩地正法眼藏。」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

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穆按：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蘇軾曰：「所以致一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蘇軾曰：「所以全眞也。」無視無聽，抱神以靜，蘇軾曰：「無爲也。」陸長庚曰：「老子曰：『載營魄，抱一。』」形將自正。胡遠濬曰：「正，定也。」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陸長庚曰：「勞則不靜，搖則不清。」蘇軾曰：「無慾也。」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蘇軾曰：「無思也。」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宣穎曰：「內外交引，病在於知，故總言之。」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奚侗曰：「易大壯：『不能遂。』虞注：『遂，進也。』」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高秋月曰：「言動靜返乎陰陽之極。」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姚鼐曰：「天地有官，不必爲歷象以明之。物將自壯，不必爲醫藥以救之。」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穆按：此晚世神仙家言，莊子初未有之。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陸長庚曰：「上德行無爲之道，下德行有爲之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王敔曰：「死則昭明升上，形魄降下。」姚鼐曰：「皇、王，乃天地上下惟吾獨尊之意。不見光、不見土，卽空四大之意。」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司馬彪曰：「百昌，猶百物也。」姚永樸曰：「古微書引書考靈曜云：『審地理者昌。昌者，地之財也。』司馬注本此。」馬其昶曰：「百物皆成土壤，惟有道者常存也。」穆按：老子曰：「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此處「土」，卽以喻「道」。

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武巾反。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司馬彪曰：「『緡』、『昏』，並無心之謂。」郭象曰：「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以死生爲一體，則無往而非存。」蘇軾曰：「長生，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夫可見言去取者，人也；不可見言去取者，是眞我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此之謂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李頤曰：「雲將，雲主帥。扶搖，神木也。」司馬彪曰：「鴻蒙，自然元氣也。」鴻蒙方將拊音甫。成玄英曰：「拍也。」髀音陛。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贅然立，胡鳴玉曰：「『倘』，音『敞』，忽止貌。今作『儻』，誤。」李頤曰：「贅然，不動貌。」奚侗曰：「『贅』，段作『槷』。冬官疏：『柱也。』」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王先謙曰：「尊之曰天，如黃帝之稱廣成子。」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馬其昶曰：「鞅掌，紛擾也；猶『秧穰』。」朕又何知！」雲將曰：「朕

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郭象曰：「爲民所放效。」吳汝綸曰：「放，依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孫詒讓曰：「『止』，崔本作『正』，『正』與『貞』通。墨子、淮南竝有『貞蟲』之文。字又作『征』。墨子言『蜚鳥征蟲』，謂能行之蟲也。」吳汝綸曰：「郝懿行爾雅義疏云：「『止』，即『豸』之聲。」嚴復曰：「左傳：『庶有豸乎？』『豸』，『止』也。上文言草木，不當獨對征行之蟲。」意，本又作「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馬其昶曰：「廣雅：『毒，痛也。』」僊僊乎，歸矣！」馬其昶曰：「僊僊，猶翩翩。文句類『俋俋乎耕而不顧』。」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王先謙曰：「唯心當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王引之曰：「『吐』當爲『咄』，與『黜』同；見徐無鬼釋文。漢書外戚傳『吐』字，漢紀譌『咄』。」俞樾曰：「『吐』借爲『杜』。」劉文典曰：「『吐』疑『絀』字之壞。淮南覽冥訓：『隳肢體，絀聰明。』」倫與物忘，章炳麟曰：「『倫』借爲『侖』。說文：『侖，思也。』」穆按：「倫與物忘」，即與物忘倫；即「大同乎涬溟」也。大同乎涬音幸溟；司馬彪曰：「涬溟，自然氣也。」郭象曰：「與物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舊注：「同『芸』。」各復其根。老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成玄英曰：「任於獨化，物得生理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穆按：此節辭義皆淺俗。

世俗之人，武內義雄曰：「下二章，郭象引他雜篇附入。」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也。夫以出乎眾爲心者，曷常出乎眾哉！郭象曰：「眾皆以出眾爲心，故所以爲眾人也。」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王先謙曰：「並無獨見，但因聞眾論，遂執一而安之，則反不如能集眾技者之信爲眾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宣穎曰：「然且欲以己見治人之國者，此徒以聖知仁義爲利，而不見其害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穆按：一不成，卽無一有成。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馬其昶曰：「此言有天下者，必超乎天下。」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蘇輿曰：「言有土者，自以爲若有物存，則爲物所物矣。惟物而不物，故能以一身物萬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郭象曰：「夫與眾玄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饕竊軒冕，冒取非分，眾豈歸之也哉！」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本又作「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

郭象曰：「問者爲主，應故爲配。」處乎無嚮，郭象曰：「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郭象曰：「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吳汝綸曰：「方言：『適，往也。』適復，往復也。爾雅：『契，絕也。』淮南高注：『揳，塞也。』『挈』，與『契』、『揳』竝同。」出入無旁，郭象曰：「玄同無表。」林雲銘曰：「獨往獨來，無依傍也。」與日無始；郭象曰：「與日新俱，故無始也。」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呂惠卿曰：「頌論，言也；形軀，形也。」章炳麟曰：「『頌』，說文：『皃也。』『論』，借爲『類』。廣雅：『類，象也。』」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郭象曰：「天下之難無者己；己無，則羣有不足復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成玄英曰：「匿，藏也。」馬其昶曰：「『匿』，同『暱』，近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穆按：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穆按：易，變化也。管子形勢篇：「道之所言者一，而用之者異。」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郭象曰：「自然與高會也。」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成玄英曰：「老子云：『爲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馬其昶曰：「楚辭注：『薄，止也。』」應於禮而不諱，俞樾曰：「『諱』讀爲『違』。」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胡遠濬曰：「亂，治也。」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

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宣穎曰：「此段意膚文雜，與本篇義不甚切，不似莊子之筆。」王先謙曰：「郭象有注，則晉世傳本已然。」

天地

外篇之五。王夫之曰：「此篇暢言無爲之旨，有與應帝王篇相發明者。」陸方壺曰：「此篇頭緒各別，不可串爲一章。」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君也。穆按：此句承前兩句，辭不類而義淺，疑出馬蹄、胠篋下矣。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郭嵩燾曰：「言者，名也。正其君之名，而天下聽命焉。」穆按：「君」或「名」字之譌。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王叔岷曰：「陳碧虛闕誤作『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當從之。」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宣穎曰：「兼，猶統也。」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老子曰：「我無欲而民自朴，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陸德明曰：「記，書名也。」無心得而鬼神服。」穆按：得無心也。

夫子曰：司馬彪曰：「夫子，莊子也。一云：老子也。」宣穎曰：「孔子也。下言『夫子問於老聃』，可知。」穆按：此與上節，皆出晚世小儒之手。「夫道，覆載萬物者也，王叔岷曰：「據成疏，疑此文本作『覆載天地，化生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成玄英曰：「刳，去也，洒也。」陸長庚曰：「刳心，去其知識之私。」穆按：廣雅：「夸，大也。」又呂覽高注：「夸，虛也。」今欲虛其心使大，故曰「刳心」。君子非大其心，不足以容道。下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可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胡遠濬曰：「易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姚永概曰：「『韜』同『滔』。淮南注：『滔，大貌。』」俞樾曰：「禮鄭注：『事，猶立也。』」奚侗曰：「呂覽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高注：『事，治也。』」陳祥道曰：「執大象。」沛乎其爲萬物逝也。王敔曰：「逝，歸往也。」陳祥道曰：「天下往。」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馬其昶曰：「荀子注：『「拘」，讀爲「鉤」。』鉤，規也，取也。」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吳汝綸曰：「『顯顯則明』爲句。『則』猶『而』也。」穆按：仍當以「爲己處顯」爲句；即猶云「有天下而不與」也。天地篇：「自爲處危」，句法略相似。下「顯則明」三字，疑或人旁注，殘入正文。范無隱曰：「三字當連下文爲句。乃若所顯，在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良由反。乎其清也。王念孫曰：「說文：『漻，清深也。』」金石不得，無

以鳴。郭象曰：「聲由寂彰。」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成玄英曰：「考，擊也。」郭象曰：「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萬物孰能定之！郭象曰：「應感無方。」穆按：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王先謙曰：「抱朴以往，羞通於庶務。」蘇輿曰：「素逝，即山木篇『晏然體逝』之意。『通於事』，與『通於神』對文，『恥』字疑誤。」穆按：「恥」疑「心」字誤。「素逝而心通於事」，即下文「時騁而要其宿」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即下文「至無而供其求」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郭象曰：「非先物而唱。」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吳汝綸曰：「『生非德不明』，與下『窮生』字，皆讀爲『性』。」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郭象曰：「『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宣穎曰：「道不在形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宣穎曰：「道又不在寂滅。」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按：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陸長庚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時騁而要其宿。陸長庚曰：「逝曰遠，遠曰反。」大小長短修遠。」姚鼐曰：「此下有缺文。」吳汝綸曰：「六字當爲郭氏注文。郭注：『大小長短修遠，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蓋釋『時騁而要其宿』之義。今注文無上六字，奪入正文也。又據淮南原道作『大小修短，各有其具』云云，則姚謂缺文者是也。」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司馬彪曰：「玄珠，道眞也。」使知

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口懈反。）詬索之而不得也。（成玄英曰：「絕慮不可以心求；非色不可以目取；離言不可以辯索。喫詬，言辯也。」劉文典曰：「『喫詬』，疑卽賈誼治安策之『䜋詬』。『䜋』卽『謑』字。荀子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忍謑詢』，謂詈辱也。亦卽本書天下篇之『謑髁』。」）乃使象罔，象罔得之。（呂惠卿曰：「『象』則非無，『罔』則非有。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郭象曰：「謂爲天子。」）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五急反。）乎天下！（郭象曰：「圾，危也。」）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宣穎曰：「非純乎天者。」）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郭象曰：「過生於聰知，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褚伯秀曰：「肝膽楚越。」王先謙曰：「顯分人己。」）方且尊知而火馳，（孫詒讓曰：「『火』乃『𠔁』之誤。說文：『𠔁，分也。』『𠔁馳』，猶『舛馳』。」）方且爲緒使，（馬其昶曰：「爾雅：『緒，事也。』荀子注：『使，役也。』」）方且爲物絯，（公才反。陸德明曰：「廣雅：『絯，束也。』」）方且四顧而物應，（陸長庚曰：「非靜而應者也。」）方且應眾宜，（王先謙曰：「事事求合。」）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宣穎曰：「屢爲物變而不能定。」）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父。（宣穎曰：「眾父父者，乃族之祖也，萬化之大宗也。齧缺亦可爲眾人之父，但不能爲眾父之父耳。」）治亂之率也，（王先謙曰：「率，主也。用智理物，治之主，亦亂之主。」馬其

昶曰：「『治』字斷句。爾雅：『率，自也。』天運篇：『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司馬彪曰：「華，地名」。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穆按：「然」猶「如此」。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口豆反。食，鳥行而無彰。馬其昶曰：「藝文類聚引作『無迹』，是也。『食』、『迹』為韻。」陸長庚曰：「鶉無常居，鷇仰母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姚鼐曰：「『上僊』是秦以後人語。」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吳汝綸曰：「『白雲』、『帝鄉』，亦非雅詞，周、秦人無此。」三患莫至，身常無殃，成玄英曰：「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林雲銘曰：「此段義無著落而詞近，疑非莊叟真筆。」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俞樾曰：「廣韻：『伯成，複姓。』列子稱『伯成子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本亦作「盍」。行邪？無落吾事！」陸德明曰：「落，猶廢也。」于省吾曰：「『落』、『格』古通，謂無阻吾事也。」奚侗曰：「『落』義近『留』。」悒悒乎，耕而不顧。林雲銘曰：「淺率直遂，何以爲莊子！」

泰初有無，司馬彪曰：「句。」無有無名；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劉槪曰：「『且』，非久安意。『無閒』，始卒若環，無端可指。」穆按：「方」、「且」同訓。齊物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卽「且然無閒」也。留動而生物，王敔曰：「留而動，動而留，一動一靜也。」宣穎曰：「動卽造化之流行。少留於此，卽生一物。」朱駿聲曰：「『留』，借爲『流』。」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宣穎曰：「形載神而保合之，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乃所謂性也。」朱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比之諸家差善。」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丁豆反。鳴；郭象曰：「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劉咸炘曰：「喙鳴，猶齊物之舉衆竅。」喙鳴合，與天地爲合。郭象曰：「天地亦無心而自動。」呂惠卿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馬其昶曰：「喙鳴，謂聲息也；猶史記之『喙息』。合喙鳴，萬物一體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陸長庚曰：「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若悶。』」是謂

玄德，同乎大順。馬其昶曰：「莊子論性命之原，證之繫辭及周子圖說，皆合。故程子曰：『莊周形容道體之言，亦有善者。』朱子亦謂：『莊子見道體。』」穆按：易繫出莊子後，宋儒又本易繫，故多有襲之莊書者。惟此節與易繫先後殊難定。

夫子問於老聃曰：陸德明曰：「夫子，仲尼也。」「有人治道若相放，于省吾曰：「『放』，釋文作『方』。堯典：『方命圮族』。孟子：『方命虐民』，趙注：『方，猶逆也。』下文『可不可，然不然』，正相逆義。」穆按：辯者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其治道若與眾相方；天下篇所謂「以反人為實」也。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嚴復曰：「堅白本附物質而後見，今為抽象之辨，離其所附以為言，若孤懸空中，故曰『縣寓』。」高亨曰：「『縣』，殊也，異也。『寓』，說文：『籀文「宇」。』今謂空間。堅白相盈，而非相外。名家離堅白，故曰『若異宇』。」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陸長庚曰：「胥、技，皆庶人在官者，易謂更番值事，係謂居肆計功。」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吳汝綸曰：「此與應帝王篇陽子居章略同。『成思』，當為『來田』之訛。『成』、『來』草書形近。『自山林來』，亦宜為『來藉』之訛。淮南繆稱、說林，皆有此語。」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馬其昶曰：「物之有質有氣而無知者也。」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郭象曰：「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其動止也，其死生也，武延緒曰：「當作『其生死也』。『止』、『死』、『起』為韻。」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嚴復曰：「於動而知其止，於生而知其死，於廢而知其起，此可謂能可不可、然不然矣。然而不足，又非其所以。必言所以，其惟忘己乎！此猶佛經言法尚應舍，無住生心之義。」穆按：此言「動止」、「死生」、「廢起」，由道不由辯。「非其所以」，謂一切不由如辯者之言而然也。有治在人，穆按：治，猶事也。此謂「動止」、「死

生」、「廢起」，所治在人，不在天；在物，不在道。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將閭葂音免見季徹曰：俞樾曰：「廣韻『閭』字注引藝文志：『古有將閭子，名葂，好學著書。』」陸德明曰：「季徹，蓋季氏之族。」「魯君陸德明曰：「魯君，或云定公。」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舊注：「薦，陳也。」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陸德明曰：「爾雅：『輯，和也。』」季徹局局然笑曰：陸德明曰：「局局，大笑之貌。」「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音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穆按：物，猶名色也。左傳：「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此借以喻魯君之多樹恭儉公忠為表的也。將往投迹者眾。」馬其昶曰：「民爭趨附，眞僞雜投，足以生其賊心，非所以成教易俗也。」將閭葂覤覤許逆反。然驚曰：「宣穎曰：「『覤』同『虩』。」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俞樾曰：「『風』讀為『凡』，猶云言其大凡也。」奚侗曰：「『風』與『方』通。」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宣穎曰：「搖蕩，猶言鼓舞。」曹受坤曰：「『搖』，與『遙』同。『搖蕩』，即大宗師之『遙蕩』，謂縱散也；猶今言解放。」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成玄英曰：「舉，皆也。」「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孫詒讓曰：「『兄』即今『況』字，謂比況也。『弟』乃『夷』之誤；夷，平等之義。」曹受坤曰：「『弟』借為『薙』。周禮『薙氏』，鄭注：『「薙」，讀如「小兒鬀髮」之「鬀」。』說文：『鬀，剔髮

也。』蓋喻堯、舜以仁義削人之性。」馬其昶曰：「論衡云：『溟涬濛澒，氣未分之貌也。』凡言『溟涬』、『涬溟』、『混冥』，皆取渾沌之義。」欲同乎德而心居矣。」馬其昶曰：「呂覽『無有居心』，注：『居，安也。』」穆按：論語：「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欲同於德而心安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苦骨反。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王念孫曰：「『搰』、『勖』同義。埤蒼云：『勖，力作也。』」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音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音逸。湯，李頤曰：「疾速如湯沸溢也。」其名為槔。」音羔。本又作「橋」。姚鼐曰：「說文無『槔』字，古人止用『橋』字。」司馬彪曰：「桔槔也。」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吳汝綸曰：「『生』讀為『性』。」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武版反。奚侗曰：「『瞞』乃『滿』之叚字。」然慚，俯而不對。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司馬彪曰：「於于，夸誕貌。」奚侗曰：「淮南俶真訓作『華誣』，音近而譌。」章炳麟曰：「說文：『「於」，古文「烏」。』孔子曰：『「烏盱，呼也。」』然則『於于』即『烏盱』，盛氣呼號之謂。」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

乎？吳汝綸曰：「『獨弦哀歌、賣名聲』等字，非周、秦人語。」奚侗曰：「『賣』，淮南作『買』。」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陸德明曰：「乏，廢也。」子貢卑陬走侯反。失色，項項許玉反。然不自得，李頤曰：「卑陬，愧懼貌。項項，自失貌。」章炳麟曰：「『卑陬』，卽『顰蹙』。『顰』從『卑』聲；『陬』卽『趣』之借，『趣』、『蹙』聲義近。」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郭象曰：「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王引之曰：「徒，乃也。」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王先謙曰：「之，往也。」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宣穎曰：「風波，言易爲是非所動。」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郭象曰：「以其背今向古，羞爲世事，故知其非眞渾沌也。」嚴復曰：「一家之術，如神農氏之並耕，釋氏之忍辱，耶氏之信天，皆其說至高，而爲人類所不可用；所謂『識

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將固驚邪？郭象曰：「此眞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俞樾曰：「『固』讀爲『胡』。」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林雲銘曰：「此段大類漁父篇意。其文絕無停蓄蘊藉，爲後人竄入無疑。」

諄芒將東之大壑，王先謙曰：「海也。」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成玄英曰：「五行之內，唯民橫目。」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成玄英曰：「施令設官。」劉師培曰：「荀子王制篇：『官施而衣食之。』『官』，即『大德不官』之『官』。」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穆按：當以「行其所爲行」爲句，言無所掩飾也。郭注：「言自爲而天下化，使物爲之，則不化也。」今「言自爲而天下化」七字，誤入正文，而並失其句矣。手撓顧指，司馬彪曰：「撓，動也。」王念孫曰：「『顧指』，猶貢禹傳之『目指』。」郭慶藩曰：「左思吳都賦：『搴旗若顧指』，劉逵注：『謂顧指如意。』」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怊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陸德明曰：「怊，字林云：『悵也。』」陳壽昌曰：「不知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道

也。陳壽昌曰：「不知所往。」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武延緒曰：「『從』下疑脫一『出』字，『出』、『足』爲韻。」陳壽昌曰：「皆付之無心。」此謂德人之容。」馬其昶曰：「老子：『孔德之容』，注：『容，狀也。』」「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馬其昶曰：「『與』，讀爲『舉』。」姚鼐曰：「晉人諱『昭』，皆書作『照』。」此謂照曠。致命盡情，陸長庚曰：「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門無鬼一本作『畏』。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司馬彪曰：「門，姓；無畏，字也。」李頤曰：「赤張，氏；滿稽，名。」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成玄英曰：「均，平也。」其亂而後治之與？」郭象曰：「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音羊也，李頤曰：「瘍，頭創也。」王引之曰：「『藥』，古讀『曜』，與『療』聲近義通。方言：『療，治也。』」陸長庚曰：「瘍醫，癰疽之醫，治病於外者也。」郭象曰：「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禿而施髢，大細反。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舊注：「『修』通『羞』，進也。」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郭象曰：「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民如野鹿；郭象曰：「放而自得也。」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馬其昶曰：「公羊注：『非相爲賜』，

賜，猶惠也。』」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宣穎曰：「明於責臣子之諂諛，卻不知人情皆必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郭慶藩曰：「道，卽諂也。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諂。』『道』、『諂』一聲之轉。」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吳汝綸曰：「『故』、『固』同字。」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宣穎曰：「合譬使人易曉，飾辭使人動聽。」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嚴復曰：「猶今人言矛盾。」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司馬彪曰：「靈，曉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穆按：祈求嚮往。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大聲不入於里耳，司馬彪曰：「大聲，謂咸池、六英之樂。」折楊、皇荂，況于反。本又作「華」。則嗑許甲反。然而笑。李頤曰：「折楊、

皇華，皆古歌曲。」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垂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吳汝綸曰：「『垂』，一作『缶』。郭注云：『各有信據，故不知所之。』據此，則司馬本作『二垂』者是也。」馬其昶曰：「說文：『垂，遠邊也。』二垂者，歧路也。王仲宣詩所謂『路垂』者也。小爾雅云：『鍾，叢也。』」劉師培曰：「二垂，猶二方。『二垂鍾惑』，謂傾意兩方，故曰『所適不得』。」『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穆按：齊物論「因是已」；「已」，即「不推」也。不推，誰其比憂！成玄英曰：「比，與也。」厲音賴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宣穎曰：「厲人唯恐子之相似。今知天下之惑，而強所不可得，又成一惑，獨不懼其相似邪？」郭象曰：「迷者自思復，厲者自思善，我無為而天下自化。」嚴復曰：「『厲之人』以下二十三字，自為一段。以屬上下，皆誤。」

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劉師培曰：「『跖』上脫『桀』字。」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成玄英曰：「羶、薰、香、鯹、腐。」困惾子公反。中顙；李頤曰：「困惾，刻賊不通也。」奚侗曰：「『顙』，當作『頞』。說文：『頞，鼻莖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王念孫曰：「詩箋：『厲，病也。』『爽』，古讀若『霜』。廣雅云：『傷也。』老子：『五味令人口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

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曾國藩曰：「柴，謂梗塞也。」劉師培曰：「『柴』與『棧』通，謂積木圍護四周也。」皮弁鷸音述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音策。成玄英曰：「支，塞也。盈，滿也。」外重纆繳，睆睆環版反。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李頤曰：「睆睆，窮視貌。」則是罪人交臂歷指，司馬彪曰：「交臂，反縛也。」馬其昶曰：「歷指，謂柙指也。」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天道

外篇之六。歐陽修曰：「此篇是學莊子者。」劉須溪曰：「才看一二語，便不類前篇。」王夫之曰：「此篇之說，有與莊子之旨迥不相侔者；特因老子守靜之言而演之，亦未盡合於老子。蓋秦、漢間學黃、老之術以干人主者之所作也。」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陸德明曰：「積，謂滯積不通。」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陸長庚曰：「昧者，混冥之義。老子云：『明道若昧。』」宣穎曰：「首從運處說靜，莊子之學，非寂滅者比。」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乃孝反。心者，故靜也。王念孫曰：「『鐃』與『撓』通。」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王念孫曰：「漢書注：『至，實也。』『至』字古讀若『質』。」故帝王聖人休焉。陸長庚曰：「休，止也；如大學『止於至善』之『止』。」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郭象曰：「倫，理也。」王叔岷曰：「陳碧虛闕誤『倫』作『備』，與下文『得』、『責』為韻。」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武延緒曰：「此當作『休則虛，虛則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者得矣。』」靜則無

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郭象曰：「無爲，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當其責。」無爲則俞俞；郭象曰：「俞俞，從容自得之貌。」俞俞者，憂患不能處，焦竑曰：「『俞俞』即『愉愉』。處，猶入也。」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王夫之曰：「旣以有爲爲臣道，此處自相刺謬。」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姚鼐曰：「『素王』、『十二經』，是漢人語。」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歐陽修曰：「讀至『服』字，是學莊子語者。」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歐陽修曰：「此處語無味。」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䪢萬物而不爲戾，劉咸炘曰：「大宗師作許由語，而此直引作莊子，顯是後人語。」陶光曰：「此襲大宗師『䪢萬物而不爲義』，改『義』爲『戾』，與下文『仁』、『壽』、『巧』之義相扞格。」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

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武延緒曰：「『王天下』疑當作『天地正』。」其鬼不祟，雖遂反。李頤曰：「禍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歐陽修曰：「至此敗筆。」

夫帝王之德，歐陽修曰：「此以下，俱不似莊子。」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奚侗曰：「『落』，借作『絡』，謂包絡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穆按：齊有雕龍奭，亦言其善辯。章炳麟曰：「『彫』，借爲『周』。」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王念孫曰：「爾雅：『功，成也。』中庸：『無爲而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王夫之曰：「既非老、莊無爲之旨，抑且爲李斯、趙高罔上自專之倡。」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

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成玄英曰：「辟，法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陸德明曰：「比詳，比校詳審。」陶鴻慶曰：「『比』、『詳』二字亦平列。」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王雱曰：「荀卿譏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觀此，周豈不知於人者！」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顧炎武曰：「『萌區』，卽樂記之『區萌』。月令：『句者畢出，芒者盡達。』古人讀『句』若『拘』，『萌』卽『芒』也。」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事尙賢，大道之序也。馬其昶曰：「莊子論治道，乃精實如此。文中子云：『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穆按：此皆晚世儒生語耳，豈誠莊生之言哉！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王夫之曰：「以要爲本，以詳爲末，分上下之序，乃以自尊而恣其逸樂。」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王安石曰：「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

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張四維曰：「在宥：『賤而不可不任者物，卑而不可不因者民。』」王念孫曰：「淮南云：『因循而任下。』」韓子云：『因而任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俞樾曰：「原，察也。管子：『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原』與『省』同義。」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武延緒曰：「『仁』字疑涉上『位』字譌衍。」張四維曰：「咸用本情，終不舍己效人，矜誇炫物也。」必分其能，郭象曰：「無相易業。」必由其名。郭象曰：「名當其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歐陽修曰：「亦淺而拙。」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音悟道而說者，司馬彪曰：「迕，横也。」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穆按：「有知」二字疑倒。」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章炳麟曰：「一曲者，一藝也；禮記所謂『曲藝』。」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王夫之曰：「其意以兵刑、法度、禮樂委之於下，而按分守、執名法以原省其功過。此形名家之言；而胡亥督責之術，因師此意；要非莊子之旨。」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

「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孫詒讓曰：「『出』當爲『土』。墨子：『君臨下土』，今本亦譌爲『出』。」章炳麟曰：「『德』，音同『登』。說文：『德，升也。』『升』卽『登』之借。釋詁：『登，成也。』『天登而土寧』，所謂『地平天成』。」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郭象曰：「自嫌有事。」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穆按：此不成句法。林雲銘曰：「文非莊叟手筆。」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姚鼐曰：「此亦漢人語。藏書者，謂聖人知有秦火而豫藏之，所謂『藏之名山』也。」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司馬彪曰：「徵藏，藏名。一云：徵，典也。」陸德明曰：「史，藏府之史。」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陸德明曰：「六經又加六緯。」王敔曰：「緯書漢人所造，則此篇非漆園之書，明矣。」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成玄英曰：「嫌其繁謾。」陸長庚曰：「謾，汗漫也。」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

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馬其昶曰：「『物愷』猶『樂愷』。『物』、『勿』通。禮鄭注：『勿勿，懇愛之貌。』」章炳麟曰：「『物』爲『易』之誤。『易愷』卽『愷弟』。周語、毛傳皆訓『豈弟』爲『樂易』。」]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馬其昶曰：「幾，危也。孔子先言仁義，後言兼愛無私爲仁義之情，老子尤不謂然也。」]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蘇輿曰：「未忘無私之成心，是亦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司馬彪曰：「牧，養也。」]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郭象曰：「皆以自足。」]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居謁反。]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成玄英曰：「亡子，逃人也。」]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古顯反。]而不敢息。[司馬彪曰：「百舍，百日止宿也。趼，胝也。」王念孫曰：「『趼』亦作『繭』，見墨子、賈子。」]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一本作「妹之者」。]不仁也。[王念孫曰：「穀梁疏引麋信注：『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司馬彪曰：「『蔬』讀爲『糈』。」陸秀夫曰：「『妹』與『昧』同。」馬其昶曰：「釋名：『妹，昧也。』易略例『見昧』，釋文：『一作「妹」。』『棄』、『昧』二字同義。荀子注：『昧，蔑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馬其昶曰：「脫焉，猶免焉。」]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馬其昶曰：「自有其聖，實已非聖；又不受非聖之名，適增罪耳。」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郭象曰：「有爲爲之，則不能恆服。」陸長庚曰：「『恆服』，安而行之也。『以服有服』，勉強行之也。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馬其昶曰：「『服』如禮記『博學以知服』之『服』。孔疏：『服爲服畏不淩跨。』『以服有服』，謂以卑服之道服人也。」士成綺雁行避影，宣穎曰：「側身貌。」履行遂進蘇輿曰：「古者入室，脫履而行席上。履行，言失其常。」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呂惠卿曰：「不與物交。」而目衝然，呂惠卿曰：「逐物於外。」而顙頯然，而口闞許覽反。然，郭象曰：「虓豁之貌。」而狀義然，王先謙曰：「『義』讀爲『峨』。」似繫馬而止也。宣穎曰：「志在馳騖。」動而持，焦竑曰：「將動而強持之。」發也機，王敔曰：「應之速。」察而審，王敔曰：「知之必詳。」知巧而覩於泰，王敔曰：「作盛滿之觀。」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馬其昶曰：「『竟』同『境』。老子，忘名者也。士成綺，知巧竊名者也；自君子觀之，蓋與穿窬無異。」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成玄英曰：「終，窮也。」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王念孫曰：「『廣廣』讀爲『曠曠』。」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穆按：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定，猶凝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王先謙曰：「謂有天下。」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音柄。而不與之偕，王敔曰：「人各奮起爭權柄，而已否。」奚侗曰：「『奮』疑『奪』字誤。」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馬叙倫曰：「『利』，當依德充符作『物』。」

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俞樾曰：「『賓』，讀爲『擯』。」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馬其昶曰：「呂覽注：『果，終也。』」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司馬彪曰：「輪扁，斲輪人也，名扁。」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成玄英曰：「酒滓曰糟，漬糟曰魄。」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司馬彪曰：「甘，緩也。苦，急也。」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

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宣穎曰：「『也』猶『者』。」馬其昶曰：「御覽引作『者』。」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運

外篇之七。王夫之曰：「此篇之旨，以自然爲宗。天地之化，無非自然。勉而役者，勞己以勞天下，執一而不應乎時變；老子所欲『絕聖棄知』者，此也。」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羅勉道曰：「日月同黃道，故曰『爭於所』。」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奚侗曰：「當作『而推』，『推行』連文。」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俞樾曰：「『隆』借爲『降』。」王叔岷曰：「湛然輔行記四十引正作『降』。」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章炳麟曰：「周禮故書，『廞』皆作『淫』。釋詁：『廞，興也。』『淫樂』即『廞樂』。猶云『孰居無事，高興爲此』。」奚侗曰：「『淫樂，猶湛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吳汝綸曰：「『有』讀爲『又』。」闕誤或本作「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王夫之曰：「既詳詰而終不能明言其故，則自然者本無故而然。」

巫咸祒赤遙反。曰：俞樾曰：「廣韻：『咸，亦姓。』姓苑云：『巫咸之後。』」蓋單姓爲咸，複姓則巫咸。」馬敍倫曰：「『祒』借爲『招』。說文：『招，手呼也。』」「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俞樾曰：「此即洪範之『五福』、『六極』也。儀禮鄭注：『古文「常」爲「祥」。』說文：『祥，福也。』」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楊愼曰：「九疇洛書之事。」治成德備，監

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郭嵩燾曰：「言天之運，自然而已，帝王順其自然。」穆按：洪範乃晚出書，而此猶在其後。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司馬彪曰：「商，宋也。大宰，官也。蕩，字也。」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馬其昶曰：「非謂仁過於孝。謂無孝之名，不見爲孝也。至孝與親相忘，至仁與天下相忘。」夫南行者至於郢，陸德明曰：「郢，楚都也。」北面而不見冥山，姚範曰：「冥山，疑即謂冥阸之塞。」是何也？則去之遠也。郭象曰：「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於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王先謙曰：「我忘天下。」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王先謙曰：「天下忘我。」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郭象曰：「并者，除棄之謂也。」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陶鴻慶曰：「願，慕也。爲人所歆慕。」奚侗曰：「『願』係『顯』字之誤。」是以道不渝。」

宣穎曰：「可屏者皆有變滅；道不變滅，此其至貴也，至富也，至願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宣穎曰：「懼者駭聽，怠者息心，惑者忘己。」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宣穎曰：「神不能定，口不能言，失其常也。」帝曰：「女殆其然哉！陳壽昌曰：「喜而訝之之詞。」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陸德明曰：「『徵』，古本多作『徽』。」馬叙倫曰：「文選注引淮南許愼注曰：『鼓琴循弦謂之徽。』」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蘇轍曰：「『夫至樂者』三十五字，係注語誤入正文。」王叔岷曰：「唐寫本、趙諫議本、道藏成玄英疏本、王元澤新傳本、林希逸口義本，皆無此三十五字。」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郭嵩燾曰：「樂記：『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樂闋而後作。衰者，闋之餘聲也。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以文武紀其盛衰。倫經，猶言經綸。比和分合，所謂經綸也。」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武延緒曰：「本段皆兩句爲韻，不應此獨三句。『陰陽調和』四字亦疑是注，或『一清一濁』四字是注。」流光其聲；馬其昶曰：「『光』讀爲『廣』。」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馬其昶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司馬彪曰：「僨，仆也。」所常無窮，郭象曰：「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而一不可待。俞樾曰：「一，皆也。」郭嵩燾曰：「雷霆之起，莫知其所自起，莫知其所自竟。猶死生與天無窮，而忽一至焉，則亦物之所不能待也。以喻樂之變化，動於自然。」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

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邵晉涵曰：「後漢書注引蒼頡篇云：『阬，壑也。』」王敔曰：「大無不入，小無不充。」塗郤守神，郭象曰：「塞其兌也。」陸德明曰：「『郤』與『隙』義同。」成玄英曰：「閉心知之孔郤，守凝寂之精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成玄英曰：「各得其所而不相撓。老經云『其鬼不神』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郭象曰：「常在極上住也。」流之於無止。郭象曰：「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穆按：此明襲齊物論語，而殊不貼切。外篇決不出莊子，此等處皆可見。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馬敍倫曰：「此處有脫誤。」吾既不及已夫！羅勉道曰：「欲從莫由。」吳汝綸曰：「吾者，代北門成爲辭。」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宣穎曰：「悍氣盡，四體柔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宣穎曰：「混然相逐，叢然相生。」林章炳麟曰：「『林』借爲『隆』。漢避諱，改『隆慮』爲『林慮』。說文：『隆，豐大也。』」武延緒曰：「『林』，『婪』之叚字，與『媅』同義。」吳汝綸曰：「當從『混』字、『林』字絕句。」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宣穎曰：「布散揮洒而不曳滯。」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宣穎曰：「知聖人則知樂矣。遂，順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宣穎曰：「元神不動，官自效職。」此之謂天樂，無言而

心說。故有焱必遙反。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成玄英曰：「六極，六合也。」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郭象曰：「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雖遂反。宣穎曰：「六根震動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宣穎曰：「妄力銷鑠也。」卒之於惑，惑故愚；宣穎曰：「意識俱亡也。」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宣穎曰：「愚故道，無一知半解可自用也。道可載而與之俱，順之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李頤曰：「師，魯太師也。金，其名。」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李頤曰：「結芻爲狗，巫祝用之。」盛以篋衍，李頤曰：「衍，笥也。」章炳麟曰：「『衍』，當借爲『鞬』；如『餰』或作『⿰飠建』是也。」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陸德明曰：「史記『樵蘇後爨』，注云：『蘇，取草也。』」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音米。司馬彪曰：「眯，厭也。」段玉裁曰：「『厭』、『魘』古今字。」郭象曰：「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俞樾曰：「古『聚』、『取』通用。」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

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馬其昶曰：「左傳『爭尋常以盡其民』，注：『言爭尺寸之地。』」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司馬彪曰：「方，常也。」郭慶藩曰：「呂覽高注：『傳，猶轉也。』」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阮毓崧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秦博士始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穆按：此亦本篇晚出之證。不矜於同，而矜於治。高秋月曰：「矜，尙也。」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側加反。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蝯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奚侗曰：「孟子趙注：『慊，快也。』」觀古今之異，猶蝯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扶眞反。其里，陸德明曰：「通俗文云：『蹙頞曰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俞樾曰：「兩『其里』字皆不當疊。」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嚴復曰：「此段極精。今日言新政者，惜未讀此。」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司馬彪曰：「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近。」老聃

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馬其昶曰：「天下篇云：『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方密之說之曰：『易言「制數度」，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數爲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籥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方以智曰：「答語全與前不相蒙，的非莊子手筆。」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它也，中無主而不止，郭象曰：「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俞樾曰：「『正』乃『匹』之誤。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亦當爲『匹』。」穆按：徐無鬼：「臣之質死久矣」，「正」猶「質」也，皆指射的言；故下文云「不受」也。呂惠卿曰：「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成玄英曰：「隱，藏也。」章炳麟曰：「『隱』借爲『㥯』，依據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呂惠卿曰：「多取則德之蕩。」仁義，先王之蘧廬也，郭象曰：「猶傳舍也。」朱駿聲曰：「『蘧』借爲『遽』。」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穆按：此言貴乎由仁義而自得己心耳。若唯仁義之爲見，則是行仁義矣。大宗師謂之「行名失己」。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

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司馬彪曰：「貸，施與也。」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王敔曰：「鑒，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成玄英曰：「雖楚戮未加，而情性已困。」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李頤曰：「湮，滯也。」孫詒讓曰：「大變，大法也。書顧命：『率循大卞』，僞孔傳訓爲『大法』。『變』、『卞』音近字通。」武延緒曰：「『大卞』、『大法』，即大道也。」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陸長庚曰「天門，猶靈府。老子有『天門開闔』之語。」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子盍反。膚，則通昔不寐矣。司馬彪曰：「噆，齧也。」陸德明曰：「昔，夜也。」夫仁義憯七感反。然，乃憤吾心，王叔岷曰：「釋文本『憤』作『憒』。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憒』。說文：『憒，亂也。』」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司馬彪曰：「放，依也。」又奚傑然武延緒曰：「『傑』與『偈』同。」劉師培曰：「『傑然』下疑挩『揭仁義』三字。」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劉師培曰：「『負』讀爲『掊』，擊也；如『負尾』作『陪』，『王負』作『菩』。」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

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四語見大宗師。姚鼐曰：「所記淺於史記老子列傳語，豈莊子之文哉！」）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王應麟曰：「御覽引『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與今本異。」王叔岷曰：「藝文類聚引：『人用意如飛鴻者，爲弓弩射之；如遊鹿者，走狗而逐之；若游魚者，鉤繳以投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劉師培曰：「『養』借爲『翔』。」）予口張而不能嗋，（許刼反。陸德明曰：「嗋，合也。」）予又何規老聃哉！」（王志遠曰：「老子教孔曰：『去驕志與淫態。』己乃使人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嗋；殆非眞老聃也。」）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二語見在宥篇。奚侗曰：「當依在宥作『淵默而雷聲』。」）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高秋月曰：「言爲先容。」）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馬敍倫曰：「當從六帖引，以『應』字斷句。」）「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林雲銘曰：「爲謙乎？爲僞乎？眞屬無謂！」）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按：敦煌古鈔本作「堯與而舜受」。）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

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林雲銘曰：「兩個『小子少進』，可以無有。」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郭象曰：「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劉文典曰：「唐寫本作『殺其服』，當據正。」林雲銘曰：「此似以黃、堯爲善，與下相矛盾。」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郭象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馬其昶曰：「人各有心，不順道而罪之。」殺盜非殺人，穆按：謂「殺盜非殺人」，乃墨家語，卽以用兵爲順乎道也。自爲種而天下耳，章炳麟曰：「『耳』借爲『佴』。墨經：『佴，自作也。』」穆按：廣雅釋詁：「種，類也。」「人自爲種而天下佴」，猶天下篇「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也。奚侗曰：「『種』借爲『重』，謂重己輕人。『耳』係『聑』之壞字。聑，耳目不相信也。」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方以智曰：「老子時何嘗有儒、墨之名，語意俱無倫次。」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穆按：「婦」疑「歸」字之誤。謂作始有倫，而其歸趨乃至於今之勢也。「女」屬下讀，謂子貢。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三語見胠篋篇。其知憯於蠣音例蠆敕邁反。之尾，王引之曰：「『蠣』、『蠆』，皆蠍之異名。」鮮規之獸，吳汝綸曰：「『規』當讀『窺』。鮮窺，不常見者也。」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

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陸長庚曰：「大率與禮記『大道爲公』章甚相似。」嚴復曰：「此皆道家想當然語，其說已破久矣。讀者不可爲其荒唐所籠罩。」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黃震曰：「六經之名，始於漢。莊子書稱『六經』，未盡出於莊子也。」穆按：秦廷焚書，猶不以易與詩、書同類。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嚴復曰：「『故』通『詁』。」以奸者七十二君，王敔曰：「『孰』，通『熟』。『奸』，通『干』。」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陸德明曰：「鉤，取也。」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五歷反。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宣穎曰：「不運，定睛注視。」王先謙曰：「『風』，讀如『馬牛其風』之『風』，謂雌雄相誘也。化者，感而成孕。」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俞樾曰：「『而化』，當作『而風化』。」郭象曰：「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陸德明曰：「山海經：『亶爰之山有獸曰師類，帶山有鳥曰奇類，皆自牝牡。』」馬其昶曰：「列子：『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王夫之曰：「變易人之性命，而道壅不行，惡足以化？順其自然，則物固各有性命，雖五伯、七雄之天下，可使反於其樸。」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李頤曰：「孺，孚乳而生也。」魚傅沫，司馬彪曰：「傅口中沫，相與而生子。」細要者化，陸德明曰：「

細腰，蜂之屬也。司馬彪曰：『取桑蟲祝使似己。』即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有弟而兄啼。林雲銘曰：「母孕弟而兄病也。」褚伯秀曰：「『烏鵲』四句，卵、溼、化、胎也。」

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刻意

外篇之八。羅勉道曰：「刻意、繕性二篇，文義膚淺，疑是僞作。」王夫之曰：「此篇亦養生主、大宗師緒餘之論，而但得其迹。且其文詞輭美膚俗，以視內篇窮神寫生靈妙之文，若厲與西施之懸絕。」姚鼐曰：「此篇乃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之類，漢人之文耳。」

刻意尚行，褚伯秀曰：「刻礪其意。」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劉文典曰：「『非』，御覽引作『誹』，義較長。」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劉師培曰：「『赴』，當作『仆』。『踣』、『仆』古通。外物篇：『申徒狄因以踣河。』」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奚侗曰：「此『無爲』當作『爲無』；謂逃世也。」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司馬彪曰：「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若鳥之嚬呻也。」吳汝綸曰：「此三語割取淮南精神篇文。」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

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四語見天道篇。）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俞樾曰：「『休焉』二字，傳寫誤倒。」闕誤或本作「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四語又見天道篇。）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王念孫曰：「淮南注：『故，巧也。』」王先謙曰：「四字用管子心術篇語。」穆按：韓非揚權篇有「去智與巧」語。姚鼐曰：「知，私意。故，結習。」）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此四語亦見天道篇。）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老子曰：「光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二語見大宗師。）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此語亦見天道篇。）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劉文典曰：「據淮南精神、原道兩訓，『德之失』，『德』當爲『心』字之誤。」）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呂惠卿曰：「人心終日萬應，而未嘗止，惡能頃刻而靜哉！聖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爲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郭象曰：「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方子及曰：「『忤』、『逆』二字何別，玩『虛』、『粹』二字可見。蓋順事應物，無所乖拂，自非虛豁之至，何以能之？中心至粹無雜，則自然包含萬物，容蓄萬物，無所逆矣。」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武延緒曰：「『天』疑『失』字譌。」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武延緒曰：「『以』字衍。」此養神之道也。呂惠卿曰：「天下之方術，有制於虛靜，而不知觀復於竝作之間、歸根於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司馬彪曰：「干，吳也。吳、越出善劍。」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奚侗曰：「『竝』，讀爲『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穆按：「化育」字見中庸。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武延緒曰：「疑當作『通精』。」合於天倫。馬其昶曰：「詩傳：『倫，道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繕性

外篇之九。王夫之曰：「此篇與刻意之旨略同。其言恬、知交養，爲有合於莊子之指；而語多雜亂，前後不相侔。且其要歸，不以軒冕爲志，而歎有道之人不與而隱處，則莊子固不屑言。蓋不得志於時者之所假託也。文亦滑熟不足觀。」林雲銘曰：「有訓詁氣，殊非南華筆。」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譔曰：「繕，治也。」舊重「俗」字，今從張君房本。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崔譔曰：「滑，治也。」俞樾曰：「滑，猶汨也。說文：『汨，治水也。』」焦竑曰：「『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爲句；舊解失之。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王懋竑曰：「『治』當作『知』。」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陶鴻慶曰：「古逸叢書本『生』上有『知』字，是。」謂之以知養恬。王應麟曰：「『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益固。」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司馬子微曰：「恬、知，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夫德，和也；道，理也。穆按：「德，和」、「道，理」，此非莊子語，亦非老子語。蓋晚世儒生之學老、莊者爲之。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陳治安曰：「樂記：『君子反情以和志。』」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郭象曰：「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俞樾曰：「『偏』當爲『一偏』之『偏』，故郭以『一體』、『一志』說之。」穆按：闕誤引或本作「徧」。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

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郭象曰：「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㵿古堯反。本亦作「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馬其昶曰：「『險』讀爲『掩』，見周禮注。」穆按：險德以行，即行險也。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兪樾曰：「『識』、『知』同義。詩：『不識不知。』」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宣穎曰：「文、博，俗學也。」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穆按：孟子：「湯武反之也」，與此「反」字同義。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奚侗曰：「『之人』二字誤衍。」武延緒曰：「疑爲『亦』字誤分。」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馬其昶曰：「『故』、『固』同。」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

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高秋月曰：「根、極，謂性命也。」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穆按：疑當作「不以知窮天」，「下」字涉上文「大窮乎天下」而衍。不以知窮德，馬其昶曰：「外不任聰明以取困，內不逐無涯以自殆。」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郭象曰：「危然，獨正之貌。」己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宣穎曰：「軒冕，俗恩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成玄英曰：「儻者，意外忽來者耳。」寄之，其來不可圉，王念孫曰：「『圉』與『禦』通。」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向秀曰：「以外易內，可謂倒置。」劉師培曰：「『置』與『植』同。」王夫之曰：「與上文不相爲類。其曰『時命大謬』，又曰『深根寧極而待』，則林逋、魏野之所不屑言，而況莊子！」



秋水

外篇之十。王夫之曰：「此篇因逍遙遊、齊物論而衍之。」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崔譔本作「徑」，曰：「直度曰徑。」司馬彪曰：「涇，通也。」兩涘。音俟 渚崖之間，不辯牛馬。陸德明曰：「言廣大，故望不分別。」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崔譔曰：「望洋，猶望羊，仰視貌。」司馬彪曰：「若，海神。」馬其昶曰：「『海若』，見楚辭。」「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司馬彪曰：「方，道也。」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王引之曰：「御覽三引莊子，並作『井魚』。呂覽諭大、淮南原道，均有『井魚』之文。」拘於虛也；王念孫曰：「『虛』，同『墟』。文選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郭慶藩曰：「釋詁：『篤，固也。』與上下文『拘』、『束』同義。」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

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郭象曰：「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泄海水出外者也。」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不似礨空音孔之在大澤乎？陸德明曰：「礨孔，小穴也。」于省吾曰：「『礨』應讀作『螺』。說文無『螺』字，以『蠃』爲之。」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馬其昶曰：「卒，亦人也。天地篇：『人卒雖眾』，至樂篇：『人卒聞之』，竝同。」人處一焉；馬其昶曰：「上文『人處一焉』，以人對萬物言；此以一人對眾人言。」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馬其昶曰：「『連』讀爲『運』。江南古藏本正作『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成玄英曰：「所稟分命，隨時變易。」終始無故。郭象曰：「日新也。」穆按：「分無常」，承「量無窮」言；「終始無故」，承「時無止」言。「是故大知觀於遠近，

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許亮反。今故，郭象曰：「曏，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郭象曰：「遙，長也。掇，猶短也。」王念孫曰：「方言：『𨷂，短也。』淮南高注：『叕，短也。』竝字異義同。」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郭象曰：「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宣穎曰：「處小而視大，所不及偏，故覺不可圍。」有自大視細者不明。宣穎曰：「處大而視小，有所不及審，故覺無形。」夫精，小之微也；垺，音孚。大之殷也；奚侗曰：「『垺』借為『孚』，說文：『卵也。』」馬其昶曰：「『垺』同『郛』。公羊傳：『郛者何？恢郭也。』殷，盛也。」故異便。郭象曰：「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陸長庚曰：「中庸末章論不顯之德，與此同旨。」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

力；陶鴻慶曰：「此上脫一句。」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姚鼐曰：「非莊子文，蓋所謂『其子必且行劫』也。」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成玄英曰：「寓諸他人，故稱『聞曰』。」『道人不聞，郭象曰：「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穆按：不聞，無得而稱也；語又見山木篇。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王先謙曰：「約己歸於其分。」宣穎曰：「大人止是虛中無相而已。收斂分定，以至其極，則與『無聲無臭』同體。」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舊注：「倪，分也。」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郭嵩燾曰：「道者，通乎人我者也。」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馬其昶曰：「物者，私乎我者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馬其昶曰：「俗者，徇乎人者也。」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成玄英曰：「以自足爲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成玄英曰：「以無餘爲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陸德明曰：「之者，燕相子之也。噲，燕

王名。」姚鼐曰：「之、噲，莊子同時，必不曰『昔者』。」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崔譔曰：「梁麗，屋棟也。」郭慶藩曰：「即列子之『梁欐』。屋棟材大，故可用衝城。」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王引之曰：「崔云：『鴟，鵂鶹』，知正文『鵂』字衍。淮南主術亦云：『鴟夜撮蚤。』」王叔岷曰：「意林引作『鴟鴞』；御覽作『鵂鶹』。」夜撮七括反。蚤，音早。陸德明曰：「蚤，說文：『跳蟲齧人者也。』」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王敔曰：「『蓋』與『盍』同。」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成玄英曰：「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或父子相繼，或興兵征誅。」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李頤曰：「反衍，猶漫衍；合爲一家。」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吳汝綸曰：「謝施，連緜字，猶旖施、邪施，與委蛇同義。」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

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宣穎曰：「有生死，則物之成不足恃。」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劉咸炘曰：「『不位』，即老子所謂『不居』；即上文之『分無常』。」年不可舉，王敔曰：「不可先舉而豫圖之。」時不可止；王敔曰：「不可已去而留之。」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崔譔曰：「薄，謂以體著之。」王先謙曰：「薄，迫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焦竑曰：「『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馬其昶曰：「『位乎得』，言各當其分。」蹢丈益反。躅丈錄反。而屈伸，成玄英曰：「蹢躅，進退不定之貌。」反要而語極。」馬其昶曰：「『蹢躅屈伸』，『位乎得也』；『反要語極』，『本乎天也』。」曰：「何謂天？何謂人？」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段玉裁曰：「落，謂包絡也。」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

以人滅天，王夫之曰：「不以馬之宜絡，遂絡其牛；牛之須穿，並穿其馬；則雖人而不滅天。」無以故滅命，王敔曰：「故，智也。」王雱曰：「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劉咸炘曰：「自然之分爲命。」無以得徇名。劉咸炘曰：「得，謂所受之德。」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郭象曰：「眞在性分之內。」

夔憐蚿，音賢。陸德明曰：「夔，一足獸也。」司馬彪曰：「蚿，馬蚿蟲也。」成玄英曰：「憐是愛尚之名。」武內義雄曰：「以下郭象引他篇語附入。」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陸長庚曰：「夔一足，蚿百足，蛇無足，皆能自行，然猶有形；風無形而自行；目不行而能至，然猶以形用；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遍。」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敕甚反。踔敕角反。而行，王念孫曰：「『趻踔』，與『踸踔』同。一作『踸踔』。跛者行一前一卻，不定之意。」予無如矣。章炳麟曰：「『如』借爲『能』。」穆按：「無如」，猶「無奈」也。」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王敔曰：「似，謂有形。」吳汝綸曰：「『似』與『俟』通，待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本又作「蹭」。我亦勝我。王敔曰：「『鰌』與『蹭』同，蹵也。列子：『鰌之以刑罰。』」雖然，夫折大木，蜚音飛。大屋者，唯我能也。

故以小不勝爲大勝也。穆按：此句下疑脫「以衆小不勝」五字。「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宣穎曰：「目、心之用更神，當身可自喻，故省。以上發『無以人滅天』。」姚鼐曰：「此段乃是殘缺，以目、心不必言者，吾不以爲然。」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子合反。而弦歌不惙。本又作「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宣穎曰：「以上發『無以故滅命』。」林雲銘曰：「平庸，非莊作。」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姚鼐曰：「公孫龍與莊生時不相及，此其弟子所記耳。」穆按：公孫龍猶可及見莊子，詳見拙著先秦諸子繫年。惟此篇當非莊生親筆，則如姚說。「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

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許穢反。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音坎。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司馬彪曰：「幹，井欄也。」入休乎缺甃之崖；陸德明曰：「字林：『甃，井壁也。』」赴水則接掖持頤，宣穎曰：「水承兩腋而浮兩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音旋。虷音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司馬彪曰：「還，顧視也。」陸德明曰：「虷，井中赤蟲也。科斗，蝦蟆子。」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司馬彪曰：「縶，拘也。」三蒼云：「絆也。」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去聲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音渠。馳河也，司馬彪曰：「商蚷，蟲名。北燕謂之馬蚿。」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音此。黃泉而登大皇，陸德明曰：「廣雅：『跐，蹋也。』」成玄英曰：「大皇，天也。」奚侗曰：「『大』當作『九』。九皇，猶九天也。」無南無北，奭音釋。然

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姚鼐曰：「以韻求之，『東』、『西』字易。」『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成玄英曰：「壽陵，燕邑。」司馬彪曰：「未應丁夫爲餘子。」未得國能，奚侗曰：「『國』當作『其』，御覽引正作『其』。」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起據反。而不合，司馬彪曰：「呿，開也。」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林雲銘曰：「贋筆，無甚深旨。」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陸德明曰：「説文：『搜，求也。』」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於袁反。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成玄英曰：「

練實，竹實也。」武延緒曰：「『練』，『楝』之借字。」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許稼反。司馬彪曰：「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宣穎曰：「以上發『無以得徇名』。」姚鼐曰：「記此語者，莊徒之陋。」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成玄英曰：「濠，水名，在淮南鍾離郡，有莊子墓，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爲梁。」莊子曰：「儵音由魚出游從容，姚鼐曰：「『儵』即『鯈』字，而經籍多誤作『儵』。」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郭象曰：「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邵雍曰：「此『盡己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至樂

外篇之十一。王夫之曰：「莊子曰：『奚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言無暇也。非以生不可悅，死不可惡為宗；尤非以悅死惡生為宗；哀樂不入其中，彼固有所存者在也。此篇之說，以死為大樂，蓋學於老、莊，掠其膚說者所假託也；文亦庸沓無生氣。」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音昬。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吳汝綸曰：「『之』猶『其』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列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方以智曰：「蹲循，即逡巡。」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亡耕反。奚侗曰：「與論語『硜硜』同。」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淸；地無爲，以之寧；老子曰：「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劉文典曰：「『化』下當依陳碧虛闕誤本補『生』字；與上『淸』、『寧』爲韻。」芒音荒乎芴音忽乎，而無從出乎！成玄英曰：「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老子曰：「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萬物職職，李頤曰：「職職，繁殖貌。」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老子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人也，孰能得無爲哉！林雲銘曰：「此段針線甚密，恐非莊叟作。」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陸德明曰：「盆，謂瓦缶也。」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馬其昶曰：「老身、長子，見荀子。彼注云：『身已老矣，子已長矣。』」又鼓盆而歌，不亦

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司馬彪曰：「概，感也。」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司馬彪曰：「以天地為室也。」而我噭噭古弔反。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呂惠卿曰：「莊子所貴，孔子、孟孫才、顏氏，而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故救之為若此。」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李頤曰：「支離，忘形；滑介，忘智。冥伯，丘名；喻杳冥也。」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郭嵩燾曰：「『柳』、『瘤』一聲之轉。」其意蹶蹶然惡之。羅勉道曰：「冥伯，死者之稱。柳者，障柩之柳。檀弓：『周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二人觀於墟墓之間，意想所致，有此不祥之徵，故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宣穎曰：「四大假合，暫湊集耳。」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髏，音樓。髐苦堯反。然有形；司馬彪曰：「髐，白骨貌。」撽苦弔反。以馬捶，陸德明曰：「『撽』，說文作『擊』，云：『旁擊也。』」馬捶，馬杖也。」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

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奚侗曰：「『諸』、『凡』同義。」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闕誤本作「泛然」。姚永樸曰：「『從』、『縱』通用；『從然』猶『放然』。」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李頤曰：「矉顣者，愁貌。」吳汝綸曰：「據李注，『頞』字衍也；列御寇篇郭注引此文亦作『矉顣』。」「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郭慶藩曰：「玉篇：『褚，裝衣也。』說文繫傳：『褚，衣之橐也。』集韻：『囊也。』」成玄英曰：「此言出管子書。」穆按：此亦證本篇之晚出。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

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林雲銘曰：「世無惑言而死之人。拙筆擬莊，何不自量！」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司馬彪曰：「海鳥，國語曰『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穆按：此引國語，亦本篇晚出之證。魯侯御音訝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里轉反。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司馬彪曰：「『壇』作『澶』，音『但』，水沙澶也。」成玄英曰：「壇陸，湖渚也。」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音條。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此節又見達生篇。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王叔岷曰：「此三字陳碧虛闕誤引江南藏本作『好惡異』，與下文接。」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劉咸炘曰：「一名止該一實，不可概施於異實。凡義皆立於所適，不可概施於異事。」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吳汝綸曰：「福，備也。持，養也。」穆按：「福」當借作「輻」。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福持」，猶言「輻湊」。由外言之曰「條達」，由中言之曰「輻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司馬彪曰：「從，道旁也。」見百歲髑髏，攓居輦反。蓬而指之，司馬彪曰：「攓，拔也。」曰：「

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宣穎曰：「養，心憂不定貌。詩：『中心養養。』」俞樾曰：「『養』借爲『恙』。」予果歡乎？」種有幾，嚴復曰：「『幾』，當作『機』。」張湛列子注：「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得水則爲㡭；陸德明曰：「此古『絕』字，司馬本作『繼』。」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音賓。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音昔。陸長庚曰：「大地塵埃，浮游水上，牽如絲縷，其名爲『㡭』。蓋水苔欲生之先，多有此朕。其在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漸凝漸厚，其色沉綠，名爲『鼃蠙之衣』，是曰青苔。近土，生於陵屯，則爲『陵舄』，車前草名也。」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音齊。螬，音曹。李頤曰：「鬱棲，糞壤也。」司馬彪曰：「烏足，草名。蠐螬，蝎也。」王先謙曰：「烏足係陵舄在糞壤所化，其根在糞土中，而出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俞樾曰：「『胥也』合下爲句。列子釋文：『胥，少也。』謂少時也。」馬其昶曰：「『胥也』，猶『俄焉』。」生於竈下，司馬彪曰：「得熱氣而生也。」其狀若脫，陶光引某氏僞書考，謂：「『脫』段爲『蛻』。說文曰：『蛻，蛇蟬所解皮也。』」其名爲鴝其句反。掇。丁活反。陶光引某氏僞書考，謂：「『鴝掇』疑卽『竈馬』。酉陽雜俎：『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腳長，好穴竈旁。』」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音干。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李頤曰：「沫，口中汁也。斯彌，蟲也。」斯彌爲食司馬本作「蝕」。醯。許兮反。司馬彪曰：「蝕醯，若酒上蠛蠓也。」頤輅音路。生乎食醯；黃軦音況。生乎九猷；盧文弨曰：「列子作『九猷生乎瞀芮。』」瞀莫豆反。芮生乎腐蠸。音權。郭嵩燾曰：「『頤輅』、『黃軦』數者，皆『食醯』之類也。方言：『蠐螬，自關以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閒謂之蛒。』『輅』，當爲『蛒』；『猷』，當爲『蝤』。漢書：『蜉蝣出乎陰』，皆羣飛小蟲也。郭注爾雅『蠛蠓』云：『小蟲似蚋，喜亂飛。』『芮』當爲『蚋』。荀子『醯酸而蚋聚焉』是也。此言小蟲自相化。」司馬彪曰：「蠸，蟲名也。爾雅云：『一名守瓜。』」列子釋文云：「謂瓜中黃甲蟲也。」成玄英曰：「螢火蟲。」羊奚比乎不箰息尹反。

久竹生青寧；司馬彪曰：「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爲物，皆生於非類也。青寧，蟲名。」王叔岷曰：「此節脫誤甚多。陳碧虛闕誤引張君房本，作『斯彌爲食醯，食醯生乎頤輅，頤輅生乎黃軦，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又列子天瑞篇『瞀芮生乎腐蠸』下，更有『羊肝化爲地皋』云云，凡百三十五字；疑並鈔襲莊子。」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陳景元曰：「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羅勉道曰：「筆談云：『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郭象曰：「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達生

外篇之十二。歸有光曰：「與養生主篇相發。」王夫之曰：「此篇於諸外篇中，尤爲深至。雖雜引博喻，而語脈自相貫通；且其文詞沈邃，足達微言。雖或不出於莊子之手，要得莊子之眞者所述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姚範曰：「『生』讀爲『性』，淮南作『通性之情』。」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郭象曰：「生之所無以爲，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命表事也。」王叔岷曰：「弘明集正誣論引『知』作『命』，當從之。淮南詮言、泰族亦並作『命』。」養形必先之物，王叔岷曰：「道藏成疏本『之』下有『以』字，當從之。」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葉夢得曰：「聲、色、臭、味是也。」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葉夢得曰：「枯槁沉溺之過，而反以自瘠者也。」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馬其昶曰：「禮鄭注：『果，決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郭象曰：「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葉夢得曰：「必知事本無而不足棄，則無與役於外，而形不勞；必知生本不足遺，則無累於內，而精不虧。」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

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葉夢得曰：「『合則成體』，易所謂『精氣爲物』也。『散則成始』，易所謂『游魂爲變』也。」嚴復曰：「斯賓塞謂天演翕以合質，闢以出力，卽同此義。」形精不虧，是謂能移；郭象曰：「與化俱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陸長庚曰：「相天，猶中庸言贊化。」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陶光曰：「呂覽盡數：『鼻則爲鼽爲窒』。高注：『窒，不通也。』潛行，謂水行。」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陸長庚曰：「乘雲躡虛，遊宴自如。」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音例。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奚侗曰：「當依江南古藏本作『是形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陸長庚曰：「『不形』，卽所謂『無聲無臭』。『無所化』，卽所謂『未始有物』。」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王敔曰：「不爲物所閡止。」彼將處乎不淫之度，郭象曰：「止於所受之分。」而藏乎無端之紀，郭象曰：「冥然與變化日新。」游乎萬物之所終始；郭象曰：「終始者，物之極。」穆按：萬物之所終始，卽日新之化也。壹其性，郭象曰：「飾則二矣。」養其氣，郭象曰：「不以心使之。」合其德，郭象曰：「不以物離性。」王叔岷曰：「列子『合』作『含』。老子：『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以通乎物之所造。成玄英曰：「物之所造，自然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

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音悟〕物而不慴。〔之涉反。〕陸德明曰：「遻，忤也。慴，懼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復讎者不折鏌、干；王先謙曰：「鏌邪、干將。」嚴復曰：「鏌、干非主殺者。」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李頤曰：「飄，落也。」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郭象曰：「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於禹反〕。僂者承蜩，猶掇之也。王念孫曰：「『痀』與『傴』同。『承』與『拯』同。易廣注：『拯，取也。』」李治曰：「內則數庶羞，有『蜩』。荀子『耀蜩』，楊倞注云：『南人照蟬，取而食之。』」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郭象曰：「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陸長庚曰：「以竿黏蟬者，最忌手顫。竿頭搖動，則物驚而走。」吾處身也，若厥株拘；郭嵩燾曰：「列子作『若橛株駒』。注云：『株駒，斷木也。』山海經：『建木下有九枸。』郭璞注：『枸，根盤錯也。』說文：『株，木根也。』徐鉉曰：『在土上曰株。』株枸者，近根盤錯處。厥者，斷木爲杙也。」嚴復曰：「『厥』，說文作『氒』；木本也。又木下曰『本』，『本』亦曰『氒』。氒者，言其劈然大也。古多用『橛』、『弋』字爲之。」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林希逸曰：「『凝』當作『疑』，後『削鐻』章可照。」蘇軾曰：「蜀本作『疑』。」王叔岷曰：「『疑』，猶『擬』也。天地篇：『博學以擬聖』，淮南俶眞作『疑』。」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嚴復曰：「『數』，讀若『數罟』。數能，猶速成也。」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郭象曰：「沒人，謂能驚沒於水底。」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宣穎曰：「方，猶端也。」奚侗曰：「易恆卦王注：『方，猶道也。』」而不得入其舍，宣穎曰：「心者，神之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成玄英曰：「注，射也。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以鉤注者憚，成玄英曰：「帶鉤稍貴。」以黃金注者殙。音昏。陸德明曰：「說文：『殙，瞀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郭象曰：「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崔譔曰：「周威公竈。」俞樾曰：「史記西周桓公之子威公，名不傳；崔本可補史闕。」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

司馬彪曰：「學養生之道也。」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似歲反。以侍門庭，成玄英曰：「拔篲，掃帚也。」嚴復曰：「『拔』通『茇』。」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郭象曰：「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音善豹者，巖居而水飲，馬敘倫曰：「淮南人間訓『水』作『谷』，是。」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音玄薄，無不走也；成玄英曰：「縣薄，垂簾也。」吳汝綸曰：「呂覽、淮南皆言『張毅好恭』。走，趨也。過之必趨，以爲恭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嚴復曰：「柴立中央，亦未遂得。頗疑『柴立』上敓一『無』字。」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馬其昶曰：「『取』，讀爲『最』。」江南古藏本正作『最』。」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林希逸曰：「玄端，冠也。」李頤曰：「牢，豕室；筴，木欄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豢。（音患）汝，（司馬彪曰：「豢，養也。」）「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直轉反）楯（食準反）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王念孫曰：「『腞』讀為『輇』，『楯』讀為『輴』，皆柩車也。聚僂，柩車飾也。眾飾所聚，故曰聚；其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僂也。」）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呼該反）詒，（音臺）為病，（李頤曰：「誒詒，失魂魄也。」）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俞樾曰：「『廣韻』：『皇子，複姓。』」）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敕六反）之氣，（李頤曰：「忿，滿也。滀，結聚也。」）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司馬彪曰：「沈，水汙泥也。」俞樾曰：「『沈』借為『煁』。詩傳：『煁，竈也。』煁有履，竈有髻，同類。」）竈有髻。（司馬彪曰：「髻，竈神。」）戶內之煩壤，（章炳麟曰：「『煩壤』，即『煩孃』。說文：『孃，煩擾也。』謂戶內煩擾處。」林雲銘曰：「煩壤，糞掃除積。」穆按：煩壤，即糞壤也。）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音裴）阿、鮭（戶媧反。）蠪（音聾）躍之；（王敔曰：「『鮭』當音『畦』。門室精謂之『徯龍』。」）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音逸）陽處之。水有罔象；

丘有峷；所巾反。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吳汝綸曰：「『惡』字屬上讀。物，猶狀也。」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敕引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紀渻所景反。子爲王養鬭雞。俞樾曰：「列子作『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鬭雞。』」王叔岷曰：「白帖引司馬彪云：『齊宣王。』」十日而問：「雞已乎？」馬其昶曰：「廣雅：『已，成也。』」褚伯秀曰：「當從列子作『可鬭已乎』，此脫二字。」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李頤曰：「憍，高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本亦作「響」。景。」李頤曰：「應響鳴，顧景行。」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張湛曰：「常求敵而必己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張湛曰：「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張居正曰：「此養德之喻也。英雄豪傑之從事於學，若紀渻子養雞，則幾矣。」

孔子觀於呂梁，張湛曰：「呂梁，在今彭城郡。」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

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段玉裁曰：「司馬云：『回水如磨齊也。』皆『臍』字引伸叚借之義。」）與汩（胡忽反。）偕出，（郭象曰：「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湧出者，汩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王敔曰：「安於水，亦猶安於陵。孟子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郭象曰：「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梓慶削木為鐻，（音據。李頤曰：「魯大匠也。梓，官名；慶，其名也。」俞樾曰：「左襄四年傳『匠慶』，卽此人。」司馬彪曰：「鐻，樂器也，似夾鍾。」嚴復曰：「『鐻』通『簴』。」）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郭象曰：「不似人所作也。」）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陸德明曰：「輒然，不動貌。」王念孫曰：「『輒』與『⿰土内』聲近義同。廣雅：『⿰土内，靜也。』『⿰土内』，猶『怗』也，語有輕重耳。」）當是時也，無公朝，（郭象曰：「視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絕矣。」）其巧專而外骨（本亦作「滑」。）消；（成玄英曰：「滑，亂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宣穎曰：「察木之生質。」）

形軀至矣，然後成見賢遍反。鐻，宣穎曰：「言恍乎一成鐻在目。」馬敍倫曰：「五字涉上文而衍。」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郭象曰：「必取材中者也。」則以天合天，郭象曰：「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闕誤本「其」下有「由」字。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李頤曰：「東野，姓；稷，名。」司馬彪曰：「孫卿作『東野畢』。」陸德明曰：「或云顏闔傅衞靈公太子，則不與魯莊同時，當是衞莊公。」王先謙曰：「荀子哀公篇作『定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司馬彪曰：「謂過織組之文也。」褚伯秀曰：「詩：『執轡如組。』」錢大昕曰：「呂覽作『造父不過』。『文』當是『父』之誤。」使之鉤百而反。司馬彪曰：「稷自矜其能，圓而驅之，如鉤復迹，百反而不知止。」王敔曰：「『百』、『陌』通。鉤陌者，鉤旋於陌上也。」顏闔遇之，王先謙曰：「哀公篇作『顏淵』，則魯定公是也。」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王敔曰：「密，默也。」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宣穎曰：「蓋，猶過也，謂掩過之。」奚侗曰：「『蓋』，段作『盍』。爾雅：『盍，合也。』」呂惠卿曰：「任指之旋，與規矩合而不露。」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成玄英曰：「心不稽留。」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郭象曰：「靈臺，心也。」陸德明曰：「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司馬彪曰：「桎，閡也。」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司馬彪曰：「踵，至也。詫，告也。」李頤曰：「扁，姓；慶子，字。」「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舊注：「『賓』，同『擯』。」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郭象曰：「闇付自然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語出老子。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三語又見山木篇。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

以委蛇，司馬彪曰：「委蛇，泥鰌。」姚鼐曰：「語同至樂篇『顏淵東之齊』章。義較淺於彼，文亦有誤。」俞樾曰：「此文亦當云『食之以鰌、鰷，委蛇而處』，方與下文『則平陸而已矣』文義相屬。」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李頤曰：「款，空也。啟，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音晏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山木

外篇之十三。王夫之曰：「本人間世之旨，而雜引以明之。」蘇輿曰：「此亦莊徒所記。」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吳汝綸曰：「『夫』字屬上句。」王叔岷曰：「『子』字後人妄加。」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王念孫曰：「呂覽必己篇作『殺雁饗之』。據此，『烹』當作『亨』，即『饗』也。釋文誤讀爲『烹』，故音『普彭反』。若本作『烹』，則無須音注矣。」王引之曰：「說文：『雁，鵝也。』」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馬其昶曰：「似之而非，謂物之不材，非若有道德者之自晦也。」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姚鼐曰：「『上』、『下』字互易。」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宣穎曰：「未始有物之先。」物物而不物於物，王雱曰：「與荀子『精

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顏之推曰：「莊、老之書，蓋全眞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王敔曰：「傳，變也。」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劉辰翁曰：「『離』、『毀』云云，皆人情不相樂也。賢則人忌而謀之，不肖則欺之。」兪樾曰：「『議』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箋：『俄，傾貌。』謂崇高必傾側。」王叔岷曰：「『議』、『虧』二字疑當互錯。呂氏必己：『尊則虧。』淮南說林：『有爲則議。』是其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郭象曰：「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惟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

市南宜僚見魯侯，李頤曰：「姓熊，名宜僚。」陸德明曰：「左傳：『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兪樾曰：「釋文崔本無『離』字，是也。呂覽愼人篇：『胼胝不居』，高注訓『居』爲『止』。無須臾居，卽無須臾止也。」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奚侗曰：「當作『疏踈』，謂遠迹也。後人不知『胥』爲『疏』之叚字，又誤『踈』爲『疎』，而改爲『疏』。」劉師培曰：「李頤曰：『相望疏草。』敦煌唐寫本『疏』下有『草』字，與李注合。」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音枯形去皮，

洒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方宗誠曰：「此蓋亦竊取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意。」其生可樂，其死可葬。郭象曰：「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郭象曰：「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郭象曰：「形倨，躓礙之謂。留居，滯守之謂。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郭象曰：「絕情欲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郭象曰：「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宣穎曰：「『非有人』，有天下而不與；『非見有於人』，忘帝力於何有。」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郭象曰：「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方舟而濟於河，司馬彪曰：「方，竝也。」「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陸德明曰：「爾雅：『惼，急也。』」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許及反。之；陸德明曰：「張，開也；歙，斂也。」吳汝綸曰：「淮南詮言注：『持舟檝者謂近岸爲歙，遠岸爲張。』」馬

敍倫曰：「當依書鈔引作『一呼張之，一呼歙之』。此謂甲舟呼乙舟張，乙舟呼甲舟歙也。」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為衞靈公賦斂以為鐘，李頤曰：「衞大夫，居北宮，因以為號。奢，其名也。」郭嵩燾曰：「猶左傳『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褚伯秀曰：「設架縣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李頤曰：「王族也。慶忌，周大夫也。」俞樾曰：「疑周王子仕衞，與王孫賈同。」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呂惠卿曰：「有術設其閒，則非所謂『一』也。」嚴復曰：「術誠有之，而道不敢畔，故曰『一之閒，無敢設』。設，備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郭象曰：「無所趣也。」王念孫曰：「『怠疑』，與『佁儗』義近。說文：『佁，癡貌。』漢書注：『佁儗，不前也。』」萃乎芒乎，奚侗曰：「『萃』乃『芴』之借字。」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王先謙曰：「『從』讀曰『縱』；不顧者聽之。」隨其曲傳，司馬彪曰：「曲附己者隨之。」王敔曰：「曲傳，詭詐相師者，皆工於逋賦之人。」因其自窮。郭嵩燾曰：「名為賦斂，而聽民之自致。」馬其昶曰：「窮，盡也。」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宣穎曰：「賦斂且然，況有大道，其順從可知。」

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語見天運。大公任往弔之，俞樾曰：「廣韻：『大公，複姓。』」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

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陸長庚曰：「即鷾鴯。」「其爲鳥也，翂翂音紛翐翐，音秩而似無能；李頤曰：「翂翐，羽翼聲。」司馬彪曰：「翂翂翐翐，舒遲貌。」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王念孫曰：「緒，餘也。」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穆按：「而外」屬上爲句，謂在行列，不見斥散而相遠外也。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語見達生篇。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語見老子。功成者墮，許規反。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奚侗曰：「當依管子白心，作『孰能去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呂惠卿曰：「『明居』連讀。得，即德。」奚侗曰：「『名』與『明』同；謂道德流行，而不顯然處之。」「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王先謙曰：「語見秋水篇；『至』作『道』。」子何喜哉？」宣穎曰：「何喜於自見以招禍。」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食汝反。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音戶。曰：李頤曰：「桑，姓；雽，其名。」俞樾曰：「疑即大宗師之『子桑戶』。」「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

削迹於衞，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語又見天運。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李頤曰：「假，國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司馬彪曰：「林回，殷之逃民姓名。」吳汝綸曰：「據司馬注，則『假』當爲『殷』字之誤也。」或曰：『爲其布與？陸德明曰：「布，謂貨財。」武延緒曰：「布，施也。」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宣穎曰：「無可挹取。」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方苞曰：「『眞泠』，當爲『遺令』之訛。」王引之曰：「『眞』，司馬本作『直』；『直』當爲『迺』，籀文『乃』字，形似訛。『直』又訛作『眞』。『眞泠禹』，當爲『乃命禹』也。」『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成玄英曰：「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郭象曰：「任朴而直前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賢節反。係履而過魏王。司馬彪曰：「緳，帶也。魏王，惠王也。」郭嵩燾曰：「說文：『絜，麻一耑也。』與『緳』通。履無絇，整齊麻之一端以係之，故曰『憊』。」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往況反。長丁亮反。其閒，林希逸曰：「王長，言其志盛意得。」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王念孫曰：「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或曰『勢居』。」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宣穎曰：「比干受害，其已驗也。」吳汝綸曰：「『剖』字蓋衍。釋文出『見心』二字。」梅曾亮曰：「莊周、屈原、司馬遷，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皆怨悱之書也；然而莊周之怨悱也隱矣。」林雲銘曰：「襲原憲貧憊之論，套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必遙反。氏之風。陸德明曰：「猋氏，古之無為帝王也。」王先謙曰：「『猋氏』即『焱氏』，已見天運篇。」有其具而無其數，林希逸曰：「無其數，無節奏也。」有其聲而無宮角，宣穎曰：「有歌聲而無音律。」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焦竑曰：「犁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奚侗曰：「犁，比也。言木聲人聲相比次。」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馬其昶曰：「達則自放，拘則自苦，

皆己爲累也。『歌者其誰乎？』言無我相也。」曰：「回！無受天損易，郭象曰：「唯安之故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物之儻來，不可禁禦。」無始而非卒也，郭象曰：「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郭象曰：「皆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運物」，陳碧虛闕誤引江南古藏本作「運化」。章炳麟曰：「『運』借爲『員』。『員物』，猶言『品物』。」司馬彪曰：「泄，發也。」郭象曰：「不可逃也。」奚侗曰：「言天地運物，息息遷謝，不暫止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郭象曰：「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宣穎曰：「臣受君命，理不敢逃。」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王敔曰：「一試用而卽通顯。」爵祿竝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穆按：必彼自見有利，故加名位於我，非於我誠有利也。是我有命，制之在外也。此命指窮通言。馬其昶曰：「此卽孟子『求在外』之旨。凡取外物之利以爲己益者，皆盜竊之行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音意鴯，音而。陸德明曰：「或云：『鷾鴯，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嚴復曰：「色斯舉矣。」馬其昶曰：「此言鳥之畏人，但覺不宜，不待再視，已棄實而走也。」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閒，社稷存焉爾。」宣穎曰：「襲，入也。入巢人室，託居在此耳；非有所貪也。」郭嵩燾曰：「有土而因有社，有田而因有稷。鳥亦有其居，鳥亦有其養。」「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

始？正而待之而已耳。」胡遠濬曰：「此即孟子『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之旨。」「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宣穎曰：「人與天，皆天爲之。」人之不能有天，性也。穆按：人所不能有之天，則爲性分所限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郭象曰：「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司馬其昶曰：「聖人體逝，純亦不已也。」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王念孫曰：「廣爲橫，運爲從。運寸，猶徑寸。國語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李頤曰：「感，觸也。」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司馬彪曰：「殷，大也。」王敔曰：「不逝，不遠飛。」目大不覩。」蹇裳躩驅碧反。步，執彈而留之。司馬彪曰：「躩，疾行也。留，宿留伺其便也。」王念孫曰：「『蹇』與『搴』通。」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王先謙曰：「據葉自翳。」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司馬彪曰：「眞，身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郭象曰：「相爲利者，恆相爲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郭象曰：「誶，問之也。」司馬彪曰：「以周爲盜栗也。」莊周反入，三日不庭。王念孫曰：「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下文言『頃閒』，則『三日』是也。『庭』當讀爲『逞』。不逞，不快也。」吳汝綸曰：「『庭』，讀爲『廷』，平也。」藺且從而問之：司馬彪曰：「藺且，莊子弟子。」「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成玄英曰：「夫子爲老聃。」穆按：莊周未嘗

師老聃，此亦或晚出之證也。『入其俗，從其俗。』今吾游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游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郭象曰：「以見問爲戮。」

陽子之宋，司馬彪曰：「陽子，陽朱也。」王先謙曰：「此據寓言篇引列子。」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奚侗曰：「『行』，韓子說林作『心』。」安往而不愛哉！」張湛曰：「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己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田子方

外篇之十四。陸長庚曰：「與內篇大宗師參看。」姚鼐曰：「與德充符同旨。」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李頤曰：「田子方，魏文侯師，名無擇。」韓愈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俞樾曰：「淮南注：『虛，心也。』『人貌』、『天虛』，相對成義。」緣而葆眞，成玄英曰：「緣，順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直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李頤曰：「溫伯雪子，南國賢人。」俞樾曰：「廣韻：『溫伯，複姓。』」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王先謙曰：「『振我』，猶言『起予』。」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蘇輿曰：「『之』猶『是』。」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郭象曰：「槃辟其步，逶蛇其迹。」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方以智曰：「『擊』，同『及』。」郭象曰：「目往意已達。」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戶郎反。若乎後矣。」陸德明曰：「字林：『瞠，直視貌。』」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

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陸長庚曰：「無名與位，而民自歸之。」章炳麟曰：「『滔』借爲『舀』。說文：『舀，抒臼也。抒，挹也。』山木篇：『弟子無挹於前。』『舀乎前』，卽挹於前也。『無器而民舀乎前』，與上說『不言而信，不比而周』同意。」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章炳麟曰：「心體常在，本無滅期；而心相波流，可得變壞。知見漂失，不可守司；聰明復廢爲聾盲，睿博且易以頑鄙。雖九流上哲之士，能無惻然不怡乎！」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宣穎曰：「從日爲方向。」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郭象曰：「目成見功，足成行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王先謙曰：「日出則有世事，日入則無世事。」萬物亦然，姚鼐曰：「萬物亦各自有其日也。」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王先謙曰：「語又見齊物論。」穆按：「化」，當據齊物論作「亡」。效物而動，宣穎曰：「效，猶感也。」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王敔曰：「薰然，叢生貌。」知命不能規乎其前，宣穎曰：「雖知命者不能豫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郭象曰：「與變俱往。」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郭象曰：「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王先謙曰：「雖吾汝終身相與，不啻把一臂而失之，言其暫也。」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郭象曰：「著，見也。」馬其昶曰：「步、趨、言道，莫非化機之所著，不可執相以求之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朱駿聲曰：「唐，空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郭象曰：「服，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也。」雖然，女奚患焉！雖忘

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嚴復曰：「知此，則芻狗不至於復陳，而蘧廬何取於再宿？而是中有不忘者，又不可不察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朱駿聲曰：「『慹』，叚爲『槷』。」奚侗曰：「『慹』，借作『槷』。」司馬彪曰：「慹，不動貌。」）孔子便而待之，（章炳麟曰：「『便』借爲『屏』，『便』、『屏』一聲之轉。說文：『屏，屏蔽也。』老聃方被髮，不可直入相見，故屏隱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王先謙曰：「『掘』同『倔』。」奚侗曰：「『掘』借作『柮』，與『杌』同。陸機文賦：『兀若枯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司馬彪曰：「辟，卷不開也。」）嘗爲女議乎其將。（高駿烈曰：「呂覽注：『將，主也。』言議乎其宗主也。」章炳麟曰：「『將』、『牄』聲義通，粗略也；猶知北遊篇云『將爲女言其崖略』耳。」）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宣穎曰：「陰陽互爲其根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王先謙曰：「孰維綱是？」）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武延緒曰：「此四字疑舊注誤入正文。」）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陶鴻慶曰：「此二句傳寫誤倒。『萌』與『明』、『功』、『窮』、『宗』爲韻。」）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郭象曰：「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

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成玄英曰：「疾，患也。易，移也。」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郭象曰：「死生亦小變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李頤曰：「次，中也。」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成玄英曰：「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混同。」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宣穎曰：「介，際也。」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語又見大宗師。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音灼。馬其昶曰：「釋名：『汋，澤也，有潤澤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郭象曰：「醯雞，甕中之蠛蠓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陸長庚曰：「發覆，謂啟幕。」穆按：揭甕蓋也。

莊子見魯哀公。司馬彪曰：「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在哀公後百二十年。」成玄英曰：「蓋寓言。」穆按：此等皆晚出之證。哀公曰：「魯多儒

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音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李頤曰：「句，方也。」）緩佩玦者，事至而斷。（成玄英曰：「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陸德明曰：「號，號令也。」）『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成玄英曰：「一人，謂孔子。」）可謂多乎？」（林雲銘曰：「細味文氣，洵非莊子之筆。林獻齋何必以年世相違爲疑乎？」嚴復曰：「以下皆淺沓語。」）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王先謙曰：「『完廩』、『浚井』是也。」宣穎曰：「成邑成都，飾錫帝禪。」）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司馬彪曰：「受命，揖而立。」）舐（食紙反。）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方以智曰：「儃儃，猶坦坦。」李頤曰：「舒閒之貌。」）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司馬彪曰：「般礴，謂箕坐也。將畫，故解衣見形。」）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郭象曰：「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羅勉道曰：「此依傍呂望事。」陸長庚曰：「臧丈人即太公望。」而其釣莫釣；王念孫曰：「『其釣』、『非持其釣』，皆指鉤而言。古人謂鉤爲釣也。」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而占反。乘駁馬而偏朱蹄，李頤曰：「一蹄偏赤也。」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俞樾曰：「『先君』下奪『命』字。」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王敔曰：「不特出一令。」王叔岷曰：「唐寫本作『篇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俞樾曰：「左傳：『華元爲植』，注：『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眾。」長官者不成德，陸長庚曰：「不居功也。」斔音庾斛不敢入於四竟。李頤曰：「六斛四斗曰斔。」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郭象曰：「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馬其昶曰：「此蓋寓言尚父造周，實無天下於其心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

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成玄英曰：「斯須，猶須臾。」王敔曰：「且以動一時之人情。」林雲銘曰：「非南華手筆。」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朱駿聲曰：「『貫』借爲『彎』。史記伍子胥傳：『貫弓執矢嚮使者。』」郭象曰：「右手放發而左不知，故可措之杯水。」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宣穎曰：「一矢適去，二矢已復在沓。沓以朱韋爲之，所以韜指，利於放弦也。」馬敍倫曰：「『沓』借爲『韘』。說文：『韘，射決也，所以拘弦。』」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復寄杯於肘上。」宣穎曰：「二矢方去，三矢又已寄弦。」當是時，猶象人也。成玄英曰：「象人，木偶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宣穎曰：「背臨深淵，逡巡後退，足以三分計，二分垂在虛空。」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郭象曰：「揮斥，猶縱放。」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陸德明曰：「恂，謂眩也。李本作『眴』。」爾於中也殆矣夫！」郭象曰：「有懼則所喪多矣。」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成玄英曰：「栩栩，歡暢貌。」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

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林希逸曰：「可貴在令尹，則與我無與；在我，則與令尹無與。」方將躊躇，方將四顧，王先謙曰：「養生主亦云：『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姚永概曰：「淮南：『美者不能濫也』，注：『濫，覦也。』」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成玄英曰：「介，礙也。」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阮毓崧曰：「此係上『不濡』句古注，誤入正文。」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語又見老子。

楚王與凡君坐，司馬彪曰：「凡，國名，在汲郡共縣。」陸德明曰：「凡，周公之後也。」成玄英曰：「楚文王共凡僖侯同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郭象曰：「言有三亡徵也。」俞樾曰：「左右言『凡亡』者三人。」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知北遊

外篇之十五。王夫之曰：「此篇衍自然之旨，其說亦自大宗師來。」姚鼐曰：「與大宗師同旨。」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符云反。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方以智曰：「『弅』通『湓』，謂滿起也。」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李頤曰：「狐闋，丘名。」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哀在反。王念孫曰：「『唉』與『欸』同。」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王夫之曰：「此釋氏所謂『相分滅，而見分未滅』也。」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敎』。三語見老子。陸長庚曰：「分明是莊子撰出故事，以爲此三言之疏義。」道不可致，郭象曰：「道在自然，非可言致。」德不可至。仁可爲

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五語見老子。故曰：『爲道者日損，郭象曰：「損華僞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三語見老子。郭象曰：「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今已爲物也，宣穎曰：「朴散爲器。」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嚴復曰：「精言之，人之生也，其質常聚，其力常散；死則反是。」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嚴復曰：「所謂『能移』。」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嚴復曰：「古所謂『氣』，今所謂『力』。今世科學家又謂之『二氣常住』。」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宣穎曰：「無爲謂終於無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林雲銘曰：「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者，原天地之美，穆按：天道篇云「原省」，此與同義。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奚侗曰：「『今』，當從劉得一本作『合』。」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舊注：「『扁』同『翩』。」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語見大宗師。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嚴復曰：「不生不滅，不增不滅，不垢不淨。其未嘗故，以其未嘗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音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俞樾曰：「淮南道應篇、文子道原篇並作『正汝度』。度，猶形也。」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李頤曰：「瞳，未有知貌。」王叔岷曰：「釋文：『瞳，郭：「菟絳反。」』讀與『憃』近。淮南道應篇正作『憃』。說文：『憃，愚也。』」陸長庚曰：「老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言未卒，齧缺睡寐。吳汝綸曰：「『睡寐』，淮南道應作『讎夷』，高注：『熟視不言貌。』」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劉文典曰：「淮南道應作『眞實不知』。」不以故自持。郭象曰：

「與變俱也。」媒媒晦晦，宣穎曰：「『媒』同『昧』。」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 李頤曰：「古有四輔，前疑後丞，蓋官名。」穆按：此等皆證其晚出。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司馬彪曰：「委，積也。」俞樾曰：「齊策高注：『委，付也。』左成二年傳杜注：『委，屬也。』此謂天地所付屬。」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 始銳反。也。王敔曰：「形之相禪。」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郭象曰：「彊陽，猶運動。」陸長庚曰：「彊陽，卽健動之義。」穆按：此卽易之「乾元」義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 音藥。而心，成玄英曰：「疏瀹，猶洒濯也。」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 烏了反。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陸長庚曰：「『精神』之『精』，卽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形本』之『精』，卽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而有質者也。」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王先謙曰：「人、獸。」八竅者卵生。王先謙曰：「禽、魚。」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宣穎曰：「無門，不知所出；無房，不知所歸。」四達之皇皇也。章炳麟曰：「

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師古曰：『室無四壁曰皇。』」宣穎曰：「大通溥博。」邀於此者，俞樾曰：「說文：『徼，循也。』卽今『邀』字。」四枝彊，奚侗曰：「墨子公孟篇：『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此文『彊』下疑奪『良』字。」武延緒曰：「據文子道原篇，『者』下疑有『五藏寧』三字。」思慮恂達，洪頤煊曰：「『徇』、『恂』通。」嚴復曰：「史記：『生而徇齊。』」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舊注：「『以』同『已』。」郭象曰：「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成玄英曰：「老子言：『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魚威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王叔岷曰：「陳碧虛闕誤『匱』作『遺』，義較長。『匱』字疑涉下文而誤。」于省吾曰：「易繫傳『曲成萬物而不遺』，語例同。」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蘇輿曰：「運量猶有治化之迹，故曰『外』。萬物往資，猶易『資生』、『資始』之『資』；此天地自然之功也，故曰『道』。」姚鼐曰：「老子辭止此。」中國有人焉，穆按：秋水篇：「中國之在海內，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故曰「中國有人」也。非陰非陽，劉咸炘曰：「卽禮運所謂『陰陽之交』。」處於天地之閒，直且爲人，穆按：直，特也。且，暫。將反於宗。劉咸炘曰：「卽田子方篇『至陰至陽，交通成和，非是孰爲之宗』也。」陸長庚曰：「卽下所謂宗，推原物之初而言。」自本觀之，生者，喑音飲醷音意物也。李頤曰：「喑醷，聚氣貌。」羅勉道曰：「禮記注：『醷，梅漿也。』喑，久醖之也。漿雖久醖，能得幾時？」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力果反。有理，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王引之曰：「『所』，猶『可』也。」穆按：此言果蓏之微，亦有自然之文理。人之有倫，其理雖難盡，亦所以使羣居相齒之道也。似不必改字。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陸長庚曰：「調，和善處，爲之而有以爲也；偶而應之，無心爲之者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穆按：帝王之道，皆起於人倫。人生天地之閒，若白駒之過郤，本亦作「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音流然，莫不入焉。郭象曰：「『出』、『入』者，變化之謂。」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敕刀反。陸德明曰：「字林：『弢，弓衣也。』」墮其天袠，陳筆反。馬其昶曰：「說文：『袠，書衣也。』」紛乎宛乎，吳汝綸曰：「『紛乎宛乎』下，郭注『變化絪縕』四字，疑爲正文。『縕』與『宛』爲韻。」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胡遠濬曰：「生者散之聚，不形之形也；死者聚之散，形之不形也。」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馬其昶曰：「『將至』猶言『造極』。儀禮『將命』注：『將，猶致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胡遠濬曰：「生死人所同知，然明道者推極其至，無『形』、『不形』之別。」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郭象曰：「闇至乃值。」陸長庚曰：「若使相遇而後見，猶有二也，故曰『明見無值』。」穆按：證之末章所云「知遇而不知所不遇」，則陸說是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

稊。」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尸旨反。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所問泛然，不及於本。」嚴復曰：「質者，所期之地。漢書：『至質而還。』」成玄英曰：「質，實也。固答子之問，猶未逮眞也。」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郭象曰：「監市之履豕，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羅勉道曰：「儀禮有司正、司獲。正、獲與監市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吳汝綸曰：「據郭注，則正文當作『每況愈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姚永概曰：「『汝唯』八字爲句。」穆按：上文「期而後可」，卽「必」也。東郭子必欲指名道之所在，而不知道之無逃乎物也。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穆按：道不外物，無所不在，故曰在螻蟻、稊稗、瓦甓、屎溺，猶曰「周、遍、咸」，亦無所不在。故老子曰：「道大。」今愈指其小，則愈見其大耳。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郭象曰：「若遊有，則不能周遍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窮也。」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郭慶藩曰：「漠，亦清也。」調而閒乎！郭象曰：「此皆無爲故也。」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郭象曰：「馮閎，虛廓之謂。」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郭象曰：「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劉咸炘曰：「道之在物，與物相盈，故無際；物則相分有際。然分亦是道，道有分而無分，故『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物之盈虛衰殺而道爲之，而道本身非盈虛衰殺

也。」胡遠濬曰：「物，器也。物物者，道也。道非物而不離物，故與物無際。老氏謂無、有二者，『同出而異名』，釋氏謂『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皆此旨。」謂盈虛衰殺，馬其昶曰：「盈虛、衰殺，際也。」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胡遠濬曰：「『衰』疑『哀』字之訛。哀，聚也。哀殺，猶言益損。」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呂惠卿曰：「盈虛，物也；爲盈虛者，道也。」

妸於河反。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處野反。戶而入，司馬彪曰：「奓，開也。」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俞樾曰：「『隱几』字涉上文而衍。」嚗音剝然放杖而笑，李頤曰：「嚗然，放杖聲。」馬敍倫曰：「『笑』疑『哭』字譌。」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但。章炳麟曰：「『慢』，借爲『謾』。說文『謾』、『訑』皆訓『欺』。『訑』即『詑』之今字。」王叔岷曰：「卷子本玉篇引作『謾誕』。『謾誕』，疊韻字。」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馬敍倫曰：「『予』字依下文『藏其狂言而死』，宜作『子』字。」弇音奄堈音剛弔聞之，曰：李頤曰：「弇堈，體道人；弔，其名。」「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郭象曰：「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穆按：此指老龍吉。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王弼曰：「玄者，冥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姚鼐曰：「佛經以『於是』起，豈效此乎？」穆按：舊在此處分章，非是。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

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崔本作「卬」。武延緒曰：「『中』卽『卬』之譌。」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奚侗曰：「淮南道應訓作『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此文奪一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王先謙曰：「應者固非，問者亦未是。」道無問，問無應。郭象曰：「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章炳麟曰：「『窮』借爲『空』。」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王先謙曰：「無可應而強應，是徇外也，故曰『無內』。」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崐崘，不游乎太虛。」王敔曰：「崐崘，地之極高處。過乎崐崘，則大虛矣。」宣穎曰：「塵見未超，以有物相隔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俞樾曰：「淮南道應訓此句上有『無有弗應也』五字，此脫，則義不備。」阮毓崧曰：

「無是五字，正合無有之名。」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舊注：「『孰』同『熟』。」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宣穎曰：「有曜無質，能若竟無之爲愈也。」未及爲無有矣，劉文典曰：「當從淮南俶眞、道應作『無無』。」何從至此哉！」郭象曰：「此皆絕學之意也。」

大馬之捶鉤者，孫詒讓曰：「淮南作『大司馬』。許注云：『捶，鍛擊也。鉤，釣鉤也。』」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王叔岷曰：「唐寫本作『鉤芒』，淮南道應同。」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王念孫曰：「『守』與『道』通。古讀『道』若『守』。達生篇：『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證。」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蘇輿曰：「此即『不以萬物易蜩翼』之旨。」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陸長庚曰：「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穆按：無不用者，指道。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郭象曰：「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林疑獨曰：「未有天地之前，以旣有天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

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林疑獨曰：「虛則神王，故昭然；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礙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郭象曰：「言世世無極。」曹受坤曰：「釋文一本作『未有子孫而有孫子』，蓋以人事喻天地從無未有之時，猶人不得未有子所生之孫，而有孫所生之子也。」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馬其昶曰：「教其勿應，斯神受也。」不以生生死，郭象曰：「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不以死死生。郭象曰：「生者亦獨化而生。」陶鴻慶曰：「句當作『不以死生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穆按：知死生之皆獨化而無待，則知死生之一體矣。此一體卽化也。有先天地生者物邪？陶望齡曰：「老子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破其義。」王先謙曰：「『者』猶『之』。」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穆按：物之先仍物也，明其無所待而生，如是可推至無已；物之後仍物也，復可推至無已。明其無始無終，此體常存。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穆按：中庸：「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純亦不已」，與此同旨。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成玄英曰：「將，送也。」無有所迎。』回敢問其游。」奚侗曰：「『游』，借作『由』。」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馬其昶曰：「文子云：『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呂惠卿曰：「古之人，外化則與物偕逝，內不化則有不亡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日徂也。」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郭象曰：「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無入而不自得」，即「一不化」也。穆按：中庸「素位而行」，即「與物化」；「無入而不自得」，即「一不化」也。

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成玄英曰：「靡，順也。」必與之莫多。成玄英曰：「雖與物相順，而亦各止其分。」奚侗曰：「『多』借爲『迻』；言不與物轉迻也。」劉咸炘曰：「『安』如荀子書之『案』，於是也。『必』亦『安』之誤。」豨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卿曰：「曰『囿』、曰『圃』、曰『宮』、曰『室』，蓋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則其居益狹矣。謷，則傷之甚者也。」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謷也，王敔曰：「『謷，揉也。」穆按：此在宥篇所謂「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章炳麟曰：「『故』與下『今』字對文。」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王叔岷曰：「『人』，唐寫本作『之』，指物言。」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吳汝綸曰：「『謂』猶『爲』也。」馬其昶曰：「日本刊成玄英疏正作『爲』。」郭象曰：「爲哀樂所寄。」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陶鴻慶曰：「『能能』上不當有『知』字。」按：敦煌古鈔本無「知」字。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郭象曰：「受生各有分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王敔曰：「欲盡知之而盡能之，必不可得。」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陶光曰：「列子黃帝、說符、淮南道應，皆作『至爲無爲』。」齊知之所知，王敔曰：「有所知，因欲以槩天下。」則淺矣。」郭嵩燾曰：「忘其所知，而知乃自適也；忘其所能，而能乃自適也。已且忘之，奚暇齊天下！」焦竑曰：「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故以此終外篇之旨。」

雜篇

陸長庚曰：「雜篇章句，有長有短，疑莊子平生緒言，掇拾於內、外篇之後者。」王夫之曰：「雜者，博引而泛記之謂。故自庚桑楚、寓言、天下而外，每段自爲一義，而不相屬，非若內篇之首尾一致。外篇文義雖相屬，而多浮蔓卑隘之說；雜篇言雖不純，而微至之語，較能發內篇未發之旨。學者取其精蘊，誠內篇之歸趣也。」穆按：釋文敍錄，向秀注有內、外篇，無雜篇。

庚桑楚

雜篇之一。朱子曰：「庚桑楚篇全是禪。」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司馬彪曰：「役，學徒、弟子也。楚，名；庚桑，姓。太史公書作『亢桑』。」俞樾曰：「列子仲尼篇『亢倉子』，張湛注：『音庚桑。』賈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七族。』然則庚桑子吳人歟？」**偏得老聃之道，**馬其昶曰：「書馬融注：『偏，少也。』」**以北居畏壘之山。**陶鴻慶曰：「畏壘，犖确不平貌。管子輕重乙篇：『山間堁壘，不爲用之壤。』舊注求地實之，鑿矣。」**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馬其昶曰：「挈，結也。駢拇篇：『仁義連連如膠漆纆索。』」王先謙曰：「庚桑皆遠去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朱駿聲曰：「『擁腫』、『鞅掌』，皆疊韻連語；謂愚惷無知之人。」奚侗曰：「逍遙遊：『擁腫不中繩墨。』詩：『王事鞅掌』，毛傳：『鞅掌，失容也。』謂不修容儀。」**居三年，畏壘大壤。**陸德明曰：「廣雅：『穰，豐也。』」盧文弨曰：「列子亦以『

壤』同『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向秀曰：「無旦夕小利，順時而大穰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王先謙曰：「語又見齊物論。」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俞樾曰：「『得』字疑衍。易說卦：『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疏：『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陶鴻慶曰：「『得』字當在『秋』字下。」王叔岷曰：「『寶』，本或作『實』。」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司馬彪曰：「一丈曰堵。環堵者，面各一丈，言小也。」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宣穎曰：「如相忘於天地。」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閒，我其杓音的之人邪！郭象曰：「不欲爲物標杓。」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郭象曰：「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陸德明曰：「『還』，音『旋』。」王叔之曰：「制，謂擅之也。」王敔曰：「制，猶據霸之意。」步仞之丘陵，陸德明曰：「六尺爲步，七尺曰仞。」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魚竭反。狐爲之祥。李頤曰：「祥，怪也。」王叔之曰：「野狐依之作妖祥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李頤曰：「大容車。」介而離山，俞樾曰：「方言：『獸無偶曰介。』」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

魚，碭徒浪反。王敔曰：「與『蕩』通。」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奚侗曰：「楚辭哀郢：『眇不知其所蹠。』王注：『眇，遠也。』」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向秀曰：「二子，堯、舜也。」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王引之曰：「『妄』與『無』同；『也』與『邪』同。」郭象曰：「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向秀曰：「理於小利也。」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音裴。向秀曰：「阫，牆也。」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王先謙曰：「語又見徐无鬼篇。」陳光淞曰：「莊子生於周末，親見亂賊接踵，竊聖人之迹以濟其凶，是聖人開物成務者，適爲殃民之具，因痛皇古之不可復也。」南榮趎昌于反。蹵然正坐曰：李頤曰：「南榮趎，庚桑弟子也。古今人表作『南榮疇』。或作『儔』，又作『壽』。淮南作『幬』。」「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俞樾曰：「抱，保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矣。」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陸德明曰：「

「辟，開也。」崔譔曰：「辟，相著也。」嚴復曰：「『辟』段爲『襞』。段鐵者旣舒乃復疊之，而加錘焉，故曰：千辟萬灌。」郭嵩燾曰：「禮記大學注：『辟，猶喻也。』言形之與形易喻也。」金其源曰：「荀子：『事其便辟』，注：『讀爲「嬖」。』廣雅：『嬖，親也。』」穆按：嚴申崔義，當從。金說亦近是。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向秀曰：「勉，勉強也。僅達於耳，未徹入於心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陳碧虛闕誤無下「曰」字。奔蜂不能化藿蠋，音蜀。司馬彪曰：「奔蜂，小蜂也。藿蠋，豆藿中大青蟲也。」成玄英曰：「細腰土蜂，能化桑蟲爲己子，而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向秀曰：「越鷄小，魯鷄大。」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陸德明曰：「方言：『贏，儋也。』」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郭象曰：「挾三言而來故。」王安石曰：「此釋氏所謂『汝胸中正鬧』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郭慶藩曰：「『懼』即『瞿』。」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成玄英曰：「朱愚，猶專愚。」王念孫曰：「『朱』通『銖』。廣雅：『銖，鈍也。』」「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

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陶鴻慶曰：「上『若』字衍文。」汝亡人哉，宣穎曰：「如流亡之人。」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闕誤引諸本，『自』竝作『息』。武延緒曰：「『愁』讀若『揫』，斂也。」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宣穎曰：「如熟物之氣蒸鬱於中。」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音獲者不可繁而捉，李頤曰：「韄，縛也。」武延緒曰：「『繁』疑當爲『縶』。玉篇：『縛也。』」馬其昶曰：「廣雅：『捉，持也。』」將內揵；其鞏反。郭象曰：「揵，關揵也。」奚侗曰：「『揵』爲揵閉，正當作『楗』。」內韄者不可繆莫侯反。而捉，將外揵。崔譔曰：「繆，綢繆也。」姚範曰：「此言外揵、內揵皆非也。正所謂『飲藥加病』。蓋其召好去惡而息愁者，不離內揵、外揵而已。」王先謙曰：「外韄者，耳目爲物所縛，不可以其繁擾而捉搤之，將必內閉其心，以息耳目之紛。內韄者，心思爲欲所縛，不可以其繆亂而捉搤之，將必外閉其耳目，以絕心思之緣。」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向秀曰：「放，依也。」郭象曰：「偏韄由不可，況內外俱韄乎！」穆按：言若此者，雖道德不能持扶，而況依放道德而行者也！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穆按：南榮自言尚不至於內外俱韄。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穆按：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能勿失乎？能無

卜筮而知吉凶乎？王念孫曰：「『吉凶』，當依管子作『凶吉』，『一』、『失』、『吉』爲韻。」能止乎？郭象曰：「止於分。」能已乎？郭象曰：「無追故迹。」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郭象曰：「往來無停迹。」能侗然乎？陸德明曰：「三蒼：『侗，慤直貌。』」郭象曰：「無節礙。」能兒子乎？陸長庚曰：「專氣致柔，如嬰兒也。」兒子終日嗥戶高反。而嗌不嗄，崔譔曰：「嗌，喉也。」嗄，於邁反；司馬彪曰：「楚人謂啼極無聲爲嗄。」本文作「嚘」，音憂。俞樾曰：「太玄亦作『嚘』，與『柔』爲韻。老子傅奕本作『歎』，即『嚘』之異文。」馬其昶曰：「玉篇：『嚘，氣逆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五禮反。陸德明曰：「廣雅：『掜，捉也。』」共其德也；舊注：「『共』同『拱』。」王敔曰：「自抱生理。」王先謙曰：「拱握其手，乃德性固然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音舜。陸德明曰：「『瞚，動也。』」偏不在外也。郭象曰：「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宣穎曰：「無所偏向於外，視猶不視。」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二語見馬蹄篇。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衞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俞樾曰：「徐无鬼篇：『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即『徼』。作『邀』者，後出字；作『交』者，段借字。詩：『彼交匪傲』，五行志作『徼』。」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衞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郭象曰：「非以此言爲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二語見齊物論，又

見徐无鬼、知北遊。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嚴復曰：「此眞楊朱爲我之學也。且不僅是篇爲然。殘生損性，則等盜跖於伯夷。黃帝之問廣成子，將以養人民，遂羣生，廣成子訾爲質殘；獨問治身何以長久，而後蹷然善之。極莊之道，亦止於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而已。」

宇泰定者，陸長庚曰：「以下皆莊子雜著。」發乎天光。王叔之曰：「宇，器宇也。謂器宇閑泰，則靜定也。」薛瑄曰：「言心定則明也。」宣穎曰：「周子云：『靜則虛，虛則明。』」武內義雄曰：「以下疑向注本所無，而爲郭象加入。」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奚侗曰：「當依張君房本補『物見其物』一句。」人有修者，乃今有恆。馬敍倫曰：「『修』疑爲『循』誤。」呂惠卿曰：「爲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陸長庚曰：「老子曰：『常德不離。』」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郭象曰：「出則天子，處則天民。」穆按：此卽內聖外王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宣穎曰：「三者皆不知止。」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成玄英曰：「若不以分內爲是者，斯敗自然之性。」

備物以將形，王先謙曰：「具衆理以順形。」奚侗曰：「『將』借爲『養』。」藏不虞以生心，郭象曰：「虞者，億度之謂。」宣穎曰：「退藏於不思慮之地，以活其心。」馬其昶曰：「內典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奚侗曰：「周禮天官：『生，以馭其福』，鄭注：『生，養也。』」敬中以達彼，成玄英曰：「彼，外境也。」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郭象曰：「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王敔曰：「惡，謂不祥之事。」不足以滑成，王敔曰：「滑成，謂亂其泰定之

字。」穆按：德充符：「不足以滑和。」不可內於靈臺。郭象曰：「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章炳麟曰：「『靈臺有持』者，阿陀那識持一切種子也。『不知其所持』者，最深細不可知也。『不可持』者，有情執此，爲自內我，卽是妄計。若執唯識眞實有者，亦是法執也。」穆按：「有持而不知其所持」，「所存者神」也；「不可持」，則「所過者化」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郭象曰：「發而不由己誠，何由而當！」穆按：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己，卽反身而誠也。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穆按：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業入而不捨，卽不能化也。姚鼐曰：「能入而不能久居，是知及而仁不能守者也。」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馬其昶曰：「此論愼獨義最悚切。嵇叔夜自言『讀老、莊，重增其放』，非善讀老、莊者也。」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郭象曰：「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陸長庚曰：「券內、外，卽老子所謂左、右契。『券內』，藏券於內；『券外』，行券於外。『行乎無名』，『良賈深藏若虛』也。」林雲銘曰：「券內者爲己，券外者爲人。」兪樾曰：「荀子書每用『綦』字。楊倞注：『綦，極也。』亦或作『期』。期費，猶言極費。費，謂財用。」王先謙曰：「言契合乎外者，志欲窮極其財用。」武延緒曰：「『費』疑『實』字誤。期實，求實也。人間世：『其求實無已。』」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陸長庚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劉辰翁曰：「券者，合也。求合於外，常有所期望。跂而立，人見其魁然；而眞魁然者不跂也。」與物窮者，物入焉；郭象曰：「窮，謂終始。」馬其昶曰：「『窮』與『空』同義。」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兪樾曰：「且，苟且也。『終始』，是窮極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姚永概曰：「儀禮注：『古文「且」爲「阻」。』」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郭象曰：「盡是他人。」

兵莫憯於志，朱駿聲曰：「淮南注：『憯，利也。』」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閒。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郭象曰：「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道通，其分也；王叔岷曰：「古鈔卷子本『其分也』下有『成也』二字，當從之。齊物論文與此同。」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章炳麟曰：「言待一切方能成一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郭象曰：「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章炳麟曰：「言已成顯果者，介然恃其一切具足，故更排拒他物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陸德明曰：「謂情識外馳。」出而得，是謂得死。王敔曰：「自謂有得，適得死耳。」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郭象曰：「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方潛曰：「以有形象無形，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旨。」林雲銘曰：「惟以有形之物理，取則於無形之造化，則出而知反，而人事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陸德明曰：「本，始也。」崔譔曰：「剽，末也。」陳碧虛曰：「『剽』，本作『標』。」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馬其昶曰：「此言無本而又有所出，無竅而又有所入，是之謂『有實』。上下錯舉，互備為文也。」宣穎曰：「此九字衍文。」馬敘倫曰：「當作『有所出而無本者有實，有所入而無竅者有長』，移在『有實而無乎處』上。」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郭象曰：「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郭象曰：「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穆按：宇宙即今稱時空。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郭象曰：「天門，猶云『眾妙之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

有，穆按：此言物出不得先物也。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邵雍曰：「無思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楊文會曰：「此章顯示空如來藏也。世、出世法，皆以眞空爲本。天者，空無所有也；門者，萬物所由出也。既以有、無二端互相顯發，而仍歸結甚深空義，恰合般若旨趣。」章炳麟曰：「言依法執，認有物質，而法執卽徧計。徧計所執，自性本空；故知萬物出乎無質。質既無，卽此萬物現相，有色、聲、香味、觸者，惟依他起性，屬於幻有，故曰『無有一無有』。」穆按：無有永此無有，故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以上又見齊物論。郭象曰：「雖欲均之，然已分也。」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王念孫曰：「『守』，借爲『道』。知北遊篇：『「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達生篇：『「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成玄英曰：「昭、屈、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爲三閭大夫，掌三族三姓是也。文略，故直言『昭、景』。」王敔曰：「戴，謂所從出之宗也。某甲某氏，以所封之國邑爲號。」孫詒讓曰：「『戴』當爲『載』。爾雅：『載，始也。』謂著其所始。」章炳麟曰：「籀文『戴』作『𢦏』，從『弋』聲，則『戴』可借爲『代』。昭、景以謚爲氏，所以著代也。」武延緒曰：「『甲』疑『芊』字譌。」馬其昶曰：「『非一也』，『也』與『邪』同。釋文引崔云：『雖非一姓，同出公族，喻死生同也。』崔同此讀。」有生，黬也，於滅反。陸德明曰：「字林：『黬，釜底黑也。』」郭嵩燾曰：「有生，塵也。黬者，塵之聚而留焉者也。」披然曰移是。王夫之曰：「生乃大白之一點耳。其黬也，漸久而渝，則離披解散，必有所歸。移此而之彼，彼又據爲此矣。所移者未有定，而要以所移爲此。」馬其昶曰：「『是』，謂『己』也。有生蠡蠡，各執所移者而據之爲己也。」穆按：「披然」，猶「紛

然」也。「披然曰移是」，此皆後世人之見耳。謂是非無定，隨時地而移易也。此下論旨，已由生死轉移到是非，由來解者多誤。嘗言移是，非所言也。穆按：故齊物論言「因是」，因是則無言矣。雖然，不可知者也。穆按：「移是」之說，貌近理而實非眞，故曰「不可知」。臘者之有膍（音毗）胲，（古來反。）可散而不可散也；司馬彪曰：「膍，牛百葉也。」成玄英曰：「胲，牛蹄也。臘祭牲牢甚備，四肢五藏，並皆陳設。祭訖方復散之。若祭未了，則不合散。」孫詒讓曰：「禮經載脀體之法，皆去蹄。『胲』，當爲『胘』。說文：『膍，胘也。』同訓『牛百葉』。」章炳麟曰：「膍胘平時可散，而當臘祭之時，備物致敬，則不可散。」穆按：若知其不可散，則烏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紛然哉！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陳碧虛闕誤本「偃」下有「溲」字。郭象曰：「偃，謂屏廁。」王念孫曰：「『偃』與『匽』同。」爲是舉移是。穆按：爲此臘祭、觀室二事，而舉「移是」之說也。郭象曰：「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穆按：均者不移，移者不均，故知「移是」之說，非所言也。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穆按：齊物論：「隨其成心而師之」，「知」卽「成心」也。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穆按：因有是非，遂有名實。因以己爲質；郭象曰：「質，主也。物各以己爲是非之主。」使人以爲己節，王敔曰：「爲之裁限，令人從己。」章炳麟曰：「『節』字本作『卪』。說文：『卪，瑞信也。』非彼無我，以觸彼故，方知有我；是使所觸者爲能觸者之符驗也。」穆按：如王說，當云「使人以己爲節」；如章說，則下文「以死償節」不可通。蓋「使人以爲己節」，卽上文所謂「劵外」也。人之爭是非，雖若以己爲主，而實則以人爲主耳；故謂之「劵外」。因以死償節。林雲銘曰：「甘以死償之。」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王夫之曰：「移是而執今日之生以自命爲人，不知與物無異。」章炳麟曰：「向之移是，爲今之人；今之移是，爲後之人。」林雲銘曰：「『今之人』，應上『古之人』。」穆按：林說是也。上古之人，「其知有所至」，則「因是」而止，根本無「移是」之見也。是蜩與學鳩同

於同也。王敔曰：「蜩與鷽鳩，其小，同也；其笑鯤鵬，同也。」穆按：蜩與鷽鳩同於知「移是」，而不知「因是」而止，根本無是非之可言也。方以智曰：「或以秦臘疑此篇僞，然入理甚精。然精於鏤空者有之，試問陰符、亢倉、關尹、鶡冠，何者非託？」葉國慶曰：「『蜩與學鳩』句，暗用逍遙遊篇，亦後學者所作。」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陸德明曰：「廣雅：『蹍，履也。驁，妄也。』」兄則以嫗，郭象曰：「言嫗詡之，無所辭謝。」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郭象曰：「視人若己。」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郭象曰：「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

徹志之勃，王敔曰：「『徹』與『撤』同。」「勃」，本又作「悖」。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姚鼐曰：「此段盡戒定慧之義。」

道者，德之欽也；奚侗曰：「逸周書謚法解：『威儀悉備曰欽。』」俞樾曰：「欽，卽『廞』之叚字。小爾雅：『廞，陳也。』所以生者為德，陳列之則為道。」生者，德之光也；成玄英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萬物者，盛德之光華也。」穆按：此等語顯出易傳後。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郭象曰：「以性自動，故稱『為』耳，非有為也。」為之僞，謂之失。陸長庚曰：「『失』卽是『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莊子分明是老子注疏。」穆按：此等語顯出荀子後，『

而紏其失也。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章炳麟曰：「接謂觸受，卽感覺。『謨』、『摹』同，想也，思也。」馬其昶曰：「淮南云：『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王先謙曰：「如目斜視一方，故不能徧，是以用智而偏，不如寂照。」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胡遠濬曰：「『動以不得已』，天也，無爲也；『動無非我』，人也，有爲也。萬化之生，莫非性之動，其爲出於無爲，故曰『名相反而實相順』。」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音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奚侗曰：「『俍』當爲『良』，有工巧義。『良乎人』，與上文『拙乎人』相反。」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歸有光曰：「惟蟲能自安於蟲，惟蟲能自全其天。人，則不免以知巧自喪。」若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郭象曰：「都不知而任之。」王敔曰：「二『惡』字俱平聲。在全人則惡有所謂天者？惡有所謂人之天者？而況有所謂吾立於天人之間乎？」陸長庚曰：「天人一體，自爾不生分別。」姚鼐曰：「此乃天下篇以天人列聖人、君子之上義也。則陽篇：『聖人未始有天。』」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王叔岷曰：「藝文類聚、御覽引『適』皆作『過』。」孫詒讓曰：「『威』當依崔譔本作『或』，不必得也。」成玄英曰：「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盧文弨曰：「『胞』與『庖』通。」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敕紙反。畫，外非譽也；崔譔曰：「拸畫，不拘法度也。」俞樾曰：「漢書注：『拸，自放縱也。』穀梁傳『畫我』，公羊作『化』，何休注：『行過無禮謂之化。』卽此二字之義。人旣刖足，非譽不計，故不拘法度。」胥靡

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司馬彪曰：「胥靡，刑徒人也。」郭象曰：「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夫復謵不餽元嘉本作「愧」。而忘人，陸長庚曰：「復謵，猶復習。」馬其昶曰：「老子云：『吾服也恆服。』蓋內省不疚，而無人之見存也。」忘人，因以爲天人矣。王先謙曰：「能忘人，即可以爲天人，以其近自然也。」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陸長庚曰：「非無喜無怒也，謂出怒而不怒也。此不怒乃未發之中。常能養此，然後發而皆中。其有爲也亦然，不得已而應之，雖爲猶不爲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徐無鬼

雜篇之二。王夫之曰：「此衍老氏『上德不德』之旨。」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陸德明曰：「徐無鬼，緡山人，魏之隱士也。武侯名擊，文侯子。」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力報反。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掔苦田反。好惡，崔譔曰：「掔，引去也。」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司馬彪曰：「超然，猶悵然也。」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羅勉道曰：「狗，所以獵。下等之質，所捕執者小，足飽其腹而止。」馬其昶曰：「周禮疏：『執，取也。』」高亨曰：「『執』，『旣』之譌。」是狸德也；俞樾曰：「廣雅：『狸，貓也。』」中之質，若視日；司馬彪曰：「瞻遠也。」羅勉道曰：「不顧目前小獸。」上之質，若亡其一。陸德明曰：「一，身也。謂精神不動，若無其身。」嚴復曰：「凡物皆有其『一』，所愛惜保持，而有無窮之戀者，惟此『一』也；固不必指身。」羅勉道曰：「幷以捕獵之事爲不足道。失其所專一，則有超乎常狗之外矣。」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

者中矩，圓者中規，陶鴻慶曰：「進退周旋之節，由教習成。」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喪其一。陸德明曰：「自然已足，不須教習。」若卹若失，李頤曰：「『卹』、『失』，皆驚悚若飛也。」劉師培曰：「『卹』由『侐』義引伸。說文：『侐，靜也。』」羅勉道曰：「馬之專一者，馳走也。忘其專所事，則出於自然，非常馬矣。」王鏦曰：「『亡一』、『喪一』，此外生之喻。」若是者，超軼絕塵，崔譔曰：「軼，徹也。」王叔岷曰：「『轍』、『徹』，古、今字。」不知其所。」陸長庚曰：「莊、老立論，祇在凝神守氣，千言一旨。吾儒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方揚曰：「多欲則神傷，絕欲則神妨。惟至人爲能行於欲而不流，乃所以爲善養神也。行於欲而不流，惟外生者能之。若亡其一，若喪其一，此外生之喻也。」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司馬彪曰：「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六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司馬彪曰：「故壞冢處爲空虛也。」穆按：古人穴居，即名爲空。淮南道應：「空穴之中，足以適情。」注：「空穴，巖穴也。」洪範注：「司空，掌居民之官。」則「虛空」即虛室、虛穴，不必指壞冢。藜藋徒弔反。柱乎鼪鼬之逕，司馬彪曰：「柱，塞也。」「良」本或作「踉」。位其空，郭嵩燾曰：「說文：『蹌，動也。』舒之言曰『蹌踉』，急之言曰『踉』。」奚侗

曰：「廣雅：『良，長也。』謂久位於虛空之間。」穆按：「空」即上「虛空」義，指嚴穴。聞人足音跫巨恭反。然而喜矣，崔譔曰：「跫然，行人之聲。」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李頤曰：「謦欬，喻言笑也。」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嚴復曰：「貴人之所苦者，其所接者皆僞。聞相狗、馬而大悅者，詩、書、禮、樂之陳陳，固不若是之親切而有味也；矧乎其所言之入理乎！」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音序。栗，郭慶藩曰：「芧，即橡也。其實謂之皁，亦謂之樣。今書傳皆作橡。此篇『芧栗』，山木篇作『杼栗』。」厭葱韮，以賓本或作「擯」。寡人，久矣夫！司馬彪曰：「擯，棄也。」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郭象曰：「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林希逸曰：「和，謂同物。姦，自私也。」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宣穎曰：「形雖得養，心神當有不自得者；故勞君何故自蹈此病？」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

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郭象曰：「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馬其昶曰：「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則惡矣。』」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郭象曰：「民將以僞繼之耳。」形固造形，郭象曰：「仁義有形，固僞形必作。」成固有伐，王叔之曰：「成功在己，亦眾所不與；欲無有伐，其可得乎！」章炳麟：「『伐』與『敗』同。」變固外戰。王叔之曰：「僞生形造，又伐焉，非本所圖，勢之變也。既有僞伐，得無戰乎！」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閒，在逍反。郭象曰：「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章炳麟曰：「說文：『廔，屋麗廔也。』『麗廔』猶『離婁』，高明疏爽，非華麗義。『譙』爲樓觀，亦非嶕嶢義。」無徒驥於錙壇之宮。郭象曰：「步兵曰徒。」陸長庚曰：「驥，騎射。」陸德明曰：「錙壇，壇名。」王先謙曰：「麗譙之間，錙壇之宮，非可列兵走馬之地；喻令毋騁心兵也。」無藏逆於得，司馬本「得」作「德」。李頤曰：「凡非理而貪，貪得而居之，此藏逆於德內者也。」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王先謙曰：「三者皆『藏逆於得』之事。」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郭象曰：「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剋非己勝。」君若勿已矣，奚侗曰：「『若勿』二字誤倒。」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郭象曰：「若未能已，則莫若修己之誠。」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陸長庚曰：「老子曰：『行無行，攘無臂，扔無無敵，執無兵。』」

黃帝將見大隗五罪反。乎具茨之山，司馬彪曰：「具茨山，在滎陽密縣東；今名泰隗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司馬彪曰：「先馬導。」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

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郭象曰：「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歸有光曰：「『若此』即禪經『如是』意。」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陸長庚曰：「有方之內也。」予適有瞀病，司馬彪曰：「『瞀』讀曰『眊』，謂眩眊也。」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司馬彪曰：「以日爲車。」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曹受坤曰：「去其妨害馬之本性者。」嚴復曰：「所謂『視其後者而鞭之』。」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音信之事則不樂，李頤曰：「淩，謂相淩轢。」陸德明曰：「誶，廣雅：『問也。』」嚴復曰：「史記：『淩雜米鹽』；淩誶，猶淩雜也。李說非。」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洪頤煊曰：「『招』，通作『高』。墨子：『招木近伐』，亦謂高木。」中民之士榮官，李頤曰：「中民，善治民也。」孫詒讓曰：「三蒼：『中，得也。』」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阮毓崧曰：「左傳注：『宿，安也。』周禮注：『守也。』」俞樾曰：「『宿』讀曰『縮』，取也。」法律

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陸德明曰：「際，謂盟會事。」阮毓崧曰：「交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奚侗曰：「廣雅：『比，樂也。』」陶鴻慶曰：「說文：『比，密也』；謂比附而親密。」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李頤曰：「壯，猶疾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漢書賈誼傳注引作「充」。「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奚侗曰：「『物』爲『利』誤。」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馬其昶曰：「逐時俯仰也。」宣穎曰：「各囿一物，不能相易也。」按：「不」，疑「而」字之譌。下三語即「物於易」之釋義。馳其形性，潛之萬物，姚永樸曰：「潛，沒也。之，猶於也。」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郭象曰：「若謂謬中爲善射，是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成玄英曰：「秉，公孫龍字也。」王應麟曰：「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洪頤煊曰：「『秉』，疑『宋』譌，宋鈃也。」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郭象曰：「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或者若魯遽者邪？李頤曰：「魯遽，周初時人。」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成玄英曰：「冬取千年燥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盛夏以瓦瓶盛水，湯中煑之，縣瓶井中，須臾成冰。」魯遽曰：『是直以

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陸德明曰：「廢，置也。」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羅勉道曰：「唐曹紹夔知樂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怪成疾。紹夔來問疾；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遂出懷中錯，鑢擊數下，後聲遂絕。又李嗣眞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掘之得鐘。」馬其昶曰：「康熙幾暇格物編云：『樂發於何音，止於何音。取琴瑟之類，置二器，均調一律，鼓此器一弦，則彼器虛弦必應，推之八音之屬皆然；所謂『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也。」郭象曰：「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吳汝綸曰：「據淮南覽冥訓，『已』下當有『形』字。」且若是者邪？」宣穎曰：「莊子駁魯遽之道，未足爲異也。言無論二瑟五音相應，姑就一瑟言之，當其本調既成，五音各有定弦。今或改調一弦，而爲變調，則於本調之五音，移動而無當也；宜不相應矣。乃鼓之，而二十五弦亦隨之而變，無不相應；此豈於五音之外有異聲哉？蓋五音可旋相爲宮，今所改一弦，便爲變調之宮，如君主。然則餘弦自隨之而動也。夫一瑟之間，又是變調，無不相應如此；則二瑟五音之正，其相應尤理之常然，何足異乎！今遽以此誇其弟子，不知五音之相動，與二氣之相召，有以異乎！在人則見以爲非，在己則見以爲是，究之相等耳。」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鎭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郭象曰：「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莊子曰：「齊人蹢呈亦反。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馬其昶曰：「『蹢』通『謫』。」穆按：謫子於宋，必謂其有罪；然使刖者守門，刖者固亦罪人也。何以於彼則親而任之，於子則遠而譴之乎？其求鈃。音刑鍾也以束縛，陸德明曰：「字林：『鈃，似小鍾而長頸。』」姚鼐曰：「『鈃』上『求』字衍。」王敔曰：「欲鈃鍾之鳴，必懸之於虛；加以束縛，則無聲矣。」」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郭象曰：「唐，失

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穆按：「域」字當借作「閾」。子已亡失，而求之不出門閾之外，則何可得也！凡此皆齊人之不知類。郭象曰：「此齊人亦自以爲是，故爲之。人之自是，有斯謬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俞樾曰：「『蹢』，當讀爲『謫』。方言：『謫，怒也。』寄居人家，而怒謫其閽也。」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郭象曰：「岑，岸也。」宣穎曰：「『離』同『麗』。」王先謙曰：「夜半無人之時，舟未著岸，而與舟人鬬，將有性命之虞；與寄而謫閽之事，皆足以造怨也。」郭象曰：「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烏路反。漫其鼻端若蠅翼，陸德明曰：「『郢人』，漢書作『獿人』。服虔云：『古之善塗壁者。』」成玄英曰：「堊，白善土也。漫，汙也。」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郭象曰：「瞑目恣手。」陳碧虛曰：「『瞑目恣手』四字正文；舊本作郭注，非是。」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宣穎曰：「質者，施技之地。」陸長庚曰：「非有『立不失容』之郢人，則匠亦無所施其巧。」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嚴復曰：「莊此等文最可愛。不獨其罕譬也；思理之來，若由天外。」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奚侗曰：「『謂』當作『諱』。管子戒篇、小稱篇，呂氏貴公，列子力命，皆可證。」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

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孫詒讓曰：「『又』當爲『人』之誤，屬上句。列子、呂覽皆作『不比之人』，言不得齒於人也。」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陸德明曰：「鉤，反也。」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馬其昶曰：「廣雅：『畔，離也。』」王先謙曰：「力命篇『畔』上有『不』字。張湛注：『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畔。』」江遹曰：「上忘，其政悶悶；下不畔，其民淳淳。」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江遹曰：「非眞不聞見也，道足容之耳。詩云：『維是褊心，是以爲刺。』褊心之害治如此。」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段玉裁曰：「『恂』，卽說文之『惸』，驚詞也。」嚴復曰：「『恂』，亦通『眴』；若『少焉眴若』之『眴』。」逃於深蓁。王念孫曰：「『蓁』與『榛』通。」有一狙焉，委蛇攫俱縛反搔，素報反。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俞樾曰：「『敏』、『給』同義。後漢書注：『給，敏也。』」吳汝綸曰：「捷矢，猶疾矢。淮南：『楚王射白猿，搏矢而熙。』」王命相者趨音促射之，狙執死。司馬彪曰：「相者，佐王獵者。執死，見執而死。」王叔岷曰：「御覽引『執』作『旣』。」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

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本亦作「鋤」。其色，成玄英曰：「鋤，除去也。」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王先謙曰：「『伯』、『郭』聲近，『南伯』即『南郭』；事又見齊物論。」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宣穎曰：「言其出類拔萃。」形固可使若槁骸，王先謙曰：「齊物論作『槁木』，庚桑楚作『槁木之枝』；此與知北遊作『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陸德明曰：「田禾，齊君也。」盧文弨曰：「即齊太公和。」我必先之，奚侗曰：「『先』當作『有』。」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宣穎曰：「眾心盡遺，乃有此槁木死灰之象。」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陸德明曰：「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為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則與叔敖同時，去孔子甚遠；蓋寄言也。」焦竑曰：「此即史遷所謂『空語無事實』者，固不得以時月覈之。」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馬其昶曰：「史記：『優孟，楚之樂人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叔敖為楚名臣，樂人效之，由來舊矣。此所云『執爵而立』，亦樂人象叔敖為三老五更乞言憲道事也。『曰』者，楚王之語。『古之人』，即指叔敖、宜僚。此莊生因優孟事而寓為此言。」穆按：楚王謂古人於此言，亦導孔子使言也。馬氏之說，古無其

證，姑錄以備一說耳。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胡遠濬曰：「『不言之言』，指下弄丸解難，甘寢投兵。」孔子謂初未嘗陳此義，今承君詢而遂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羅勉道曰：「宜僚弄丸，丸八常在空，一在手。楚與宋戰，宜僚弄丸軍前，兩軍停戰觀之；在仲尼卒後。」穆按：羅說未檢何據。若謂在莊王時，則亦在孔子前。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郭慶藩曰：「投兵，即淮南所謂『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高注：『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郭象曰：「此二子息訟以默，濟泊自若，而兵難自解。」丘願有喙三尺。」陸德明曰：「三尺，言長也。」陸長庚曰：「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如鸛、鶴。」嚴復曰：「此文家反語。既知不言之言，即有三尺之喙，何濟於辯；矧乎其無有耶！」穆按：上引孔子語畢。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郭象曰：「『彼』謂二子，『此』謂仲尼。」故德總乎道之所一，武延緒曰：「『一』上脫『不』字，下同。」穆按：下疑脫「不」字，此句可不改。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陸長庚曰：「失道而後德。」曹受坤曰：「『同』，古逸叢書本作『周』。德者，得也。有所得，則道之所一者已破而不完。周者，圓滿普遍義。」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郭嵩燾曰：「儒、墨之所以凶，以有儒、墨之名也。」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並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郭象曰：「大愈不可爲而得。」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郭象曰：「惟自然乃德耳。」夫大備矣，武延緒曰：「『矣』疑『者』字譌。」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

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馬其昶曰：「國策注：『摩，合也。』謂不必擬似古也。」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陸德明曰：「九方歅，善相馬人。淮南作『九方皋』。」「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音困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陸德明曰：「禦，距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子郎反。生於奧；陸德明曰：「爾雅：『牂，牝羊也。』奧，西南隅。」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烏弔反。司馬彪曰：「宎，東北隅也。」羅勉道曰：「詩云：『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語句略同。」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林雲銘曰：「數語與庚桑楚篇同意。」今也然，嚴復曰：「『然』字句絕；猶云『如汝所說』。」馬其昶曰：「

然，猶乃也。」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郭象曰：「全恐其逃，故不如刖之易售也。」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孫詒讓曰：「『當』當爲『掌』；『渠』當爲『康』；『街』當爲『闔』。列子湯問篇『義渠』，或本『渠』作『康』，是其證。」然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王叔之曰：「畜畜，郵愛勤勞之貌。」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語又見庚桑楚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郭象曰：「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武延緒曰：「『唯』讀若『微』。『且』，疑『旦』字譌；『旦』通『但』，獨也。」且假夫禽貪者器。宣穎曰：「此卽『重利盜跖』意。」奚侗曰：「『禽貪』，猶凶貪。易恒卦，『禽』、『凶』叶韻。」章炳麟曰：「『禽』，借爲『歛』。周禮故書以『淫』爲『歛』。樂記注：『淫，貪也。』」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薄結反。也。司馬彪曰：「覕，暫見貌。」朱駿聲曰：「『覕』借爲『瞥』。」宣穎曰：「一人之斷制，所見有限，猶目之一瞥，豈能盡萬物之情乎？」章炳麟曰：「郭注：『覕，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是以『覕』爲『邲』之借。說文：『邲，宰之也。』『宰』、『割』同義。」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有暖吁爰反。姝者，有濡需者，有卷音權。婁音縷。者。陸德明曰：「暖，柔貌。姝，妖貌。濡，安也。濡需，謂偷安須臾之頃。卷婁，猶拘攣也。」成玄英曰：「暖姝，自許貌。」羅勉道曰：「濡需，濡滯需待。卷婁，卷曲傴僂。」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成玄英曰：「疏長之毛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蹏曲隈，王念孫曰：「說文：『奎，兩髀之間也。』」向秀曰：「曲隈，股間也。」郭慶藩曰：「『曲隈』，蓋謂股內。言『隈』者，皆在內曲深之謂。」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己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宣穎曰：「進退為境所囿。」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本又作「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向秀曰：「童土，地無草木也。」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王敔曰：「人固不可盡合。」不比則不利也。王敔曰：「必有所傷。」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李頤曰：「煬，炙也。」奚侗曰：「『煬』借作『養』。」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郭嵩燾曰：「蟻之附羶也，有利而趨之，即其『知』也；羊之羶也，與以可歆之利，即其『意』也。魚相忘於江湖，故曰『於魚得計』。」以目視目，以

耳聽耳，以心復心。王敔曰：「視聽止於視聽，不以滑心，心自復其本定。」若然者，其平也繩，馬其昶曰：「平，猶常也。繩，直也。」其變也循。古之眞人，以天待人，馬其昶曰：「『人』，舊作『之』，今從張君房本。」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菫音謹也，桔梗也，雞廱於容反。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司馬彪曰：「菫，烏頭也。雞廱，一名芡，即雞頭。豕零，一名豬苓。」陸長庚曰：「菫毒，梗浮，雞補；零利。」吳汝綸曰：「時爲帝，猶云迭爲貴重。」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本又作「可以」。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陸德明曰：「種，越大夫名也。吳楚春秋云：『姓文，字少禽。』」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司馬彪曰：「解，去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歸有光曰：「吹、晒水耗。」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馬其昶曰：「只，句中語助。」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王敔曰：「審，謂密而無閒。」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聽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劉師培曰：「『殉』當作『徇』。史記：『幼而徇齊』，大戴記作『慧齊』，是『徇』、『慧』誼符。知北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凡能其於府也殆，穆按：「其」通「之」。王敔曰：「府者，能之所藏也。」殆之成也不給改。宣穎曰：「猶『不及改』。」禍之長也茲萃，李治曰：「『茲』、『滋』古字通。」李頤云：「萃，多也。」其反也緣功，宣穎曰：「欲反自然，須循學力。」其果也待久。宣穎曰：「即果於

自克，亦待日久。言敗之速，救之難也。」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馬其昶曰：「『果也待久』，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也。故世人狃於目前，而忽其所戒。」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成玄英曰：「踐，蹍，俱履蹈也。」林雲銘曰：「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踐，方可資以致遠。」俞樾曰：「兩『踐』字並當作『淺』。」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陸長庚曰：「大一，渾淪未判。大陰，至靜無感。」知大目，穆按：大目，一視無分也。知大均，劉咸炘曰：「即大圓，與『大方』對。」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郭象曰：「道也。」大陰解之，郭象曰：「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大目視之，郭象曰：「用萬物之自見。」大均緣之，郭象曰：「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大方體之，郭象曰：「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大信稽之，郭象曰：「命之所期，無令越逸。」大定持之。郭象曰：「眞不撓，則自定。」楊文會曰：「此歷舉七大，與佛經暗合。『大一通之』，體則無二，用乃萬殊。『大陰解之』，寂滅大海，究竟解脫。『大目視之』，正法眼藏，徹見本源。『大均緣之』，平等一如，普緣十界。『大方體之』，無邊刹土，不出自心。『大信稽之』，因果歷然，纖毫不爽。『大定持之』，本來無動，不持而持。」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姚鼐曰：「天循者，『常無以知其妙』也；照冥者，『常有以知其徼』也。天循爲體，故有樞始；照冥爲用，故有彼則。言因彼爲則，無常則也。此非必聖人，人盡有之，特知解者少耳。」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向秀曰：「頡滑，謂錯亂也。」郭象曰：「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陸長庚曰：「頡，謂升降上下；滑，謂流動旋轉。所謂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實。」古今不代，郭象曰：「各自有，故不可

相代。」而不可以虧，郭象曰：「宜各盡其分。」陸長庚曰：「更無代易，亦無虧損。」則可不謂有大揚搉音角。乎！王念孫曰：「廣雅：『揚搉，都凡也。』揚搉、辜榷，皆大數之名，猶言約略。」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楊文會曰：「以不惑之理，解瞑眩之惑，以復其本性之不惑，然後進而至於大不惑，則契於道矣。」



則陽

雜篇之三。王夫之曰：「雜篇惟庚桑楚、徐無鬼、寓言、天下四篇，爲條貫之言。則陽、外物、列禦寇三篇，皆雜引博喩，理則可通，而文義不相屬。」

則陽遊於楚，司馬彪曰：「姓彭，名則陽。」夷節言之於王，陸德明曰：「夷節，楚臣。」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司馬彪曰：「王果，楚賢人。」「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陸德明曰：「公閱休，隱士也。」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音捉鼈于江，司馬彪曰：「擉，刺也。」夏則休乎山樊。李頤曰：「樊，傍也。」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郭象曰：「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羅勉道曰：「屈己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固顚冥乎富貴之地，司馬彪曰：「顚冥，猶迷惑也。」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王敔曰：「消，謂消其德。」夫凍者假衣於春，暍音謁者反冬乎冷風。陸德明曰：「字林：『暍，傷暑也。』」奚侗曰：「此當作『反冷風於冬』。」高亨曰：「反，求也。墨子非攻：『必反大國之說』；孟子：『盍亦反其本矣』；本書盜跖篇：『以反一日之無。』」王敔曰：「春不待衣而自暖，冬不待冷風而自涼，於以解凍暍也何有？」穆按：此喩貪慕富貴，多求人助，方且益病。吳汝綸曰：「淮南俶眞篇云：『凍者假兼衣於春，暍者望冷於秋。』」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

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王叔之曰：「惟正德以至道服之，佞人以才辯奪之，故能泥撓之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姚鼐曰：「『娛』，當讀爲『娭』。」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阮毓崧曰：「卽田子方篇『虛緣而葆眞』、知北遊篇『外化而內不化』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穆按：論語「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卽「父子之宜，彼其乎歸」之義也。居而一閒其所施，高亨曰：「爾雅釋言：『閒，俔也。』廣雅釋詁：『閒，覗也。』言一察其所加施於人心者，若是之遠也。」穆按：此猶庚桑楚篇所謂「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也。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郭象曰：「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鎭其動心也。」

聖人達綢繆，陸德明曰：「綢繆，猶纏緜也。」羅勉道曰：「事理轇轕處。」郭象曰：「達綢繆，所謂玄通。」周盡一體矣，郭象曰：「無內外而皆洞照。」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阮毓崧曰：「老子曰：『靜曰復命。』搖作，動也。」宣穎曰：「聖人動靜皆依乎天。」曹受坤曰：「『復』，疑『循』字之誤。循命搖作，謂率性而動也。」穆按：惟根乎性而不知其然者，乃能行之無已時也。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王念孫曰：「終，竟也；竟無已時也。」陸長庚曰：「其美不以不知、不聞而遂失。」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穆按：中庸曰：「至誠無息。」至誠，即性也；無息，即無已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姚鼐曰：「緡，乃芒昧不分明之意。在宥篇：『當我緡乎！』同此解。舊都雖入於芒昧者十九，所見才十一耳，已自暢然；況見聞親切者乎！」俞樾曰：「入，謂入於丘陵草木掩蔽之中也。」林希逸曰：「『見見聞聞』，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以十仞之臺縣眾閒者也？俞樾曰：「其暢然更可知。」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郭象曰：「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宣穎曰：「環中，即時中也。隨在自成，莫非此中。」王先謙曰：「齊物論：『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成玄英曰：「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無幾無時，無見在。」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楊文會曰：「此如禪宗一圓相，隨眾生機而成就之，眞俗圓融，恒順眾生，與之俱化，而自無化相可得。」穆按：語又見知北遊。闔嘗舍之！成玄英曰：「與化俱往，曷嘗暫舍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姚鼐曰：「『師天而不得』，此以意解所至爲師天者也；此與殉物者同爲殉耳。聖人之師天，則未始知有天也。」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宣穎曰：「有心事此。」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章炳麟曰：「『物』，即『物故』之『物』，正當作『歾』。說文：『終也。』」與世偕行而不替，馬其昶曰：「爾雅：『替，止也。』」所行之備而不洫，王叔之曰：「洫，壞敗也。」章炳麟曰：「『洫』借爲『卹』。說文：『鮮少也。』」其合之也若之何？宣穎曰：「無心合道。」王先謙曰：「兩言『若之何』，欲人之自審擇。」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向秀曰：「登恒，人名。」陸長庚曰：「司御，猶司牧；言天以湯爲君。」羅勉道曰：「或說門尹登恒即伊尹。」從師而不囿，得

其隨成，宣穎曰：「從師而不囿於師，得環中隨成之道。」陸長庚曰：「湯爲之司御，名焉而已。」爲之司其名；林雲銘曰：「人不稱其師，而稱湯，是湯爲師司其名也。」之名嬴法，馬其昶曰：「名，嬴法也，猶老子謂『餘食贅行』。蓋大道無名，名有之，是也。」得其兩見。陸長庚曰：「是非美惡，皆落兩見。」呂惠卿曰：「其精爲道，其嬴爲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阮毓崧曰：「繫辭：『天下何思何慮？』韓注：『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郭象注：『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耶！』『盡慮』，即無心之謂。凡得環中之道者，要必以無心爲之師。」容成氏曰：馬其昶曰：「淮南高誘注云：『黃帝時造厤日者。』」「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歸有光曰：「日積成歲，渾全難分。有內方有外，內外無閒。」楊文會曰：「『除日無歲』，破時量也。『無內無外』，破方量也。」王夫之曰：「天之體，渾然一環而已。春非始，冬非終，相禪相成者，至密而無畛域。其渾然一氣，流動充滿，上者非清，下者非濁，物化其中，隨運而成。有者非實，無者非虛。莊生以此見道之大圜，流通以成化，而不以形氣名義滯之於小成。其曰『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渾天無內無外之環也；其曰『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渾天除日無歲之環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司馬彪曰：「瑩，魏惠王。田侯，齊威王也，名牟。」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陸德明曰：「犀首，魏官名也。」司馬彪曰：「公孫衍爲此官。」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成玄英曰：「田忌，齊將。」然後抶敕一反。其背，陸德明曰：「三蒼：『抶，擊也。』」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陸德明曰：「季子，魏臣。」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俞樾曰：「下『十』乃『七』之誤，與下文『兵不起七年』，對文爲喻。」則又

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陸德明曰：「華子，亦魏臣。」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陸德明曰：「戴晉人，梁國賢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音瓜者，李頤曰：「蝸蟲有兩角，俗謂之蝸牛。」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馬其昶曰：「禮記注『在，察也。』」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郭象曰：「人迹所及爲通達，謂今四海之內。」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蘇轍曰：「誠知所爭若此其細也，則天下無爭矣。」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許交反。也；陸德明曰：「嗃，管聲也。」吹劍首者，吷音血。而已矣。司馬彪曰：「劍首，謂劍環頭小孔也。吷然如風過。」堯、舜，人之

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郭象曰：「曾不足聞。」嚴復曰：「今科學中有天文、地質兩科，治之，乃有以實知宇宙之博大而悠久。迴觀大地與夫歷史所著之數千年，眞若一吷。莊未嘗治此兩學，而所言如此，則其心慮之超越常人，眞萬萬也！眞所謂大人者非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李頤曰：「蟻丘，山名。漿，賣漿家。」司馬彪曰：「謂逆旅舍以菰蔣草覆之。」劉文典曰：「淮南原道篇：『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雪霜滾灖，浸潭苽蔣。』亦正以蔣爲草舍。藝文類聚、御覽引此並作『蔣』。」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彪曰：「極，平頭屋也。」陳治安曰：「宜僚欲觀夫子爲人，又不屑與接也。」子路曰：「是稯稯音總，字亦作「總」。何爲者邪？」李頤曰：「稯稯，聚貌。」仲尼曰：「是聖人僕也。宣穎曰：「僕，猶徒。」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王叔之曰：「隱藏於壠畔。」其聲銷，郭象曰：「損其名也。」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郭象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郭象曰：「著，明也。」陸長庚曰：「彼亦知丘之知彼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舊注：「『存』，謂存問之。」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郭象曰：「果逃去也。」穆按：此似論語「荷蓧丈人」事。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陸德明曰：「長梧，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司馬彪曰：「子牢，即琴牢，孔子弟子。」「君爲政焉勿鹵莽，

治民焉勿滅裂。司馬彪曰：「鹵莽，猶麤粗，謂淺耕稀種也。滅裂，斷其草也。」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才細反。司馬彪曰：「謂變更所法。」奚侗曰：「周禮亨人：『以給水火之齊。』鄭注：『齊，多少之量。』酒正：『辨五齊之名。』鄭注：『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多少合乎法度曰齊，此言『變齊』，猶言變方法耳。」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音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宣穎曰：「馳騖衆事。」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武延緒曰：「『孽』，『蘖』之叚字。」林雲銘曰：「認賊作子。」萑音丸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宣穎曰：「欲惡既萌，與官形表裏相助，而因以亂性。」並潰漏發，李頤曰：「謂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漂本亦作「瘭」。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陸德明曰：「瘭疽，謂病瘡膿出也。」司馬彪曰：「溲膏，謂虛勞人尿上生肥白沫也。」陸長庚曰：「得其養，形神俱妙；失其養，形神俱病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俞樾曰：「周官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漢書注：『磔，謂張其尸也。』」推而強之，成玄英曰：「令其正臥。」解朝服而幕之，司馬彪曰：「幕，覆也。」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俞樾曰：「『子』讀爲『嗞』。詩：『子兮子兮』，傳：『嗟茲也。』」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

盜！莫爲殺人！』馬其昶曰：「二句推執法者罪之之詞。」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王叔岷曰：「『一形』，疑原作『一物』。郭注、成疏可證。」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俞樾曰：「『愚』，釋文一本作『遇』，疑『過』字之誤。呂覽適威：『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與此文義相似。」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吳汝綸曰：「『日出』二句，疑注文誤入。」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奚侗曰：「說文：『疑，惑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陸德明曰：「『然乎』，言未然。」王先謙曰：「論語：『其然，豈其然乎？』與此意同。」嚴復曰：「此猶赫胥黎所謂之『不可知論』。」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衞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

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司馬彪曰：「際，盟會之事。」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郭象曰：「『靈』即是無道之謚。」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陸德明曰：「濫，浴器也。」奚侗曰：「『濫』當作『鑑』。說文：『鑑，大盆也。』」史鰌奉御而進所，司馬彪曰：「史鰌，史魚也。」王敔曰：「進於君所。」搏幣而扶翼。郭象曰：「以鰌爲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爲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陳景元曰：「幣，帛也；浴巾也。」武延緒曰：「『搏幣』，疑當讀若『匍匐』。」方揚曰：「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必同時。」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郭象曰：「『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司馬彪曰：「言子孫不足可憑，故使公得此處爲冢。」陸德明曰：「而，汝也。里，居處也。」宣穎曰：「『子』、『里』爲韻。」方揚曰：「古人謂窀穸爲蒿里。」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郭象曰：「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嚴復曰：「二人，指大弢、伯常騫。」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李頤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呂惠卿曰：「合姓名爲丘里，散丘里爲姓名。」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

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一本作「合流」。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武延緒曰：「『并』，疑『眾』字譌。『眾』古作『㐺』，與『并』形近。」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呂惠卿曰：「不執者，有萬而無不容。不距者，周行而無不徧。」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于省吾曰：「『賜』讀如『易』。詩文王：『駿命不易。』」穆按：謂不以私意變易自然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王叔岷曰：「據注、疏，『文武』下疑原有『殊能』二字。」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王叔之曰：「淳淳，流動貌。」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郭象曰：「流行反覆，於此爲戾，於彼或以爲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陸德明曰：「廣雅：『面，向也。』」成玄英曰：「各逐己見，所向不同。」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成玄英曰：「壇，基也。」「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成玄英曰：「期，限也。」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李頤曰：「讀，猶語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老子曰：「公乃王。」又曰：「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呂惠卿曰：「道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嚴復曰：「『有』通『囿』。既爲丘里之言，是已囿之矣，惡足以擬道！」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宣穎曰：「如子云

『謂之道』，則猶狗之名狗，馬之名馬，同於一物，不及道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陸長庚曰：「蓋，藏也。」俞樾曰：「『蓋』讀爲『害』，古字通。」嚴復曰：「凡對待，皆陰陽也。」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馬其昶曰：「荀子注：『「橋」與「蟜」同。』蟜起，猶言蠭起。」王筠曰：「橋，謂桔槔也。」雌雄片音判合，王念孫曰：「『片』與『牉』同。說文：『牉，半體肉也。』喪服傳：『夫妻，牉合也。』」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成玄英曰：「四序相隨，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使。」陸長庚曰：「橋有升降，故謂氣運爲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成玄英曰：「季眞、接子，齊賢人，俱遊稷下。」郭慶藩曰：「接子，漢書人表作『捷子』，『接』、『捷』古字通。」俞樾曰：「禮鄭注：『或，有也。』」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奚侗曰：「『偏』爲『徧』字誤。」唐順之曰：「『莫爲』，是佛家自然性也；『或使』，因緣性也。」嚴復曰：「化，或云『莫爲』，或云『或使』，猶西學之云『自由』與『前定』。」大公調曰：「鷄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王叔岷曰：「據成疏，疑『意』下脫『測』字。」嚴復曰：「鷄鳴狗吠，物之至近者也。其爲『莫爲』、『或使』，且不可知。」斯而析之，王念孫曰：「廣雅：『斯，分也。』」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

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陳壽昌曰：「二說皆從物上起論，故終不免於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唐順之曰：「居，言著物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陸長庚曰：「老子：『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成玄英曰：「忌，禁也。」已死不可徂。一本作「阻」。成玄英曰：「阻，礙也。」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馬其昶曰：「大宗師釋文：『假，因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馬敍倫曰：「『之』讀爲『其』。」馬其昶曰：「理無窮止，而物有終始。故忘言而寓諸無竟者，與物同理也。有、無二執，言本此興，特與物終始耳；非無窮無止之道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馬其昶曰：「『有不』之『有』，讀爲『又』。」嚴復曰：「道不可有，又不可無，故化。固不可以爲『莫爲』，又不可以爲『或使』。」道之爲名，所假而行。馬其昶曰：「老子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外物 雜篇之四。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郭象曰：「善惡所致，俱不可必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郭象曰：「精誠之至。」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李頤曰：「孝己，殷高宗太子。」木與木相摩則然，阮毓崧曰：「上古取火，先以硬棒在乾燥木塊上反復磨擦。至鑽木取火，仍以木棒爲之。」金與火相守則流。薛福成曰：「此泰西電學、化學之權輿。」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音駭。王叔岷曰：「在宥、天運皆作『天下大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成玄英曰：「陰陽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彪曰：「水中有火，謂電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唐順之曰：「造化變異則生火，人心擾攘則生火。」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王先謙曰：「人亦有甚憂者，利害是也。害固害，利亦害，故常兩陷而無所逃。」螴音陳蜳音惇不得成，成玄英曰：「螴蜳，猶怵惕也。」王先謙曰：「人視外物過重，雖怵惕恐懼，卒無所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閒，慰暋音昏沈屯，李頤曰：「慰，鬱也。暋，悶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郭象曰：「內熱故也。」月固不勝火，陸長庚曰：「火在人身，有所謂『五志之火』者。月，水也。月不勝火，

郎醫家『一水不能勝五火』義。」宣穎曰：「月，喻人之清明本性也。」於是乎有僓。音頹然而道盡。王敔曰：「所受以生之道，於是乎亡。」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陸德明曰：「說苑作魏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王引之曰：「豈，猶其也。」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林雲銘曰：「常與，謂水。」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王引之曰：「然，猶則也。」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李頤曰：「任，國名。」司馬彪曰：「巨緇，大黑綸也。」五十犗古邁反。以爲餌，郭象曰：「犗，犍牛也。」蹲音存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音陷沒而下，陸德明曰：「字林：『錎，猶陷也。』」騖揚而奮鬐，求夷反。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音昔之，自制河以東，陸德明曰：「『制』，應作『浙』。」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音權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李頤曰：「輇，量人也。」朱駿聲曰：「『輇』，借爲『銓』。」夫揭竿

累，本亦作「纍」。趣本又作「趨」。灌瀆，司馬彪曰：「纍，綸也。灌瀆，溉灌之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馬永卿曰：「莊子與梁惠王同時，是時已有縣令，見史記年表。」朱亦棟曰：「猶左傳之『縣尹』。」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嚴復曰：「以上兩段，政用相發。物之差數，不主故常。方其欲少，則升斗之水，利於東海之波；方其圖大，則連犗巨緇，賢於揭竿趣瀆。」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向秀曰：「從上語下曰臚傳。」「東方作矣，司馬彪曰：「謂日出也。」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馬敍倫曰：「此下皆大儒答小儒辭。」『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本一作「擪」。其顪，許穢反。陸德明曰：「字林：『擪，一指按也。』」司馬彪曰：「顪，頤下毛也。」儒以金椎控其頤，王念孫曰：「『儒』，藝文類聚引作『而』，是也；而，汝也。」劉文典曰：「御覽七六三引『儒』作『徐』。」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陸長庚曰：「此喻世儒無實得，而剽竊古人爲事。」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陸德明曰：「老萊子，楚人。出薪，出採薪也。」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音促下，郭象曰：「長上而促下也。」末僂而後耳，成玄英曰：「肩背傴僂。」孫詒讓曰：「淮南地形訓『末僂』，高注：『末，猶脊也。』末僂，即背僂。」郭象曰：「耳卻近後。」視若營四海，劉師培曰：「營，謂匝徧。」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陸德明曰：「容智，謂飾智爲容好。」）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馬其昶曰：「呂覽注：『驁，亦輕也。』」）抑固窶邪？（王先謙曰：「抑子胸中固素無蓄備。」）亡其略弗及邪？（王引之曰：「『亡』、『無』同，轉語詞。」）惠以歡爲驁，（王先謙曰：「以施惠博眾歡，長一己之傲。」章炳麟曰：「左襄二十六年傳服注：『惠，發聲。』」）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宣穎曰：「中民，庸人也。」穆按：此處「進」字，承上「業可得進乎」之問來。王叔岷曰：「闕誤『進』上有『易』字。」）相引以名，相結以隱。（俞樾曰：「呂覽注：『隱，私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語又見大宗師。）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成玄英曰：「反於物性，無不傷損，擾動心靈，皆非正法。」）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王夫之曰：「躊躇興事，養生主所謂『戒』，人間世所謂『慎』。」）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吳汝綸曰：「淮南云：『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載則虛。』與此文『載』字同。」）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成玄英曰：「阿，曲也。」）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子餘反。）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孫詒讓曰：「『箕』、『其』字同。『圓』，『運』之聲轉。『其運五尺』，言

龜大徑五尺；猶山木篇言異鵲『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劉文典曰：「文選江賦注、類聚、御覽引並作『刳龜以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陸德明曰：「鵜鶘，水鳥。」呂惠卿曰：「鵜鶘有知，網無知也。」羅勉道曰：「鵜鶘害小，網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王敔曰：「『石』與『碩』通。」與能言者處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音側足而墊丁念反。崔譔本又作『塹』。之致黃泉，崔譔曰：「墊，下也。」陸德明曰：「致，至也。」馬永卿曰：「以足外無餘地也。」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洪邁曰：「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嚴復曰：「『嬰兒』兩語，當自成章；否則屬之本章。石師於言，有用之用；能言相處，無用之用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

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陶鴻慶曰：「『火』疑『𡿨』字誤。說文：『𡿨，分也。』」互見天地篇。 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唐順之曰：「不留行，即無住著意。」 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劉師培曰：「『波』借作『頗』，與下文『僻』字並文；皆謂偏側。」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郭象曰：「教因彼性，故非學也。」承意不彼。呂惠卿曰：「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不能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陸長庚曰：「承其意而不外之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馬其昶曰：「『顫』讀曰『馨』。禮：『燔燎羶薌』，注：『「羶」，當爲「馨」，聲之誤也。』『顫』與『羶』同。」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馬其昶曰：「見列子釋文。」王念孫曰：「『跈』讀爲『抮』。廣雅：『抮，戾也。』」 跈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馬其昶曰：「殷，盛也。」陸長庚曰：「存焉者寡。」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馬其昶曰：「廣雅，『降』與『屛』同，云：『減也。』天人氣息，日夜相通，未嘗有減。其不能殷盛者，人特以聲色自戕耳。」武延緒曰：「『降』疑當爲『隙』，德充符、田子方可證。」 胞有重閬，音浪。陸德明曰：「胞，腹中胎。」郭象曰：「閬，空曠也。」 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音奚。司馬彪曰：「勃谿，反戾也。無虛空以容自私，則反戾共鬭爭也。」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司馬彪曰：「謂六情攘奪。」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馬其昶曰：「大林丘山，其境虛也。神不勝六鑿之擾，故覩清曠之境而喜。」穆

按：以其境處，無與相爭勝者，故若神王也。德溢乎名，名溢乎暴，宣穎曰：「名之溢外，由於表暴。」謀稽乎誸，音弦。郭象曰：「誸，急也。急而後考其謀。」事果乎眾宜。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曾國藩曰：「柴，梗塞也；言所以閉塞不通，由拘守太過。」馬其昶曰：「官，即『官知止』之『官』。」馬其昶曰：「徇眾好則果於爲。」方揚曰：「此六者，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襲其虛者也。」春雨日時，王先謙曰：「『日』疑『曰』之誤。」草木怒生，銚七遙反。鎒乃豆反。於是乎始修，陸德明曰：「銚，削也，能有所穿削也。鎒，似鋤。」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司馬彪曰：「鋤拔反之更生者曰『到植』。」盧文弨曰：「『到』，古『倒』字。」方揚曰：「時至則生，銚鎒不能遏，其天遂也。」

靜默可以補病，眥搣音滅。一作「揃搣」。可以休老，焦竑曰：「眥搣，蓋養生家之術。」段玉裁曰：「眥搣頰旁，修養之法；故急就篇以『揃搣』與『沐浴』、『寡合同』並言。」郭嵩燾曰：「廣韻：『搣，按也，摩也。』謂以兩手按摩目眥。」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陸長庚曰：「『所』，如『所其無逸』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戶楷反。天下，王叔之曰：「謂改百姓之視聽也。」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陸德明曰：「演門，宋城門名。」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詳逍遙遊。湯與務光，務光怒之。詳大宗師與讓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音存。於窾水。陸德明曰：「『踆』，古『蹲』字。」

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芳附反。河。紀他、申徒狄，並見大宗師。馬其昶曰：「踣，赴也。見秋水釋文。」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陸德明曰：「荃，香草也，可以餌魚。一云：『魚笱也。』蹄，兎罥也。又云：兎弶也；係其腳，故曰蹄也。」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王夫之曰：「此段文義，乃以起寓言篇之旨；而寓言篇末，又與列禦寇篇首意旨脗合。蓋雜篇次序相因，類如此。昔人以此益證讓王四篇爲攙入，信不誣也。」姚鼐曰：「寓言一章，正與『荃者』節相續；分篇者殊爲不審。」陳用光曰：「篇名不必拘於章首數字。『荃者』節於外物義無所屬，而取以冠下篇之首，合齊物論中一段連屬之，乃覺文義渾成，首尾完備。」

寓言

雜篇之五。王夫之曰：「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之旨，使人不泥其迹。此與天下篇乃全書之序例，詳說乃反約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陸德明曰：「寓，寄也。重言，爲人所重者之言。」姚鼐曰：「莊生書凡託爲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託爲神農、黃帝、堯、舜、孔、顏之類，言足爲世重者，又十有其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王叔之曰：「巵器滿卽傾，空則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王闓運曰：「『巵』、『觶』同字。觶言，飲燕禮成舉觶後可以語之時之言也。」馬其昶曰：「詩云：『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古者旅酬之時，少長交錯，皆無算爵。鄉射記云：『於旅也語。』故曰『巵言』，義主盡歡。無次第，故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郭象曰：「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司馬遷曰：「莊子其學無所不窺，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王引之曰：「爲，猶則也。」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王敔曰：「已言者，止人之爭辯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楊守敬曰：「按注文，『年耆者』三字，應依古鈔本作『來者』。」王闓運曰：「不但以古人爲重，以經緯本末重也。」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郭象曰：「直是陳久之人耳。」

馬其昶曰：「世人各以先入之言爲主，彼未嘗不以爲重言而守之。其實皆無經緯本末者，不似己所託爲黃帝、堯、舜、孔、老之徒也。」章炳麟曰：「謂依據故言，若因明論所謂『聖教量』者，足以暫寧諍論，止息人言，而非智者所服。」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三語又見齊物論。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蘇輿曰：「不言而道存，物論齊矣。言則有正有差，齊與言，言與齊，終無可齊之日；故曰，莫若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阮籍曰：「莊周述道德之妙，敍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郭象曰：「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然不然。」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以上又見齊物論。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王夫之曰：「各依其種而有變化。」宣穎曰：「皆有種類，各以其形禪於無窮。」始卒若環，莫得其倫，郭象曰：「倫，理也。」是謂天均。嚴復曰：「天均，猶天鈞。鈞，陶輪也。似道之物，皆無始卒。無始卒者，惟環可言；而由是往復周流之事起。」天均者，天倪也。姚鼐曰：「『何謂和之以天倪』八十四字，當在此『天倪也』下。其章末『忘年忘義』，與章首『忘言』正相應。」按：姚氏移上篇『荼者』節爲本篇之首章，故云然。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王先謙曰：「與則陽篇稱蘧伯玉同。」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羅勉道曰：「服知，從事乎知也。」王闓運曰：「『也』，讀爲『邪』。」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馬其昶曰：「『其』，讀爲『豈』。言勤志服知之說，孔子已自謝之；夫豈未之嘗言？故下引孔子語，以證其所見蓋進乎此矣。」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羅勉道曰：「『才』猶孟子云『天之降才』。大本，謂太初。」復靈以生。孫詒讓曰：「『復』，疑與『腹』通。腹靈，猶言含靈。」章炳麟曰：「『復』，借爲『伏』，謂伏藏靈氣。」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呂惠卿曰：「利義陳乎前，我從而好惡是非之，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爲而自化者。」馬其昶曰：「此勤志服知者，孔子始時所是，卒而非之者也。」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馬其昶曰：「『蘁』與『愕』、『鄂』字通。顏師古說：『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潘岳賦：『應叱愕立。』」王叔岷曰：「『蘁』與『遻』通。文選謝惠連雪賦注引作『忤』，從『忤』絕句。」馬敍倫曰：「『立』、『定』形近，錯羨一字。」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馬其昶曰：「能服人之心者，孔子自謝不及，故曰能化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宣穎曰：「化，變也。」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其器反。郭象曰：「洎，及也。」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郭象曰：「縣，係也。」陶鴻慶曰：「說文：『罪，捕魚竹网也。』引伸有係累義，謂不係心於利祿之累也。」曰：「既已縣矣。郭象曰：「係於祿以養也。」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俞樾曰：「『雀』字衍。『鸛』，當依古本作

『觀』。」王叔岷曰：「闕誤作『如觀鳥雀蚊虻』。」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武延緒曰：「『東』疑『南』字譌。」「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成玄英曰：「野，質樸也。」二年而從，成玄英曰：「順於俗。」三年而通，成玄英曰：「不滯境。」四年而物，成玄英曰：「與物同。」陸長庚曰：「槁木死灰，情識不起。」于省吾曰：「『物』乃『易』字譌。」五年而來，成玄英曰：「爲衆歸。」武延緒曰：「『來』上脫『神』字；知北遊、人間世可證。」六年而鬼入，成玄英曰：「神會物理。」七年而天成，成玄英曰：「合自然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陶鴻慶曰：「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王注：『妙者，微之極。』」穆按：「大妙」猶之言「太玄」也。

生有爲，死也勸。馬其昶曰：「此與天運篇『勸』字皆當作『斷』。彼與『施』爲韻，此與『爲』爲韻。」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武延緒曰：「『公』，疑當爲『皆』，草書形近之譌。」馬其昶曰：「呂覽注：『公，共也。』言衆人之情，共以生本陽氣，無所自來，而死則實自於生，故見爲斷而悲耳。抑知生惡乎適？死惡乎不適？」天有歷數，陸長庚曰：「甘、石之書是。」地有人據，陸長庚曰：「據人耳目聞見，禹貢、圖經之類是。」王敔曰：「以人所據而分國邑。」章炳麟曰：「『人』借爲『夷』。『據』借爲『劇』，有急促義；與平夷相對。猶言地有夷險難易耳。」吾惡乎求之？嚴復曰：「天可推，地可指；死生去來之事，吾安所執而求之？」馬其昶曰：「以歷數測天，以疆域畫地，實則天地本自渾然，無可分別。人據此身而覺有生死之異，實則一氣屈伸，亦無可分別耳。」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王夫之曰：「儒言命，墨言鬼，各有所通者，各有所窮。」

眾罔兩問於景曰：武延緒曰：「『眾』，疑『象』字譌。象罔，猶言無象；後人據齊物論加『兩』字。」陶鴻慶曰：「『眾』，疑『罔』字之誤而衍。」「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司馬彪曰：「括謂括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劉師培曰：「『搜』，讀學記『謏聞』之『謏』，猶區區也。『稍』，與『肖』同。方言、廣雅『肖』并訓『小』。『奚稍問』，猶云何問之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穆按：以上又見齊物論，而繁簡稍異。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陸德明曰：「屯，聚也。」成玄英曰：「代，謝。」彼，吾所以有待邪？羅勉道曰：「若曰影生於形，如蜩之甲、蛇之蛻，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蜩，蛻猶是生於蛇。若影，遇火、日照之則屯聚，遇陰、夜則代去。無火、日，雖有形，不能爲我影；故曰有所待。」而況乎以有待者乎！陶鴻慶曰：「『以』字讀爲『已』，言吾有待於彼，而彼已先有所待矣。」穆按：齊物論云：「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郭象曰：「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宣穎曰：「強陽，謂健動。」穆按：火、日之光強陽，則影亦隨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穆按：火、日之光之強弱，此入化機，不可復問。

陽子居南之沛。列子黃帝篇作「楊朱」。張湛曰：「朱不與老子同時，此寓言也。」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陸德明曰：「邀，要也。」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

答。至舍，進盥音管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郭象曰：「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語見老子。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李頤曰：「家公，主人公也。」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羊向反。者避竈。陸德明曰：「煬，炊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郭象曰：「去其夸矜故也。」

讓王

雜篇之六。蘇軾曰：「盜跖、漁父、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陸長庚曰：「旣言不以天下之故而傷其生，何故卻將赴淵枯槁之士續記其後？」馬其昶曰：「此篇雜見列子、呂覽、淮南，及韓詩外傳、新序各書。」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李頤曰：「支父，卽支伯也。」吳汝綸曰：「此見呂覽貴生篇。」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

閒，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吳汝綸曰：「此見呂覽離俗篇。」石戶之農曰：「捲捲乎郭象曰：「捲捲，用力貌。」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吳汝綸曰：「此淮南道應篇文，亦見呂覽審爲篇。」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陳用光曰：「今京師方言謂追人者曰『輦』。司馬彪曰：『「連」，讀曰「輦」。』」奚侗曰：「廣雅：『連，續也。』」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弒其君。吳汝綸曰：「此呂覽貴生篇文。」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吳汝綸曰：「此呂覽審爲篇文。」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吳汝綸曰：「此呂覽貴生篇文。」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本或作「麤」布之衣，李頤曰：「苴，有子麻也。」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

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闕誤張君房本無「者」字。）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劉文典曰：「『眞』當爲『非』；下有敓文。」）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司馬彪曰：「土苴，如糞草也。」）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王叔之曰：「所以之，謂德所加之方也。所以爲，謂所以待物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俞樾曰：「『隨侯』下當補『珠』字。」）

子列子窮，（吳汝綸曰：「此呂覽觀世篇文。」）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

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吳汝綸曰：「此見韓詩外傳廉稽篇。」）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司馬本作「三珪」。孫詒讓曰：「楚爵以執珪爲最貴，大招云：『三圭重侯。』王注：『三圭，謂公、侯、伯也。』楚策有『上執珪』。」陶鴻慶曰：「『綦』當爲『其』；古逸叢書本不誤。」）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

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吳汝綸曰：「此見韓詩外傳曾子仕篇，亦見新序節士篇。」環堵之室，茨以生草；成玄英曰：「以草蓋屋曰茨。」蓬戶不完，陸德明曰：「織蓬爲戶。」桑以爲樞；而甕牖司馬彪曰：「屈桑條爲戶樞，破甕爲牖。」二室，褐以爲塞。陶鴻慶曰：「說文：『塞，隔也。』謂以褐衣隔爲內外二室也。」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司馬彪曰：「匡，正也。」陸德明曰：「弦，謂弦歌。」韓傳有「歌」字；闕誤張君房本亦有「歌」字。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陸德明曰：「以華木皮爲冠。」陶鴻慶曰：「曲禮鄭注：『華，中裂之。』華冠，謂冠敝而分裂。」李頤曰：「縰履，履無跟也。」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衞，奚侗曰：「韓傳、新序並以此爲原憲事。」縕袍無表，顏色腫噲，司馬彪曰：「腫噲，剝錯也。」王叔之曰：「盈虛不常之貌。」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馬敍倫曰：「當依御覽作『躧』。」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

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陸德明曰：「字或作『饘』。廣雅：『糜也。』」〕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一本作「欣」。奚侗曰：「禮哀公問鄭注：『愀然，變動貌。』」〕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吳汝綸曰：「此淮南道應篇文，亦見呂覽審爲。」陸德明曰：「『瞻子』，淮南作『詹』。」〕「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王叔岷曰：「淮南道應作『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此有脫字。」〕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俞樾曰：「重傷，猶再傷也。」〕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吳汝綸曰：「此呂覽愼人篇文。」）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成玄英曰：「藜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奚侗曰：「呂覽愼人『擇菜』下有『於外』二字。」）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衞，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陸德明曰：「藉，陵藉也。」）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郭慶藩曰：「呂覽愼人『爲』作『謂』，是也。古『爲』、『謂』字通。」奚侗曰：「『爲』，猶『有』也。」）故內省而不窮於道，（王叔岷曰：「『窮』字當依呂覽作『疚』。」）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俞樾曰：「『天』當爲『大』。魯語：『大寒降。』」）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成玄英曰：「削然，取琴聲。」）子路扢然執干而舞。（李頤曰：「扢然，奮舞貌。」王叔岷曰：「『扢』，書鈔、御覽並引作『仡』。說文：『仡，勇壯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俞樾曰：「『德』，當依呂覽愼人作『得』。」）則窮通爲寒暑風

雨之序矣。故許由虞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王叔岷曰：「闕誤『得』下有『志』字。」陸德明曰：「共丘山，今在河內共縣西。」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吳汝綸曰：「此呂覽離俗篇文，淮南齊俗篇同。」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陸德明曰：「山海經云：『在江南。』一云：在南陽郡西崿山下。」

湯將伐桀，吳汝綸曰：「此亦離俗篇文。」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朱駿聲曰：「『垢』，借爲『詬』，恥也。」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司馬彪本作「洞」，曰：「洞水在潁川。」一云：在范陽郡界。」王叔岷曰：「呂覽作『潁』。水經潁水注引作『洞水』，形誤爲『洞』。」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

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司馬彪本作「盧水」，曰：「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昔周之興，吳汝綸曰：「此見呂覽誠廉篇。」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俞樾曰：「『喜』，當作『禧』。釋詁：『禧，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俞樾曰：「呂氏誠廉作『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疑此文亦當同。」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馬敘倫曰：「呂氏誠廉作『而遽為之正與治』，此當依補。」上謀而下行貨，王念孫曰：「『下』字誤加。呂覽誠廉篇可證。『上』與『尚』同。」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高亨曰：「『揚』，讀為『陽』，偽也。」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劉文典曰：「闕誤引江南古藏本『周』作『殷』，是也。」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章炳麟曰：「方言：『賴，取也。』」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

雜篇之七。王安石曰：「莊子重言十九，以爲耆艾人而無人道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無人道者，而以之爲重言，其不然明矣。故此篇之贋，不攻自破。」馬其昶曰：「太史公稱其『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今盜跖篇未覩所謂『老子之術』，非史公所見之舊。」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陸德明曰：「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俞樾曰：「跖爲何時人，竟無定說。孔子與柳下惠不同時，柳下惠與盜跖亦不同時。」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孫詒讓曰：「『樞』，當爲『摳』。殷敬順列子釋文云：『摳，探也。』」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陸德明曰：「禮記鄭注：『小城曰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

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武延緒曰：「『敵』，疑讀若『謫』，與『讁』同。廣韻：『謫，責也。』」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陸德明曰：「字林：『餔，日申時食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司馬彪曰：「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帶死牛之脅，司馬彪曰：「取牛皮爲大革帶。」多辭繆說，章炳麟曰：「繆，猶繁也。庚桑楚：『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內韄者不可繆而捉。』」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俞樾曰：「『極』當作『殛』。釋言：『殛，誅也。』」按：古人不避複，「極」字可不煩改。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司馬彪曰：「激，明也。」章炳麟曰：「『激』借爲『敫』」。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衞，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馬敍倫曰：「莊子時，周猶未亡，豈以其列爲東、西周故邪？不然，是可疑也。」非以

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釋文「縫」作「摓」。郭慶藩曰：「列子注引向秀云：『摓衣，儒服寬而長大。』」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衞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衞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穆按：子路菹，顏淵已先卒，不能復爲孔子馭。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衞，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陶鴻慶曰：「『子路』二字當疊。」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

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闕誤作「七子」。馬敘倫曰：「文王疑後人增。」）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成玄英本作「此六子者」，謂夷、齊、鮑焦、申徒、介推、尾生。）無異於磔犬、流豕、（孫詒讓曰：「『流豕』，當爲『沈豕』。周禮：『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磔犬』，卽所謂『疈辜』。」）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闕誤「離」作「利」。）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

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王念孫曰：「『瘦』，當爲『瘐』字之誤。」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女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成玄英曰：「料，觸。」王叔岷曰：「事文類聚引作『撩』。」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

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孫詒讓曰：「『聚』，當讀『騶』。說文：『騶，廐御也。』『臧』、『騶』皆僕隸賤役。」『女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焦竑曰：「『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馬敍倫曰：「『宰相』之名，又見韓非顯學、呂氏制樂。」『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四語又見胠篋篇。劉師培曰：「『義士』，當作『仁義』。」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焦竑曰：「避漢文帝諱，改『田恆』爲『田常』。」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成玄英曰：「拂，戾也。」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

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俞樾曰：「五紀，卽五倫。六位，卽六紀。白虎通：『六紀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

「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俞樾曰：「日猶日者。」陶鴻慶曰：「『無約』二字當疊。」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王念孫曰：「『轉』，讀爲『專』。山木篇：『無肯專爲』；秋水篇：『無一而行』，一，亦專也。」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陸德明曰：「本又作『申子自理』，謂申徒狄抱甕之河也。」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俞樾曰：「疑『仲子』之誤，即所謂避兄離母之陳仲子也。」匡子不見父，司馬彪曰：「匡章，事見孟子。」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

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智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

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孫詒讓曰：「『雍』，當爲『推』，謂推位於善卷、許由也。」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音礙。溺於馮氣，陸德明曰：「飲食至咽爲侅。」王念孫曰：「馮氣，猶盛氣。」若負重行而上也，闕誤本「上」下有「坂」字。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郭慶藩曰：「淮南繆稱訓高注：『慰，病也。』」章炳麟曰：「詩小雅傳：『慰，怨也。』」劉文典曰：「闕誤『慰』作『辱』。」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成玄英曰：「戚醮，猶煩惱也。」奚侗曰：「『醮』，『醮』之誤。廣雅：『醮、悴，憂也。』」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李頤曰：「重樓內市，疏軒外通，謂設備守具。」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

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穆按：盡其生，竭其財。）單（郭嵩燾曰：「『單』、『亶』古字通，但也。」）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奚侗曰：「說文：『繚，纏也。』此謂纏束其志意。」）不亦惑乎！」



說劍

雜篇之八。呂惠卿曰：「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爲大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劍實所未聞。」馬驌曰：「語近國策，非莊生本書。」

昔趙文王喜劍，馬敍倫曰：「本書記莊子事，無加『昔』字者。」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俞樾曰：「惠文王後爲孝成王丹，則此太子蓋不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劉文典曰：「文選注、御覽三四四引『見』字，並作『好』。」皆蓬頭突鬢垂冠，

陸德明曰：「將欲鬭，故冠低傾也。」曼胡之纓，司馬彪曰：「謂麤纓無文理。」吳汝綸曰：「曼胡，堅固之意。呂覽孟冬紀：『其蟲介』，高注：『乘冬閉固，皮曼胡也。』」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陶鴻慶曰：「『語難』與『責難』、『行難』、『歸難』文法同。」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叔岷曰：「李白俠客行：『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據司馬彪注，疑『步』下原有『殺』字。」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王叔岷曰：「本或無『令』字。」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郭嵩燾曰：「魯頌：『敦商之旅』，箋：『敦，治也。』」奚侗曰：「『敦』，當依上文作『校』。」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王先謙曰：「杖，持也。」馬敍倫曰：「玉篇引作『仗』。」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

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司馬彪曰：「鍔，劍刃。一云：劍稜也。」晉、魏爲脊，陳碧虛音義「魏」作「衞」。周、宋爲鐔，成玄英曰：「鐔，環也。」奚侗曰：「說文：『鐔，劍鼻也。』」韓、魏爲夾，司馬彪曰：「夾，把也。一本作『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馬敍倫曰：「本書不言五行義。」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王叔岷曰：「古鈔本『直』作『值』。」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武延緒曰：「『時』，疑當爲『方』。」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成玄英曰：「四鄉，猶四方。」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

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王叔岷曰：「『服』，本或作『伏』。」司馬彪曰：「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漁父

外篇之九。朱子曰：「蘇子由古史中，論此數篇決非莊子書，乃後人截斷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釋文：「『交』，一本作『皎』。」被髮揄袂，奚侗曰：「說文：『揄，引也。』」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章炳麟曰：「說文：『異，分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

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司馬彪曰：「拏，橈也。」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俞樾曰：「緒，餘也。未畢而去，故曰緒言。」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司馬彪曰：「經，理也。」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于省吾曰：「日本高山寺卷子本『憂』作『處』。檀弓注：『處，安也。』」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陸德明曰：「朝覲不及等比也。」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

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章炳麟曰：「『總』，借爲『儳』。地官『總布』，杜子春云：『「總」，當爲「儳」。』曲禮：『毋儳言。』儳者，不應豫而豫之也。」成玄英曰：「摠，濫也。」穆按：「濫」字是「攬」字之誤。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陸德明曰：「善惡皆容。」陶鴻慶曰：「『頰』，當讀爲『夾』；夾，亦兩也。『夾適』與『兩容』義同。」馬敍倫曰：「『偷』，借爲『揄』。說文：『揄，引也。』」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章炳麟曰：「說文：『挂，畫也。』引伸爲謀畫。」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

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王叔岷曰：「本或無『身』字。」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奚侗曰：「『祿』，借作『娽』，說

文：『隨從也。』或作『錄』。」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高亨曰：「『威』，讀爲『畏』，廣雅：『畏，敬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

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禦寇

雜篇之十。蘇軾曰：「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云云，若去其讓王四篇，以合於列禦寇篇首，固是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焦竑曰：「列子第二篇首載禦寇饋漿事，而即綴以陽朱爭席，正與軾之言合。」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音務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李頤曰：「方，道也。」金其源曰：「易復卦：『后不省方』，注：『方，事也。』」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饗，而五饗先饋。」司馬彪曰：「『饗』，讀曰『漿』。」陸德明曰：「饋，遺也。」陸長庚曰：「謂取一半之值。」姚範曰：「賣漿者以人至之先後爲饋漿之次第，列子應食於十漿，而先於五漿而饋，以其形神足以動其畏敬故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羅勉道曰：「不能中虛。」形諜成光，孫詒讓曰：「『諜』，叚爲『渫』。」宣穎曰：「心積而不化，形即泄之，而成光儀。」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高秋月曰：「言敬已過於爵、齒也。」而䪡其所患。羅勉道曰：「䪡，猶釀也。」蘇輿曰：「其，指己。莊子中『其』字多如此用，下文『盍胡嘗視其良』，亦然。」夫饗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闕誤本「多餘」上有「無」字。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司馬彪曰：「保，附也。」馬其昶曰：「『處已』，猶言『歸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音頓杖蹙之乎頤，司馬彪曰：「敦，豎也。」立有閒，不言而出。賓本亦作「儐」。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曁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司馬彪作「廢」，曰：「置也。」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吳汝綸曰：「屬之，是也；屬下讀。」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羅勉道曰：「豫，未然，感之於未然，所以出異衆之驗。」王先謙曰：「是自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一本作「性」。奚侗曰：「『孟子』：『不能盡其才』；中庸：『因才而篤。』」羅勉道曰：「搖動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音谷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馬其昶曰：「謂甘言爲患。」莫覺莫悟，何相孰也！陶鴻慶曰：「『孰』爲『熟』之本字，猶言『誰相親愛』。」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司馬彪曰：「緩，名也。」郭象曰：「呻吟，吟詠之謂。」祇三年而緩爲儒。李頤曰：「祇，適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奚侗曰：「『翟』，當作『墨』。墨子名翟，鈔者緣以致誤。」十年而緩自殺。郭象曰：「緩怨父助弟，故感激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馬其昶曰：「

緩見夢止此一語。『闔胡』以下，莊子譏緩不自知墓木已拱，雖死而恨久不忘。」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宣穎曰：「『闔』、『胡』皆『何』也。」李調元曰：「『闔』、『盍』通。」嚴復曰：「嘗，試也。」陸德明曰：「『良』，或作『埌』，音浪，冢也。」俞樾曰：「『壙』、『埌』，疊韻字，故壙亦得謂之埌。」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成玄英曰：「物之智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也。故假於學習，輔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繆乎！」彼故使彼。王先謙曰：「有墨性，故使墨。」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成玄英曰：「言緩自恃己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親，而汝於父也。」齊人之井飲者相捽才骨反。也。陸德明曰：「言穿井之人爲己有造泉之功而捽飲者，不知泉之天然也。」陸長庚曰：「齊人，即衆人。」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穆按：「是」，猶「彼」也。俞樾曰：「『以』，讀爲『已』。」宣穎曰：「稍有一得之能，且不測其能然之故，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宣穎曰：「以不可知者而邀爲己功，是遁天自賊也。」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闕誤或本作「古之至人」。天而不人。」

朱泙音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俞樾曰：「廣韻引郭注：『朱泙，姓也。』」單千金之家三，陸德明曰：「單，盡也。」崔譔曰：「用千金者三也。」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郭象曰：「理雖必然，猶不必之。」焦竑曰：「兵非戈矛之謂，喜怒之戰於胸中者是也。」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宣穎曰：「理之不必然者，而必其所偏見，則乖爭生矣。」王雱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不必必也。」順於兵，故行有求。宣穎曰：「徇於兵爭，故動則求濟所欲。」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宣穎曰：「裹曰苞，藉曰苴。詩鄭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司馬彪曰：「竿牘，謂竹簡爲書，以相問遺。」章炳麟曰：「『竿』，本借爲『簡』字。」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曹受坤曰：「形，物也。虛，道也。太一形虛，猶言道與物合一。」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馬敍倫曰：「『形累』，涉郭象注文而羨。知北遊：『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可證。」羅勉道曰：「『形累不知太初』句，爲形所累，不知有太初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本一作「瞑」。乎無何有之鄉。俞樾曰：「『瞑』、『眠』，古今字。『甘眠』，與徐無鬼『甘寢』同義。」劉文典曰：「甘冥，卽酣眠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郭象曰：「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宣穎曰：「出於虛，歸於虛。」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王先謙曰：「大寧，無爲泰定之宇。」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司馬彪曰：「宋王，偃王也。」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陶鴻慶曰：「『王』上當有『秦』字。」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李頤曰：「槁項，羸瘦貌。」司馬彪曰：「黃馘，謂面黃熟也。」奚侗曰：「『馘』，疑『顑』之誤。說文：『顑，食不飽，面黃起行也。』」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

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司馬彪曰：「秦王，惠王也。」召醫。破癰潰痤徂禾反。者，得車一乘；舐痔治紀反。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舊注：「『貞』同『楨』。」阮毓崧曰：「書費誓：『峙乃楨榦。』孔傳：『題曰楨，旁曰榦。』楨當牆兩端，榦在牆兩邊。」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魚及反。乎！郭象曰：「圾，危也。」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宣穎曰：「羽有自然之文采，飾而畫之，則務人巧。」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馬其昶曰：「『信受』連讀，合下『宰乎神』爲句。」穆按：視，示也。言民不信受，無主於其中，而忍性示民者不知也。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姚鼐曰：「『誤』，當作『誒』，言民但宜彼此相順，娛誒而已矣。」馬其昶曰：「道因碑：『頤然理順』，『頤』卽『怡』也。『頤』、『誒』義同。則陽篇：『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陸長庚曰：「天普萬物而無心。」商賈不齒，陸長庚曰：「商賈不齒於大道。」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郭象曰：「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爲外刑者，金與木也；郭象曰：「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

者，舊注：「『宵』同『小』。」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俞正燮曰：「『食』如『日食』之『食』，謂消蝕也。」陸長庚曰：「即內篇所謂『有陰陽之患』。」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王叔岷曰：「『知於』二字誤倒。」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陸德明曰：「愿，謹慤也。」俞樾曰：「『益』同『溢』。荀子：『以驕溢人。』」嚴復曰：「『益』，同『隘』。」有長若不肖，馬其昶曰：「若，猶而也。」陸德明曰：「外如長者，內不似也。」有順懁而達，馬其昶曰：「『懁』，徐音絹，與『獧』、『狷』音義並同。『順』，王作『愼』。『達』，讀如詩『達兮』之『達』。言外則愼狷，內實佻達也。」有堅而縵，有緩而釬。音干。陸德明曰：「釬，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俞樾曰：「周書官人篇：『醉之酒以觀其恭』，大戴禮作『醉之以觀其不失』；謂不失法則也。」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宣穎曰：「雜處易淫。」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陸德明曰：「正考父，宋湣公之玄孫，弗父何之曾孫。公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循牆而走，孰敢不軌！馬其昶曰：「謂不敢不法。」如而夫者，郭象曰：「而夫，凡夫也。」一命而呂鉅，俞正燮曰：「言其脊呂背梁強鉅也。」

『呂鉅』，即『彊梁』，俱疊韻。」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陸德明曰：「唐，唐堯；許，許由。皆崇讓者。」郭象曰：「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音捷。宣穎曰：「心中鑿多竅，如有睫然。」奚侗曰：「淮南主術訓：『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及其有睫也而內視，俞樾曰：「內視者，非謂收視返聽也；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睫矣。心有睫，正內視之謂。」宣穎曰：「方寸之地，伺察多端。」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成玄英曰：「謂心、耳、眼、舌、鼻也。」中德爲首。宣穎曰：「中德，心也。」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四爾反。其所不爲者也。郭象曰：「吡，訾也。」孫詒讓曰：「『吡』，當爲『呲』，即『呰』之變體。」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宣穎曰：「自恃故也。」緣循、成玄英曰：「緣物順他，不能自立。」偃佒、於丈反。方以智曰：「『偃佒』，即『偃仰』，『仰』有去聲，故通『佒』。」郭嵩燾曰：「猶言俛仰從人也。」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陸長庚曰：「三者俱不若人，而卻有通達之理。」穆按：「困畏不若人」爲一事。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闕誤引或本，此下有「六者所以相刑也」一句。達生之情者傀，呼槐反。郭象曰：「傀然大，恬解之貌。」達於知者肖；王念孫曰：「方言：『肖，小也。』言任天則大，任智則小也。」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林希逸曰：「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

嚴復曰：「多怨、多責、傀、肖、隨、遭，所謂『六府』。」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郭慶藩曰：「穉，亦驕也。管子軍令篇：『工以雕文刻鏤相穉。』」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陸德明曰：「緯，織也。蕭，荻蒿也。織蕭以爲畚而賣之。」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丁亂反。之！陸德明曰：「鍛，謂槌破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戶感反。下。陸德明曰：「驪龍，黑龍也。」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林希逸曰：「殘食無餘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韲粉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陸德明曰：「叔，大豆也。」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音資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郭象曰：「徵，應也。」成玄英曰：「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眞應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王雱曰：「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王夫之曰：「神使明者，天光也；明役其神者，小夫之知也。」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天下

雜篇之十一。陸長庚曰：「天下篇，莊子後序也。列敘古今道術淵源所自，而以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王夫之曰：「與孟子篇末舉狂、狷、鄉愿之異，歷述先聖來至己淵源，及史遷序列九家之說，略同；古人撰述之體然也。」馬驌曰：「此自序也。諸篇多寓言，而此獨爲莊語。」姚鼐曰：「是篇乃莊子後序。」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成玄英曰：「方，道也。」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陸長庚曰：「神，謂人之本性，降衷於天者；且有靈覺，謂之明。」「聖有所生，王有所成，陸長庚曰：「內聖之德，外王之業。」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陸長庚曰：「以無爲爲體，以有爲爲用。」朱駿聲曰：「廣雅：『兆，避也。』」顧實曰：「謂超離乎窮通死生之變化也。」謂之聖人。郭象曰：「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郭象曰：「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以法爲分，以名爲表，陸長庚曰：「法度所以齊天下，名器所以別天下。」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王闓運曰：「此即事爲治，不求其道，但爲其法。法不出奇耦參倍，尚不必至五而數窮矣。自周衰用之，至今百官以治天下，但有差賢者耳，不能相

絕也。」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梁啟超曰：「疑『爲意』二字，當在『養』字下。」蔣錫昌曰：「疑在『藏』字下。」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馬其昶曰：「『醇』同『淳』。左傳注：『淳，耦也。』儀禮注：『耦陰陽。』」章炳麟曰：「『醇』，借爲『準』。地官質人：『一其淳制』，釋文：『淳，音準。』是其例。易曰：『易與天地準。』」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郭嵩燾曰：「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所從悟入不同，而稽之名法度數，以求養民之理，則固不能離棄萬物，以不與民生爲緣；故曰：『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本又作「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方昌翰曰：「『史』字屬上句。」姚鼐曰：「夫子語子夏，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莊子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與造物爲人』，亦『志氣塞天地』之旨。退之謂其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王安石曰：「先六經而後各家，莊子豈鄙儒哉！」穆按：鄒，孟子生邑。孟、莊同時，未見相稱。此篇以鄒、魯言儒業，可見其晚出。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穆按：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此漢代始有，亦非莊子所知也。馬敍倫曰：「此六句，疑古注誤入正文。」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羅勉道曰：「一察者，謂天下之人，多執其一偏之見以自喜。」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王叔岷曰：「『百家』，古鈔卷子本作『百官』。」

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穆按：此「察」字與上文「判」、「析」同義。陶鴻慶曰：「以一得之見，窺古人之全也。」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羅勉道曰：「『容』與『頌』通。」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馬端臨曰：「莊生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闇鬱之憂。周以荒唐謬悠之言著書，蓋亦百家之一也。而此段議論，無異聖賢格言。東坡謂莊子助孔子者，於此見之。」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嚴復曰：「純，全也。」郭象曰：「裂，分離也。」方東樹曰：「莊子敘六藝之後，次及諸子道術。其後司馬談、劉歆、班固次第論撰，皆本諸此。」

不侈於後世，馬其昶曰：「風俗古樸後侈，今不侈也。」不靡於萬物，不暉一作「渾」。於數度，王敔曰：「不以文物為光采。」以繩墨自矯，郭象曰：「矯，厲也。」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陸德明曰：「禽滑釐，墨翟弟子也。」為之大過，已之大順。郭象曰：「不復度眾所能。」成玄英曰：「適周己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穆按：「順」與「循」通。「己」，誤為「已」。「己之大循」，謂太循於己也。成本作「己」，是。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陸德明曰：「非樂、節用，墨子二篇名。」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陸長庚曰：「不異，尚同也。」章炳麟曰：「『又好學而博』為句；『不異』為句；『不與先王同』為句。」不與先王同，馬其昶曰：「墨子南游，載書甚多，自言嘗見百國春秋，是其好學之事。荀子稱其『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蓋墨子之學，以

『不異』爲宗旨；又好學以廣博之也。淮南稱其『背周道而用夏政』，故曰『不與先王同』。先王，謂周先王也。」顧實曰：「異，分也，別也。謂其爲學博雜，不知別擇也。」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音護。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穆按：此謂後世墨學之徒，雖其持論，未敗墨子之道，然非毀歌哭，而終不能無歌哭，言行不類也。章炳麟曰：「『未』，借爲『非』；『敗』，即『伐』字。言己非攻伐墨子之道。」馬敍倫曰：「荀子富國篇：『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意與此同。」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苦角反。郭象曰：「觳，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陸德明曰：「湮，塞也。」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俞樾曰：「『山』，當作『川』。呂覽、淮南並曰『名川六百』。」郭慶藩曰：「名川，大川也。」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稾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陸德明曰：「稾，崔、郭音託，字則應作『橐』。『九』，本亦作『鳩』，聚也。」司馬彪曰：「橐，盛土器。」馬其昶曰：「『九』、『雜』同義。呂覽注：『雜，聚也。』洪水泛濫，故聚之川以

歸於海。」腓。音肥無胈，步葛反。李頤曰：「胈，白肉也。」脛無毛，沐甚雨，奚侗曰：「廣雅：『甚，劇也。』」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紀略反。爲服，李頤曰：「木曰屐，麻曰屩。『屐』與『跂』同；『屩』與『蹻』同。」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司馬彪曰：「姓相里，名勤，墨師也。」孫詒讓曰：「『五侯』，蓋姓五；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李頤曰：「苦獲、已齒，二人姓字也。」俞樾曰：「韓非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俱誦墨經，馬敍倫曰：「魯勝墨辯序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此卽墨經也。」而倍譎不同，王念孫曰：「呂覽注：『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譎。』『倍譎不同』，謂分離乖異也。」王叔岷曰：「陶潛聖賢羣輔錄引此作『背譎』。」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紀宜反。偶不仵音五之辭相應；王敔曰：「觭偶，卽奇偶。」梁啟超曰：「『觭』，疑『畸』之異文，卽『奇』字。」陸德明曰：「仵，同也。」陶鴻慶曰：「『仵』與『伍』同。」以巨子爲聖人，王敔曰：「猶浮屠之『法嗣』。」吳汝綸曰：「呂覽去私：『墨者有鉅子腹䵍。』又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則鉅子當爲墨之大師，若諸侯之盟主矣。」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宣穎曰：「思繼其統。」至今不決。陸長庚曰：「決，絕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王敔曰：「進而不休。」武延緒曰：「疑當作『相進而亡已』。」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王敔曰：「人愛其惠。」將求之不得

也，宣穎曰：「世少此人。」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陸長庚曰：「謂無求於人。」章炳麟曰：「『苟』，『苛』之誤。說文言『苛之字止句』，是漢時俗書『苛』、『苟』相亂。」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崔譔曰：「尹文，齊宣王時人。」俞樾曰：「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古注：『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方以智曰：「宋鈃卽宋牼，『鈃』、『牼』聲相近。」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陸德明曰：「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接萬物以別宥爲始。馬其昶曰：「『別宥』，見呂覽去宥篇；別宥，卽去宥也。」馬敍倫曰：「『宥』，借爲『囿』。尸子廣澤篇：『料子貴別囿。』料子，疑卽宋子。別囿，謂解蔽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成玄英曰：「名此容受，而爲心行。」穆按：心之行，猶云心之德。謂以能容受爲心之本德也。以聏音而。合驩，司馬彪曰：「聏，色厚貌。」崔譔曰：「和也。」郭嵩燾曰：「當依闕誤引作『胹』。說文：『胹，爛也。』方言：『胹，熟也。』」章炳麟曰：「『聏』，借爲『而』。釋名：『餌，而也；相黏而也。』本字當作『暱』。此言以暱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梁啟超曰：「『請欲置』，當係『情欲寡』之誤。」王叔岷曰：「古鈔卷子本無『之』字。」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古活反。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梁啟超曰：「此亦『情欲固寡』之誤。」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郭象曰：「稱天下爲先生，

自稱弟子也。」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穆按：圖，計擬之辭。謂我志在救世，世人必不傲慢我，故我必得活也。章炳麟曰：「『圖』，當爲『啚』之誤。『啚』，即『鄙陋』、『鄙夷』之本字。啚傲，猶今言鄙夷耳。」曰：「君子不爲苛察，馬其昶曰：「說苑：『尹文對齊宣王曰：「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是其不爲苛察也。」不以身假物。」郭象曰：「必自出其力也。」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馬其昶曰：「已，謂不必明之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馬其昶曰：「荀子載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又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王夫之曰：「此亦近墨，而不爲苦難之行，如俗所云安分無求者。其不避厭惡而強聒人，亦有忍力焉。」

公而不黨，一作「當」；今從崔。王闓運曰：「『當』、『黨』古通。」易而無私，成玄英曰：「平易。」決然無主，羅勉道曰：「不先立主意。」陸長庚曰：「決東而東，決西而西，更無主宰也。」穆按：此等字法，疑當出孟子告子篇後。趣物而不兩，羅勉道曰：「隨事而趣，不生兩意。」陸長庚曰：「與物同趣，不立人我。」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陸長庚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說之。俞樾曰：「藝文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呂覽、淮南俱作『陳駢』。史記：『愼到，趙人，著十二論。』藝文志，法家：『愼子四十二篇。名到。』」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

教則不至，郭象曰：「都用乃周；任其性乃至。」道則無遺者矣。」陸長庚曰：「道體物而未始有遺。」宣穎曰：「所謂齊也。」馬其昶曰：「呂覽云：『陳駢貴齊。』高注：『貴齊生死，等古今也。』」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音泰於物，以爲道理。郭象曰：「泠汰，猶聽放也。」陸德明曰：「泠汰，猶沙汰也。」穆按：惟其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故能經歷事物，而不爲事物所沾滯也。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姚範曰：「『鄰』與『磷』同。」孫詒讓曰：「『後』，疑當爲『復』。『鄰』同『甐』，義與『傷』同。」穆按：薄，鄙薄也。謑。音奚髁戶寡反。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陸德明曰：「謑髁，訛倪不正貌。」羅勉道曰：「謑，忍恥；髁，獨行。無任，無所事任。」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郭象曰：「欲壞其迹，使物不殉。」椎拍輐五管反。斷，王叔之曰：「椎拍輐斷，皆刑截者所用。」王念孫曰：「『輐』與『刓』同。」章炳麟曰：「『斷』，借爲『剸』。說文：『刓，剸也。』」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馬其昶曰：「荀子云：『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是笑尚賢也；又云：『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是不知前後也。」魏魚威反。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方以智曰：「隧，磨齒也。」馬敍倫曰：「『隧』，借爲『回』。說文：『回，轉也。』」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郭象曰：「欲令去知如土塊也。」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陶鴻慶曰：「『至』，當爲『主』字誤。」適得怪焉。」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宣穎曰：「不言之教。」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況逼反。然，方以智曰：「『窢』即『閾』，古文作『闖』、『閾』、『侐』，唐人用『侐然』，是也。」惡可而言？」王念孫曰：「『而』，猶以也。」陳壽昌曰：「以喻其過而無迹也。」常反人，不見一本作「聚」。觀，郭象曰：「不順民望。」陸長庚曰：「猶言『不取則』。」而不免於魭五管反。斷。郭象曰：「魭斷，無圭角也。」馬其昶曰：「常反人，謂其笑賢非聖。魭斷，謂其與物宛轉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王夫之曰：「此亦略似莊子，而無所懷，無所照；蓋浮屠之所謂『枯木禪』。」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俞樾曰：「藝文志，道家：『關尹子九篇』，注云：『名喜，爲關吏。』呂覽：『關尹貴淸』，注云：『關尹，關正也。』」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大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王敔曰：「不居一是。」形物自著。陳顯微曰：「能無我，則形物自著，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也。」陸長庚曰：「無所住而生其心。」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淸。同焉者和，陳顯微曰：「不自異，則與物和而不競。」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

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王敔曰：「徐，所謂『後其身』也。」王闓運曰：「費，拂也。」章炳麟曰：「『徐』，讀爲『餘』。老子云：『治人事天莫若嗇。』識之者乃云『積斂無崖』矣。」無爲也而笑巧。馬其昶曰：「即老子之所謂『絕巧棄利』也。」武延緒曰：「『笑』，古作『矣』；『笑巧』，疑當爲『大巧』。老子：『大巧若拙。』」人皆求福，己獨曲全，嚴復曰：「求福，猶求備也。」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高山寺卷子本無「容」字。不削於人，王敔曰：「不侵削人。」可謂至極。王叔岷曰：「古鈔卷子本作『雖未至於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王夫之曰：「贊之曰『眞人』，意其未至於天。」宣穎曰：「世傳關尹是老聃弟子，今莊子不見此證，反敍尹於老聃之上，豈傳者未必然乎？」王闓運曰：「關尹在老聃前，別有書，則不強老子著書明矣。」嚴復曰：「古之方術，固不盡此上述之數者。而周略而置之；豈其所取，必與己爲類，而有相受遞及者歟？」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陸長庚曰：「無相爲宗，無住爲行。」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王闓運曰：「『謬』，讀爲『寥』，遠也。悠，亦遠也。」馬其昶曰：「謬悠，迂遠也；荒唐，虛無也；無端崖，放曠也。」時恣縱而不儻，王叔岷曰：「『儻』，本或作『黨』。」高亨曰：「『儻』，借爲『讜』。玉篇：『讜，直言也。』」王闓運曰：「儻，當也。」不以觭見之也。羅勉道曰：「猶言不以一端而見。」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

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王闓運曰：「敖倪，視貌。」不譴是非，馬其昶曰：「說文：『譴，謫問也。』」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古回反。瑋，而連犿芳袁反。無傷也；陸德明曰：「瓌瑋，奇特也。」李頤曰：「連犿，宛轉貌。」王闓運曰：「『犿』，讀若『蜷』。」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宣穎曰：「諔詭，卽滑稽。」吳澄曰：「莊子內聖外王之學，洞徹天人；遭世沈濁，而放言滑稽以玩世。其為人固不易知，而其為書亦未易知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陶鴻慶曰：「疑『宗』為『末』字誤。」陸長庚曰：「上遂，謂達本反始。」宣穎曰：「上言其本宗，下言其應用。體用兼妙，此勝老子處。」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陸長庚曰：「此卽調適上遂意。」王闓運曰：「解，脫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陸長庚曰：「不蛻，謂不離本宗。」阮毓崧曰：「蛻，有脫遺之義。言施之來世，亦無遺失也。」芒乎昧乎，未之盡者。王夫之曰：「莊子之學，蓋以不離於宗之天人自命；謂內聖外王之道，皆自此出。於此殿諸家，為物論之歸墟，而猶自以為未盡，望解人於後世，遇其言外之旨焉。」林雲銘曰：「段中備極贊揚，眞所謂上無古人，下無來者。莊叟斷無毀人自譽至此，是訂莊者所作無疑。」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武內義雄曰：「以下或卽北齊杜弼所注惠施篇。本篇上半釋文，多引崔音，此下無一引。又列子仲尼篇多與此下文有相似，而張湛注亦不引向秀，則此下半為崔、向所不傳，郭象取他本附此。」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物之意，陸德明曰：「分別歷說之。」章炳麟曰：「禮運：『非意之也』，注：『意，心所無慮也。』廣雅：『無慮，都凡也。』在心計其都凡曰『意』，在物之都凡亦曰『意』。『歷物之意』，陳數萬物之大凡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

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馬其昶曰：「荀子言『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高亨曰：「名家離面與體，以爲面大非體大也。」天與地卑，孫詒讓曰：「『卑』與『比』通。荀子：『山淵平，天地比。』楊注亦引莊子此文，是其證。廣雅：『比，近也。』」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高亨曰：「說文：『睨，衺視也。』是睨有衺義。」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王叔岷曰：「古鈔卷子本此下更有『無厚不可積也』六字。」今日適越而昔來。此語見齊物論。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馬其昶曰：「此惠施之說，以下公孫龍等辯者之說。」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陸長庚曰：「觀，示也。」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錢基博曰：「猶宋儒云『一物一太極』。」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成玄英曰：「楚人呼蝦蟆爲丁子也。」火不熱；山出口；王叔岷曰：「司馬彪注：『是山猶有口也』，疑司馬本作『山有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姚範曰：「列子：『指不至』，張湛有解。又世說，樂廣答人『指不至』之問，及劉孝標注，與莊子司馬彪之說，各自立意。」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司馬彪曰：「墨子曰『影不徙。』」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章蘂反。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穆按：上諸辯說，拙著惠施

，公孫龍詳釋之，此不復及。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成玄英曰：「桓團、公孫龍，並趙人，游平原君家。公孫龍著守白論。」馬其昶曰：「列子作『韓檀』。漢志，名家：『公孫龍子十四篇。惠子一篇。』」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王叔岷曰：「古鈔卷子本無『人』字。」俞樾曰：「涉下衍『之』字。」蔣錫昌曰：「與，猶敵也。徐无鬼：『方且與我以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丁計反。也。俞樾曰：「『柢』與『氐』通。史記始皇紀：『大氐盡畔秦吏』，正義：『氐，猶略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司馬彪曰：「唯以天地為壯於己。」施存雄而無術。」穆按：此亦施之自語。謂惟欲雄於天地而無術，其他則無多讓也。南方有倚人焉，方以智曰：「『倚』即『奇』。」奚侗曰：「倚人，謂不耦於俗。」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蔣錫昌曰：「管子白心：『兵之勝從於適。』注：『適，和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王闓運曰：「隩，曲也。」呂惠卿曰：「不能自勝，故弱於德；勝人，故強於物。其塗隩，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䖟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王闓運曰：「庸，功也。」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呂惠卿曰：「一與多，皆道也。一雖不足為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穆按：此惜惠子之逐於多，而不能反充於一；散於物，而不能歸寧於道也。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

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陸德明曰：「駘者，放也。」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馬叙倫曰：「王應麟依北齊書杜弼傳，嘗注莊子惠施篇，謂『今無此篇，亦逸篇也』，疑此篇『惠施多方』以下，乃惠施篇文。觀音義引崔譔、向秀音說，自『惠施』以下，訖不一見，則向、崔本此篇，終於『未之盡者』可知。」

《錢賓四先生全集》甲編書目

①國學概論
②四書釋義、論語文解
③論語新解
④孔子與論語、孔子傳
⑤先秦諸子繫年
⑥墨子、惠施公孫龍、莊子纂箋
⑦莊老通辨
⑧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⑨宋明理學概述
⑩宋代理學三書隨劄、陽明學述要
⑪朱子新學案（一）
⑫朱子新學案（二）
⑬朱子新學案（三）

---

⑭朱子新學案（四）
⑮朱子新學案（五）
　朱子學提綱（存目，不佔册。）
⑯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
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
⑱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
⑲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⑳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
㉑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
㉒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㉓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
㉔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通俗講話、學籥
㉕中國學術通義、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